

## 目 次

工厂細胞 (金中譯) .....	1
組織者 (金中譯) .....	97
轉形期的人們 (李长信譯) .....	175
地区的人們 (周鴻民譯) .....	337

# 工厂细胞

本篇原名“工場細胞”，發表于  
1930年“改造”雜誌四、五、六月號，譯  
文根據1953年青木文庫本譯出。

—

張着鐵絲网的窗檻上攀着兩隻手，手指剛一用勁，窗上就露出了一張男人的臉來。

這是中午下班前一刻。在“H·S 制罐廠”里，排成五行的剪刀車、沖床、鑲邊機、卷筒機和漏氣試驗機震得連水門汀澆成的底盤都抖動着，從鉛皮房頂上傳來震耳欲聾的迴聲。架在鐵梁上的天軸的飛輪，由好多條皮帶把各個機器連結起來，從各個角度把車間的空間切成一塊一塊，咣噠、咣噠、咣噠老是一個調子轉個不停。在這悶熱黑暗的車間里，放在傳送帶上、從這個機器送到那個機器的空罐頭顯得更為光亮。女工們大聲地唱着歌，和機器聲對抗着。誰也沒注意到窗台上有人。

“啊！——”

“田中絹代”叫了一聲，向窗台跑去。這個女工很像電影明星田中絹代，因此廠里習慣就誰也不叫她原來姓名。一個站在傳送帶跟前檢驗着鐵罐頭的男工跟着她的背後看。——窗外的男人已經爬上來了。他正把一卷卷得很細的紙頭，從窗孔中塞進車間里來。

女的一走近，他認出是她，臉上突然顯得有精神起來。她從鐵絲網中接過紙卷，把耳朵貼在窗上；



“別讓工頭看見，分給大家，這件事就托給你了。”

男的咚的一聲跳下窗台，馬上他那慍悍的背影已經從圍牆翻出去了。

中午下班的汽笛響了。機器的騷音順着秩序好像被吸干似地低落下去。——頓時，女工們尖聲怪氣的歌聲顯得特別嘈雜。

“這是什麼呀？阿絹！是情書嗎？”

“是情書的樣本吧？這麼粗一捆！”

剛才瞅着她的男工走近來說：

“這樣干，傳明<sup>①</sup>要哭啦。”

“真的嗎？不是鼓眼<sup>②</sup>的人就不愛，阿絹也真太好奇啦！”

大家都哈哈大笑。

田中絹代把傳單一張一張分給大家。

“這是什麼玩藝兒呀，一點戀愛氣味也沒有嘛。”

“這是工會的傳單哩。”

#### 失業工人大會

- 向市政府請願！
- 給我們工作！
- 要求市政府保障失業者生活！

森本他們從低而昏暗的鉗工車間出來，踏着手推車的小鐵道，用手巾使勁地擦着脖子；褲子的口袋里胡亂地塞着同樣的傳單。

“瞧！臭鐵匠來了！”

制罐部的工人一碰見他們，又照樣取笑起來。

① 傳明即鈴木傳明，當時電影界的男明星，常和田中絹代合演電影。

② 鼓眼原文為“出目”，發音和傳明的日本音相近。此處作雙關語用。

“什么？你这铁罐头！”

这边也不示弱。

“老是削铁！当心别把自己削成干木鱼一样！”

制罐部和钳工车间的工人老是互相合不来。原因是一边是熟练工人，一边是只要能开动机器就成的普通工人，谁也瞧不起谁。平时倒还没有什么，一有事情，很自然地大家都站到自己一边去。譬如，钳工车间里，假如有一人弄不清“欢迎”和“观迎”究竟哪个对，于是全车间里就像起了“一件大事”一样哄动起来。他们对于这种小事也都是非常起劲的。可是，大家的头脑都是一般高，再商量一阵也解决不了。这时，他们情愿到隔一条路的“事务所”去问那些打领结的职员，决不去问制罐部。

工人们互相找寻刺进对方心里的挖苦话，彼此嘲笑着，登上楼梯到食堂去。楼上，椅子拖在地板上发出吱吱的响声，女工们嘩啦嘩啦的吵闹声，再夹着咸鱼的腥味，闹成一片。

这一天，Y市“工会联合会”的传单，给“H·S工厂”大约送进来三百张。连各车间里的“工长”手里也拿着传单。可是，在吃饭的时候，谁也没有谈起传单的事。

吃完饭，森本在大家都走了后才走出食堂下了楼梯，一看，楼梯的梯阶上，工厂的各个角落里，刚才那些传单有些乱揉成一团，有的给作了擦鼻涕的纸，扔的满地都是。——他露出了尴尬的脸色。

## 二

“H·S制罐公司”座落在运河边。——Y港靠西的地方是铁

道部的工地，在这一带开鑿了一条运河。运河的水面上浮着一層油和煤烟。發动机船和扁口魚一般平的駁船，鑽过水閘的桥梁，在运河里穿进穿出。

在河岸上的一个角落里，“H·S工厂”像一只灰色超級兵艦似地巍立着。那样子真像一只兵艦。罐头从产品倉庫送到岸边，直接就可以装运。

Y市的人都管把“H·S工厂”叫做“H·S王国”，或者“Y市的福特工厂”。——厂里的年輕工人們一到下班回家的时候，就脫掉工作服，換上銅扣子的矮領学生装。中年工人和工长們穿起衬衣，还打上領結。——Y市車站月台上的“近郊名胜介紹”牌上还写着“H·S工厂——离此約十八町<sup>①</sup>”。

Y市是一个海港，因此担任海陆运输的工人——碼頭工人和搬运夫占絕大多数，其中朝鮮人占三成。在Y市所謂“工人”就是指这些人。他們几乎都是半失業工人，生活非常悲惨。“H·S工厂”的工人討厭人家叫他們“工人”。——在这一带一提到在“H·S工厂”服务，单是这一点，就算是一种“驕傲”。

森本站在工作台旁边，但却沒有心思做活。——他知道厂里今天散發了傳单，同时他要把“H·S工厂”散發傳单后的內部情况，在“碰头”会上向組織报告。可是，你瞧瞧！上面这种情况他能够厚着臉去报告嗎？不但工人們誰也沒把它当作一回事，甚至连警察出身的守衛和厂长都滿不在乎。假如散的不是傳单而是偶然鑽进一只牛虻或者馬蜂的話，也許大家的騷动还要大些。可是“牛虻”和“傳单”，这怎么能相比呢？想到这兒，他

---

① 一町等于 0.10909 公里。

覺得再努力也是白搭了。

車間的一個角落里安裝着一台十匹馬力的發動機，一刻不停地發出陰郁的達達聲響，差不多肉眼看不見地微微搖撼着底盤。它的近旁放一架柴油機，是準備停電時候用的，——這個地方是工廠的心臟。從這裡，一條條皮帶好像干綫動脈，橫斷車間的房頂，架在主動軸的滑車上；又從這裡作為起點，各種各樣的橫皮帶把各個機器連結在一起，令人感到真像人體內的動脈網。鑽床、車床、沖床……尖聲地切削着鐵塊，鑽着孔眼，閃發着火花。

在這裡干活的工人們，看去就好像他們的身體被綁在機器上，正在和機器拚命地掙扎。他們一個個挺起腰板，定住寬肩，把全身力量巧妙地聚集在推動着鏟子屁股的手腕上。一種好像鏗的是血肉骨頭的不快之感，馬上传到手腕上來。被切下來的鐵屑像水沫一樣從刀口上四處飛濺。從鍛壓車間里，打鐵聲一陣一陣地像機關槍似地響了起來。

鉗工車間里的響聲不像制罐部那樣有一定的節奏。在這兒粗壯的聲音和尖細的聲音夾雜在一起。汽錘咚—咚—咚的震地聲響和鐵鏟子上刺耳的尖叫混成一片，使整個工廠都處在轟隆轟隆的響聲中。鍛壓車間的爐火給風箱一吹，火焰熊熊地閃耀着，把鉗工車間工人的半片臉照得通紅。

一架起重機吃勁地吊着只大飛輪，正通過縱斷房頂的兩條鐵軌，從工人頭上轟隆隆地開過去。它剛從翻砂車間做出來，比火車頭的車輪還要大三倍。現在吊去放在橫鑽孔機上，準備在輪上開索溝。

“小心呀，咱的命可值錢啦！”

下面的工人讓過身子，對着上面喊了一聲。

“靠邊！別叫喚了，要結果你的命才痛快哩！”握着起重機操



縱杆的工人，从上面装着要向他吐口水似地說。

“你媽的！”下面的工人夸張地向旁边一跳。

“从上面看下来，你們一个个都脏得要命。”

“你媽的真可怜！稍为爬高一点，資产階級的劣根性就露出来了。”

“哼！真想把你們呼来喚去地使喚一下！”

在橫鑽孔机旁边，四五个工人和戴着鴨舌帽的工长凑在一塊兒，瞅着歪吊着大飞輪的起重机慢慢地移过来。

“得啦！”

調度工长举起手来，駕駛起重机的工人一看见手势，就把操縱杆往后用力一拉。起重机就停止了。大飞輪乘着余力还在空中搖晃，起重机的鉄鍊条也跟着吱吱軋軋地响。四周工人乘着它搖晃的幅度伸手扶住，恰好讓它落在預定的位置上。

“过来点，过来点！”

工长做着手势，叫大家把飞輪再移过来一些。起重机的鉄鍊子又吱吱軋軋响一陣，往前伸去。大伙兒跟着嗨啊嗨嗨，嗨啊嗨嗨唱了起来。大飞輪落在两个滑輪上，它的軸和翼扣在鑽孔机的軸上，紧紧固定下来。这回，起重机又發出喧鬧的响声把鉄鏈子卷起。耳上挟着粉笔的工人們在剛装好的机械周圍走来走去，用手去摸摸机器，露出松了一口气的臉色。

从森本站的地方看来，这光景就好像一群螞蟻聚集在搬也搬不动的大家伙旁边，大家动手拖呀拉的一样。在这样龐大的机器跟前，人就像鉄末子那样渺小。森本正把制罐部塗胶机上损坏了的零件夹在老虎鉗上，用銼刀銼着。……假定大飞輪落脚的位置差了一分，而这时起重机的鉄鏈已經解了下来……。他想，那末大飞輪就一声不响地往前倒下，四个工人的肋骨也就会

像窗架子一样被压得粉碎了。只消差了一分！工人们为了一天还不到二元的可怜工资，就这样拚着命干。——可是，正是这些工人却把传单擦了鼻涕！

他把沾满机器油的脏手在工作服的屁股上擦了擦，自言自语地说：“这也好！”，接着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 三

下班的汽笛响了，大家从车间一窝蜂涌到洗脸间去。从薄薄的水门汀墙壁里传出来像女澡堂一样的喧闹声。工人们脱光上身，站在只能照半个脸的破镜子跟前，满脸打着肥皂捧着水洗脸，水花和泡沫溅得到处乱飞。只见宽阔的肩膀和胳膊上的肌肉随着手的搓动，一起一伏地抖动。

“混蛋！照你那样洗，肥皂要哭啦！你拿锉刀来锉吧！”

“咱想和田中絹代亲近亲近哩。”

“呵呀，呵呀！你这家伙！”

另一个家伙想挤进两人间来，两人把屁股凑在一起不让他挤进。

“干吗？又不是什么大屁股！要不要把你的秘密给说出来，你这家伙！”

“噢！对不起，这不是阿笑姑娘的屁股！”

“要摸一下也不成，对吧，哈——哈——哈……”

后来的人把手巾围在脖子上；有的站着，有的手里抛着肥皂块，都在等候他们。

“你这个混蛋！咱不开口，你就老是洗个不停，咱可不是木

桩呀！”

被罵的人一面向臉上塗着肥皂水，一面却把方向弄錯了，对另一边說：

“嘿！你什么时候变成人的？我一直都以为你是一个工人！”

隔着一道有名無实的板壁，就是女工的洗臉室。从这面一蹲下来，女工們腰部以下的部份看得清清楚楚。工人们已經慣于从腰身的形状，分別出哪一个是哪个女工。他們装着洗臉的样子老不肯走，向隔壁偷看。

“你瞧！数过来第三个是‘蒙那米’<sup>①</sup>阿彩呀！”

厂里的男工老是把Y市有名咖啡館和酒吧間取的那些稀奇名字用来叫漂亮的女工。

“瞧那腰身，够多美！”

“这妮子近来簡直成了大人了！哼！”

“值錢的是腰身呀！”

“这边是誰？”

“噯！在动啦，脚又在一起了，真妙！媽的！”

“喔！”

站在后面等着的人發現他們在偷看，馬上把并在一塊兒的两只头“咚！”地一声互撞在一起。

“色鬼！”

女洗臉室里不知說了些什么，嘩一声笑起来，这边也故意地提高了嗓子。

从洗臉室出来，两方面都从一个出口走出去。等到回家时

---

<sup>①</sup> 原文为 Monami, 法語“我的朋友”之意。日本咖啡店常以此类字样为名。

女工們都面目一新，和工作時完全成了兩個人。

“你是誰呀？”

一個干烟筒和汽罐鉚釘活的老工人，年紀將近六十，耳聾眼瞎，簡直把她們分辨不出來。

“呸！老爺爺，連女人也不想瞭！”

一個女工在他背上捶瞭一下。

“別把咱們認成老太婆瞭！”

“這小丫頭！”

回家時候，女工們愛打扮成“小姐”也好，像咖啡店的“女招待”也好，男工們要打扮成“學生”或是“職員”，廠方都不過問。他們有這個能力，才作這樣的打扮，這是沒有什麼話可說的。廠長還說：你到Y市看一看，哪兒還有工廠肯給工人這樣優厚的待遇呀？

從洗臉室出來，大家在窄狹的走廊上擁擠着往二樓更衣室走去。兩旁邊是廢品棧，箱子像幾十層大樓似的堆得很高，周圍黑漆漆的。——喔唷，一個女工突然叫起來。在這裡，男工們經常向女工開玩笑。

“你個不得好死的傢伙！”

“喂，今天……？”

“今天么？有約會啦？”

“真的！什麼約會？跟誰？”

“這早就說好了。”

“這傢伙！”

他們經常都在這裡眼明手快地打交道。

工人們在車間里，常常一面干活，一面跟下一道工序的女工約會。男工在傳送帶送過來的空罐頭上寫上：“橋、六”。這時他



光用两只手在活兒上动着，两眼却看着罐頭順着傳送帶送到女工跟前。女工一看，連忙把字擦掉，对着那个男工笑一笑。字的意思是說“六點鐘，橋邊的老地方。”像這樣的有好幾對。

森本把眉頭一皺。在這些人中能有幾個人可以加入自己的工作呢？他想到這裡，心裡非常不安，沉不住氣。

更衣室的門口貼了一張布告。“噯！”森本楞了一下。大伙兒一邊穿着袖子，站在布告跟前。

### 布 告

眾所周知，今日有人在本工廠內散發“失業工人大會”的傳單。最近由於市面不景氣，不少失業者被拋棄在街頭，見之實于心不忍。我廠由於諸位工友之勤勉努力，幸而絲毫未受影響。諸位一出工廠就可了解，本工廠實不負“Y市的福特工廠”之名，從工作時間上說，從工資方面說，我廠的待遇都是十分優厚的，因此，希我廠工友切勿附和此種宣傳。此布。

廠 長

森本看着這張告示，不知什麼原故心裡很着急，匆匆把它看完。

“哼，干的真周到！”

話剛出口，就覺到自己竟然把持不住認了輸，不禁吃了一驚。他胡亂地戴上了沾滿油污走了樣的鴨舌帽。

工廠前的小街上擠滿了人，男工和女工向着一個方向流去。他夾在他們中間，心理却感到孤另另的，有些寒意。

過了運河的鐵橋，就是海關、碼頭、水上警察署、輪船公司、貨棧等一連串建築的碼頭街。搬運夫踏着一抖一抖的跳板，從駁船上往下搬貨物。可是有好幾處地方，却有大堆大堆的人立

在那里。他們都是工人，有的把一只疊成几疊的大飯盒放在地上，有的挎在手上，眼看着別人干活。——這些就是“找不着活兒的”工人們。

夏天水枯的時候，碼頭上沒有像樣的工作。向市政府請願的就是這些人。靠在岸邊的駁船都像一條條死了的扁口魚。靠近碼頭的路口，那些賣蘋果和桔子的小孩兒瞅着路人的腿，發呆似的坐在那里。

那些“找不到活兒”的人們瞅着“H·S 工厂”的工人們走过鐵橋去，臉上明顯地露出非常羨慕的神色。“H·S 工厂”的工人們也擺着“我們和你們不一樣”的架子大搖大擺地從他們跟前走过。即使沒有那張貼在更衣室門口的布告，他們平日的態度也是如此。

搬运夫——這些運輸工人受着“把头制度”“現場制度”等各種各樣殘酷的封建剝削，过着抬不起头的被壓迫的生活，一有機會，他們就鬧罷工。Y市的“工会联合会”就是以這種工人為主体。“H·S 工厂”的工人可說一個也沒有加入工会。

森本在這些搬运工人中看見了好幾個他認得的人，都是在工会中見過面的。但是現在，他在职工們中走着，已失去和他們說話的勇氣。

#### 四

父親還沒有回來。——六十多歲的父親每天比他早一個鐘頭出去，晚兩個鐘頭回來。他在“山三貨棧”做工，耳聾眼花，電話也聽不清，規定的工作還不能做完一半。把头每天沒有好臉

色給他看。可是因为他已經干了二十年的活，把头对他好像不知怎样办才好。

“真够噲……”

父亲嘆着气，每到早晨，总不願意出去上班。

“干活倒还好，只是把头那臉色真够受！……”

天还摸摸黑，父亲穿起干活的衣服站在台阶边，伸着懶腰，骨头格格作响。他一听到这声音就感到难以忍受的痛苦。可是，他突然又想到父亲也許将来还会有更悲惨的事情。

屋子里因为整天暑热，翻騰着湿气和小便臭。湿漉漉的鋪席皮已經鼓起来，脚踏在席子上直發粘。

他穿一条短褲坐在矮桌面前。来了一封信，是“中野英一”寄来的，她是工厂里的女工。这个女工是森本好不容易才找到的。他要通过这唯一的“立足点”和女工們建立联系。他从工会的河田那里，已得到了关于方針的指示。信写得很簡單，“詳情面談，明日八时在石切山下等你。”因为曾經告訴过她，所以自己的署名和收信人森本的名字都沒有写。

夏天天黑得很晚。一陣陣像扇子扇出来似的微弱凉風不知什么时候吹来了。那些住在杂院里、白天穿着一件白汗衫在小街上溜躑的人，此刻也回到蒸籠一般的屋子里去。一群小孩兒拿着小棍子，露着胸膛，在陰沟板上啪嗒啪嗒地跑来跑去。在殘照犹存的藍晶晶的天空里响起一片叫鬧声：

“真叫人头疼的小鬼們！”

父亲回来了，在大門口咯隆咯隆咳嗽着。

“怎么啦？爸爸的那一方面？”

“嗯？”

他知道父亲一向都反对像“工人大会”和“工会”这一类东

西。这也許就是父亲干活能干了二十多年的原故。到了今天，飯碗虽然像吊在一根头髮上那么危險，但自己好像仍以为自己不是个“零工”，不能卷进这种莫名其妙的圈子里去。

“事务所面前的气势真不小，都是那些找不着活兒的家伙。”

“那些人都是工会里的！”

父亲好像是在談新聞一样毫不关心地說。

“爸爸！这不是別人的事呀，要是被裁掉的話，……”

父亲沒有回答，在昏暗的“土間”里沙一沙地摸索着走。天稍黑，父亲昏花的眼睛就处处都發生困难。他繞到后面走去了。在厕所旁边；父亲七歪八倒地搭了一个棚，上面放着三盆花，可是厕所臭得要命。父亲一出去总要在夜市上买一些便宜貨的花回来。

“你这敗家精，飯还吃不上，买这种东西！”

每次买回来母亲就發脾气。要是別的事情，早就吵开架了，可是为了这几盆花，父亲也真怪，老是笑嘻嘻的沒有回嘴。父亲看重这几盆花可也到了可笑的程度。一回来先不进屋子，一定去澆水。有时自己沒法澆，才托給別人，要是別人給忘了，他可是認真地發火的。——森本笑他，真可怜，这是奴隶根性在找出路哩。

“这么热，花都萎了。”父亲独个兒在屋里咕嚕着。

就是在“H·S工厂”里，也有不少年紀稍为大一点的工人，有的喂个小鳥，有的弄些各色各样的花。勤勤恳恳地按时照护它們。有的每到休息日，就在家修理細小的家具。有一个工人还拿一盆花到厂里去，放在自己干活的地方。

“人家說花一般的美人，我这个却是美人一般的花，咱就看着美人似的花过活吧。”

放在厂里的花，在机器油的臭味、灰塵和轟隆隆的响声中不多久就枯謝了。人們發現花在車間里擱不上一个星期。

“嘿！”大家都睜大了眼睛。

“要是人会怎么样呢？”森本突然插了一句俏皮話。——說了以后，他才發覺自己這句話有很大的意义。

冲床工的武林輕蔑地說：

“到夜市上換一盆来就成啦，工人呢？不是說有选择的自由嗎？哈……”

武林是个無政府主义的工人，在报社里有几个印刷工人的朋友。

父亲不知在屋里說些什么。声音听不清楚，只从沾滿油污的玻璃中看見他的嘴在动。

“有沒有一毛五分錢？”他不好意思地說。

“又来了，”森本想。“唔。”他答应了一声，父亲臉上立刻露出孩子般的喜悅。

“那兒有盆好花，虽然每次到街上去都想买！……”

## 五

他等着天黑。因为这个“碰头会”必須秘密地进行。

“我出去看場电影。”

他对家里这样說。

屋子里还有白天的余热，杂院的人們在家里还是坐不住，一吃过晚飯就做开大門，把凳子搬到門外来乘凉。小街上虽說是陰沟里臭气扑鼻，但仍比家里强得多。好多人都赤着膊，近邻的



人們高聲地說着話。青年男女便蹲在离得稍远的暗角落里，只看見圓圓的白扇子在黑暗里揮動。森本边走边跟他們打招呼，穿到大街去。在這條街上，工廠里工人、碼頭上的工人和“打零工”的人們都各自抱着不同的心情居住着。

這一帶是Y市的尽头。虽然是尽头，但還屬於Y市。可是住在這T街的人們有事上市中心去的時候，老說“到Y去一下”，好像他們是從老遠的鄉下進城去似的。就連公共汽車、出租汽車、人力車等要開到T街來時，都和市郊一樣另外加錢。——這一帶很暗，又非常潮濕，四處發出臭味，熏得黑黑的，是一條工人街。這些像壓扁了的羊羹盒似的連檐雜院里，都是在簡直無法落腳的濕地上安放它們的草席板。

森本揀黑的地方走，只有拐彎的時候稍停一下。“碰頭”的地方特地選擇在一家面向熱鬧明亮街道的房子里，從後門進去。他按照約定的方式先在房子跟前來回看了兩次，然後轉到後門，一開門就是一張很陡的樓梯逼在眼前。他用腳尖摸索着梯階一段一段爬上去。粗木做的梯階在他腳底下就像只吊桶似的發出軋軋的聲音。他把稍為有點駝的寬肩膀彎扭着。頭在樓板上“咚！”撞了一下。

“誰？”

燈光和河田的聲音同時傳了下來。

“森！”

“啊！是你，辛苦了。”

屋子里烟霧騰騰，蝙蝠牌的烟頭和紙制的烟嘴在烟灰盤里堆擠不下，亂七八糟地倒在鋪席上。看來像已經討論好了別的什麼問題了。河田站着，等森本進來以後，親手關上了門。他的頭大得像石臼一樣，頭髮剃得很短，再加上又高又大的身材，看

去真像一个“凶僧”。他說話的时候老是粗野不講礼貌，也許使人們覺得他有点傲慢。可是据工会里的人說，正因为这样，他才有一种稳如泰山的气魄。

石川仰躺在鋪席上，用香烟錫紙做着銀杯，一看見森本，就抬起头来打了个招呼：

“嗨！”

石川原来在“R翻砂工厂”做过工，老早就跟他很熟，他認識河田也是經過石川介紹的。石川加入工会以后，森本从他那里接受了这方面的种种教育。在这以前，他也和其他一般工人一样，嫖嫖妓女，看看电影，吃吃零食，再不然跟人吵吵鬧鬧。自那以后，青年团的演說会也干脆不干了。

另一个人叫鈴木，森本以前和他只見過一面。这人似乎神經很敏，在这些人中他的臉色最銳厉了。他老是有点不高兴的样子，說話也很少，因此森本对他还感觉不到亲密。他剛才还抱着膝盖头，搖晃着身子。此刻站起身来打开窗戶，讓屋子里的烟散出去。頓時，一陣波濤般的响声傳了进来。楼下柏油馬路上，人流陆續不断地来回走着。剛才的响声就是他們的脚步声。鈴兰花式的电灯从两旁伸出了长长的臂膀，照耀着下面各色各样的夜摊：卖树苗的，卖旧書的，卖鋼笔的，卖水果的，还有中国人，大学生，……人流像两条寬闊的傳动带从兩側向着相对的方向流去，好像永远也不会停止。

“閑着的人真多啊！”

“鈴木，別伸出头去，危險！”河田正在排列油印品的号碼，抬起头來說。

“伸出头去危險嗎，哈……簡直跟坐火車一样啦。”

“那么！我們談吧。”

四个人圍着烟灰盘坐在一起，河田皺起眉头，急忙忙地抽着香烟說：“我們跟森本只見過两次面，也許對我們的態度不太清楚。……簡單地說，我是这样考虑的……。以前日本的左翼运动可以說是相当活躍。特别是日本資本主义的發展無論在哪个方面都落后了一步，但由于战争以及其他各种原因，使得資本主义急剧發展起来。在外国需要十年功夫，日本五年就完成了。这就是說日本的無产階級也就急剧地突然增漲起来。这回又加上了战后的不景气。因此，日本的工人运动才会这样的活躍起来。可是問題就出在这个‘活躍’上。为什么会活躍？問題就在这里。拿我們來說，这还是在‘三·一五’事件以后才开始弄清楚的……簡單地說，为什么会活躍呢？是因为运动在工厂里沒有根。也可以說是因为我們在大工厂和重工業工厂里根本沒有插手进去。就拿Y的情况來說也是如此。这里，工会的实际势力是碼頭工人，而这些人零碎分散的，实际上是半失業工人，沒有固定的工厂崗位。因为这个原故，誠然在有事的时候很好动員，表面上看去确是轟轟烈烈。所謂日本的工人运动很活躍也就是从这里来的。但从組織上來說，那就是个零了。我們开始时是从三三两两、零零碎碎起的头，等到事情一定，也就复归于三三两两、零零碎碎。从統計数字也可看得出来，在运动期間，大工厂像睡着的牛一样一点也沒有动。工厂动不起来当然有其原因，那些只有几架小机器的小厂子且不說它，講到有几千几万工人、高度發达的大工厂，要它动起来可不容易。——虽然不容易动，但是除了‘組織大工厂’以外，我們的运动就絕對开展不起来。这話現在說也許早些，但我們与其讓附近展开几千次小斗争，还不如夕張、美唄两个大煤矿罢一次工，那日本的重要產業馬上就得停止，这决不是說大話，要罢工就得向这个方向进行。——像現



在那样的罢工干脆别搞。因此……哎呀，说说就像先生在上課啦……”

河田摸了摸“石臼”似的头。

“总之，詳細的事情以后有机会再慢慢的談。现在还來說这件事情也許会觉得奇怪，但無論如何，‘三·一五’事件的时候，为什么我們会付出那末許多不必要的牺牲呢？这是一个問題。其原因就在于我們的前輩們搞慣了剛才所說的那种轟轟烈烈的运动，改不掉旧習。这本来应是秘密的运动，但他們却时时像金魚一样把身体浮到水面上来。就是說，在工厂里沒有生下根，沒有潜沉在最深处去工作。实际上我們的工作，本来是必須潜入到工厂中深处，必須好好把自己隱蔽起来干的。可是我們却誤認為要搞工人运动，便是站到講台上，大喊其諸位，怎么样，怎么样，或者拿着傳单到街上到处散發。日本的工人运动，到現在为止已經很明确……。”

“可是，老实說还是一点也不明确，真可怕。”石川打断了河田的話，把錫紙做的銀杯豎立在空香烟盒上，臉上帶着一向那种似笑非笑的样子，亲热的对森本說。

“我們掌的很像只破船上的舵，把舵柄轉了一个鐘头，好容易才听话了。我們过去的錯誤实践也留下了影响，而这影响是很强大的。再加上在厂子里的工作做得很保守。本来呢，在厂里实际上越做得保守越好，……因此这就太难啦。——”

“这是真的，为什么我們一开口就口口声声說‘在工厂里要有隱蔽的組織’呢？是因为这样一个原因。比方說：像Y市这样再作上一千次浮在上面的工会，假如有一千次‘三·一五’事件，那么一千次的工会也都会被搞垮的。这一来，什么革命，什么暴动还不是一下就完蛋了。下面的話听起来像是惊人之談，但

我想实际上是如此。最近，战争危机似乎日益迫近了，市面虽然萧条，可是官办的兵工厂好像还在暗地里加人。M市的S工厂等已经从三千人增加到五千人。就在这种时候，假定我们在这些工厂里建立了组织，当然表面上不但不是很‘活跃’或是搞得‘轟轟烈烈’的，反而是绝对秘密地进行。再假如战争终于爆发了，那时候组织就行动起来，举行罢工。反对制造武器。武器的制造马上全部停止。假如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大阪那样的地方，而且不止是一个工厂，那么战争不就马上停止了嗎？我说的就是指这样一种事，可是要是这种事拿去对Y市的工会讲，谁也要说这是个梦，或者在做梦哩。可是我们今后若不是拚命地照着这个方式去做的話，一朝有事，要一下子像聚集叫化子那样，是怎样也办不到。”

“我们正是想这样干，因此……”

“我也弄糟了。”石川說。“我不应该离开工厂，是不是？河田！”

“可是当时的情况也正是不到工会里去印蜡板，散传单，就不能算是搞‘运动’呵！”

“是啊！老实說，那时候呆在工厂里一点也不动，良心上就过不去！当时是这样一种情形。”

森本开始插了一句：“但是工厂可不是那么容易动起来的哩！大工厂里已经沒有‘猪仔房’<sup>①</sup>了。”

他把今天工厂里的情况詳細地說了一遍。河田很用心地傾听着。

“一点不錯。”河田說。“所以到今天为止，我們老是不去發

---

① 原文为“監獄部屋”，指劳动条件極坏、待遇極低的工人招募所或厂房。

劲工厂。”

## 六

河田要森本把“H·S工厂”的地圖画出来。河田的手头还有市内其他各种各样工厂的地圖。他摊开Y市的全圖，在“H·S”这个地方打上一个紅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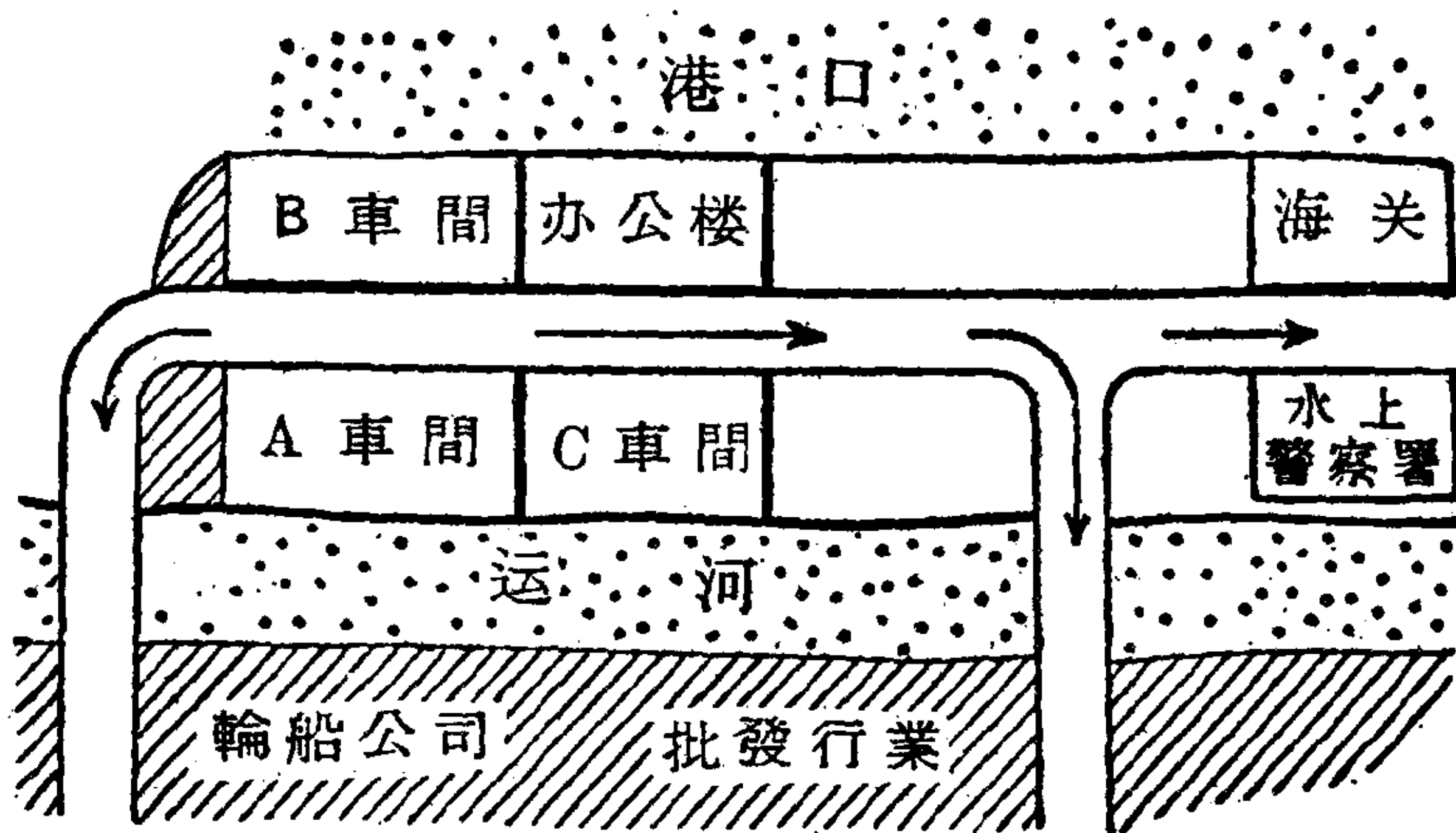
“水上警察署离开很远嗎？”

“大約有四……四町左右。”

“四町？”

“刚好在一个坏地方。”

石川抬起头來說：“这个市的水上警察可厉害。”



森本把工厂的情况說了一遍。“A車間是制罐部，它分成制造罐身和罐盖两部分。制罐身这部分的工作是把馬口鉄剪开，

卷成圓筒，蓋上罐蓋，然後再試試漏氣不漏氣。這一部分的機器有剪刀車、沖床、卷邊機、卷筒機和漏氣試驗機。制蓋部分有壓馬口鐵的沖床、彎形的剪刀車和蓋口上塗橡膠的塗膠機。B車間樓下是塗漆車間，把罐頭塗上漆，操作是很秘密的。樓上是製造裝罐頭木箱的木工車間，做着橫板和豎板，空罐頭和空木箱做好之後，就聚集在二樓的裝箱間里，裝好運出去。C車間就是森本所在的鉗工車間。”

“此外還有什麼附屬機構？”河田問。

“還有實驗室，專門研究橡膠和塗料的。實驗室里有一个人對我們很了解，據說是被什麼大學開除的。”

“恐怕是自由主義者吧！”

“還有一個制圖室，研究什麼‘產業合理化’的。”

“喔！產業合理化？”河田的聲調有點變了。

“‘H·S 工廠’首先變成完全的傳送帶組織，據說也是靠了這個制圖室里的人。那時候，曾經一度要裁掉很多的工人，終於發生了罷工。工人們在半夜里沖到工廠，把守衛揍了一頓，然後把傳送機上的皮帶統統弄個稀爛。因為一個操作接着一個操作，中間一點空隙也沒有，每個人專等着傳送帶慢慢把空罐頭送到自己跟前，把自己份內的工作做完就行，這是誰也受不了的。還有卷邊機等機器過去都有工人管着，現在因為自動化了，一個工人也不要。”

“唔。”

“現在廠里搬運馬口鐵板還在用手推車，假如這也改成傳送帶裝置，該有多少人要被攆出廠門呀。”

“要改吧？要改的。”

“要改。廠方還向制圖室和實驗室里的人懸獎尋求設計

呢。”

“搞得倒很巧妙。”

“那些人經常都在讀印着馬達、汽缸照片的美国杂志。”

“今后我們进行工作的时候，除了工人以外，还必須有一种像厂方所謂的‘高級政策’。我們也要利用这些上層人物。这一点請大家考虑考虑。”

森本点点头。

“关于工厂的情况，我所知道的真是少得可怜。”

“我想也是如此。……那么……”河田的眼睛瞟了一下手表。

“是啊！……”

石川在嘴里打了一个小小呵欠，好像有点累了。

“唔。其次，工厂有沒有对立的关系……有吧。”

“車間和車間之間是有的。鉗工車間都是熟練工人，制罐部呢，那是連女工也能干的。……因此……”

說到这里，森本用手搔搔头皮。河田第一次看到他那有些害羞的笑臉。一向使人覺得是一張四方形的粗魯的臉，一笑起来，輪廓就松了开来，眼角露出一種对人亲热的温柔。这倒是出乎人意料之外的。

“像我們这些人，动不动就說自己是机械工人，是鬧对立的大将。再就是打零工的和搬运夫和工人关系不好。对办公室里的職員也不好，这恐怕到处都相同的吧！女職員大多都是女学校出身的，第一服装就大不相同，有时候，她們有事情到車間里去，女工們可就嚷嚷得厉害啦。”森本說着笑出声来。

“男工方面一看见衣服穿得畢挺的職員大人，情形也差不多。可是厂方却有这么一个規定，凡是勤儉的工人都可以提升当職員，厂方把这条規定确是使用得很巧妙。好久好久以前，他



們曾無可奈何地提升了一兩個人。但就这么一次，以后再也沒有了，可是这种做法好像很起作用。”

河田比誰都听得仔細。鈴木一直到最后都沒有吭声。他一会儿兒啃着大拇指的指甲，一会又搔搔头。但也有时抬起头来听几句。

森本从河田那里接受了到下次“碰头”为止的調查事項，那就是“工厂調查表”一号、二号。

河田就用这样的方法，先对 Y 市內的“重要工厂”充分地进行了詳細的調查。他打算在这些工厂里建立組織，把工厂的代表召集在一起，建立一个“組織”和“联系机构”。即是所謂“工厂代表會議”。——河田是抱着这样巨大的意圖进行工作的。假使一个工厂發生了問題，馬上通过这个机关，就可作为 Y 市所有工厂的問題。这个工作要隱蔽到地下去，坚强地，一步一步地向前进行！只有这样才能够抗得住敌人的任何“鎮压”。在这个基础上，就可以建立根基雄厚的各产业工会。——河田在眼睛里閃爍着光輝，把他的意圖对大家說了。

“像这样的事资本家已經老早做着啦。工厂老板們的什么‘三三会’‘水曜会’就是在这些名称之下，互相通气，互相联系的！”

森本两只手攀住两旁的扶手，挺着身体走下黑漆漆的楼梯来。河田也跟着下来了。

“你是重要人物，絕對不能讓警察發現你。”森本的面頰上感到河田吹过来的一股热气。

“你要把自己当作‘工厂細胞’去进行工作。”

他的右手在楼梯下漆黑一团中被河田紧紧握住了。

他走到外面，心里仍然貫注在剛才的話語上，虽然拣着小街

上陰沟板小心地走，但仍然絆了好几次。

“工厂細胞！”

他重复地念着这几个字，說着說着从心底里感到一陣兴奋。

## 七

“碰头”的时候，来也好，回去也好，大家都不走在一起。因此森本和鈴木就各自分头回去了。

“……我就是被‘凌迟’了，也得把这个工作干下去，也許是要拼老命的，可是……”

河田为了跟先回去的人保持一定的間隔，搖着寬肩等在一旁。

“听說警察这样說过，我也好，你也好，鈴木也好，都是露了面的人，一点也不可怕，今后要注意的是还没有漏过臉的家伙。这些东西已經掌握了我們运动的方向，所以他們的特务政策也改变了。对于什么特高科<sup>①</sup>等等那些挂了招牌的特务，就連他們自己都并不重視啦。”

“哼，真好厉害！”

“这和搞合法活动不同，做起地下活动时，当然是有这样的奸細鑽进来的。但是最可怕的还是自己人当了奸細，或者是中途被人家收买去当奸細。說起收买，虽然現在說还早了些，可是……”

“喂，喂，別扯了！”石川不耐煩地說。

---

① 特別高等科之略，日本警察署內的特务机构。

“哈……你要是已經給收买了的話，就把今晚上的話都洩漏出去好了。對特高科等等來說我是搞工人運動的，和明目張膽的合法主義者一樣，再可怕也是有限。因此可怕的不是外部而是內部呀。”

“又在說怕人的話。”

河田好像有些厭倦了似的搔搔自己的石臼頭，笑了一笑，然後加上一句：

“說真的呢！”說後看了一下手表。

“好吧！今天我先回去了。”

河田離開他們，繞到百貨店門前的柏油馬路，一隻手拿着一塊手帕往前走去。一蹲腰就可以看得見的小雜貨店里的鐘，此刻正指着八點。他在這一帶來回走了兩次，要在这儿會見一個吸着“敷島”牌香煙的人。從那個人信上所寫的日子算起，今天剛好是第十天的下午八時，正是他們約好的時間，他一邊注意着正面，一邊買了一張三分錢的郵票。——這是他們會見時候的記號。他剛從小店走出來，就注意到迎面來了一個穿西裝的人正吸着“敷島”牌香煙。他把他的服裝打量了一下，感到有點躊躇。可是那人的眼睛明明是在找人。他不由主地使勁握緊拿着手帕的那隻手。

那個人走近來了，他也裝作若無其事的样子和他向同一方向走去。他突然開口了：

“我是山田。”

那個穿西裝的人馬上回答：

“我是川村。”

“山”和“川”合對了。兩個人便順着不大有人走的河邊往下走去。走不多久，那個人就問：“有沒有休息的地方？”



“这个……”

河田一边注意着两旁，一边走，最后上了一家小饭馆的二楼。

两个人在桌旁坐定。那个人从口袋里掏出一张三分钱的邮票，那印着“三分”的地方，“三”字已经用墨水涂掉了。河田也把刚才买的那张三分钱邮票拿出来，那个“分”字已经涂掉了。这才完全证明两个人是“同志”。——那个人是党中央派来的组织员。

河田把Y地区的情况，和发展党员的数字向他作了彙报。

## 八

鈴木只要跟河田、石川他們在一起呆得稍久一点，自己就感到很痛苦。他心里觉得一点也不愉快。说得一点也不夸张，他感到自己跟所有一切东西都是隔绝的。他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从这个感情解放出来。——这样的感情不是无产阶级应有的！自己究竟是相信“革命”才参加革命的呢，还是相信“人”才搞革命？对于河田和石川自己无论有怎样的想法，但决不能因此而使自己对革命的“心情”有所改变，也不应该有所改变。对！这一点他是懂得的。但接着就会浮起一阵“寂寞”之感，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他知道自己已经踏上了迷路了。

无论理论上、实践上，或者个人的感情上，自己都还在挣扎着，却眼看着别的同志们大踏步地赶到自己的前面去了，这使他感到比被拷问还要难受的苦痛。别的同志似乎一点也没有自己这种迷路之感，他觉得很羡慕。——可是他又知道他们搞的这

个無产階級运动，并不像外表看的那样那么壮烈，那么純真，而是充滿了丑恶的勾心斗角，和比小商人还要坏的討价还价。这更加强了他失望到了可怕地步的情緒。

“說起革命，你还是河田他們的老前輩呀。”

这句话的后面就是說“这你还不觉得难受嗎？”——这是那一次因为散發傳单在拘留所关了“二十九”<sup>①</sup>天在警察署里告訴他的話。当然，他也知道这是“特高科”慣用的手段。

“你这个人真迟鈍，你跟他們一起工作，却还不知河田和石川他們早已不把你当自己人了。”

他不吭气，臉孔向着外面。——可是他的意志却控制不了自己的感情，他感到臉上一陣陣發白了。

“你一定以为我們在‘离間’你們吧？”特高科主任輕輕一笑，又說：

“这个么，老实告訴你，我們是常常使用的。可是这是不是‘离間’？我想你自己比我們知道更清楚。那一天我也曾和石本君說过，鈴木真可怜，老是給他們瞧不起。但还跟他們一起搞革命，可真有度量啦，要是咱們就怎样也办不到了。”

“……………”

“那么，告訴你吧！”

特高科主任突然低下了头。鈴木在他的話还没有說下去之前不由得感到一陣毛骨悚然的恐怖。

“这些話我們是不輕易說的，我們用了一个方法——这也就是咱們号称世界第一的警察网的力量——已經得到确实証据，知道河田他們加入了共产党。可是，你却沒有加入。正因为你

---

<sup>①</sup> 日本警察署拘留嫌疑者不能超过一个月，如在一个月內尚未获得充分証据提起公诉，就必须釋放。

沒加入，所以才對你說的。是實是虛，你自己應該知道……。”

“……”

“說來也奇怪，當我們知道這件事的時候，自己也不知道是喜是悲。你也許要說，聽到沒有加入，你們要高興就高興吧。好，這且不管它，我們吃的這行飯反正是不會討人歡喜的。不過我們也想，所謂‘同志’，應該有一種像我們這種人知也不知道的深刻的互相信賴的感情。可是你却被他們出賣了。我們知道了這件事後，對你真感到一種說不出來的淒涼和暗淡哩！”

“別胡說！”

他心裡一團東西涌到了喉頭，很想一下子把它傾吐出去，所以大喊了一聲。可是心裡卻壓住了滿腔眼淚。

特高科主任把鉛筆逗在手里玩，盯着他的臉望，暫時沉默了。

“這還不算，什麼交涉費啦，鬥爭費啦等等拿到手的錢，分配時你也不知道受了多少欺騙。我們也有充分證據，證明河田他們把這筆錢都拿去吃喝玩樂了。這也算是甘受清苦嗎？……”

這些話不管是真是假，可是正一点一滴說出了他內心懷疑着的事情。

不信，不信，可是一這樣想，這個想法反而又把他的心歪向一邊。今後，他再也不能坦坦白白地和河田說話，再也無臉去見河田他們了。一方面他心裡慌張得到了連自己都覺得可笑的地步，讓視線迷亂着。另一方面，心裡不知在什麼地方，對河田所說的話又神經過敏得像剃刀一樣。

這是前不久的事情。一個經常到自己住所來的特高人員，在街上看到他，就走近來笑嘻嘻地說：

“你的房租欠了不少了吧！”

“那末，原来是你呀！”

他站住了。“刑事”<sup>①</sup>哈哈大笑地笑起来。原来在四五天以前，有一个自称是鈴木的朋友，到他住宿的地方来把他欠的房租都付清了。

“我付了也是一样嘛！这种事彼此都得帮忙，并不是要你承我的情什么的。”

接着，他說有一点小事要向他打听。这个嘴边留着紅色四方形小鬍子的家伙，朝着四周圍看了一下。

两人找到了一家从大街进出的“蒙那米”咖啡店，推开彈簧門一直登上二楼。特高“刑事”給他要了啤酒和牛排。

“我先申明，你要請客是你的事，我并不……。”

話还没有說完，“刑事”就擋住他。

“我懂得，不要太拘束啦，偶然一次咱們也在一塊兒隨便談談嘛……我們再不成也要朋友哩……”“刑事”說着，嘻嘻地笑。

他想随它去，什么也管不了了，就在那里喝了个烂醉。

这一夜在“二楼”碰头的时候，河田似乎急着要先走，但还是鈴木先离开了，他再也忍不住刻刻逼来的心情上的压迫。他回到住所，說是有人給他留下了一包書，他一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

他拿到二楼解开来一看，是一本沒讀过的武俠小說。他拿起書脊一抖，兩張叠得好好的十元鈔票落在变成茶紅色的鋪席上。

一下，他的臉色变了。并不因为落下来的是兩張十元鈔票，而是突然注意到自己不知不覺地拿起書来抖的这个动作。

他拿着鈔票走下楼梯往街上去，可是臉上沒有一点血色。

---

① “刑事”——便衣警察。

## 九

“阿君！阿君！君丫头！”

二楼的装箱車間里，男工和女工站在傳送带的两旁，把空罐头装到箱子里去。釘好了的木箱从二楼的自动电梯送下来，就直接装进靠在运河碼頭边的船上。——他們工作到将近中午时，罐头装完了，大家用手巾拂掉身上的灰塵，从昏暗的楼梯走下来。就在这个时候，从“成品倉庫”黑漆漆的門洞里，有人在低声輕喚着。阿君把圍裙稍整理一下，“嗤！”的笑了一下，急忙朝四周圍一看，也不出声。

“君丫头！別叫人着急呀！”

阿君又嗤的一声笑了，一縱身跳进了倉庫。

“哟，真黑！”

她故意提高了嗓子說，两手遮着眼睛。像在捉迷藏找人的样子。

.....

“在这兒！”

男人的手搭在她的肩上。

“討厭！”

女的躲过身子，閃到一边去。

“什么‘討厭’，你，放手呀！”

“.....”

阿君直接感触到男人的胸膛，却把身体躲躲閃閃的。

“叫你快放手！呐，嗯？”



女的还想再这样下去，她对于这样的事奇怪地感到十分兴奋和有趣。男的硬把她的两手推开，一手放在她的身后，把她紧紧搂抱过来。女的抱在男的胳膊弯里，把身子弯扭着，仰着脸故意躲来躲去，避开男子的嘴唇。男的便在她的面颊上和额角上亲吻。

“不行！有人来啦！”

男的焦急着，从喉咙里叫了一声。女的终于大声笑起来了。她垫起脚来把一只手搭在男的肩上。

“你倒内行！”男的说。

“当然罗。别叫你成了习惯，咱们就到此为止啦。”

她看见男的被自己自由自在地拖着乱转，心里感到好笑。——阿君说完，掉过身子，兴奋地从楼梯跳着走下去了。

但是，过了中午以后，阿君的兴奋突然告終了。在中午吃饭的时候，女工们在饭厅里照例吵吵嚷嚷，让伙伴们给他定地方。阿君被自己要好的女工叫去，坐在她的旁边吃。

“噢，我说——”

特地叫阿君过来的多嘴的女工放低声音说：

“真把我吓了一跳！”

这个女工昨天下班后因为要收拾，比大家晚走了一步。已经快到薄暗的时候，她才从更衣室走下楼来。楼梯口正好是“谈恋爱的小屋子”。她走到这里不知不觉地停了一下。她觉得小屋里好像有人。从她停住脚步的地方稍往下歪一点，高高嵌着玻璃的小窗中，有男女的微影在动。

“那是这么回事——”

女工止住了口，把声音放得更低。

男的只见背影，正在束裤带。女的向着窗户，低着头用手整

理頭髮。男的束緊褲帶後，從後面用手搭在女的肩膀上，另一只手伸進褲袋，伸進褲袋的那只手好像在掏什麼東西。

“在摸錢呀，男的把錢放到女的腰帶里啦。你說？”

“……！？”

“你知道女的是誰？”

她的兩隻眼睛閃着不懷好意的光輝，盯着阿君。

“你知道是誰么？”

“當然知道！像這樣的事。”

“……？”

“是阿芳呀！”

“別胡扯！”

阿君本能地反駁她。

“哼！你不相信就算了。”

女工把肩膀聳了一下。

阿君沉默了一會。

“對方是誰呢？”

“對方？那是買賣的事兒，還不是每天換一個，誰都行。”

那個嘴唇老是冷得沒有一點血色的阿芳，說起來是一個人養着四口之家的。阿君想起了這件事，一向容易動火的脾氣發作起來了。

“可是，你想想我們每天能得多少錢，一天五毛到七八毛，一個月有多少？你算算瞧吧。——你以為她喜歡干嗎？要是喜歡，她就不要錢了！”

阿君吃好飯站起來，狠狠地說了她朋友一頓，一個人先走出飯廳。“真欺侮人！”

## 十

下午据说有女学生来“参观工厂”，男工人们都骚动起来。

“才怪哩！工人服和女学生吗！真好合适！”

女工人们显然地露出反感。

“很难受吧！女学生一来，这儿小姐们的眼色都变了！厉害厉害！”

“说起眼色，是哪一个的眼色变了？”

“噢！不要太糟踏人啦，也会有大学生来参观的呀！”老是喜欢说些讽刺话的工人说。

“来了又怎样？大学生和女工吗？这现在倒很风行！”

“难道还等着聶黑留道夫<sup>①</sup>来吗？”被称为“艺术家”的工人插了一句嘴。

“女学生来参观后，奇怪的是小姐们的脾气都和气多了，还是偶尔来一次的好！”

老年的工人有点听不过去，说。

“别狗打架了！连君丫头都不吭声了啦。随你们说这样，说那样，到头还不是！”

“到头还不是？”大家都不好意思地笑了。

“Y市的福特工厂”为了宣传它是一个设备完全、拿到什么地方都不会丢脸的工厂，欢迎外界参观，因为这是不要广告费的广告。“H·S公司”相当地垄断了日本的“制罐业”，因此能有

---

<sup>①</sup> 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中的男主人公，贵族出身的大学生，曾到过监狱访问犯人。



这么优良的工厂设备和优厚的职工待遇，在它来说并不是什么负担。而它欢迎外界参观的效果又可以反过来在工人方面起作用。工人们常常都用这种口气说：“我们的工厂怎样……”，“我们的公司怎样”。要是有人说了自己的工厂的坏话，他们会认认真真的、差不多到了可笑的程度替它辩护。在“三井”工作的职员在其他公司的职员面前常常是很夸耀的。这些人决不会作不利于“三井”的事。这一点，“H·S公司”的总经理很懂得。

传达员来了，是一个幼年工。

“来了，有美人哩！”

“君丫头，听见没有，有美人哩！”

“是哪一个，咱也去侦察侦察看。”

同在装箱室里工作的一个性情温和的女工，脸上现出消沉的神色。

“阿君！我真不愿意她们来，当中一定有我小学里的同学哩。”

“那有什么关系？”阿君像男孩子似的说。

“要是到这兒来，我就上厕所去！劳驾你看着。真是的，别人家做工有什么好看呀！”

“你害什么羞，把空罐头向小姐们的脸打过去不就得了吗？妈的，简直把咱们这兒当成动物园啦！”

“唷！唷！”

“唷什么！要是用自己劳动的钱装小姐，那就没有什么说的。你这算啥！”

“嘿，君丫头也神气起来了，怎么样？今晚上请你看电影，去不去？月形龙之介演的什么斩人斩马剑，人来杀人，马来斩马！杀过来！来了！瞧，就这么一手。去不去？”

“就是咱这个阿君姑娘偶尔也有个约会呀。”

“君丫头可真真厉害起来了。”

今晚上阿君为了“工作”，必须和森本会面。

楼梯上响起一群脚步声。

“好，来啦！！”

## 十一

那天中午，森本邀了笠原，两个人在公司旁边修得很整齐的草地上伸长身子躺了下来。经常一有这种机会他就得利用。笠原是厂长的助手，甲种商业学校毕业的，好像多少读过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东西。

从草地上望过去，正看见穿白衬衣的职员们在办公楼前练习接垒球。球使劲地扔过去，扔进对方的皮手套时，发出一种好像打穿什么东西的声音，在中午那令人有些悵然的空气里听去感到很愉快。站在旁边的女事务员，看到有时球没接住，就拍手取笑。

在厂房挂有遮阳布的地方，一些年纪稍大的女工摊开胸口，把吃奶的孩子放在膝盖上。这样的有四五堆。

森本望着蓝晶晶的天空。仰卧在草地上看，天空显得更蓝了。——这时候，他胸头格格地打起噎来，他把胃里反上来的东西放在嘴里咀嚼。

“噉——”

躺在旁边的笠原突然把头抬起来盯住森本。

“……？反胃么？讨厌的家伙！”

森本怪难为情地嘻嘻笑了。

关于公司里各种各样情况，森本就是从小笠原那里打听来的。

公司现在对“产业合理化”问题进行了非常周密的调查。但并不是因为合理化政策本身有多大问题，问题是在要用什么方法来实现这一政策。——就是说，要用怎样的方式实行，才能使工人不觉得，才不引起他们的愤慨，伤脑筋就伤在这里。

被“H·S 工厂”录用的新工人，必须是现在在厂里的工人的儿子或兄弟……。总经理企图把工厂变成一个大家庭。——真正的目的却是建立一个眼睛看不见的“连环保”，使任何工人都不能随随便便乱来。除此而外，还要使人看去，好像公司对于工人不单只是工资雇佣的冷酷的物质关系，还对他们一家都加以“照顾”的。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使厂里罢不起工。在目前推行合理化政策的时候，这当然是很有利了。

公司对于现在市内泛滥着的失业工人和眼前被迫干着比动物还不如的活的半失业工人——搬运工人，也并不只是袖手旁观。他们也考虑到，这问题越是深刻化，在被称为“Y市的福特工厂”的“H·S 工厂”的工人中就越会引起微妙的反映。这种“恶劣的劳动条件”，在必要的时候必须适当地刺激一下工人，使他们硬不起来。——因此，“H·S 工厂”一朝有事，厂方是掌握住一种有力的武器的。

合理化的条件之一，例如说延长工作时间吧，如果一旦实行，那必然就一定硬碰硬地会引起工人们的反感。可是也有像制造军需品的S市的“制麻公司”、M市的“制钢所”那样的例子。他们把延长工作时间宣传为不单是为了“营利”，而是一种重大的爱国义务，于是就很轻松地把工作时间延长了。——“办法到处有”，只要巧妙地掌握每个工厂的特点，事情会意外地顺利进行的。——“H·S 工厂”也是如此。

在堪察加的寒空下，  
我們的人拚着命在制罐頭，  
他們不能缺少的空罐子呀，  
是咱們制罐廠的女工在作呀，  
這決不是自己自誇口！

真堪羨慕呀，  
制罐廠的女工人，  
製出不能缺少的空罐子，  
把它送出了港門，  
換得錢回來富國又富身！

這決不是自己自誇口，  
制罐廠的女工們終日不停手，  
為了公司為了國，  
只怕是用力用心還不夠，  
對不起活命的罐頭！

（載于“H·S公司”發行的“罐頭俱樂部”雜誌上）

像這樣的歌子和文章投了來，公司就在“罐頭俱樂部”上特別加以優待，甚至於偷偷地請人寫這類文章來登在刊物上面。

“H·S公司”輸出的罐頭，到堪察加的有5800萬罐，到蟹工船的有780萬罐，到千島、北海道、樺太的有980萬罐，比較起來，堪察加占絕大多數。

笠原在廠長的指示下，有時讀讀“科學的管理法”、“泰拉制度<sup>①</sup>”之類的書，有時又作各種各樣的統計，因此，他很具體地知

---

<sup>①</sup> Tailor System, 美國 Tailor 擬定的強迫工人加強勞動的制度。

道公司里的計劃。他在方格紙上不但画下了日本工資的高低表，也画着世界工資的漲落情况。——从世界範圍來說，工資的数目降低了，再和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作一比較，工資的購買力也降低。那么“H·S工厂”也不能經常是例外。而且为了增加生产的强度，現在的机器組織是不是还可以分工分得更細，不用工資高的熟練工，而用女工来代替呢？傳送帶是不是还可以在什么地方加以利用？工人們不是还有余暇“磨洋工”、“松一口气”？好不好改成計件工資呢等等，等等。正当工人們关在这狹小的厂房里，埋着头什么也不聞不問的时候，他們却在制定方案，合着“世界”的步伐走。

从“H·S工厂”五年的統計来看，生产量提高了，而工人数却减少了。这件事包含着二种意义。——一是工人所受的剝削比以前更增大了；二是与此相应的許多失業工人被抛弃到街头来。自从傳送帶制度完备以后，“搬运工”和“杂工”就显著地减少了。熟練工和非熟練工的人数差額以及工資的差額也大大地縮小了。而令人吃惊的是“女工”一下子增加得很多。自从女工增加以后，厂里的工資总額却不知不觉地下降了。厂长說，使用女工，不仅在工資方面占便宜，而且也不会組織什么工会，抵抗力薄弱，肯听話。

可是，以上这些都不过只算是“提高效率”和貫徹“工厂管理法”而已，在大声喊叫的“產業合理化”里，这仅仅占一小部分。——“產業合理化”的真正目的还并不在此。它的目的是“企業集中化”。就是說調整各种各样的中小企業，使大企業越来越大，数目越来越少，这便是他們的企圖。因此，它的最終目的就是使留下来吃得肥肥的大企業輕而易举地攫取壟断利潤。在这“產業合理化”的背后实际牽綫的是“銀行”。



比如，銀行把大量貸款借給許多鐵工廠，就单从自己利潤來考慮，它也不希望他們互相之間競爭。因此銀行尽可能限制和停止企業之間競爭，这对銀行是有利的。在这种时候，銀行由于必要，也由于自己具有債权者的威勢，就迫使这些同类產業簽訂協定和合同，結成一体，把本来还处于競爭时代的經濟發展阶段导向壟斷的地位。所謂“合理化政策”很明显是追隨“大金融資本家”的利益的。

笠原每月都要写一次“業務报告”，交給三田銀行，因此，他很了解“銀行和公司”的資本关系是什么一种关系。——他知道三田銀行实际握住“H·S工厂”的監督权、監察权和支配权；他知道銀行对公司的營業成績常常提出意見；他也知道總經理几乎每天要到三田銀行跑一趟，說得誇張些，總經理就好像是三田銀行派到“H·S工厂”来的特派員一样。……这种关系，将来可能会出现很有趣的事哩……笠原把这些事都对森本說，森本听着听着，逐漸地眼睛不向着蔚藍的天空了。

產業合理化还表現在供銷方面。資本家与資本家之間建立“統購”与“統銷”的公会，“統制”原料价格和販賣价格。这样，他們一方面剝削工人，榨取更多剩余价值，另一方面价格有了“保證”，可以获得双重利潤。由于他們这种壟斷的价格協定，不能买到便宜东西而吃苦的是誰呢？还不就是占人民大多数的工人。

那些沒有用的一群小工厂給关闭了，工人一个个被抛弃到街头來。幸而还保住飯碗的工人，在越来越科学化的剝削方式下被剝削得油干脑尽。这不是別人的事情。資本主义这东西就是随带着这种殘酷的摩擦，向着巨大的社会化組織即是壟斷的阶段推进的。因此，所謂產業合理化，不論从其中取出哪一項來看，結果都是把資本主义發展到最后阶段，給社会主义革命創造



有利条件；可是，不論其中哪一項結果也都是強迫“工人”犧牲來實現的。——就拿“H·S工厂”來說，不久……，吶……

笠原眯起眼睛瞅着森本。“你是說‘Y市的福特工厂’也不能老是‘福特’下去是么？”

## 十二

上班的汽笛响了，兩人站起來。笠原拍達拍達地拍去褲子上的灰，向辦公樓的方向跑去了。

汽錘咚咚的惊天動地的响声震得腳掌心直發痒。森本走到晦暗的車間門口，正想往里走，忽然從窗子里瞥見總經理正出去打高爾富球，仆役背着高爾富球棒跟在後面。森本暫時停住了腳，正巧碰在從里边走出來的佐伯的身上。

“对不起！”

“冒失鬼！”

佐伯？——他為什麼跑到這兒來？——森本想，這家伙不是個好東西。

“怎麼？你瞎了眼啦？”

“你在說什麼？瞧外面！”

佐伯往外瞟了一眼，臉上顯出討厭的樣子。

“瞧那樣子，簡直是‘昭和時代的老風流’嘛。打高爾富球，不那麼打扮不行么？”

“唔，可怎麼說呢……”

回答得不着邊際，佐伯感到很難受。

“是這麼回事，安部磯雄<sup>①</sup>這回到這兒來游說，想請他在市

內講演完畢后，到厂里來講一個鐘頭。總經理也贊成的……”

“誰主持呢？是你們去請他嗎？”

“別胡扯，是總經理呀。”

“總經理？”

森本輕輕笑了笑。

“嘿！胆子不小哇！”

“确是了不起！”

佐伯不了解森本的真意，認真地說。

森本曾經聽說過“社民黨”要提總經理來競選市議會議員。這話也是佐伯提起的。當時，森本曾問他：

“那末，社民黨是誰的黨呀？不是‘工人的黨’嗎？”

佐伯的臉上顯得有點吃驚，說：“總不是共產黨！”

公司方面为了不使工人們加入左傾的工會，就暗地里幫助佐伯這些人，看到厂里稍為有點“危險”的工人，就讓他們加入“勞工總同盟”<sup>②</sup>。森本他們也知道這件事。可是却反過來說什麼總經理很有自由主義者的作風啦，什麼對工人們有理解，甚至於特地讓他們去加入工會啦等等——借此把這個策略巧妙地掩蓋起來。因此，很多工人都不知道其間的關係。只要把工厂中重要的分子都送進“社民”<sup>③</sup>系統里去，那麼厂里要干任何對工人不利的事，苛酷的事，也就順利地行得通了。——這是很明顯的。森本在其中看出了厂方的重大用意。就是說，公司方面已經在對工人採取積極的態度了。這應該用什麼辦法來對付它

---

① 安部磯雄（1865—1949）福岡人，曾留學美國，日本著名的社會民主主義者。1901年曾參與社會民主黨的建黨工作；1926年組織社會民眾黨；1932年是社會大眾黨的領導人之一。

② “勞工總同盟”——是當時的右翼工會。

③ “社民”即社會民主主義者的簡稱。

呢？——他越来越感到将有严重的事情到来。

他还不具体地了解“工厂细胞”的任务是什么。可是他根据长时期工厂生活的经验，以及最近才慢慢地了解的各种各样的情况，知道自己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所以，乘这个机会想在厂里建立社民党的基础。……我已经跟钳工车间都说了。——就是这个打算，请帮忙。”

佐伯说了以后，沿着手推车的铁路往里走了。他一边走，一边伸手去摸一个推着装满洋铁皮车子的女工的屁股。从森本这面看得清清楚楚的。女的“哇”一声跳起来，在佐伯的背上揍了一顿。

“啪！啪！啪！”

佐伯油腔滑调地弯着腰走了。

佐伯在工人街的T街组织了一个类似青年团的“中心会”，其中百分之七十的会员是“H·S工厂”的工人。他会打拳，“中心会”有一半目的就是学习打拳，会里还有“拳场”。据说还从“H·S公司”领得了若干补助金。假如什么地方发生了罢工，他们就以“为了一般市民的利益”的名义，跑去阻挠捣乱。又假借“精神修养”、“磨练心神”的名义，培养明目张胆地破坏罢工的“暴力团”。公司里举行“武术大会”时，就是以这班家伙为核心。

森本一面向自己的车间走去，一面感到自己的工作步骤和目标已很明确地摆在眼前了。

那一天，他回到家里，就看见河田拿来的小册子用报纸包着放在他的矮桌上。小册子的封面画着齿轮，约有四五十页，上面写着：

“工厂新闻”

“工厂細胞的任务和它的活动”

封面用鉛筆写着“速讀”，是河田写的草字。

### 十三

河田經常这样說：

“要是有人参加进来，就得好好注意，因为会把运动弄得不三不四的！”

森本和阿君見面的时候，就紧紧地掌握这一条。

阿君在采石山边等着森本，然后两人边走边談。

阿君挺着胸膛，走起路来像男人一样。女工們在工厂中整天整天地站着干忙繁的工作，早就忘了日本“女人式”的步法了。無政府主义者武林曾經用武林式的口吻說过，——要是工作稍为合理一些的話，也許女工是日本女人中穿西服最合适的。

在工厂里，森本跟女工們也常打打鬧鬧，很随便地說說笑話。可是像現在这样两个人走在一起，他連談工作都說不出口来。剛一开口，立刻就結結巴巴的。这跟他習慣了的嫖妓完全是两回事。当两人穿过小路，必得橫走过光亮的大街时，森本那惊慌失措的样子簡直叫人好笑。阿君在后面格格地笑了起来。原来他一个人先大踏步地跑过去，然后在对面的小路等着她。阿君泰然自若地挺着胸膛，好像穿慣西服的人穿和服似的，豁开下襠走近来，只把眼睛瞧着森本直笑。两个人又并肩走了。

“森本先生，你可真老实哩。”她說。

“啊！出汗啦。”

“男人們都是这样的么？也有不是的？……”

薄薄的浴衣把她身体上丰腴圓潤的綫条全显露了出来，有时肩膀碰着肩膀。森本吃惊地縮回来。

“我口渴了，想喝点冰冷的汽水，找个地方歇会儿談談怎么样？”

再走过去一点，有一家冷飲店。玻璃珠串成的帘子搖晃着發出爽朗的声响。小小的假山上一个玩具似的噴泉，像梦境里似地往上噴起水烟。在用水泥笨里笨气地做成的池子里，两三条金魚在游动。

“掌柜的！来一杯冰鎮汽水，你呢？”

“来杯冰水吧。”

“哦，掌柜的！再来一杯冰水。”

姑娘領着头，爽爽利利地把这事处理了。森本發觉她做事干脆，心里很高兴，对就要和她談的事感到了一股預想不到的“勁头”。

“那末……”

咕嚕咕嚕地一口气喝完了汽水，又是她先开口。

“剛才在路上听你說了不少，可是我是这样想的。……公司方面不管它宣傳得多好，女工仍旧是女工。你知道女工一天究竟拿多少工資呀？光是这一点就馬上明白的了。”

阿君把从朋友那里听来的“阿芳”的事，講給森本听，但沒有提阿芳的名字。

“我那朋友說她淫蕩，可是淫蕩就不應該要錢了。过錯不在她，是在一个女人不得不养活一家四口，是在公司一天只給六毛錢。你也知道，有的女工辞去了厂里的工作，去干酒吧間的女招待，或是去干暗娼什么的。可是这并不是她先辞了厂里的事，然后去干那种事的，而是厂里拿的錢实在养活不了，先要去干那种



事才辞掉厂里的。——可是厂里的人呢，却反过来说什么她们堕落了啦，什么要是安安心心在厂里干下去多好啦等等，骗人也有个底呀！”

森本吃惊地盯住她望，她说得很对，又说得这么尖锐！这是个女工呀！

“女工们真惨，因此，很可怜的，一聊起天来，老是什么电影明星一个月挣几千元啦，女招待怎么啦，艺妓又是怎么啦的。”

“是吗？”

“还有就是为一分钱、二分钱的工钱发牢骚。‘工厂委员会’根本不起什么作用，他们对女工连问也不问的。”

“女工不是有两个人参加‘工厂委员会’的吗？”

“那只是旁听，像木头人一样插在那里，没有发言权。”

“唔。”

“要不要再喝一杯冰水？”

“唔。”

“你在钳工车间拿的钱比我多一倍，你请客吧？”

阿君爽朗地笑起来，露出了一排整齐洁白的牙齿。森本看见阿君这样无忧无虑的自由自在，觉得自己的“拘束”也逐步地消失了。阿君说话的时候，常常用：“……问题就是这些。”的一种口气来结束她的每一段话；在回答人家的时候，又老是“对！”“唔”地说。光从这一点，森本也感到她和自己过去对女人的看法完全不同。他想：像她这样子，不就是在日本妇女向来想都没有想过的工厂生活里养成的么？

“在公司外面跟大家聊一聊就可以了解的。大家都是满肚子不平。你因为工厂是所谓‘福特’就悲观了，其实呢，我在各个科里要找一二个同伙并不困难……”



阿君噗哧一声笑出来。

“女人就是这么一种怪物！一旦認定了方向，干起来比男的行，这也許是一种变相的歇斯的里吧！”

“說得好，变相的歇斯的里。”森本也跟着笑起来。

他把河田那兒听来的“方法”很詳細地告訴了阿君。阿君不像剛才那样活潑，很注意地認真地听他說。

“干吧！大家互相鼓励着一塊兒干吧！”阿君把半月面頰漲得通紅的臉抬起来說。

他們走出了冷飲店，前面不几步就是鐵道和人行道的交叉口，安全杆正好靜悄悄地放了下来。一列客車轟隆轟隆地开过去了，光亮的車窗从眼前掠过，掀起一陣温和的風，留下了鍋爐上散出来的余热。塗着白漆的安全杆在黑暗中輕輕举起，对面有五六个人从他們身旁通过，一个个都朝这边看。

“噯！真漂亮！”

森本感到有些悚然。他想人家一定把他們当作一对爱人了，臉一下子漲紅起来。

“你嚼什么舌头！”阿君回了那人一句。

她一边走，一边談起厂里的事。

……什么因为长得不好看沒人理睬，再加上长时期干燥無味的工作，几乎已經变成中性的年龄稍大的女工，就一点点地干着小款儲蓄；什么有些女工决不和其他女工在一起；什么臉孔长得漂亮的女工工資增加得快；又是什么有一个男工被两个女工爱上，一个失恋了，这个失恋的女工过后和另外一个人結了婚，立刻梳着“嬌滴滴”的大紅圓髻来到工厂里走了一周，好像在說“你們瞧瞧我呀！”什么有的女工为了要增加工資，下了班和工头去看电影，看完了回来还到面館里去；什么有一个職員把女工的

肚子搞大了，偶然看見这个女工被一个男工逗着玩，就借口說她和男工有曖昧，把她扔掉了等等，等等。

两人下了坡，走近碼頭边。几个乘凉的人在看得見海港灯火的碼頭附近来回踟躕着。

“苹果，桔子，梨子，要嗎？”

路旁卖水果的小販沙哑着喉嚨叫。

“想吃苹果哩！”阿君自言自語地独个兒走过去。

阿君和其他女工一样，一到外面就好买东西吃。她一面走着，一面用衣袖去揩苹果的紅皮，就这么皮也不削一口咬去。在昏暗的夜色里，森本看見她雪白的牙齿閃了一閃。

“真香！你吃不吃？”

苹果和这个女人配合得真好！

“好吧！給我一个！”

“一个？我只买了一个呀。”

阿君好像忍不了似地笑起来。

“……你这人真坏！”

“好吧！你在这边咬一口！”

她又用衣袖擦一擦苹果，伸到他的跟前。

他給弄得不好意思起来了。

“那末，咬这一边？”

她故意和他开心，把自己咬过的一边轉过来对着他。

“……”

“沒有这个胆兒吧。那末还是在这边咬一口。”

他沒有办法，只得胆怯怯地咬了一口。

从这兒可以望見“H·S工厂”。这座灰色的龐然大物，真像一只掩旗息鼓的“战斗艦”似地停在那里。

头一个晚上跟她見面，森本就被她迷住了。过后，他偶尔也想着阿君。他在自己的工作里又另外感到一股“干劲”。一想到这里“干劲”是从阿君那里發生的，觉得自己好像犯了錯誤了。那么，难道自己已經陷入了河田所告誡的陷阱里了嗎？他想。

## 十四

什么工人們沒有一个有“出息”的，尽都是些麻痹家伙——什么从外表看起来都是这样。这个說法并不正确。工厂虽然号称是“福特”，但工人終究只能拿到工人一样的待遇。工人們只因市面不景气簡直摸不到底，动弹不得，只好勉强在厂里干着活。同时，他們也被这“畢竟是Y市的‘福特’呀”、自己騙自己的錯觉迷住，像吃鴉片一样中了点毒。

“出了公司大門，誰都是滿肚子不平。”

阿君曾經这样說过，这话是对的。可是，即使是如此，他們除了等待着有誰先开口而外，是不会做声的。

过去，森本跟好朋友在一起时，从来也沒有談过工厂的問題或者政治上的話。他的这个变化还是从老朋友石川参加工会以后才开始的。在此以前，他不过是一个从見習工訓練出来的五金工人罢了，一天除了工作就只会釘釘女工的梢，宿宿暗娼，只会說些和女人有关系的話。可是現在，他自己的思想变了，怀着这个思想再和以前那些伙伴聊时，奇怪的是他們的回答簡直不像一天只談女人的人。单从这一点来看，也可以知道过去一直沒有誰對他們的思想給以一个啓發的机会。他們對自己的生活都有很細致的打算。一天一分錢买条干魚，因为公司的消費合作

社要貴五厘，这点小事都可以引起大鬧一頓的爭論。

每个月付的保險費，保健医生的冷淡和不关心，使得他們对“健康保險法”十分討厭。不但如此，自从“健康保險”实行以来，規定非因公負伤由厂方負擔三分之二，因公負伤由厂方全部負擔的这一办法就被厂方很巧妙地逃掉了。“健康保險按性質应由公司全部負擔！”工人們都說，但誰也沒有教过他們。

“工厂委員會”在工人們的眼睛里只不过是“騙人的把戏”。他們对这个由厂方随便指定几个“老实的”、“听话的”工人作委員，只是徒有形式的“工厂委員會”，不抱一点希望。

过去不用女工的冲床工作，現在据說也許要用工資低廉的女工，工人們的臉都变了顏色。

表面上不管如何太平無事，可是光是这一点，森本就感到一股憤怒，一种足以产生这股憤怒的力量。

現在，每天早晨上工的时候，森本發覺自己的心情在不知不觉之中起了变化了。从前，在寒冷的早晨里，弓着背，縮着头，一脚一脚踏着雪走出家門。那时候，他感到自己簡直是一个悲惨的奴隶。在早晨睡得暖和和的被窩里，真想伸开腿再睡一个鐘头。——一清早，和他一样沒有生气的工人們已經在細长的雪路上像白东西上的污点似的，蜿蜿蜒蜒成一大长列，向同一个方向走去。他一看見这个光景，就想到什么时候这些人也能像“俄罗斯”那样团結成一个巨大的力量呢？这一长列人群只差沒有鎖鏈罢了，看去真像一长列陰气沉沉的犯人。

所以，他对厂里的活兒也沒有心思好好地干。他也曾有这么一个时候，为了出头，当个“職員”，拼命地干着活，可是再怎么干，也当不上一个職員，就从十九岁那年起自暴自弃起来了。特别是在这个厂里，不是人使用机器，而是机器整天把人粘住，



掙也掙不开。人跟着机器直轉，誰受得了呢？他想还是吊而郎当磨洋工的合算。——就和养猫的老太婆的臉，到头也会像起猫来一样，咱們这些工人不久也会变成像机器一样的——这是当时森本常說的話。他們在轟隆轟隆的工厂里說話，除了大声叫喊，像砂輪磨鉄飞起火花来那样，就听不見的。他們的腰部也像机器一样的牢固，机器一样的正确了。他們毫無表情的臉黑得像鉄塊，他們手指头的关节硬得像鑽头，而他們的意志坚决得像汽錘。要是在工人的脖子上套上傳送带，他們就会在車床上切削地軸，在鑽床上鑽眼子，在刨床上刨鉄板，在銑床上銑齒輪。握着操縱杆的工人，究竟哪一部份屬於机器，那一部份屬於工人，誰也很难分清。

在这里，决定人的动作的已經不是人自己了。在自动化的制罐部的工人們，每一分鐘里手要动多少次，机器一天轉多少轉，他們要用什么速度，只能在什么範圍內走动，都不能自由决定的。这一切就由机器的轉数和傳送带的速度毫不講情面地規定下来。厂里常說“工人”干活，这样說法太过分人道了，并不恰当。实际“干活”的是机器。站在傳送带旁边的女工，就是月經来了也不能离开一步，因为她已变成机器的一部份，成了机器的“女工”零件了。

照这样下去，就不是工人們变得像机器，而是变成了机器。在森本看来，只能是这样一个結果。所謂“人造的人”大概就是从这里来的。工人們說起“人造的人”就討厭。哪一个願意变成机器呀，工人們誰都願意做个人。

森本自从开始了自己的“工作”，明白了种种情况之后，对于厂子更感到了一种不可思議的魅力。

每天早晨上工的时候，就决定今天跟誰談。一边考虑着对



象的趣味、脾气和工作，要用什么方法，用什么話去接近他才好，还是到他家去串門呢等等，一边走出家門。在路上看到自己前前后后穿着油污的工作服、急急忙忙往前走的工人，他都覺得有一天这些人全能成为自己的“伙伴”的。——这个想头給他把过去那种陰惨憂郁的想法攆走了。

他在河田和石川的领导下，把男工和女工分成两个組，男工由他負責，女工由阿君負責。他(她)們的代表在“二楼”同河田他們取得联系，决定重要的活动方法。

各組为了获得馬上就能用的經濟上和政治上的基础知識，就組織了小小的“会”。

在第一次“会”上，河田向森本讀了一篇中央領導同志写的短文，这是指导者用通信的形式写給某地方一小都市的同志的信。

“……来信說，你已經在貴地組織了工人的研究会，我很高兴。而且××鉄工厂有七个工人参加，的确是好極了。××鉄工厂是貴地最大的工厂。这真是了不起的。只有七个人！誰敢說这样輕蔑的話呢？我們如果在拥有几千工人、而且在怀柔政策和鎮压下坚固得像銅墙鉄壁般的工厂里，能够交一个敢于反对資本家剝削的工人做朋友，即使一个人也好，这对于我們來說就等于取得了这个工厂的一半。——問題是如何去爭取这一个人。假如我們的政策是正确的話，道路就会迅速打开的……。

“你的这个研究会，我想該不是打算把知識灌輸給会中的九个人吧？如果是的話，那就不要采用那种‘有名’的，陈腐的方法，就是說先讓他們了解工人运动、社会运动和馬克思經濟学，然后把他們組織起来，进行斗争。这种方法的結果是失敗又失

敗，浪費精力的。——你應該採用的方法是現在你地的工人對資本家有哪些不滿？特別是××鐵工廠的勞動條件如何？現在工人的不滿應該和什麼要求結合起來鼓動他們鬥爭？這樣做的話，你的研究會就會從貫輸知識的集會完全轉變一個樣子，就會對現實發生活生生的興味，生氣勃勃起來。”

“我們不也是已經把一只腳踏進了那‘有名’的失敗里么？”  
(河田插了一句。)

他又接着再念下去。

“例如，為了在××鐵工廠掀起鬥爭，要送鼓動的傳單到廠里去，這時如叫這七個工人去出面來做，那就絕對不是好辦法。這樣一做，就等於工作還沒開始，就把我們在工廠里的幼芽先被敵人砍掉了。這種工作應由工廠以外的人去做最合適。工廠內工人就只擔任這個職務，即在晚上的研究會上聽報告，傳單在廠內發生什麼影響，有多少共鳴的人等等。然後大家再商量對於今天工廠中的動搖，今後應該用什麼形式作進一步的鼓動；對於新的共鳴的人怎樣立即去找他們，這樣進行組織工作……這一來，研究會就會活躍起來了……”

“完全正確。”河田說。

“真險啊！我們也得按照這個路綫去做。”

## 十五

不管有任何困難，首先必須先出版“工廠新聞”。無產階級的報紙不僅是“宣傳、鼓動”的機關，同時也具有集体的“組織者”的作用。

“工厂新聞”的任务是把厂內工人自己所体驗到的日常經驗、工厂內所發生的事件，和厂方的欺騙政策等等，用最容易懂的文字具体地揭露出来，加以馬克思主义的解答，逐步提高工人的階級覺悟。——但是，它的最根本的意义，还在于通过新聞把無产階級政党(共产党)的影响深入地渗透到工厂的工人群众中去，从而在工厂的基础上建立党。河田所努力的真正目的就在这里。可是这事誰都沒有知道。

对于“H·S工厂”，“工厂新聞”就决定出一份油印的“H·S新聞”。河田根据許多先輩的例子，知道像自己这样离开工厂的人，是不了解工厂中的具体情况的，因此对某一工厂进行活动的时候，老是写些公式化的抽象句子，使得工厂中的工人誰也不願意看。这回他就根据森本和阿君的共同知識办。河田对于其他的鉄工厂、橡胶工厂、印刷工厂等也进行同样的計劃。

出一份“H·S新聞”，哪怕是小型的也好，要讓工人貪婪地讀它、愛它，跟它亲近。報紙上插进些漫画和人像画，使工人容易接受。假如厂长的臉画得一模一样，該会受很大的欢迎呀。那些又长又噜苏的論文不再写了，这些文章工人們讀不进去……河田空想着他的这个报纸，仿佛是自己的孩子就要誕生，高兴得磨拳擦掌地一桩一桩数着。

“H·S新聞”刊行后，森本和厂里許多工人之間的关系就不会再是以前那样漠然不清，微弱而不充分的了。同时，还可以从他們之間找到优秀的“工厂細胞”。除此而外，报纸还有其他重大的任务。“H·S公司”定期發行的有一个公司的刊物“罐头俱乐部”。和其他公司一样，編輯里沒有一个工人，投来的稿子全由职员随便处理，再經厂长过目，把不利于公司的文章拉掉。今后的“H·S新聞”就得不不停地揭露这种御用杂志上的欺騙报导、

反宣傳、和資產階級式的教育，和它抗爭，利用它們來打自己耳光。

因為投稿給“罐頭俱樂部”可以用匿名，於是乎不能公開說的事情就不斷地投了進來。

“稿子中有些寫得真夠厲害，幾乎使人不相信工人中會有這樣的想法！”編輯的職員說了。

河田知道這當然不是撒謊。曾有一次，Y港里開來了二十多艘帝國軍艦。旗艦“陸奧”上有它這一只艦專辦的報紙。報紙也就像工廠里的御用雜誌一樣，在各種場合上加以利用！當編輯的士官說：“稿子來得很多，就沒有好稿。得想法子填補，真是困難極了。”又說：“丘八們寫來的簡直太不成話。”

河田曾經對石川說：“我聽到這個消息時，不自主地眼睛里閃出了光輝哩！”又說：

“那是帝國的軍艦呀，真高興，里面也有我們的人啦！”

“H·S新聞”必須把這些寫“真夠厲害”的伙伴和寫“太不成話”的伙伴爭取過來；那怕是沙里淘金也好，必得像吸鐵石那樣從泥沙中吸取他們。

過了三個月，女工來參加集會的已經有四個人了，比男工只少一個人。阿君和阿芳是她們的核心。因此，“H·S新聞”當心心地只印了九份。在開會的時候，鈴木談得非常有趣，使女工們一點也不感到無聊，大家都喜歡他。

“鈴木最近積極得很啦。”河田說，接着又笑着加上一句：“是因為有女人參加的緣故吧？”

每增加了一個伙伴，“新聞”就多印一份。來參加會的工人，就將這張報紙傳給他們要爭取的另一個人。——白蟻不露聲色



地在地下工作着，不知不觉之間已把屋柱啃空，等到發覺的時候，很大的建築已經崩潰了，“H·S 新聞”使人想起這樣的白蟻。

“今后的運動再不是到街頭去撒傳單或者演講了，”河田一看到有些覺悟的青年工人在躍躍欲動時，就再三向他們告誡這一點。

“我們必須要有把報紙繼續辦它五年的決心。”

“H·S 新聞”登了一張漫畫，安部磯雄和總經理握手，另一隻手在後面卡着工人的脖子。另一張是狐狸正在開會，臉畫得像只狐狸的廠長、工長和職員等圍着一張大桌子，在把馬屎做的錢給工人。這就是“工廠委員會”。“互助會”的基金和“健康保險金”用到哪里去了呀？為了誰的利益用掉了呀？——每次給工人們一點“奠儀”或者生孩子的“賀敬”，都要叫工人寫一張“領謝”條子，把來貼在食堂門口讓大家看。這種畫就是嘲笑廠方的這種策略的。

這些漫畫，每一張都叫以為公司真是“福特工廠”的工人吃了一驚。

## 十六

“真討厭透了，阿君和河田有點怪哩！”

開會回來的時候，鈴木不愉快地說。森本突然停住了腳步。——他打以前就知道在工廠里和阿君親過嘴的有兩個人。但這種做法真像阿君的為人，倒也並不覺得奇怪，可是她和河田！想到這兒，仿佛感到腳跟突然陷到了地里。

“河田在這種事上確是亂來的。”



“……”

可是，实际上爱上阿君的却是鈴木本人。他觉得自己得救的“最后希望”就是阿君。他已經把从警察那兒拿来的二百元錢随便化完了。他怎样也忘不掉自己的悲慘，焦急着想跳出自己心理上的这个火坑。可是他越是掙扎越就往深处陷落下去。这个坑簡直是站不住脚的泥沼。然而現在，他連最后的阿君也失去了。他究竟是为了什么才那样在“会”上拚命卖力的？——事到如今，他才清清楚楚地感到了自己真正的道路在哪兒？他变得夜里出盗汗，做着可怕的梦。

又过了四五天。

“阿芳一定是爱上了什么人了！”阿君玩皮地笑着說。

“她相思病可害得真厉害。簡直可笑極啦！我就对她說，你是个千金小姐吧，看見月亮就想起什么，看見花又……簡直是千金小姐們干的事。你心里想什么，就爽爽快快的說出来，就爽爽快快的干了它得啦”。

“說得真像小君說的！”森本悵然地一笑。

“她这样做，把工作搞坏了可了不得呀。我就对她說：我替你去告訴那个人吧，你要想他亲你的嘴，就讓他亲，这一来豈不是干工作仍然有勁兒了嗎？可是她說她害羞得很……。你瞧怎么办？”

阿君毫無忌憚地大声粗气地說。森本突然想到：她这种說話的方式不就是跟河田学来的么？他感到痛苦。

“什么害羞得很，阿芳真有些小姐气！”

森本这时想，阿君要是是个男子，也許就是河田。大家都曾經說过笑話，河田的“恋爱”是和“工作一样的”。意思是說，他即使恋爱的話，感情上是不会狂乱的，工作上更不消說了。

阿芳究竟爱上了誰，阿君到头沒有說出来。

## 十七

这年夏天天气很热，可是到了秋天以后，接連着不是暴雨就是冰雹，把这个海港市鎮都弄得荒凉了。冬天又受了秋天的影响，天气出奇的好。但是天气一好，也就沒有除雪的工作，工人們又得挨餓。

此外，又加上政府的紧縮政策，碼頭工人的生活更是陷入了痛苦的深渊。把“把头制度”、“对拆制度”等手工業的剝削方法像海带卷似的背在背上的工人，即使每天能够到碼头上干活，可是經過几重剝削，到了他手里的錢只剩下了一半。說是說“对拆制度”，但把头不把“起貨簿”公布，任意打过門，只把他認為應該給的几成錢付給工人。金菱公司在煤炭堆棧安装了装卸机以后，扛煤的五十个苦力一下子就失業了。

他們的老婆也不能安坐在家里了。但是只要呆呆地往爐边一坐，坐了就不起来，这样要坐一整天，簡直变成了呆子，什么也不想。那末，起来到厨房里吧，可是到得厨房时，已經忘記了干什么要到厨房来。总之是不能老呆在一个地方，心里始終在急躁着。——这些娘兒們左不是，右不是，便向着丈夫做工的运河馬路上走去。

她們一直呆到傍晚，回家时，到把头那里打算借几个錢。

“別扯淡！”

把头只在門房漏了一下臉。

“你看看这不景气的样子吧，先是咱们吃不上饭呀！”

她们被这样说了一顿，但仍把胳膊靠在门房口的扶手上，一声不响，竟然忘掉了回家……

从“H·S 工厂”的窗口越过混浊浊的运河望过去，就看见这乱轰轰的一群人——码头上闹闹嚷嚷的。“Y 工会”正在这里面鑽来鑽去进行活动。现在要来个“罢工”，差的只是一根导火綫了。工会为了预先准备，就得建立起充分的联络网和组织网。

“工厂代表会议”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在目前情况下有两种意义。——因为工会方面知道：即令运输工人全部起来罢工，但 Y 市的“工厂工人”也和其他市镇一样，是会站到斗争外面的。因此就得尽“工厂代表会议”的力量非把这次罢工发展成为全市性的不可。另一个就是关于“H·S 工厂”最近发生的动摇。

会议里四家铁工厂来了六个人，三家印刷工厂来了三个人，两家橡胶工厂来了四个人，他们各自都代表着厂里几十个人的意见。

其中有两个是森本当见习工时常去的铁工厂中的伙伴。

“我们究竟……”

大家见了面就笑开了。

“工厂代表会议”能够具有这样的规模，这是河田他们半年多来脚踏实地努力的结果。

整个“H·S 公司”都在战战兢兢着。职员也好，工人也好，都没心思工作。原因是三田银行跟日本第一流银行金菱银行合并了。政府在策动统制全国的金融机关，把它集中起来。这两个银行的合并也就是其中的一个环节。银行的规模愈来愈大，银行数愈来愈少。过去三田银行对“H·S 公司”的支配权，现在当然原封不动地移到金菱银行手里。

可是，金菱銀行原來就控制得有“N·S 制罐公司”和“T·S 制罐公司”兩個公司。不但如此，金菱系統的這兩個公司在罐頭製造上都比不上“H·S 公司”。那末，“H·S 公司”并在一起的話，金菱就可以完全壟斷日本的制罐業了。它的產品可以全國“統一化”，借此提高生產效率，統一改良和整頓製造技術和工廠設備，節約人員；特別是在販賣方面，可以防止過去那種無謂的殺價，制定壟斷價格，任意攫取利潤。——因此，金菱銀行今後就不是像過去三田銀行那樣只是“簡單的支配”，而是積極地插手到業務中來，事事加以干涉。——這就是說，工人們所懼怕的“產業合理化”就要直接地極其殘酷地實行了。工廠里到處都在紛紛議論着這件事。可是事情還要更加複雜。

“這回這件事叫總經理、經理和廠長等人發慌了啦。”

笠原說。他為了移交給新來的銀行，每夜在辦公室里加班趕制文件。

“金菱要把自己系統的董事和其他重要職員安插進來，把這班家伙攆走。這樣一干，才顯出這班家伙是意外脆弱的。——不過事情就熱鬧起來了！家伙們正在死命地想辦法。”

經常在他們身旁的笠原，大體也知道他們想的是什麼辦法。那就是金菱銀行的手段太惡毒了。他們不顧全工廠“親愛的”工人的死活，降低他們的生活水平，把號稱“Y市的福特工廠”一變而為“Y市的豬仔房”！就用這一套來煽動全體職工，讓大家一致行動起來，借以保住他們自己搖搖欲墜的地位。

“這會使人上鈎的。”笠原說。

“不過對手是金菱呀，總經理再有本事，那也是小孩和拳師打架，哪里是敵手哩。你瞧着，從今以後，不跟‘金融資本家’勾結的‘產業資本家’就慢慢地沒落了。這一路殺手鐮已經用過多



次啦。說起来，鈴木辰記的大店子也不是吃了这一鍋的嗎。这是金融制霸的一个过程嘛。”

不仅如此，“H·S 公司”做出来的罐頭，大部份又是卖给它的母公司“日俄公司”，再由那里运往堪察加的。因此，一方面是苏联的“五年计划”的发展，另一方面是国内资本家的无谓的竞争，使“H·S 公司”随时都受到威胁。渔区投标数的增减，立刻就影响到制罐的生产量。——“H·S 公司”为了加紧防范，不得不策动政府，煽起一般国民的“爱国心”和对苏联的敌愾心。

今年，有一个谣言说，俄国有组织地使用各种各样手段，蚕食日本优良的渔区。于是“日俄公司”和“H·S 公司”的股票像倒水一样暴落下来。

面对着“H·S 公司”这样情况，河田建议除了“工厂细胞”进行积极的活动，利用“新闻”揭露和鼓动、争取新的“细胞”而外，更应该进而抓住工厂当前这种战战兢兢的动摇，让工人维护自己的立场和利益。为了这个目的，他建议必须努力掀起“工厂委员会”自主化的斗争。

工人如要有充分力量能够抵抗资本家的任何“攻势”，首先就得使工厂全体的工人步调一致。由于各个车间所采取的态度不同，因而把事情搞得乱七八糟的例子是很多的。这是因为现在还没有一个“机关”可以使工厂全体工人来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要有这样的机关，就非得让工厂委员会自主化。现在的工厂委员会是由厂长和职员所指定的工头和随风倒的工人任意组成的。要使这个委员会成为替工人利益服务的机关，我们必须要求它应由工人自己组织。——这个提案给大家通过了，会议又花了很长的时间来议定时间、方法和其他具体办法。

接着就是别的代表向会议作情况报告。



會議又一致議決，在運輸工人罷工的時候，“要求”中必須要列入能推動工廠工人的“項目”。工廠細胞就把它和工廠中獨特的問題結合起來，全力進行宣傳和鼓動。

會議完畢後，河田仰天躺下，說：“我已經三天沒睡覺了。”

河田特別是警察追究的對象。他轉來轉去搬家，無時無刻不在躲避。同時他又一個接一個地和大家聯繫，領導着工會和森本他們。在這不足二十萬人口的小都市里，這樣做危險是很大的，幾乎到了不可能工作的地步。

## 十八

“會議”完畢後，一個一個分開往外走了。森本走完了熱鬧的市街，正要折入T街的進口處時，後面有人喂的一聲追上來，追到他的身旁，他想“糟了！”，一看原來是河田。

“我有事要到T街去一趟！”

森本突然發生一個預感，——河田是不是到阿君那里去？

河田一邊走，一邊很熱烈地談着自己的運動。他平常談起話來都是這麼熱烈的，可是口氣里卻有一種獨斷獨行不顧死活的味兒。初次跟他見面的人，無意識中會引起反感。可是森本聽到河田用這股熱勁說話時，便對自己干的事兒經常都感到一種不可思議的“安心”，他從這口氣里感到了甚至可說是一種力量。

“你能把整個生命都獻給這個工作麼？”河田問。

“能。”森本回答。

“說到獻出生命的意義……”河田說着頓了一下，沈思着。——路上還有人走，汽車的頭燈不時把河田的臉切成明暗兩半，

轉一個彎走了。

“獻出生命就是把自己的一生貢獻出來。”

腳底下，快到初春的殘雪，就像粗糖一樣發出沙啦沙啦的聲音。

“當然，我們的工作不是鬧着玩的。而且還需要像我們這樣的人一個接一個地從後面跟上來，大家聚集力量才好容易弄出一個樣子。因此，這雖是誰都懂得的……”

森本覺得他為什麼現在還來這樣鄭重其事的說。

“‘H·S新聞’在這半年內总算搞到了這個程度這完全由於我們一絲不亂的‘組織’的力量。——我們的目的是建立社會主義的國家，為了這個目的，就得需要鐵一般的‘組織’，還需要同志們的自我犧牲的力量來推動和死守住這個‘組織。’……”

河田不像平時說話那樣，頓了一下。

“懂吧？”

“懂的。真奇怪嘛，現在還來說這種話……。”

他這麼一說，河田嘴里仿佛“哼”的一聲笑了。

“所謂鐵一般的組織，就是通過工廠細胞在工廠的工人中打下牢固的基礎，建立站在工人最前列而鬥爭的黨。——工人的黨，那除了‘共產黨’就沒有別的了……是不是？”

可是這些話，森本已經聽得夠多了。因此他說：“那當然是。”

“去吃炒面吧！”

河田停下腳步，眼睛往附近掃了一下。看見再過去一點有一家小店，兩人就在那兒吃了炒面。——河田問了森本家里的情形，收入多少，有些什麼牽累？一面就把自己的情形講給他聽。

他談起自己參加工人運動的動機，談起他拿着鉛管子和三個特務大打一場。談起一個生活極端困難的可憐女人時常給他

寄錢。這就是自己唯一的女人了。又談起家裡的母親為了他的事很痛苦，把身體都弄壞了。接着他又把“難道只有你有父母嗎？”的一首詩念給森本聽。森本听着听着，心裡緊了起來。平常是那麼冷靜很少表示感情的河田，在念完這首詩後眼睛潤濕了。森本覺得看到河田這種樣子這還是頭一次。河田在工作時候，他的這一面是一點也不給別人看見的。

“工廠裡沒有問題吧？”河田問，他老是替森本的“臉”擔心。

“有一點問題，因為時間長了。”

“唔。可是即使有一點兒問題也不好啊！”

“據公司裡的笠原說，最近警察局特高科的人常到廠長那兒去，不知道談些什麼？”

河田剛把火熱的“煎魚”放到嘴裡，一聽見這話，眉毛立刻豎了起來。

“廠長經常帶一些陌生臉孔的人到廠裡，陪着他到車間參觀，也許這些人就是特高警察。據阿君說，廠裡有被資本家收買的走狗，把工人中的情況全部向他們報告。要是不知道這些人是佐伯的手下，隨便去和他們聯繫，那可就糟了。”

“……?! 這非當心不可呀！”

“‘H·S新聞’他們大概也知道了，好像很頭痛，他們到處在打聽這報紙在哪兒印刷的，從哪兒進來的！”

“哼！”

“H·S新聞”在起初的時候，都是很嚴密地當面手交的。可是後來組織擴大、而且相當鞏固之後，便故意把它丟在廠裡打眼的地方，或者小規模地隨處散發。

“廠長說，這報紙是工會的人搞的。‘H·S新聞’第十六期上登載了總經理一年的詳細收入和家庭生活，以及他一年中化在

艺妓身上的錢，还有小老婆的事兒，这一期大受欢迎，终于一个傳一个地傳开啦，女工中有許多人都說，要是这些事都是真的，过去簡直被他的‘工人装束’欺騙了，大家都气得哭了哩。这事說起来好像撒謊一样，可是……”

两人都大声地笑了。

“不管怎样，我們的‘新聞’是細大不遺的，这下可叫那些家伙們無立足之地了。”

外面，行人已經稀落了。两个人小心地走着。快来到森本家的坡路上时，河田从口袋里掏出一包报纸来：

“你明天把它讀完，讀完后馬上燒掉。”

森本接了过来。

“那末，我明天九点鐘左右到你那兒去，你在家等着。”河田說了就弯进黑漆漆的小胡同。森本站着，听他的脚步声慢慢地消失在远处。

第二天，河田劝森本加入共产党。

## 十九

“H·S工厂”的支部每天开会。为了不出漏子，会上决定了各种严密的方法。河田也出席了會議。

用傳单形式来散發的群众性的报纸，为了使它能起作用，必須要选择一個适当的“时机”。就是說必須确定在工厂委员会召开稍前，而同时又是“金菱銀行”决定“整頓”这个工厂的时候。

會議又决定在散發傳单以后、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的策略以及召开工作人員大会等問題。

这一回，總經理也想利用工人，因此它和一般罢工不同。總經理正在走向沒落，所以斗争的对象不是總經理和厂长，而是抓住这次的巨大“动摇”的机会，争取建立团结工人的机关。另一方面，總經理他們也打算团结职工，在形式上两方面的是一致的。那末，怎样把两种完全相反的力量在这一点上结合起来呢？

传单的纲要大体是这样：

1 厂长从上而下指派工厂委员，这能作什么事？我們要求由全体职工选举决定工厂委员。

2 过去工委会提出的議案先經厂长过目，然后只提出無关紧要的事情。这种不合情理的事我們能忍受嗎？凡是有关工人真正日常利害的問題都應該不断提出。

3 工委会委员长任意由厂长担任，这样便不能議决有利于工人的事項。委员长应由全体委员中互选。

4 委员会上决定的事也有推翻掉的；厂內有时也修改重要章程；但这些事从来沒在委员会上提出来，一任總經理、厂长任意决定。結果委员会上只能討論些無关紧要的事情。这样，委员会比只有招牌还不如了。我們全部反对这种欺騙手段。

5 厂里既有女工，委员里也应有女工参加。

6 为了对付“金菱”残酷的“整顿”，反对虐待和解雇工人，唯一的力量就是掌握住自主的工厂委员会，整齐步伐，团结全体职工，此外沒有其他办法。

7 總經理他們为了保全自己的地位也許正在搞种种策动，决不要上他們的当。

8 市內的橡胶公司、印刷公司、鉄工厂也在对付同样的問題，他們向“H·S”伸出了同志般的手。

9 对碼头上搬运夫的苦境已不能隔岸观火。同样的命运正等



待着我們。我們應該和他們緊緊地携着手一同起来奋斗……等等。

从各个角落里傳出来的謠言和臆測，像雪人似的越滾越大，毫不客气地扰乱着工人們，大家都給弄得七上八下的。一到休息時間，大家就湊在一塊兒，甚至連工长也参加进来了。

經常給厂长偷偷做些小家具的鉗工車間里的工人，这回也公开被別人罵开了。工人豈但不能在厂里做一点自己的活，就連拿一塊碎鉄或馬口鉄出去也要被开除的。

“对新厂长也是这样？哈——哈——哈……請多用些力吧。”

以前奉承上級，狐假虎威的家伙們都一个一个倒下来。他們一旦失去支柱，就在群众中孤立起来。

——活該！

大伙兒都公开地叫罵着。

和厂里有着这种关系的工长們，一个个面如土色，狼狽不堪。他們先就說起必須召开职工大会研究对策。領头的就是佐伯他們。他們到处游說着“現在是H·S危急存亡之秋，希望諸君起来奋斗！”指望煽动起职工的“爱社心”。<sup>①</sup>——他們只有在这个时候，才想起利用工人們。

中午休息的时候，女工們就在男工交头接耳的地方徘徊着。

“怎么样呀？”

“男工女工都要裁掉一半啦。”男工自暴自弃地嚷了一声。

## 二十

---

<sup>①</sup> 日本的公司叫“会社”，这个“爱社心”就是指爱自己的公司。

傳單很周密地經由女工的手拿到工厂里來了。這是在女工們準備夜班，回家較晚的時候，把傳單一張一張塞進她們掛在更衣室的上衣里的。有十來個女工很迅速地做完了這件工作。

第二天早上，森本在工厂門口按“時間卡”的時候，戴小帽的鉗工車間的工長說：

“出了大事啦！”

“多怕人的傳單！一定和‘新聞’是一個系統的！”

“嘿。”

“這次是全部都發到了，到底從哪兒弄進來的呀？這個厂子里也了不起來啦。”

工長是從鶴見地區的工厂轉過來的“流動工人”，他很看不起這裡的工人，說他們是“乡下佬”懂得什麼。鉗工車間里的人都恨他，常說要是發生了罷工，不等搞總經理就先搞他，用起重機先把他倒吊起來。”哼，等着瞧吧！”森本心里冷笑了一聲。

整個工厂都在紛紛議論着就要在早報里登載出來的金菱銀行的態度和傳單里所寫的事情。森本一進厂里就感到這個空氣，他想“成了！”在上班前的幾分鐘里，大家都在機器旁邊東一堆西一堆地談論着傳單的事。

“事到如今，還是這件事是頭一個問題哩！”

森本在人叢外邊聽到了這句話。

他剛走進制罐部，就給站在第一列沖床旁邊的阿君發現了。她立刻走過來，裝着若無其事的样子說：

“行了！大家都說工厂委員會應該採取選舉制有道理。可是你們那邊那個老家伙，那個禿頭頑固却一個一個把大家手里的傳單搶走啦！”說完阿君就像男人似的走回去了。

無政府主義者武林正在卷邊機旁加油。他突然抬起頭來看

了一眼；

“是你干的吧，……”他对森本說。“你这算什么？大家那么起哄，你却像厂长似地沒事兒？”

森本吃了一惊，躲开他的銳鋒。

“指导精神不同哩！”

“是嗎？自己不吃飯也行的指导精神？好極了！”

“一点不錯！”

森本必得到制罐部去看一看的，乃是那些互相有血亲关系的工人們的动向。这件事他也特別告訴了阿君和其他同志們，叫他們注意。可是此刻还看不出动静来。

現在令人担心的是厂长先看出工厂整个的动向，借口这关系到“H·S”整个利益，而用其他方式“先發制人”地召开“工厂大会”。厂里的动态虽然很清楚；但不容忽視的是，他們的兴奋并不是从工人自己的立場，从階級觉悟而来，还是把它認為是“公司整个的大問題”。他發觉这很容易使工人上当。

翻砂車間里，在車輪的砂型旁边有三四个人聚立在一塊。其中也有做木型的木匠。他把淌到嘴边上的鼻涕一次又一次縮到鼻子里去。

“要是沒人下决心来带头干，这些人是沒有办法的。”

說話的是增野。以前他当見習工的时候，有一次提着盛滿鉄水的鉄桶，从熔爐到制砂型那里去，一个不小心被放在脚跟前木型絆了一交，把半个臉燒烂了。臉上留下了怕人的伤痕。

“各車間里出一二个人怎么样？”

森本心里記下来，他是“細胞”的發展的对象。

翻砂車間的工人不論哪一个臉上都有些斑疤，手上綁着綳带。这因为往砂型中澆鉄水的时候，水分急劇地散發，同时濺起

了铁浆的水花把工人都烧伤了。

鍛冶車間里，耳朵有点聾的北川老大爷一見到森本就說：

“真会像傳單里所說的發生什么事情嗎？非得要那么干才行嗎？阿森呀！”

“是嘛！那样的話，你老大爷也能安心了！”

北川老大爷耳朵聾，只瞅着他，一面偏起头，臉上露出似笑非笑的样子。

干铆釘活的山上說“干呀！”他是“工厂細胞”的一个同志。他的胳膊稍稍一动，上臂的肌肉就鼓起来，身体很结实。

“钳工車間怎么样？”

“那是‘总店’嘛。”

“‘总店’这两个字說得好，別讓人家搶先呀。”山上笑着說。

“真想叫人家搶先瞧瞧！”

尽是熟練工的钳工車間，对于金菱銀行的接管，并不直接受到那么大的影响。它不像制罐部那样馬上就可以換人，这是它的有利的地方。但最重要的还是从森本起“細胞”的中心就在这里，因此这里是很强固的。

一个拿着粉笔在鑽床上画圓圈的伙伴瞥見了森本，眼睛里笑了一笑。他把沾滿粉笔灰的手在工作服的屁股上擦一擦，問森本：

“‘紙’呢？”

“今早就傳。咱們得搶先。”

站在車床、龙门刨床、銑床边的工人們都含着笑容朝这边看。他們一只脚搭在机器上，正在噴着口水談論着金菱銀行的“政策”。銑床上还架着从昨天起开始切削的齒輪。

車床旁边的空地方，堆积着訂制的齒輪、車軸、铆好的烟筒和

铁板等。在刚装配好的机器上新塗的紅油漆气味，冲着鼻子撲来。

上班的汽笛响微波浪形的屋頂天花板。工厂里只見两个工长。其余大概是到办公室去了。——大伙跟往常一样，汽笛响过后，沒有馬上去开动机器。

傳送带噠噠地往前推进。机器的声响好像从地里直往上冒，越来越大，把高声談話的人声都淹住了。車軸和傳送带一搭上，机器仿佛突然活了起来，齿輪嚙着齿輪，圓筒呼呼地轉动着。空罐頭隔着一定的間隔，从傳送帶上傳送；傳送帶好像电影片似的从这个机器向那个机器移动。手推車每次往鉄板台上运来大張大張的馬口鉄板时，鉄板亮晃晃的把天花板、牆壁和机器都照射出来，比利刃照的还要清楚。在制罐部里工作的女工們一边把罐頭盖聚攏来数着，一边唱着歌，声音在机器的轟轟隆隆的間歇中响亮着。天花板上的鉄梁支撑着机器，微微地抖动。

“那个什么‘新聞’是替共产党宣傳的。对吧？”

工长反剪着双手，在机器与机器中間踱来踱去說。

“哦。”

被他問的工人爱理不理地頂了回去，但突然間怔住了。他也是“細胞”的一員，每当“H·S新聞”上漫画很多的时候，他就用漿糊把它貼在机器上。

“幕后一定有共产党，一定有。”

“要是那就是共产党，那末共产党倒是尽說些有道理的事情哩。”

“所以說可怕呀？”他說着笑将起来。

“所以說幕后并沒什么才是真的啦。”

上班已經快二十分鐘了。——正干着活的工人的背脊被人輕輕敲了一下。



“这是不知从哪兒傳來的。”

一張小紙頭迅速地塞進了口袋里。這時恰好只有兩個工長在車間里。

下班后請全體到食堂集合，討論“工廠委員會”的選舉制度。危機業經迫近！團結起來保衛我們自己。

“說要傳遞下去，可不要傳給靠不住的家伙。”

“嗨！還是來了！”

就在这同一個時候，在“工作車間”里，在“翻砂車間”里，在“卷筒車間”里，在“制罐部”里，在“油漆車間”里，在“制箱車間”里，在“裝箱室”里，同樣的紙片也正在用同樣的方法傳遞着。

工長們边走边說，一個個從辦公室回來了。在車間里的工長一看他們，就慌慌張張地走上前去，他們站在車間角落里說着話。工人們一面干着活，一邊斜着眼狠狠地掃了他們一眼。

“起重機”工長從鉗工車間監望室的玻璃門中慌張地奔了出來。原來在砂輪上磨着活兒的齋藤從旁邊車床工人的手中接過一張紙片，塞進了口袋，正好被工長看見了。工人們神經突然緊張起來，大家都感到要出什麼事，一齊把眼睛轉向右边，盯住這個“流動工人”望。

“喂！”

一只粗大的手抓住齋藤的肩膀。齋藤轉過身來，顯得很沉着。

“什麼事呀？”齋藤慢吞吞地說，一只手迅速地伸進口袋，把那張紙片揉碎，踩在腳底下。

“呀，呀，就是那張紙頭！”工長焦躁着。

“紙頭？”

車間的砂地上浸透了水。齋藤的足尖擦着紙頭，一邊說：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你这混蛋！”

可是，工長再也想不出別的法子對付他。“懊喪”地看看踏爛了的紙片說：

“你这混蛋！你倒真對付得好！畜牲！”

停下工作來看的工人們都想：“活該！”

“不久你就要吊在起重機上了！”

工長的目的落了空，不好意思地搖着肩膀回去了。工人們的眼睛從四面八方盯住他，尽情地嘲笑着。

“王——八——旦！”

正在銑床上銑着車軸溝的一個伙伴把手掌圍在嘴邊，從後面向他作了個玩皮的手勢，惹得大伙嘩一聲笑起來。工長急忙轉個身，對着車間掃了一眼，大伙的臉色立刻嚴肅起來，假作認真地擺弄着機器。可是在一個角落里，不知誰忍耐不住了，噗哧一聲笑了出來。

“討厭的東西！”

工長踢開玻璃門，凶凶地走進去了。

“當心自己的腦袋吧！混蛋！”

午間休息的時候，森本和四個伙伴坐在一起，再一次周密地考慮着。

“女工方面怎麼樣？”

“從戰術上說也……哈哈……”

“是呀……”

在離開很遠的對面角落里，阿君正和伙伴們使勁地說着。她在臉上夸大地、自由自在地流露着表情，滿口滔滔地說個不

停。这时，整个阿君的性格都显示出来了。森本感到不能把自己的心情告诉给她，突然觉得一阵空虚。吃饭完毕后，阿君端着碗走到他们跟前。

“怎么样？”

“有四分之一的人参加，也没有人表示反对。女人们这是头一次呀！”

“唔。”

“可是，我再加一把劲吧！”

“拜托啦！”

“阿森！今天你得拼着‘饭碗’干呀！‘饭碗’打破了，大家来养活你！”阿君朗声地笑着，向放碗的台子走去。

“那些‘大人物’呢？”

森本向伙伴们问。

“办公室当然还不知道这个‘工厂大会’，可是他们正在研究对策。刚才杂役说，总经理坐着汽车来了，好像是厂长打电话请来的。可是总经理正神魂颠倒地到处跑着呢。看来还有比工厂更大的问题，顾不了这里啦。”

“这正是咱们看中的要害呀。”

更衣室刚好在临时会场的“食堂”隔壁，都在二楼，上下楼梯只有一个。——工人回家时必得跑上楼去，穿过食堂去换衣服，再从楼梯上走下来。这一个偶然的地利给森本他们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就是说不去参加食堂里的会去，就怎么也回不得家。——他们就派一两个在工人中有威信的“细胞”同志站在楼梯口劝留工人。

不赞成开会的工人和女工们暂时都在楼下车间里，有的在

机器旁边，有的在角落里，嘴里埋怨着踱来踱去。他们要想回去也回不去了。这些多半都是年老的和有老婆的工人。女工们就东一堆，西一堆佇立在那里。她们不去开会到没有别的理由，只是有些不好意思，又觉得干这种事好像是不安本分，所以躊躇不决。

“不是商量罢工，是请你们选举委员，就是这么一件事。”

森本对每个人这么解释着。有的人就说：“既然只是这一件事，那就应该和和平平的谈呀。”

“我们这样做，又有哪兒不是和和平平的？又不是和公司吵架，请你们去吧！”女工们被阿君、阿芳一說，五六个人挤在一团，拥上了楼梯。

工长们见事情不好，就跑到办公室去了，因此没有人阻擋。

食堂里，出乎意料之外挤进了三分之二以上的工人。但差不多的人都是关心着“公司的存亡”才来参加会的。要是不估计到这一点，就会把事弄糟的。这些“福特”的工人如果不是因为这样也就不会来这许多人了。可是紧紧抓住他们这个心理，又得给以强有力的鼓动，把他们的方向扭转过来。

这时候，从晦暗的车间中閃过来几个人影子，原来是在厂里各重要地方布置的糾察队。

“阿森，佐伯那些家伙们在材料棧房里不知商量什么。都只穿一件打拳的衣服！”

“佐伯！”

森本顿时变了脸色。——家伙们打算使用武力了！这念头在森本的脑子里一閃。他对这种事情还没有經驗。

“好！把钳工车间里的小伙子都集合到这里来，咱们也别再磨蹭，就开始吧！”

森本走上楼梯。将近五百个工人的嘈杂声、脚步声和搬动椅子的声音响成一片，象什么巨大的压力似的压了过来。预先准备好的鼓动演说象一股洪流贯穿其中。离开了这些声响来听，很明显地一字一句都吸引了工人们注意。像潮水一样的群众力量被激动起来了。最重要的便是通过这个演说把“公司主义”的工人们争取过来。——森本感到身内的血液从未有这样激烈地流动过。他想到今后必须完成的重大任务，全身不由地颤抖起来。他使劲在后脑用了一把力，又把下巴缩紧，可是还是不停地发抖，他内心感到一阵莫名其妙的恐怖。他想：此刻要是河田在身边该有多好，只要在旁边站站就行，他就会很有力量地干的。

一个熟识的工人回头向他笑了一笑，仿佛说——“好好地干呀！”

食堂里水汀的热气和人们的气味混在一块，十分难闻。穿着满身油垢的工作服的工人，肩并着肩，脸并着脸，有的坐着，有的站着——有的胳膊叉在胸前，有的托着腮帮，眼睛盯住演说的人。这些来自不同车间里的工人不知不觉地各自和自己的车间的人聚集在一块。无政府主义者武林的一个同伙显出很不高兴的样子，倚着板壁站在最后面。

靠左边的女工们发觉大家的视线都集中在她们身上，便局促地像一堆死水似的挤在一块儿。过去，公司里无论举行什么会，都不让女工参加的。今天是第一次自己的地位被提高了，因而感到很兴奋。

此刻在台上说话的是翻砂车间的增野。“我的半边脸孔是怎样变得像鬼一样的？”他正在讲这个问题。讲时他摇晃着身子，一张口，那张红烂了的脸就歪扭着，真象一个鬼。——在最初的时候，听众中还有人在私下议论。“真有这样怕人的脸啦！”间或



还夹杂着輕輕的笑声。可是增野充滿着热情的演說把这些声音都压下去了。

“我們就冒着这样的危險，干着‘每天的工作’。你們看了我這張臉也許会笑的吧！可是可怜的我，还覺得幸亏只燒掉了臉呀。为了一天不到二元的工錢，我們却不得不連性命也要拚掉。在制罐部里做洋鉄罐子的伙伴們中，我就知道有多少人沒有手指头。——沒有指头的人！而这个制罐工厂据說还是日本数第一的。可是我們遇到了这种事的时候，除了听公司說怎么办就怎么办而外，还有什么办法呢？这是为什么？这不就是因为我們沒有保护自己的利益的机关嗎？——”

增野更加精神地繼續說下去。

“金菱銀行什么样啦，产业合理化又是怎么样啦等等，那些嚕嚕嚕嚕的道理我是不知道的。我只知道咱們工人有一半以上要被裁掉，要降低工資，还要更加拚死地干活，大老板們还要更加發財！”

他找了一下喝水的杯子。

“那末……”

可是沒有盛水的杯子。他接不下去了。突然一下兴奋，他又把同样的話重了一遍。这回自己也忘了自己說到什么地方，只見無数的臉在他眼前重叠起来，歪扭着，搖晃着；这些臉好像在叫喊着什么。他弄得毫没有办法，只好把最后的話大声叫出来。

“那末我們的工厂委员会。我們必須把那些家伙們随意操縱的委员会拿到自己的手里来。办法的第一步就是选举委員。我們希望全体工人團結起来，为达到这个目的而斗争。——我都說了些什么呀？”

最后这句话好像是自言自語，又好像不是，大家都聽見了，

嘩地笑了起來。

“懂啦懂啦！”不知誰還故意鼓掌起來。

阿君來到森本背後。她驀地觸了一下他的背。阿君興奮的時候半邊面頰老是漲得通紅。

“你耳朵過來一下。”

“唔？”

“我說，我叫阿芳上台講話啦。”

“阿芳？”

那個“漂白的孤兒”講話？他想。按照什麼事都侃侃而談的河田的說法，阿芳是個“漂白的孤兒”。——她臉上的皮膚乾燥而無血色，肩膀又窄，老是像冷得發抖似的。她不受說話。除了思慮周到的話而外，經常是不聲不響的。每逢和阿君站在一起的時候，就給阿君比下去了，顯得一付貧相。

“老實人是常常出人意外地干起別人不敢干的事的。我當然可以上去講，可是大家都知道我會說這些話，因此，不會使人感動。可是阿芳一上去，大家會吓一跳的，效果百分之百！所以硬把她拖上去了！”

阿君狡猾地笑起來，緊閉着的紅嘴唇貼在他耳朵邊。

大家都等待着看下一個誰來講。結果出人意料之外，從那邊角落里走出來的不是個“女”的嗎？大家突然都屏住了氣。——一看，原來是“阿芳”。食堂里暫時被壓抑了的沈默立刻打破了，滿堂喧喧嚷嚷起來。

“是那個女人嗎！！”

阿芳把搖搖晃晃的兩脚踏上了講台，臉稍稍偏向着女工們。她端端正正垂下兩手，低著頭站在台上。——臉色都青了。

“在這麼多男人面前，那女人也太厚臉啦！”

森本聽見旁邊一個油漆車間的工人說。

阿芳就这么头也不抬說了起來。因為聲音小，大家都停止說話，用手掌擋在耳朵後面，身子稍稍往前伸出。

“……走上這個講台，不知要下了多大的決心……也許我太放肆……可是我也是再沒有路走了；總得要有人先來放肆，不然我們怎麼辦呀？……”

“是那個老實的阿芳嗎？”

她說一句停一下，這時候大家就你插一句，我插一句。

“噯！怎麼樣？”阿君說。

“很行。”

“我們和大家一起工作以後，就自己也覺得自己變了。”

“我們從男人方面，從公司方面……經常都受着歧視的……”

阿芳的話不時中斷。

“女工能來到這種地方，能這樣上台講話，在這個工廠還是第一次……我們要大伙一個不剩地團結在一起，互相幫助。希望大家也……”

阿芳剛一下台，只听嘩的一聲大家一齊響起了掌聲，掌聲繼續了很久。正如阿君所說，給男工出乎意料之外的反響。

“還是太溫和了些。”阿君說。

“阿芳能這樣已經很了不起啦。說得很好，我都掉了眼淚呢。”

“是嗎？”

阿君也擦了一下自己的眼睛。

“去吧，去給她打一下氣。”

阿君朝着女工們的方向走去。阿芳正被大家包圍住。一看，

她心里的激动再也抑制不住，哇的一声大哭起来了。

“还不能放心呢！我轉了一下，到会的还是关心‘公司存亡’的人居多。”一个伙伴过来对森本說。

“可是一旦聚集到这兒，他們就会跟着大势卷进去的，也許沒有多大問題。”

“不过我們可也是抓住了时机，干成功啦。以后就是硬把他們拉过来。”

接着是各車間一个代表順次上台講了話。这些全都是“細胞”，每个人都抛出了火一般热烈的詞句，把公司方面借口“公司存亡”，企圖出卖全体职工的陰謀徹底揭露出来。——工人中就像急風中的丛林一样發生动摇。森本暗暗吃了一惊。可是台上一个接着一个都在毫不放松地揭露着，看着看着，另外一个大浪把别的动摇压住了。

电灯亮了，薄暗里，滿堂灰一色的工人們，慄慄的肩膀一个挨着一个。这一集团在瞬間里都躍动起来。

“瞧！电灯亮啦！”不知誰說了一声。

这一句沒有有什么意义的話，馬上使大家的情緒高昂起来。

团结，这正是时候！

突然間，四五个人踩着脚唱起歌来。經常到酒吧間去喝酒的工人們都会唱这支歌。此刻他們很自然地順口唱了出来。大家一齐都朝他們看着，唱歌的人們似乎有些害臊，第二个歌显得有些躊躇，可是粗壮而不整齐的歌声仍然繼續下去。

胆小鬼，要滾就滾吧！

森本最后一个上台，他已經無須說什么了，只是将已經准备好的“決議書”和“要求書”加以說明，取得大家的同意。这一切行动的每一个細节，都是河田他們准备好了的。

森本还没有说完，就听见楼梯下一阵激烈的争吵声。——工人们一脚把凳子踢开，他们已经形成一个集体，一窝蜂拥到狭小的楼梯口。

“谁敢捣乱，干掉他！”

这时，楼下的争论暂时象被压下似的停下来了。一个在楼下放哨的工人慌慌张张地跑上来。

“佐伯那批家伙说要上楼来。正在吵着的时候，总经理、厂长、工长也来了。怎么办？”

“好！”森本坚决地说。“只让总经理和厂长上来，工长和佐伯那班家伙绝对不让他们上楼。”

“对！就这样办！”

究竟谁得手，谁不得手，全要看这回了。

厂长先上来，跟着总经理也上来了。厂长紧闭着因激动而微微发抖的嘴唇。但总经理却浮着一副柔和的笑容，很亲切地对工人和代表们打招呼，仍然是向来的那个“温厚”的总经理。难怪一部份女工和男工被他感动了。森本早就看清楚总经理怀的鬼胎，他感到必须马上先下手！在这样大家正要行动的时候，先下手！谁抢先就是谁胜。要是让总经理先开口，那就等于把这次集会双手奉送给他了。

于是，他在全体工人面前，先明明确确地把到现在为止的经过叙述一遍，再报告全体一致通过了“工厂委员会”的委员选举制，接着提出了“决议书”和“要求书”。刚一说完，由几个人带头鼓起掌来。这是预先计划好了的。五百人的掌声虽然有些乱，也跟着响起来了。森本心里十分担心着。可是，掌声却震撼了低矮的铅皮屋顶，摇动了玻璃窗。只它的余韵使得除了厂长而外别无附和的总经理那小个儿的身体，像落叶一般失去了依靠。



總經理顯然慌了。他手里拿着“要求書”，好像不知道怎么办地十分狼狽。——本來，他到食堂來以前，心里還抱着一個明朗的希望。他相信自己長期以來給工人造成“Y市福特工廠”的那種過分的溫情，不至於簡單地就被弄垮的。即使受一小部份“忘恩的”煽動家的鼓動有幾分減低，但只要自己一在那兒出現，全部工人“立刻”就會雪崩一樣跑到自己的腳下來。——可是現在是這樣慘，這難道是真的嗎！而且大家還一起鼓掌！別的且不說，總經理最受不了的便是自己感到被出賣了的這個心情。更壞的是他現在成了兩面受敵。一方面是自己的地位！這已經夠他喪膽了。而今是“金融資本家”的天下，“產業資本家”不得不沒落的悲哀使他痛入骨髓。不但如此，今年俄國為了對蟹工船的漁夫供給問題實行報復，更要侵入堪察加的優良漁區來，也是再明白不過的事。

廠長看到情況危險，終於開了口。

“總之這是一個重大問題，總經理有話對全體工人們講。……這件事先放着……”

“不！等一下。”

油漆車間的細胞從森本的後面斬釘截鐵地說。“這是用我們自己力量召集起的會。那，那……”

他激動得話在喉頭卡住了。森本接着說下去。

“那末，你們不能隨便……”

他站在總經理和廠長跟前，而且相隔不到三尺面對面地說話，這還是頭一次。他的臉漲得通紅，好幾次弄得不知所措。本來，森本在平時，就是一個在連總經理的臉都難得看到的角落里，像鐵屑一般地勞動着的工人。而且一和總經理見面就感到他是極其尊嚴的。——可是今天給這個“鐵屑”一樣的工人這樣

一說，厂长却沒有办法回答了。

“首先請你們确实答复。”

“先答应我們的要求，以后再談！”

涌集在食堂里的工人們中，不知是誰这样吆喝了一声。对上級用这种口气說話，在这个工厂里是完全罕有的。他們像这样聚集在一起，便無意之中依靠着全体的力量。因此他們毫不在乎地好像在說別人的事。

“馬上在这里就答复似乎有些勉强呵。总得給我一点考虑的时间呀。”

總經理終于开口了。他这种說話的方式和他的一套工作服，乃是“H·S工厂”一向引为夸耀的。

“考虑的时间？这決議是尽情尽理的，还有什么可考虑的呀。”

“可是，我們这方面……”

森本感到必須再頂他一下。

“在这样困难的朝不保夕的时候，像我們这样顧了今天就顧不了明天的工人們已經逼得只有这一个工厂委员会啦，我們至少得死守这个机关。剛才已經有不少工人上台講了話，假如这个要求通不过，全体工人不惜發动罢工也要爭取實現的。当然，我們并不希望罢工。……”

罢工！在“目前”这是總經理和厂长怎样也受不了的。堪察加六千五百万只罐子的訂貨怎么办？……

“……………”

职工們都屏住了呼吸。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森本也必須先下手为强。

“当然，还有‘金菱’的事，我們也要和總經理商量商量。……”

總經理突然抬起頭來。森本不由地笑了一笑，但他立刻毫不留情地追逼下去。

“但是這一切問題也要等廠方接受了要求書，把章程明確地修改以後，大家互相才可以商量。……否則我們這方面就太可憐了。”

“……………”

總經理在好久好久以前，就打下主意充分利用這個“工人大會”為自己服務。他的想法是使全體職工作出擁護自己的決議，反對“金菱”另派新的總經理。又讓職工各自捐錢，組織一個工人和職員的“上京委員”會，到東京遍訪有關方面，進行運動。——特別這次事情並不是只關係到他一個人，這一點對他是很有利的。你們瞧，不是鬧到了連工人們都自發地舉行集會的地步嗎？因此，當總經理聽到工長報告說工人在開會時，他不但不像他們那麼慌張起來，反而浮上了會心的微笑。這麼意氣用事是不会有好結果的，他說了。不然的話，他就打電話叫警察好了。他不是沒有這麼辦嗎？——可是此刻，總經理清清楚楚地明白自己是完全打錯了算盤了，他想不到工人們會來這樣一手。他們後面一定有人！可是，難道“Y市的福特”就這樣脆弱嗎？工人真是些莫名其妙的傢伙！那麼，這回真上了當了，現在已經來不及了……

“那末，兩三天里……。”

總經理自己也感到軟弱得可憐。

“兩三天？可是‘金菱’能等我們兩三天嗎？”

“……………”

森本拿出了勝敗在此一舉的“殺手鐮”來了！

“……………”

五百個工人豎起了耳朵只等總經理的一句話。站在總經理

这一边、認為参加这个会参加錯了的工人們到了現在也和大家一样等待着。現在，五百个工人都合成一个呼吸了。

“……………”

站在最后面的不知是誰，脚跟落了地，“啪”的响了一声。

“明天下班以前……。”

工人們像波濤一样哄起来。一下，响起了像把食堂抬起来的轟轟隆隆的响声，工人們高呼“万岁！”

从人丛的肩膀看过去，森本覺得他看見了阿君一眼。阿君滿眼含着泪水，一手紧紧握住胸口正在向他看。

## 二十一

河田等得發急了吧？河田在那“二楼”一定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等着的吧！——可是森本不知道今天这一个大胜仗，究竟應該怎样告訴他？打哪兒說起？阿君也是一样。

两人向河田报告情况，决定了总經理怎样回答就怎样对付的对策后，又得馬上回去，到一个同志家里去赴××会。他們每次到“二楼”去时，都要先在門口走过两次，看看情况。——現在，两人在馬路对面的黑暗角落里一边走着一边朝二楼張望。电灯亮着，但沒有人影。楼下洋貨店里，熟識的老板娘在賬台上坐着看街——她似乎已發覺他們，臉摆动了一下。

老板娘仿佛在驅散眼跟前的烟似地把手揮了一揮。这就是“別来，別来，”的暗号。

“怪哩！”

他們不敢站住，只得走了过去。两人走了一段重又折回到

原处来。他們得注意着四周的情况。

“我說，阿君，你装着到店里去买点手紙看看！”

“好。真怪啦，照理这地方决不会被發現的！”

阿君小跑着走进灯光明亮的洋貨店。森本在稍远一点的空地上墙边等着她。

过了一忽兒，他看見阿君从店里走出来。

“怎么样？”

“好像出了事啦！”

阿君喘着气。

“老板娘不敢出声講話，看样子好像里边有人守着哩，她找錢給我的时候，推了我一把，意思叫我快走，快走。”

一陣冷气穿过他的背脊。假如是在白天，阿君也許就看出他的臉蒼白得跟泥土一样了。此刻他簡直不像打敗总經理的森本。

“唔，怎么回事呢，也許是罢工的事吧。”他的舌头不知不觉地發起粘来。

“不管怎么回事，这一带很危險。”

他們繞过光亮的大馬路，到开会的伙伴家去轉了一下。两人怕他們担心，也不提剛才的事。屋子里已經有两三个人来了，大家都很兴奋，精神百倍地叫嚷着。他忽然担心起自己的家，喉头立刻發干，一連两次跑到厨房里去喝水。

他說了一声等会再来就出去了。

“你脸色很坏哩，現在是紧要关头，要当心啊！”

伙伴关切地对他说。

阿君也一塊兒走了出来。他跟平时完全不一样，一句話也不說，只是直往前走。

“我覺得鈴木很怪！”



阿君不知在想些什么，突然这样說。好像老是不說話地走着，实在受不了似的。

“那个人尽說些怪話。……什么你跟河田亲过嘴，跟我也亲一个嘛！……一喝醉了酒，眼睛就楞。再說，我真討厭他。他好像起了什么誤会啦。我这个人很容易受誤会的，他說……我呢，自从干着这个工作以后，过去那些無聊的事都决然停止了。首先，我已經沒有那种心啦，真奇怪。还有，你說阿芳想的人是誰，是河田呀。可是她自己还没有对河田說……。”

他突然吃了一惊，慌張得連他自己也感到奇怪。可是这件事果然是真的嗎？这样說来，河田也曾經說过！他有一个生活極端困难的可怜女人，是他唯一的女人。

“不光是鈴木，男人嘛……。”

阿君說着又像平时一样淘气地噗哧一声笑了。

“只有你，跟別人有些不同……。”

“那是……”

森本自己也不知道是哪一股子勁，滑出了這句話。可是他覺得現在再不說，那就永远也别想說了。这回他非常严肃地低声說：“是因为我真正爱着……阿君呀！”

“哎呀，真可笑，这是什么話呀，你这人！”森本剛一說完，馬上就想到阿君会不会这样說，会不会放声大笑，会不会以她那爽朗明快、毫無顧虑的笑声把他这一句自己也覺得有点肉麻的話一扫而去，他的臉立刻漲得通紅。——可是，阿君却沉默着一声不响。两人就此不再交談，很别扭地往前走去。

来到桥上时，他記起了一件事。——他讓阿君先走，自己把衣服口袋全部檢查一遍。在里边口袋里檢出薄薄一本折成四折的小册子，折过的地方已經破烂了。这是从河田那兒拿来的必

須燒掉的文件。他把它撕成極小極小的碎片丟到河里。碎紙片在黑暗中現出很清楚的白色，飄飄蕩蕩地落到一片死水的河面上。他隔一会丟一點，分作好幾次丟下去——丟着丟着，他感到心里安定下來了。

阿君靠在櫥窗的厚玻璃跟前等着他。他仍然什麼話也沒有說。

到了分別的地方，兩人停下腳步來。這時，森本第一次握住了阿君的手。

“打起精神來！再加一把勁，加勁干！用我們自己的力量也可以使‘Y市的福特’停止轉動的。”

阿君低着頭，也不看他的臉，也用力握他的手。

森本剛一推開家門，就吃了一驚。他雖然什麼也沒有看見，可是在這樣時候，他們是有一種像閃電一般的直感的。——咯的一聲紙門拉開了。兩個陌生的便衣警察站在那裡。他想：糟了。這經驗他還是第一次。——可是到了這樣危險的關頭，他却奇怪地心里一點也不着慌。

“是哪一位？”

“哼！”

便衣警察的臉皮嘲弄地歪了一下。

“署里來的。”

他默默地走進屋子，父親不在，大概還沒有回來。

“啊！啊！你——”

母親吓得面如土色坐在一旁。可憐的母親大概在他們等待着的時候還給他沏了茶的，桌上還放着一盤“南部薄脆”和兩只茶碗。他一看見這些東西，心里像刀刺了似的，對再也說不出話

来的母亲說：

“媽媽：沒有什麼，馬上就會回來的！”

便衣警察把他的衣上的口袋全部搜查一遍。家里也全都給搜查了，東西弄得亂七八糟。

矮胖胖的那個便衣警察在土間里系着鞋帶，一邊說：

“沒想到這種地方也有。”

從警察的話當中，他聽出了這裡是出他們意料外的。過去，他一直信守着河田的指示，一次也沒有讓他們知道他在幹這個事。難道是河田說的嗎？這絕對不可能。那末，一定有什麼原因。

母親一直坐在那裡，他覺得自己要再說些什麼，她就會哭了出來。

“我去走一趟！”

他就這樣被帶走了……。

## 二十二

他第一次被關進這臭氣沖天的拘留所，怎麼也睡不着。這是一間獨身監房。

他在混濁的空氣里背靠着板壁坐着。——各種各樣的想法一個接着一個從他腦海中溜過。但奇怪的是他並不感到恐怖，只是頭腦越來越清醒。

天快亮了，但還是黑沉沉的。他也斷斷續續地睡了一會，覺得好像夢見了阿君。身上一陣曉寒，他把下頰貼着前胸，弓着背。

篤、篤、篤……篤……。

他清醒着的耳朵，聽見不知從哪兒傳來的這個响声。可是豎起耳朵一听，聲音又中斷了。他屏住了呼吸、耳朵嗡嗡發响，一切東西都凍住了。

篤、篤、篤、……篤……。

他把耳朵貼在板壁上。——聲音是從隔壁來的，可是分不清是什麼聲音。他本能地小心張望着外面，然後，捏起拳頭從這邊板壁也‘篤’、‘篤’、‘篤’敲了三下。——那邊的聲音停止了。這樣敲行嗎？他心里突然一怔。暫時間，兩方面都沉默着。

篤、篤、篤……

對方又敲起來。這次敲的地方跟剛才不一樣。他向着响声的地方走去。從那里漏進來一絲亮光。原來，拘留所里經常都有這樣情況，以前關進來的人每一個都把板縫打開一點，那地方的木板已經剝掉一小塊，開出了一個洞了。——更好的是這個洞口從外面看進去，正好在盡里边。他下了決心，在同一地方篤篤敲了兩下。

從洞口傳來低微的聲音！

他把身子慢慢地往下滑，讓耳朵剛好貼住那個洞口。

“你……”

聲音聽不清楚。他把耳朵的位置換了好幾次。

“你是誰？……”

“是誰？”——可是對方又是誰呢？他把嘴巴貼住洞口。

“你是誰？”他問，接着又換過耳朵貼住。對方似乎沈默了，接着用稍大的聲音重復了一遍：

“你是誰？”

呀！這不是河田的聲音嗎？他的血立刻沸騰起來。他小心地張望一下獄門外面，然後又貼着嘴說：

“是河田嗎？”

对方似乎吃了一惊。

“你是誰？”

“森！”

“是阿森嗎？”

对方听懂了，他全身的神經都集中到耳朵上。

“身……”

“身？”

“身体好嗎？”

“啊！好！好！”

“……”

对方說些什么，听不懂。

“听不清楚，声音大些。”

“工——……”

“工厂，唔。”

“沒問題吧！”

“唔，进行得很順利。”

“以后……”

“以后嗎？”

“怎么样了？”

“沒問題。”

“那末……”

“怎么？”

“不要泄气。”

“嗯！”

“永远……”



“永远？”

“对！永远鼓起精神……”

“懂了！”

虽然在这样不自由的谈话中，他也感到河田仍跟平时一样，心头一阵热，喉嚨嘶哑了。

“誰……”

“嗯。”

“伙伴……”

“火盘……”他拚命把耳朵贴近。

“不，伙伴。”

“喔，伙伴。”

“叛……”

“盼……”

河田的话听不清楚，可是他突然一怔。

“叛变了？”他不由地高声说起来。

“真的吗？”

“真的。”

他在不知不觉中捏紧了的手，掌心里直冒汗。

“不应？”

“唔，不应。”

“不应该被……”

“什么？什么？”

“不应该被发觉的事都被……”

“不应该被发觉……”

“都被……”

“都被……”

“發覺了!”

“……”

“事件……”

“事件? ……唔。”

“事件……”

“唔,懂了!”

“是×××××××!”

“果然是他!”

果然是他嗎? 他心里像給絞着似的十分痛苦。

“到……”

“嗯?”

“到底……。”

“嗯。”

“堅持到底!”

“懂了。”

“那個……”

這時走廊下好像有一陣皮鞋聲響,他吓了一跳,跳起身來。

果然是皮鞋聲,對面那一頭好像突然發生了什麼騷動。

原來鈴木也被警察掩人耳目地抓了進來,但却在拘留所里享受特別待遇。此刻在天亮時候給巡邏警察發現他上吊自殺了。

第二天,“H·S 工廠”工人們按照預定的計劃,取得了“工廠委員會”自主化。即使在總經理的承諾中也還含得有下一步的鬼計,但总算爭取到手了。可是下一步,那就是真正不折不扣的鬥爭,為了先作準備,得把基礎堅固起來——這是森本給他們留下的任務。

在阿君看来，那夜把她和森本結合起来的第一次握手，簡直是两人的訣別，这末一想，她心里十分难受。——可是，她懂得在他回来以前自己应该做的工作。

阿君回到厂里，把这些事告诉了阿芳。阿芳擦了擦眼睛。

“別哭！別哭呀！”

阿君把手搭在她瘦削的肩上。阿芳正在想着河田。

春快来了。像粗糖一般的雪在脚底下嚓啦嚓啦地响。

1930, 2, 24.



# 組 織 者



本篇原名“オルグ”，为“工厂細胞”的續篇，發表于1931年“改造”杂志五月号，譯文根据1953年青木文庫本譯出。

娶个老婆啊——

既要有才，

又要眉清目秀呵……。

“怎么啦？这家伙真烦死人啦！”

眉清目秀啊，

又多情。

“君丫头倒是眉清目秀——”

“对！就是没有情！”

阿君真想在他那张臭泥巴气的土豆脸上，狠狠地打一巴掌。

这个和阿君在一起干装箱活的信公，是T街一带极其有名的恶少年，他自夸是搞女人的能手。自从森本被捕以后，老是跟阿君纠缠不清。

“阿森是共产党呀，可不是那么容易就回来的罗！”

阿君一骨碌转过身来——也不说话，狠狠地盯住他望。

“别这么凶神恶煞的，——越凶越可爱哩。是吗！”

阿君气得想哭。

这不但是信公是这样。自从警察局通知了公司，公司把森本离厂的“真相”布告出来以后，厂里的工人们的态度突然一下

子就变了。

对方是警察局，而且他又是共产党！工人们对于共产党的知识只有这么一点：不知是哪一天在报上看见的记载，旁边还有一张相貌不太好看的大汉的照片。因此，一想到跟自己每天一起干活的伙伴里竟有这样可怕的人，大家马上就害怕起来了。

他们和过去跟森本接近的工人，以及用“工厂大会”的力量争取得到自主的工厂委员会的成员们偷着偷着地疏远起来。大家都在后悔为什么要干出像“工厂大会”那样荒唐的事呀。

女工方面，最受气的是阿君。除了信公以外，还有两三个人知道阿君和森本的事。

这样，核心分子一个个都渐渐很明显地从一般职工里浮现到表面来。——阿君她们心里只是干着急。以前那么和颜悦色、跳跳蹦蹦、喜欢喝汽水的阿君，此刻瘦得颧骨突出着，性情也变得很暴躁了。

“共产党也吧，五年出不来也吧，十年出不来也吧，你打算怎样！？”阿君用男子似的声音说。

信公脸上露出惊愕的神色，说：

“嘿！还想着他哩！”

中午休息的汽笛响过后，阿君约了阿芳登上货栈的屋顶上。一到初春的季节，这儿向着太阳，晒得暖洋洋的，工人们都顺着螺旋形的楼梯登上了屋顶。

修理部和钳工车间的工人，罐头油漆车间的男工和女工，三四个人一堆都在这儿晒太阳。——不时从那些人堆里传出哄笑声。

车床工阿山从口袋里掏出一只沾满油污的橡皮球，用粉笔

在屋頂的水門汀地上划了一道白綫。

“阿山，我也來一個。”

“別瞧我這樣，還會發快球哩！”

兩個人一邊，以白綫為界，開始打起用手拍的“網球”來。

只聽見“啪，啪”地一聲聲遲鈍的聲音。

“一二！”

阿君和阿芳離開了眾人。

“一輛，二輛，三輛，——四輛——五輛，瞧！五輛汽車停在辦公處門前。”

阿芳倚着牆伸出頭，往下面大路上一看，——心里發慌，不由地用手遮住了眼睛。路對過平場場的辦公處就在自己的眼跟前。在那里進進出出的人一個個都像小小的玩具人。

“噯！阿君，我們那里的工長說——”

阿芳往後面張望了一下，臉湊近阿君。

“自從那事件發生以後，每天好像都有警察到辦公處來！”

阿芳把下巴朝那面一動。

“瞧那些汽車，我覺得……有點奇怪！”

“H·S制罐公司”被金菱銀行合併為“金菱制罐公司”後，這兩三天來，每天都有各種顏色、不同車樣的汽車鳴着警笛，在廠里進進出出，好像是故意炫耀給工人看似的。自從森本的事情發生以後，大家都風傳着警察這樣每天都來，一直走進總經理室去，並不是為了合併的事，而是別有問題。單是這一風聲，已經夠使大家害怕了。——不管怎麼說，共產黨已潛入了工廠呀！

“可是……難道除了森本以外還有別的人么？”阿君懷疑地問。

“這個嗎……”

阿芳的臉色陰暗下來，仿佛自言自語地說，然后把聲音放低了一些。

“我总觉得这回的事兒还没有完呢，真伤脑筋……”

“真会这样嗎？”

阿君的語气仿佛在說这样垂头丧气是不行的。

“我总觉得是这样。……我們在厂里剛弄得有点像样子，現在怕又要垮了。”

“胡扯！”

阿君馬上触了一下阿芳的肩膀。

“我們只要說这样的话，阿芳，这就是叛变！在河田和阿森被捕的晚上，我們俩不是起过誓嗎？——不成，快别这样！”

阿君挽住阿芳的胳膊。

“打起精神来！懂嗎？”

“嗯，这我懂得……”

阿芳抬起头来。

打“网球”周圍已經圍了一圈人，各自向打球的人乱叫乱喊。

上班的汽笛响了。阿君跟在阿芳的后面从螺旋形的楼梯走下来。

阿君剛才虽然鼓励了阿芳，但自己也和阿芳一样，感到有些不安，这心情怎样也压不下去。

“你是吉本嗎？——吉本喜一郎。”

这是中午休息后上班剛一个鐘头的事。

吉本正把大張的馬口鉄板裝上手推車，后面有人拍他的肩膀。他回过头来一看，跟前站着一表堂堂的厂长和一个留着一



小撮小鬍子、穿西服的陌生人。他自己也不知怎的，臉一下就变了顏色。——小鬍子微微一笑，歪了一下嘴角。

“到办公处来一趟。”

厂长似乎很抱歉似地說。这时他的手頸已被那个穿西服的抓住了。他本能地摔开了对方的手。

“你想反抗嗎？混蛋！”

“不，不，吉本不是这样的人。”厂长的臉显得很尷尬。

“这样的家伙！”

小胡子使勁把吉本的胳膊扭到身后。

他沒有防备，向前一扑，臉撞在装着馬口鉄板的手推車上。就这样半躺着地被捆了起来。

大伙都愣住了。——只是站在一旁看着。

被带到办公处的吉本，臉孔鉄青。鼻血从嘴边流下来，一直流到下頰。

他是自主化的“工厂委员会”的委員，森本曾把他当作“細胞”的發展对象。

过了十分鐘，修理部和鉗工車間的两个熟練的五金工人也被带走了。这两个地方都是森本工作过的地方。

制罐車間除了吉本以外还带走了一个人。油漆車間也带走了一个人。

奇怪的是这些人全都是“工厂委員”，都是森本的伙伴。

他們被带到办公处以后，立刻送上等在那兒的警察局的汽車。阿君听到这个消息，自己也覺得臉上頓時失了血色，手不由地搭在桌上。万一……

“怎么回事呀？”

其他工人怯生生地带着巴結的口吻問工长。

“不知道。——据說是共产党哩……”

“嘿！共产党，那么还有呀！”

这家伙瞅着工长的臉色，随声附和。——好像說，我可不是那种危險分子。

“我只当共产党都是吃娘飯穿爷衣胡乱搞的学生和工会里的人。”

“真吓人！这些人好像都是挺守本分的！真不能麻痹！”

这一来，工人们都說起“共产党”的坏話来。

——第二天，办公处的杂役来找阿君了。

果然来了，阿君想。她故作鎮靜地用手撫了一下头髮，推开总經理室的門。

总經理旁边坐着两个人，阿君一看便知道是便衣警察。这两个家伙眼睛骨溜溜地盯住推門进来的阿君。然后凑近臉說了两三句話，毫無忌憚地笑起来。

“怎么样，还想着你那可爱的森本嗎？”

“哈、哈、哈……”

便衣警察歪着嘴角上的皺紋，放声大笑。椅子給搖得格格地响。

阿君一句話也不說，咬着嘴唇。心里想：这些事他們怎么会知道的？

“我想用不着再說明了。怎么样？……”

总經理一手撥弄着攤开在桌子上的紙角說：

“警察方面特別对你寬大……只是在这样情况下，公司只好請你离职……怎么样？”

“噯，阿君什么的，这里像你这样交好运的人再沒有啦，你懂点恩，好好听話吧。不然，我們就把你带走。”

總經理有些難為情似地把剛才撥弄的那張紙推到阿君面前。

退職令！

阿君拿了這張紙走出總經理室。——心里想：他們什么都知道了。

森本在拘留所里全都說出來了！

森本！

阿君感到膝蓋出奇地發軟，迷迷糊糊地想在那里坐下來。

自己全心全意“愛着的人”，而且又是比誰都信賴的“同志”却出賣了自己的伙伴。這該怎麼辦？自己怎能有臉去見別人呢？

阿君走到通往洗臉間的那條昏暗的過道里，把身體藏在高高地堆着的箱子和箱子的中間，抽動着肩膀哭了很久一會。

金菱公司的新董事們，利用森本的共產黨事件，很巧妙地 and 警察局勾結在一起，先把關在拘留所里的森本馴服，然後任何事情都給戴上“共產黨”的帽子，使得工人們不敢說話，再把已經拿到自己手里的“工廠委員會”的核心分子送進警察局。——因此，巧猾的“裁員”，就在工人們毫無動搖之下輕而易舉地進行了！

## 二

H地方的“組織者”河田被捕了，“H·S 制罐工廠”的森本被捕了。在“老源”下面工作的青年同志們由於捏造的共產黨事件

的影响，也陆陆续续地被抓了去。“老源”为了想当市议会議員，把工会出卖給大山派，这些青年同志就表面上作为“革命的对派”，在他那里作地下工作。

河田經過半年苦心經營，虽然只是一个形式，总算好容易把“五金”、“印刷”、“橡胶”等“工厂代表會議”組成了。这些青年同志便是各代表會議的成員；作为所屬工厂的分会會員，又是建立全国性統一的产业工会的基础。——然而就是他們，一天一个一天两个地絡續被“带”走了。

在这个風暴中，只有石川很巧妙地隱蔽起来。

星期一晚上，阿芳从工厂回到家里，桌上放着一張阿君用鉛笔写的字条，說有要事相商請速来。阿芳急急忙忙吃完晚飯便往外走。剛一出去，迎面碰到一个推着自行車，看来像个杂货鋪的跑街，跟她搭腔。

“您好！”

阿芳出乎意外，吃了一惊，沒有答話。

“这一带……”杂货鋪的跑街慢吞吞地說，一边伸着头从阿芳的肩膀上往屋子里張望。

“这一带，有个山田先生的家，您知道在哪兒？”

“这……”

阿芳一怔，心里想这家伙說不定是个特务。这时候就到阿君家里去很不合适。

她站住了，心里为难地盘算着。

“你是阿芳吧？”

就在这时候，杂货鋪的跑街完全換了另一种声調突然說。

阿芳吓得說不出話，倒退了两三步。

“我是石川呀！”

这回他的声音放得很低，然后抿紧嘴笑起来。

石川！她只见过一面，但一点兒也沒錯，确确实实是石川！

“啊！好極了！好得很！我們大家都想你总有一天会要来的，都等着呢。”

“嗯。”

阿芳又說現在要到阿君家去，石川想了一下：

“我很想跟阿君見見面，——可是你們哪一家安全些？”

“阿君給工厂当着警察面前开除了。还是我这兒安全，我去找阿君来。”

“对！还是这样好，那末我在这兒等。”

二人折回家里，登上暗黑的楼梯，石川因为不習慣，两只手摸着梯子，跟在后面一段段摸上去。

“石川，你真有本事！”

一到亮的地方，阿芳瞧見石川的臉完全变了样，吃了一惊。

“唔，这是性命攸关呀！”

石川摸弄着下頰，毫不在乎地笑了。

阿芳又順着楼梯走下去。他在背后說：“路上当心！不要被人釘上了。”

約摸过了二十分鐘，后門打开了，楼梯軋軋作响，两人走上楼来。

“哎呀，很久不見啦！”

阿君站在門口，不由地大声說起来，又急忙掩住自己的嘴。

“多久不見了，你好嗎？”

石川已經脫掉了短褂子，正讀着一本薄薄的書。

“我很好。你来得巧極了，河田来了一个报告。”

阿君从一圈一圈卷在头上的黑髮里，拿出一張折叠得很小



的紙片。

“报告？”

石川接过了紙片，走到电灯光底下。

这是一个肮脏男子交给阿君的。这人因为吃白食被抓了去，和河田关在一个拘留所里，河田托他带了出来。

“这确是河田托的吗？”

信是用拘留所里的粗黑的手紙，拿铅笔芯写的。石川虽然熟悉河田笔迹，一下子也認不出来。

十八日从Y署轉到A署。镇压的风暴虽然很厉害，但是我们更坚强。我很好，请放心。

我是在加俱良坂被捕的。离約好的联络時間前五分鐘，完全出乎意料之外被特务包圍了。

这个時間和地点，只有鈴木知道。

在审問当中，已完全明白鈴木是个特务。

在这陣营混乱的时期，千万要防备特务打进来。

一定要抬起头来同反动化的工会联合会作斗争。

立即和各工厂恢复联系。“H·S”方面，住在T街的阿芳是安全的。

“东X赛璐珞工厂”有T街的今川，假如他已被捕，还有T街三号的西澤。“金山紡織工厂”有S街903号的須田，这人諒你已知道。

“东洋橡胶厂”有T街51号的筑土。

托带此信的人可以放心。好吧，就写到这兒为止。以为我在这兒受苦，那就大錯了，無产階級不論到哪兒都是愉快的。

未来是屬於我們的！紧握你的手，紧紧地。

也許十年不能和你們見面。注意你們的健康。

从門縫中吹进来的風把电灯吹得搖搖晃晃。三个人的影子从鋪席伸到紙拉門上，又縮了回来。

阿君把這張紙條凝視了許久，無意識地不止一次用手把挂到臉上的頭髮擽上去。阿芳的眼睛早就被泪水潤湿了。

“也許十年不能和你們見面……啊！”

阿芳小聲地把最後這幾個字好像在念給自己聽。突然一下子，她伏在攤着河田那封信的桌上大哭起來。

阿芳是愛着河田的。

“啊，要是我的話！”

但她馬上把亮晃晃的淚臉抬了起來。

“現在不是哭的時候，對嗎？”

石川把報告上寫的聯系的地址在嘴里反復念了兩三遍。

“已經記住了吧！”阿芳把報告拿去丟在火鉢里。紙被眼淚潤湿過的地方圓圓地留下一塊，向四周燒開了。三個人凝視着，一陣沉默。

聯系恢復了。大家一起商議，決定以石川為中心，立即重建和加強“全協<sup>①</sup>日本金屬工會”Y地區“金菱制罐工廠”分會。

### 三

受了河田事件的累，被警察抓去的O工會聯合會執行委員長“源鬍子”回來了。

老源出身是新潟縣的農民，後來到北海道夕張當過礦工。曾經因為組織礦工工會，幾乎把命送掉，才來到Y市，五年來干的都是工會工作。

老源沒有什麼理論，只是性格上像工人一般的豪放，具有

---

<sup>①</sup> 全協——日本工會全國協議會的簡稱。

“很大”的魅力。工会会员和码头工人都喜欢他。从为人来说，连河田也很喜欢他。老源在“三·一五”事件时也被抓进去过。以后的几次逮捕中，会员中如果有人被抓，他一定也跟着被抓去关上二十九天<sup>①</sup>。每抓一次，就眼看着自己培养起来的工会一块一块地垮掉。

今年四十三岁的老源把这些事认为是青年们的“策动”。在他看来，工会组织刚好普及到工人群众去时，这些人一下又把它搞垮了。

“我不知道对河田他们说过多少遍，不要重踏‘三·一五’同志们的复辙了。——我干了多少年，很明白河田一步步走上了共产党的失败的路。”

工会会员知道老源被放回来之后，很多人都去拜访他。每次摆出酒来，老源喝得差不多的时候就说：

“群众都害怕共产党！”

其中有一个工会的常务委员，虽然是河田的前辈，但一直被河田压得抬不起头，这时就大声说：

“我本来并不反对共产党。最后是要走上这条路的。但是现在百分之九十九的日本工人还没有到理解这个口号，把它消化成自己东西的程度呀。”

“说的对！”

“就是么！”

“可是河田对这个问题怎样说呢。他说正因为这，我们才拼命工作，使工人们一步一步达到那个程度，使他们理解。他说把工人永远停滞在一个地方，那是错误的，说这是尾巴主义，停顿

---

<sup>①</sup> 見本卷第 29 頁注。

主义……”

“这是甚么話呀，簡直是迎合学生的左傾風头主义嘛。”

插嘴进來說這話的大西，过去从来没有参加过工会的集会；他是从河田被捕那天起才到工会来的。

老源拉着絡腮鬍子繼續說：

“河田就反咬了我一口。他說說这种話的老源，自己还不知道是在进行叛徒行动，是在群众与先鋒队之間制造分裂，是在使群众脱离先鋒队！嘿！真是的！”

老源的老婆忙忙碌碌地在厨房和客間来来去去，用向来沒有的和顏悅色，向大家劝酒。

她認為：自己的丈夫常常被抓进去，都是因为河田他們这帮人，什么也不知道，偏要在工会里乱攪。

“像河田那样的后生小輩，是不懂得这些事情的。”

过去曾經在三百尺地下推过煤炭車的老源的老婆，从厨房透过紙門大声說。

天一黑，从厂里回来的工人絡絡續續来到老源的家里。这些人都是对河田这一批年輕人抱有反感的。

六張鋪席寬的客間里八个人挤滿了。

香烟的烟味和酒腥味迎面扑来。喝得差不多的老源滿臉通紅，衬着鬍子，跟鍾馗一样。

“老源为人太好了。”

“你假如不把工会慢慢地搞起来，这許多工人都去依靠誰呀。”

另一个馬面的工人敲着空飯盒，送了一杯酒給老源。

“所以說日本工人的組織率是世界上最低的呀——本来嘛，工会應該是我們工人温暖的俱乐部。”

“呐，老源，这回大家真要挽紧膀子，好好干啦，像细菌那样的害人精一个也不让他进来。”

“对！”

“赞成！”

“今天秋天很重要，各位！”

“那还用说！”

原来秋天的市议会議員选举，老源准备以“工会联合会”为地盘，出来竞选。

靠近門口一塊窄小地方，坐着一个年輕的工人，头上歪歪戴頂油漬斑斑、不成样兒的鴨舌帽子，嘴上抽着“蝙蝠牌”香烟，只顧对着坐在前面工人的寬闊肩膀噴烟，一直什么話也沒有說，只是听着大家說話。过去他替工会散过傳单，当过聯絡員。因为个兒小，很討人喜欢。等到那些人都發揮完了快走的时候，这小伙子是第三个离开那里。走时他对老源說：

“那么，老源，打起精神干吧！”

一走到外面，这个年輕的工人就把半片臉埋在小學生穿的黑斗蓬里，跟大伙分开，在黑暗里向另一个方向急急促促地走了。他約摸走了半小时，来到离老源的家里六七里路的一家小房子門口。他用指头很留意地敲了敲門。

“唔！”

里面有人答应，开了門。

“是北山嗎？”

“唔。”

“辛苦了。”

出来開門的是石川。

“怎么样？”



“果然不出所料！”

“唔，是嗎？”

青年工人一閃身走進屋內——門關上了。

#### 四

河田留在各工廠里的同志，自從接到他從拘留所寄出的報告後，迅速恢復了聯繫。

正如報告上所說的，工會聯合會果然不出所料正在日益反動化。可是現在，石川對它已採取了辦法。不過同“上級的聯繫”怎麼也沒法接上。

——戰綫被搞亂以後，怕的已經不是那些中途當了叛徒的特務，而是真正的特務最容易混進來。因此，對於“上級的聯繫”，必須經過許多次調查，幾次三番的懷疑。

河田的“直屬”上級，是一個叫佐山的黨員。據說在河田他們被捕兩天之前，也遇上特務，在一家咖啡館的聯絡地點被捕了。被捕時有二十個武裝特務包圍了他，佐山也拔出手槍應戰，終於腳被打中，被抓了進去。

和他在一起的另一個同志廣田，聽說突破了特務的包圍逃走了。這個黨員在學生時代是賽跑選手，跑得快。這件事是“第二無產者新聞”的同志S告訴石川的，他說到這裡笑將起來。

“無產階級的體育，無產階級的武術，今後也不能輕視哩！”

關於以後的聯繫，就由這位S同志來辦。

第一次，石川在一家電影院門口等候。他去了幾分鐘，站在門口看廣告畫。突然間，離他約十來公尺的地方發生了格鬥。

“打架了！打架了！”

“怎么回事？”

馬上七八个人走近去。

“是扒手吧？”

石川若無其事地在人丛中瞧熱鬧。仔細一看，那个被揍倒的人穿的服装和手里拿的东西，原来就是自己約会的同志！

真險！他心里想。

他翻过身来，轉到另一条街去，搭上一輛出租汽車逃走了。

他想第二次去的时候更得特別小心。

那天，石川盘算着坐不坐電車去。坐電車就得在上車下車时多加警惕。他想还是坐汽車最好。可是老是坐汽車，口袋里还没有那么多錢。

——結果他还是站在离电車站很远的地方，一面注意周圍的情形，等到電車剛一开动他才跳上車去。他換了服装，还戴了一副平光眼睛，自己自信很有把握。

他站在車門口先往里看，没有什么怪家伙。可是他自己还是很当心，沒有到里边去。

他下了電車，为了在約定時間以前把飯吃好，就走进了車站附近的一家小小的西餐館。

他吃好了飯，悠然自在地吸着“蝙蝠牌”香烟。

这时候，他忽然想起了“最后的風景”——这句好像小說或电影的陈腐标题似的话，原来是他假充內行創造出来的，其中也有个理由——此刻，他們的活動已被打入地下了。拿普通出外的人來說，也可能有这种情况，可是像他們出去“工作”的时候，路上所看到的，听到的每一个景色，也許就是永远再也不能見到的“最后的風景”。——此刻他津津有味地吃着牛肉飯，但这也

許是最后一次。吃过飯后，他又深深吸着“蝙蝠牌”香烟，一直吸进胸口里，但这也許是最后一支烟。此刻从电車中看着路上的景色，回去的时候也許是坐在警备車里看。……一样是搞运动，但和大山他們的又多么的不同呀。

——而且，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运动又必須深入到群众中去。

最后的風景！

他看了一下表，离开了飯店。

穿过車站路，那边就是N街。石川按照約定，在七点正从路旁的地藏庙向N街走去，用普通的速度走一个鐘头。石川的服装是棕色大衣，左手提着書包的一端，手指吊在打結的地方。对方戴金絲边眼鏡，也穿棕色大衣，也用同样方法拿着包袱。他的人相也預先打听得很詳細。

因为上次已經發生过事情，这回他在褲子的屁股袋里装好武器，以防万一。

天空上暗云低垂，像要下雨的样子。他想这样反而很好。

街尽头沒有房子的地方，长着一些杉树，陰暗暗的。他在那里站了一会兒，前前后后环顧了約五分鐘光景，沒有人釘着。

再过去一段就是地藏庙了。

N街是近郊农民的交通要道，农人們一清早就点着灯笼，赶着滿載蔬菜的馬車喀噠喀噠地进城来。因此，此刻行人很少。——他左手吊着書包，走了三十分鐘，路上沒有遇到过一个人。他又听着自己心跳声再往前走。从野外吹来的輕風拂过他的面頰。

沒走多远就来到了两条岔路面前了。他沒有听說这兒还有岔路，站下来躊躇着。

他分不出这两条岔路到底哪一条是小路。他没有办法，只得用脚步量一下这两条路的宽度，来回走了两次，然后往宽的那条路走去。——这回又走了十五分钟，没有走出N街，却来在一所监狱的高大围墙面前。他想，哪有这样的事！这可糟了，马上又折回来。

回到岔路口时，刚好过了一个钟头。还是走另一条岔路试试呢，还是再回到车站路去？他想了一下，觉得还是回到车站路去为妙，这样他又走了回来。

此刻，街上有几个行人了。

刚走近车站路，突然有人拍拍他的肩头，他吓了一跳站住了。

背后，一个男子向他笑着。——棕色的大衣，金丝边的眼镜，白皙的长脸，膈肢下夹着一只书包……。

石川很快看清楚这一切。

“你走N街来的？”

说着他用手指了一指。

他点点头。

“……你是村越吗？”

在这种场合，他用村越这个名字。

“对！”

“我是K！”

他握住了石川的手。

二人从这里又返回去。一边走，一边K同志就从石川那里听取了详细的情况报告。然后谈了联络的方法，报告的写法，联络员的注意事项以及组织工作的方针等。

他特别谈到了当前的具体问题。

一、把組織者派遣到“金菱制罐工厂”及其他优良的大工厂去，尽可能發展“全协”的分会會員，建立产业工会的牢固的基础。

二、把干零活的組織者派到“工会联合会”去，掀起革命的反对派的运动。

三、作为党組的一員，石川不但在全协內領導 Y 地方的整个运动，而且要独立地竭尽全力重建現在几乎已經消声匿迹的“工厂細胞”。

以上这三条，石川完全表示同意。

对方把重要的事情談完，就說要在岔路口上跟石川告別。

两人默默地走了一会兒。

“目前运动的中心非常薄弱。中央机关只剩下三四个人，因此党几乎不能展开独立的活动。”

K 同志在黑暗中擦燃火柴点了一只“蝙蝠牌”香烟。

“但也用不着担憂。——我們就因为这，簡直真是不要命地干。……你認為这个运动只是一个国家內的孤立的运动，这种想法是錯誤的。要是这样的话，那不是太孤单了嗎？日本的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是在占世界六分之一的無产阶级国家里。从这样大的方面来着想，我們即使剩下一个人也决不要泄气。”

有人走过来了。他們停止了談話，等人走过去以后，他又补充了一句：“是不是？”

石川正經严肃地听他說。

“現在，日本的統治階級正狂暴地采取恐怖手段。所有显著的同志几乎都被抓走了。你們那兒据說也是如此。可是我們不能忘記反过来的另一面。一方面虽是这样地中心的組織的力量非常薄弱，但另一方面，革命的条件和革命力量在日本的貧农和



工人中已經高漲。稍為進步一點的工人們，至少在精神上是堅決地直接支持‘全協’和黨的。”

說到這里，石川插了一句話，他覺得對方說的盡是對自己有利的好話。

“我們那里發生了這樣的事……”

石川稍為結結巴巴地說。

“河田着手的那個工廠，上次逮捕時，有一個細胞被抓了。資方巴不得有這個機會就把警察帶進工廠里來，他們勾結在一起，把平時視為眼中釘的分子都給戴上共產黨的帽子，開除了七八個人。假如是其他理由，不管什麼理由，工人們一定都會發生動蕩，起來和他們干的，可是一聽是共產黨，大家就害怕起來了……”

對方馬上就接着說下去。

“你說的就是最近墮落為失敗主義者的森本呆過的那個工廠吧？事實雖然跟你說的一樣。可是在這以前，這個工廠有沒有談起過共產黨？連一次也沒有吧！誠然，那里曾經對工廠委員會進行過鬥爭，可是不是一次都沒和共產黨聯繫起來搞嗎？作為黨獨自活動的問題，不是一次都沒有進行強有力的宣傳鼓動嗎？你們責備工人們沒有起來鬥爭，這是徹頭徹尾卑鄙地為自己辯護，對工人是一種最大的侮辱。河田想在工廠里產生讀報的傾向，這是他極大的一個錯誤。工人喜歡讀“H·S新聞”，只不過是讀報而已，並沒有別的效果。”

石川起初有些愕然，可是一面仔細地聽着對方的話，一面也充分開動腦子，終於明白了對方的話結局是個什麼意思。從此又明白了對自己又提出些什麼樣新的要求。話是聽懂了，可這簡直是無比困難的工作。

他清楚地感到落在自己双肩上的担子是很重的。

“懂了。可是我究竟能有多少……”

他虽然这样说，但话里已包含着自已的决心。

“哈，哈，哈，做到死为止吧。”对方说，笑了起来。这句话深深地刻在石川的心上。

他自言自语地叨念说：

“真的……”

又走到了岔路口。

对方止住了脚步，把手掌向前一伸。

“下雨了！”

石川抬起了头，倒冷不热的大雨点从鼻子沿着面颊流下来。

K同志把手表攔到耳边一听，然后拿到眼跟前。

“好吧！就在这里告辞了。”

二人站停脚，约好下次的联络地点和报告的事项。说完以后，对方用力地握住石川的手。

“打起精神干吧！”

“祝你成功！”

对方在黑暗中跨开大步向前走去……。

## 五

“呐，阿君，虽说什么也没有，也得做点好菜呀，劳你驾，来帮我一下忙！”

森本的母亲在厨房里叫阿君。

阿君这时像得了救似地，立刻站起来跑到厨房里去。

——她以为森本会飞也似的問起她进牢后的运动情况。可是森本竟然矢口不談。

阿君今天是抱了很大决心到森本家里来的，可是和森本在一起，簡直是一种不堪忍受的痛苦。

“今天警察找我去，厂长也在那兒，要我馬上給兒子說門亲事，”母亲在厨房里一边忙着，一边說。“警察局里的人說，娶了媳妇就不会到那种危險地方去啦。”

母亲把阿君当作自己兒媳妇似的亲热地說。

“可是一想到阿森出来后，是不是还有危險的朋友来找他，可真担心極了。”

阿君沉默了一陣，說：

“用不着担心，……以后誰也不会来找他了……。”

話剛說完，心里就充滿了快要流出来的伤感。

母亲不懂她的意思，接着說：“要是能这样，就好了！”

傳來森本在客間里的声音：“爸爸已經停止买花草了嗎？……”

父亲的沙哑声音听不很清楚。

“哦，叫您担心了……”

大家圍着飯桌坐下。爱說話的森本拿着筷子，做着手势，談着拘留所里的事情，引得大家發笑。

阿君只是用筷子尖在飯碗里掏弄着。一点兒也吃不下，心里直想，快点把飯吃完了吧！

阿君回去的时候对森本說：

“我有話跟你說……一塊出去走走好不好？”

森本臉上頓時發出了亮光，急忙站起来。

“好吧！好吧！”

阿君懂得他是什么意思，心里感到討厭。

兩人穿過脏而窄的小胡同，走了二十分鐘，誰也沒有說一句話。

“阿君……”

森本仿佛忍不住这样長時間的沉默，便把纏在喉頭里的話說了出來，可是剛一出口又說不下去了。阿君依然低著頭。

“阿君姐完全變了樣啦……”

過了一會，他像自言自語地說。

森本等待著阿君也許會說些什麼，可是阿君一聲也沒響。

這樣又走了一會兒，他眼睛望著前面，一句一頓，慢吞吞地說：“你知道我在拘留所里想些什麼……？我盡想你，阿君……那晚上，我們倆……把心里的話都說了……因為這個，我在拘留所盡想念著你，阿君……我只想早一點出來……因此我想……不管我做了什麼事你都會原諒我的。……可是……”

阿君抬起慘白的臉：

“這麼說，你……”

阿君非常激動，說不下去。

“你幹的是什麼事情……你……你自己也明白的。”

“……”

在這一瞬間，阿君從黑暗中瞥見森本把臉一歪，歪得特別可怕。——她想：果然他叛變了。

阿君從他被捕到現在為止，幾乎隔一天都要繞道到他家來，安慰他年老的雙親。阿君對他們說：用不着為他擔心，森本的後面還有我們好幾百人呢。森本像是“H·S 工廠”的佐倉宗五郎呀①。

---

① 佐倉宗五郎——是寬永時代日本農民起義的領袖。

工厂里好像点名似地，把核心份子一个一个交给警察抓走。阿君自己也被开除。但就在这个时候，说老实话，她还是相信着森本的。她想即使他到这种地步，也一定要用自己的力量把他挽救过来。因此，她离开工厂以后仍旧常到森本家里去，为了鼓励他，她又常到拘留所去送东西给他。

阿芳，西国，以及那些所谓森本“影响下”的伙伴们，甚至于连信公也跟着信口开河地说，“森本把我们出卖了！”这些话阿君也知道。她一直忍受着这种难堪的处境——因为她爱森本！

可是现在……

森本不知想说什么，好几次动了动下巴，——但隔了一会却没有说出来。

“不关进里面去是不知道的。”

他又自言自语地说了。

“我……要是没有阿君姐，我原打算在里边待上七八年。这……我真是这样想。”

“阿森！”

阿君不由得尖声地喊起来。前面的行人回过头看了他们一眼。

“阿森，我都说了吧！——我真是不要命地爱你，可是我们的爱难道可以跟我们这……我们的工作分开吗？阿森，你说你爱我，因此你……你叛变了，这种爱是虚伪的！假如不是虚伪的话，也是银行职员和公司职员的爱！刚才你母亲说，你要结婚，组织个小家庭了！……你……你……”

阿君因为过份激动，哭了起来。她拼命压住哭声，呜咽着。她打着隔又说：

“你真有脸回来，……你对还关在里面的河田不觉得羞耻



嗎？”

話還沒說完，阿君的肩膀就被森本一推，踉蹌地跌倒在路口。她貼在地上，聽見森本氣沖沖的脚步向遠處走去了。

“他走了！”

阿君站起來，拍去衣服上的塵土，回過頭來看，已經看不見森本的影子。

## 六

在離開 Y 市有十二里路的水源地里，焰火一個接一個地往上放，聲音響徹了蔚藍的高空。

周圍數十丈滿盛着水的大蓄水池中央，直立着一個燈塔似的尖頂了望所。一座很漂亮的鐵橋把了望所和岸連結起來。

那一頭是郁郁蒼蒼的密林。它們把整個山腰都遮滿了，濃蔭直落到水邊上。

近處是修得很整齊的綠油油的寬闊山坡，坡頂上並列着用鋼筋混凝土做成的濾水池。

一個、兩個、三個、四個，四個帳篷扎在山坡上，一閃一閃地反射出耀眼的陽光。

帳篷頂上，兩個字一組，從左到右寫着“金菱”“制罐”“股份”“公司”。

第二個帳篷里住的是新任總經理、經理、廠長和他們的家屬。這裡同時又是授獎處。

桌子上鋪着紅色毛氈，縛上紅白綢帶的獎品堆在桌子的左邊。

油漆車間的青年工長拿着擴音器在桌子跟前忙碌地走來走去。

“瀨川！吉田！——倉庫的君山，你們答應一聲！”

“有。”

“有——有！”

嘈雜的回答聲從三個帳篷里傳出來。

“這是干嗎？你這拍馬屁的家伙！”

到處響起了“歡送選手”的聲音。

“加勁干呀！”

“別輸了回來啊！”

“阿吉！你敗了我就不要你做媳婦啦！”

“得啦！得啦！”

阿吉咧着嘴，露出了牙齒。

她們手里拿着杓子和橡皮球<sup>①</sup>，有頭上扎着頭巾的，有生怕高島田式的頭髮弄壞了，小跑着走出來的，有提起下擺故意把紅襯衫露給大家看的，為了這，昨晚上她連覺也不睡，特地一夜趕縫了出來。

“啾！啾！”

男工們一鼓掌，“紅襯衣”臉漲得通紅，埋住頭跑去了。

制蓋車間的“田中絹代”像女傭人似地用手帕包着頭走去了。她突然不高興地折回來。“嘿！簡直是欺侮人嘛！”

在出發綫那里，擴音器發出大聲叫她：“怎麼啦？田中絹代，快來呀。”

---

① 这里描写的是一种日本女孩子經常玩的賽跑，每个人手里拿着一把杓子，里面盛着一个橡皮球，看誰先跑到終点，如果球从杓子里掉下来，那就算輸了。

“我不干了，这算什么样子？又是紅衬衣，又是搽脂抹粉的……”

一些偷偷看上了“田中絹代”的男工，本来想给她捧场的，这一来捧不成了。

“好大的火气呀！”

“怎么回事？”

女伙伴们嘴里嚼着口香糖走过来。

“这不很滑稽吗，上了当还……”

参加这次“庆祝合并纪念野餐会”时連綢衣和长衬衣也买不起的人们，很敏感地领会了“田中絹代”的意思。

大家都把討厭的眼光投在出發綫上鬧嚷不休的罐身車間的阿安身上。

“一两件长內衣算得什么！”

“田中絹代”毫不客气地又繼續說：

“这說不定是裁員以前的討好呀！”

“什么？”

大伙目瞪口呆地盯住她的嘴。

咚！

放了一声号令槍。乐队馬上嘟嘟地奏起乐来。每个帳篷里都跑出来一群塗脂抹粉的男扮女装、挂着紅带子的工人，还有穿着大紅大綠的女工們……

“不准越过繩子！不准越过繩子！”

扩音器大声嚷着。

“阿吉！”

“阿芳！加油呀！”

“別往后看呵！”

“就这样，就这样！”

噍！噍！噍！叫声四起。

凑热闹的人也跟着一起跑，赛跑的人因为过于激动，橡皮球就从杓子里跌了出来。

“呀！”

落球的人连忙跟着正在向前滚去的橡皮球追，跌跪在地上。后面的全神注意着自己的杓子，一下子撞在前面人的身上，也跌倒了。

“呀！”

“呀！对不起！”

左臂挂着红臂章的工人，在赛跑终点张开纸线等候着。

那个梳“高岛田”的女工一面跑，发根就一面摇摇晃晃的。另一个一手提起下摆跑的，一双雪白的腿毫不在乎地在衣摆下面一隐一现。

“一直跑，一直跑，再跑过去一点就行了！”

跑在最前面的“长衬衣”，刚刚走近终点时，忽然摔了一跤。橡皮球蹦跳着滚到绳子外面。

她的新和服和长衬衫都搞得满身泥土。走在后面那个像女佣人的女工，跑到最前面去了。

“第一名！”

“长衬衫”用手掩住脸，哇一声哭了起来。

人丛中，有些妒忌这个“长衬衫”、眼睛一直瞧着她的女工幸灾乐祸地说：

“真痛快！”

“喂！你瞧！”

制盖車間的阿松正在剥橘子皮，有人从帳篷縫里伸手出来拉一拉她的袖子。她回过头一看。

“他到滤过池的背后去啦。”

——事务員神山用一只眼張望着。阿松聳聳肩膀对他一笑。

現在是中午休息時間。工人們一伙一伙地圍成一個圓圈，打开飯盒吃飯。

阿松悄悄地离开大伙走开了。

“喂！ 还剩得有好吃的东西沒有，拿一点过来！”

一个男工走过这些小圈子面前，伸起头說。

“給了你，有人要罵的呀。”

“是呵。”

“要出事的呀！”

“嘩！”

女工們一齐起哄，另一个女工臉上頓時漲得通紅。

“你們嚼什么舌头！”

“呀，紅着臉說‘你們嚼什么舌头’，真可愛唄！”

上年紀的工人們不知不覺地自己聚集在一起，手里拿着小菜，打开了“正宗”酒瓶。

董事長和經理嘴里銜着牙签，离开帳篷在山坡間柔軟的草地上散步。

“好風景！ 偶而到這兒來玩一玩也不錯！”

董事長很高兴。——因为要使三万人都欢天喜地的，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啊！ 是呀！”



“你說，照这个样子沒有問題了吧！”

“我也这样想。”

“再裁二十人是不是？”

“最低限度吧。”

“是哪些人？”

“厂长大体已經決定好了。”

“唔。”

董事長臉朝着蔚藍的天空，从嘴里吐出透明的香噴噴的青烟。

“可是，也真滑稽。”

“啊，什么？”

“你瞧！”

莫名其妙的經理朝着董事長用下巴指的方向看。

“他們多高兴。”

經理这才明白了他的意思。

“可是，不会鬧起来吧。”

“不会的，那些鬧事的家伙老早就拔掉了。——而且，这里还有一个模范工厂的傳統精神哩。”

董事長和經理走到一眼可以望到四个帳篷的地方来。

两人停下来往下看“金菱”“制罐”“股份”“公司”几个大字又繼續談話。

就在这时——

好像听见嘩的一声响，只見职工們全都从帳篷里四散地跳出来。在这人群中間，許多紙片就像五色繽紛的雪花似的往上飞揚。

“喂！”

董事长想看看清楚究竟是什么东西，但看不清是什么。

“在作些什么呀？”

經理臉上頓時失了色。

五顏六色的傳單從第一號帳篷和第二號篷跟前飛散開來。  
職工們跟在傳單後面搶着拾，簡直跟小學生搶免費電影票一樣。

第三號帳篷！

接着，第四號帳篷！

“啊！啊！啊！”

經理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叫些什麼，他拉着董事長的手，從山坡上跑下來。

“是什麼呀？什麼呀？”

女工和男工彎着腰拾傳單，頭撞着頭。可是頭上面又飛開了傳單。

從第二號帳篷里，工長們飛奔出來了！

“不准撿，不准撿！”

傳單是一個帶便帽穿短褂子的青年一邊跑，一邊撒的。他的兩旁有兩個強悍的失業工人保護着。

“抓住他！”

“抓住他！”

飛奔出來的工長們突然站住了，——他們給威壓住了，不敢動手。

女工們噥噥喳喳的一邊嚷，一邊拾了好多張傳單。

“好傢伙！”

喝着酒的老工人們坐在一旁看熱鬧，看着那三個人像全武行里英雄似的，不慌不忙地邊走邊散着傳單。

“瞧那些平时尽說大話的老爷們的丑样子!”

一个工人对着帳篷外叫:

“喂! 阿吉! 替我拾一張。”

“大家都在說合并后就要裁員,——那么, 最先裁的就是我們这些人了。这可不是別人的事啦。”

董事长和經理跑来的时候, 大家都已围在一起讀傳单!

散傳单的三个人已經在Y街道上飞跑着走了。

“什么事! 什么事! 厂长在哪兒!”

阿芳、西国和各車間的分會會員都站在第一号帳篷里看。他媽的!

傳单是阿君她們在前一天晚上徹夜赶印起来的。

金菱制罐工厂职工諸君!

諸君! 你們还在做梦嗎?

你們还在上这种騙小孩的野餐会的当嗎?

諸君, 你們倒底要到什么时候才会从自己的工厂是“Y市的福特”的梦中醒过来呢?

你們該还記得: 資本家为了摧毁你們用團結的力量光輝地爭取成立的“工厂委员会”, 和警察勾結在一起, 把它的核心分子戴上共产党的帽子給开除出去的事吧。

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这正是为并厂以后大批裁人鋪平道路所做的准备工作呀。

裁人已經迫到眼前来了! 你們能够安然地讓亲爱的父母、妻子、兒子、兄弟挨餓嗎?

不但如此, 留下人員的工資还要降低百分之二十。这难道也是“Y市的福特”嗎?

他們的真面目終于暴露出来了。諸君團結的力量有多大, 你們

从上次的“工厂大会”应该体会到了。

现在正是时候，你们要团结一致站起来，紧紧的携起手来吧！请你们一个也不留地全部加入“全协”，它是同你们一起一直坚持到最后的朋友，也是拚死战斗的唯一的革命工会！假如没有钢铁般的团结力量，我们如何能同金融资本的巨头“金菱”对抗！

- 一 坚决反对因并厂而引起的裁员！
- 二 反对降低工资！
- 三 夺还我们的工厂委员会！
- 四 加入“全协”！

1930——

“全协”日本五金工会Y支部

## 七

石川几乎不能在同一个地方住上一星期。——Y地方警察署最熟悉他。可是Y警察署管辖的地方正是他工作的地区，因此他不能搬到很远的地方去。

暴风雨不管怎样强烈，总不能把树连根拔去。他们的战线慢慢地恢复了。但是石川却瘦了一大截。人手完全不够。

“金菱制罐工厂”里被警察抓去的五个人，当然没有什么证据，只是被吓唬一顿，关了十天就放出来了。石川从这几个人下手，把他们一个一个交给阿君，选出忠实可靠的人，让他们“打入”其他重要产业中去。

Y市的西端有帝国制麻工厂、金山纺织工厂、东洋赛璐珞工厂、大×铁工厂、一堵堵像监狱似的高高的围墙排列在一

起。

帝国制麻工厂因为营业不振，已经减少开工百分之六十。但它是政府指定的制造军需品的工厂，从政府领取了特别补助金，作为停工机器的清洗费。——工厂里，用麻袋盖着的停工机器有好几百台接连着排在一起。每天由工人们十分小心地替它上油，擦得干干净净。作这个工作的都是保养机器的特殊工人。这样的工厂一定要抓过来。

不管如何可靠的工人，一旦被失业的浪潮卷进去以后，就变得很胆怯，或者成了浮浪汉。石川怕的就是这一点。

因此，即使是阿君，——他也考虑让她打进“金山纺织工厂”去。

日本数一数二的金山纺织工厂，由于受到中国银价的下跌，印度的高关税以及黄金解禁等影响，也减少开工百分之三十五了；同时，又一批一批的解雇工人。因为这个工厂完全在右派干部的控制下，所以解雇工人只是由工贼和经理之间进行了一笔“退职津贴”的交易就完事了。——可是，另一方面，金山纺织工厂每天又在一批一批的招收新的工人。

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这是“合理化”的妙用。——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里，把老的工资高的女工解雇，换进一批“新鲜”的十六、七岁的女工。她们的工资只有老的女工的三分之一左右。

新的女工完全安置在另外的宿舍里，和老工人隔离开来，并且断绝他们间的往来。

阿君借了阿芳的户口簿，并且拜她做先生，学了两天福井县的土话，穿着道道地地乡下和服，胸口扎了一条红带子，又把头发换过式样，就这样去应考了。



阿芳覺得十分好笑，一直在屋子里拖着步子走，一邊笑着。

“不行！不行！”

阿君在屋外大聲嚷嚷地走回來了。

“強中還有強中手哩！”在那里，人家拿出拖鞋來，阿君並不像個鄉下人，很自然地就換上了。她的眼色神氣怎麼也不像是看慣高山、田野、森林的；還有那雙在工廠里干過活的手，跟拿鋤頭、鍬的手怎麼也不一樣。……當然是不被錄取的。

阿君只好死了這個心。

石川對新的工廠，先把“戰旗”<sup>①</sup>送到那里的“組織者”去。讀到“戰旗”的人，大家都很高興。可是它的缺點是封面五光十色太刺眼，隨便翻開一看，又是“無產階級”，又是“馬克思”等，還有吓人的漫畫；本子太厚，拿到工廠里去很費勁，工人不能利用他們很少的時間把它讀完。因此也有人提出是不是把分量減一些，使得定價也便宜。最好用活頁，能把重要的部分取下來。石川便通過“第二無產者新聞社”的S，轉達了這個意見。“第二無產者新聞”因為社論太難懂，關於罷工的報導又缺乏趣味，各工廠的發行份數一下子增加不起來。——此外報紙當中折疊的地方，印着奪目的口號，也有同樣情形。

Y地區的工作有了進展。人數雖然還很少，但已經成立了地區工會協議會。

工作逐漸變得有組織以後，石川痛感到必須要有一個安全的“住所”，儘可能避免不必要的疲勞和危險。

到了四月，他在郊外替阿君租了一間房子作為地區的書記處。從這裡到Y市去雖然需要車費，但為了安全，也沒有別的法子了。

---

① “戰旗”是當時左翼的文藝雜誌。

他們两个人住在一起，阿君觉得有点“害臊”，这种心情老是摆脱不掉。

石川在这方面倒是极为心安理得，视为当然。这大概是因为他时常被敌人追捕，曾经到处都混过的缘故吧。他很朴实、認真——但有时也说一些可笑的话，逗人发笑。他过去是个车床工人。

从阿君方面来说，她好像是跟自己的弟弟同居在一起。晚上回来的时候，他总是比阿君先睡，一倒在席子上，马上就呼噜呼噜打起鼾声来。

由于工作很忙，每天都很紧张，阿君很快就忘掉了那股拘拘束束的劲儿了。

那天傍晚，突然下起倾盆大雨来。一阵阵狂风把雨点打在遮雨板上。阿君不知怎地担心起石川来。

十一点钟时候，石川淋得溼湿回到家里。——当晚他就感冒了。

“真不像个工人的样子。”他自己觉得不争气。

然而，工作必须进行，一天也不能拖延。阿君就接替了他的任务。

为了进行工作，他们预先规定好一些办法。比如：石川的方法是：在走过的路上记住哪里有“空房子”，万一被捕就利用这间“空房子”的門牌号码挡过去，自己的住所至少有两三天可以守住秘密。——这个办法是他在拘留所里跟一个“拉皮条”的学来的。这些人遇到警察追究把客人带到哪家妓女家去的时候，就使用这个手段，一方面就乘机把妓女搬到别的地方。

他这一场病倒成为阿君在工作上得到训练的机会。阿君对

他所交給的工作都熱心地完成了。現在，他擔心的只是自己這樣不能工作，她是否會被“釘”上梢，把特務引到自己的住所來呢。因此他不止一次地叮囑過阿君要十分小心。

阿君連覺也不睡地工作着，在家要寫信紙，出門要去聯繫；因為錢不多，都是步行，走得兩條腿都彎不過來。

一天，阿君因為工作和阿芳見了面。兩人把事辦完以後，過去那種喜歡吃零食的脾氣又出現了。她們跑進了一家點心鋪去吃豌豆湯，阿芳忽然提起森本的事來。

“最近，他簡直一點勁兒也沒有了。——要我給他想辦法，那樣子確是真心真意的。他到處在找你哩。”

阿君很不了解她為什麼提起這件事來，——她明明知道這是沒用處的呀。

“……他說因為對你有着純潔的愛，才弄出這回事來。雖然被你拋棄了，他對你的愛一點也沒有變。”

真像他說的話。他就是這樣一個人。此刻給阿芳這樣一提，她的心不由地也動了。但是阿君立即打斷了阿芳的話。

“可是阿芳！從結果來說，你也知道森本比當特務的鈴木更可恨吧。”

阿芳為難地笑了：

“唔，這我懂得。我不過是說說森本的心情……當然跟工作沒有關係……”

“可是，我却不這樣想。戀也好，愛也好，都不是同工作無關的。……有錢人的戀愛是以多得沒法化的錢為基礎的享樂的東西；薪水階級和知識分子的戀愛是狹隘的小家庭式的東西；我們工人的愛是跟無產階級運動相結合的戰鬥的愛……。”

這些話是阿君平常不習慣說的，因此打了好幾次頓，臉漲得通紅。

阿芳滿臉都是笑容。“好極了，好極了，我們的君丫頭，你什麼時候學會的？”

阿君害起臊來。

“阿芳，人家規規矩矩跟你說，你倒取笑我！”

說着兩人都笑將起來。

“那麼，說一個大道理給你聽。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的戀愛也許作為個人的私事，就此完事大吉。可是我們無產階級，戀愛必須有階級性，必須是公事——你說，該說得好吧？”

說罷，阿君格格笑將起來，笑得肚子都痛了。她舊日的老脾氣又完全出現了。

這時阿芳嚴肅地說：

“我真羨慕你，石川很能干，你從他那里真能學習了不少東西！”

阿君自己也不知怎的，臉上突然浮起了紅暈。

“你別開玩笑，石川同志從來不談這類事情！”

燒稍退後，石川就起床了。

“我真是瘦了！”

他好像看什麼稀奇的东西似地摸摸自己的胳膊說。——他很久以來第一次出門去了。

石川出去後，她坐在小桌子前，突然想起了石川，心里不覺吃了一驚。自從他得了感冒以後，她直接在他的身邊照料着。她自己也感覺到對他親近了。她跟石川說話的用語也改了。

“我是不是什麼地方有些輕佻？胡說！要是輕佻，不是早拉

拉扯扯跟森本扯上了么。一定不是的！”

这样一想使她安下心来。

接着，她想把积下来的衣服洗出来，便拿起脏短裤衩、汗衫和自己的脏衣服向后門口走去。

八点鐘左右，石川說是不硬撑着病体，把事情早些办完就回来了。因为工作發展得很順利，他心里很高兴。

“沒有出什么事嗎？窗子上的記号可不要忘了，要是被抓了去，起碼得这个！”

他伸出一个手指头，意思就是十年。他用非常乐观的口吻說。

就在这一瞬間，阿君从心底里对他感到了深厚的感情。——我不能离开他，就是拼了命，也一定要保衛他。

“你怎么啦？”

她心不在焉地翻起眼睛盯住某一个地方，呆呆地站在那里。給石川一說，才醒悟过来。

“沒有什么……，好像有些担心……”

“哼，哪有那末容易給抓了去呀。”

可是，今天他已听到“第二無产者新聞”的S被捕的風声。得当心啊！紡織、五金、化学等产业，人数虽然很少，可是已經都成立了分会，現在可抓去不得！

她过了一会兒又說：

“真的不要被抓了去。”

他一边換衣服，一边告訴她說：“金菱制罐厂”开始成立分会，解雇工人的消息已經証实了，工人們的情緒开始高漲起来。在“庆祝合并紀念野餐会”上，曾动員了××自由工会的会员去撒傳单，虽然大家并不看重这个工作，但这次鼓动似乎很起作用。



“工厂里还牵涉了国际问题，搅下去一定很热闹的。——可是现在情况还不大了解……。”

他没有系惯领带，解下来时十分费力。阿君比他还不懂，因此也无法帮助。

“又是堪察加的问题吧？”

“对。苏联的五年计划，——换句话说，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和资本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侵略的冲突在那里撞上了。结果呢？”

“他们也许在等着世界各国把战争引向俄国！”

“唔！唔，就是这个！”

他很高兴地说了后又加上一句：“你真是学习了啊！用了功啦。”说着笑了起来。

“討厭！”

“哈哈……金菱很快就要动起来了，忙得你够呛的！”

## 八

“嘿！这着棋下得好，他妈的！”

“那你这是夸奖‘敌人’啦！”

年轻的对手把棋子放在手掌上有节奏地掂了掂，笑着说。

吃过中饭以后，两人就在食堂的玻璃窗旁的食桌上，摆下象棋盘下起棋来。

站在棋盘旁的浮滑少年信公，两只手胡乱地插在放下吊带的裤子袋里，插嘴说：“老爷爷，这不行呀！”

“不要你多嘴！”

那位年逾五十的油漆車間的老爺子，眼睛仍瞅着棋盤，嘟囔了一聲。

“輸到底啦！”

信公笑着走開了。

“噯，老爺子，你……到工長那兒……送禮去了，真的嗎？”

年輕的對手稍放低聲音說。

老爺子吃了一驚，抬起松弛的眼皮來，可是突然間，眼睛又怯懦地落到棋盤上。

“連孩子在內，是八口之家啊！”

“唔，可是……”

“這回可不全是風聲啦。你不也看見過那張傳單嗎？我早就知道啦。……我比誰都會早滾蛋！”

年青的工人想了一下。啪一下下了一个棋子。

“看車！——你說的也許對，可這不是老爺爺一個人的事。送禮，不好，第一……”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

“像這類事還是得大伙兒一起干。就像上一次那樣。老爺爺，此刻大伙都在偷偷地商量哩，咱們一齊挽起手來。”

“……”

老爺子拿着棋子搔搔頭。

“到工長那兒去送禮，可不是我一個人。……如果干起來的話，你們也算我一個。”

“謝謝！那就拜托您啦！您的下一着棋呢？”

老頭子不知放到哪兒的好，把棋子夾在食指與中指中間，眼睛盯住棋盤，躊躇了半天。

“可是，這事能行嗎？”

“瞧这个！”

年輕的对手使勁地弯了一下胳膊給他看。

老头子被逗得哈哈大笑起来。

“喂，到海关那边散步去不去？”

翻砂車間的“铁疙瘩”招了招手。

背靠着水門汀墙晒太陽的森本抬起头来，愁眉不展地心里想：“别管我的好了！”

“站起来，站起来。”

“铁疙瘩”抓住他的两手。

“一——二——三！”

喊着口令，把他拉站起来了。

两人并肩走着，森本不时摇摇头，用手指按住了太陽穴。

“喝了酒嗎？”

“不，还有什么心思喝酒！近来，我老是头痛。”

“……”

“铁疙瘩”看了森本一下，沒有再說下去。

走了一阵，两人走到海关旁边的棧桥上来。發动机船和駁船紧紧地靠在低低的岸壁上。

“到窑子去玩玩嘛。去散散心也好。”

“铁疙瘩”笑着拍拍森本的肩膀。

“搞女人嗎？算了吧。”

森本已經不像过去的森本，他把臉掉向一边說。

“君丫头怎么样啦？”

“不知道。”

“……”

森本沉默了一会兒，用手使勁地按住太陽穴說：

“最近，我覺得過去好像是我錯了……”

“鉄疙瘩”听了臉馬上开朗起来。

“还像前次那样，一看见傳单，就回到过去那股子勁来么？”

森本沒有回答。

他等了一会又催着問：

“喂！怎么样？”

“我打算在这两三天辞工不干了：我头痛。……首先……也太沒有意思啦。”

說着，他把視綫投到另一个方面，——就此沉思起来，两人从碼頭边默默地走回来。

“鉄疙瘩”和森本分了手，走进第二工場。一个年輕的工人正在牆角讀报。他走近去大声地說：

“喂！給我一根蝙蝠牌！”

然后放低声音：

“森本动不起来！”

对方看了“鉄疙瘩”一眼，点了点头：

“哦。”

罐身車間里，無政府主义者武林背靠着机器，嘴里含了一支蝙蝠牌香烟；对面一个工人趴在机器下面，檢查电鈕。他向这人正說着女人的事。

如果不会乱七八糟說些女人的事，就当不了無政府主义者。这是武林的主張。此刻，他想起什么似的說：

“这回我大約要被开除啦。”

对方因为鑽在机器下面，臉漲得通紅。

“准是这样。”

“他媽的！开除前，咱会給它来个恐怖，大鬧一場。”

“像你这样老沾在女人身上，还說什么恐怖不恐怖。”

“你們这班極端派，就不敢来一次真正的恐怖手段。——每次一有什么，你們便借口什么群众路綫溜掉了。”

这时剛到了中午休息時間，董事长跑来了。

自从“撒傳单事件”發生以后，董事长带着守衛长每天都要到車間里来一次。他們也沒有什么事，只是在机器中間走来走去，或者向黑漆漆的倉庫張望一下。工长一看到董事长便把头一直弯到膝盖上向他行礼。

武林慌忙把蝙蝠牌香烟的烟头扔在水門汀地上踩熄了。

“什么家伙，尽說大話，瞧你这怕事的样兒！”

对方看見了。

“这样好的机会，你應該来一下恐怖手段給我們瞧瞧呀！”

武林不好意思，走出去了。

“喂——听說这回裁員，工会联合会要帮我們的忙哩。”

机器那一头“濱老头”說。

“源鬚子嗎？”

“唔，到头要鬧起罢工来啦。”

“那是要鬧的。可是源鬚子靠不住。”

“濱老头”臉上显得有点不明白的样子。——源鬚子在Y市是个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有名的工会运动的头子呀。对方很当心地說。

“他們会来帮忙？你这話是真的？”

“听說有人到油漆車間的阿吉那里来說的。”

“唔。源鬚子今年秋天要竞选市議會議員，他得找好地盘



啊！”

——簡直不能大意一點兒，這事得趕緊報告給“分會”的負責人。

“我說，他倒是替他自己想得很好，拿我們來做墊腳石，這受得了嗎？吃虧的是我們。這件事我堅決反對！”

“濱老头”吃了一驚。

“噯！真的嗎？”

“當然真的，我們罷工要用咱們自己的力量！”

對方從機器底下伸出來一張油污的臉。

“噯！寶寶，快些吃，時間到了。”

倉庫前面有一塊修得很整齊的草地上，七個年歲較大的女工袒露着胸部，給孩子們喂奶。

從家里把嬰孩背到廠里來的女孩子們在草地玩球。這兒向着太陽，照得暖洋洋的。

“你的孩子長大了啊！”

“哪里的話。沒有好東西吃，又要上班，孩子的奶吃不好的。”

“頭一桩，這樣喂法太不成話……”

“一天只喂一次，等下又吐出來，瞧着都難過呀！”

“啊！時間到了！”

小孩放下了母親的奶頭，可是怎麼也不想從母親的膝上離開。

“好孩子，吉囡囡，好孩子，去吧，去吧。”

孩子手舞足蹈地放聲大哭起來。母親們急忙穿好衣服，束好廠里發給的白圍裙，然後不停地親着孩子的面頰。

“好孩子，你乖呀！”

“我买好东西给你。”

“听说这回整编，要裁去不少有小孩的女工哩。”

“你也听说了吗？我心里害怕，一直不敢说。”

上班的汽笛响了，母亲们一面听着孩子的哭声，一面只好往车间里走去。

“说是有孩子的女工效率不高，真是欺侮人！”

“说是要换一批十六七岁的女孩子来！”

在前面小跑着的材料部的女工立野，她们夫妇俩都在厂里工作。这时，回过头来说：

“这些事用不着担心，听说就要罢工了，咱们干起来！”

“真的？——要是被裁掉了，我怎么办？简直一点主意也没有。”

“谁都一样。”

“我自己倒还没有什么，可是小孩怎么办？不管怎么样，这回我跟它拚啦！”

“真的？”

材料部的女工挥着手，大声说。

“所以说，要是罢工了，大家都加劲干，这回弄不好可糟啦！”

这天晚报里登了这样一条消息：

金菱制罐厂五百职工

风声鹤唳，战战兢兢。

一方面受了世界经济不景气余波的影响，一方面又因苏联五年计划的压力，就连号称“Y市的福特”的金菱制罐厂，最近也将坚决裁减人员，降低工资了。

职工們每天無心工作，人心動蕩。

當局對極左派“全協”分子的策動正嚴密警戒中。

## 九

傍晚，“金菱制罐廠”的工人三三兩兩地從擁擠着零工、工人、苦力的老婆等的露天市場轉了個彎，來到照不到陽光的小胡同，他們當心地揀着路走，彼此間隔着一定時間，走到阿芳租的屋子里去開會。

到會的有第一車間（罐身車間）的吉田、第二車間（制蓋車間）的佐佐木、第三車間（油漆車間）的劍持、鉗工車間的西國、倉庫里的後藤以及包裝車間的山本。八點鐘後，這幾個人都聚齊了。

西國和阿芳是分會的負責人。他們通過阿君和石川取得聯繫。“鐵疙瘩”就是西國。吉田和山本是分會會員。其他的人都是當時受些“影響”的，由於情況緊迫，很自然也積極起來了。現在他們是分會會員的發展對象。

“那麼，開始吧！第一，唔……”

西國摸了摸下巴，向大伙骨碌地看了一眼：

“先說各車間的情況，自從上次野餐會撒了傳單以來，很清楚地看得出工人們發生了很大動蕩。他們是戰戰兢兢的，我們就抓住這個戰戰兢兢的機會，跑到資方的前面，緊緊地團結起來。過去無論哪一次罷工，都是等到到了罷工之後才開始準備這樣，準備那樣，那樣做是不行的。因此，現在我們在罷工以前，先來它一個反對解雇、反對降低工資的鬥爭。為此，就得把各個

車間各工作場所都團結起來，成立小組，每個小組選出一、二個代表，然後成立‘反對解雇與降低工資鬥爭委員會’。一旦發生罷工，這就是‘罷工委員會’。我們必須用這種方式，準備好對他們來一個反沖鋒，要懂得對手是天下聞名的金菱呀。那種笨拙的外行的辦法，我們反而要上當的。為了貫徹我們的這個方針，就必須先了解一下車間里是不是能夠這樣行動起來，這是很重要的。因此，今天採取座談會的形式，請每個人把各車間的情況彙報一下。”

西國一邊把蝙蝠牌香煙的空盒子撕成一片片的，一邊說了這几句话。

“主席！”

第一車間的吉田舉手了。

“哦！今天沒有主席的。今天我們車間里的人說，廠方確實要解雇工人和降低工資。我們那里正像你剛才說的戰戰兢兢……”

大伙都笑了起來。

“我想公司要這樣做，工人們是動得起來的。——我贊成你說的話。”

西國唔、唔地點了點頭。

“西國君，你剛才說的話……”坐在壁角里一個臉色慘白的油漆工人伸着脖子，像女人似的細聲細氣地說：

“我覺得不容易搞。假如罷了工，那又是另一回事，可是在罷工以前這樣搞……”

大家都搶着發起言來。

“可不是嗎？”

“我也是這樣想。”

西國和阿芳很注意地聽大家說。

“喂！主席，金菱制罐工厂已經不是Y市的福特。这一点大家都已知道了。現在，大家都在想豈但不能够一家子都进来作工，而且自身都难保啦。据我老婆說，女工方面的勁头比男工大。虽是如此，她們可也不是很容易就动起来的。所以，主席……”

身体魁梧，寬寬地盘着两腿坐着的倉庫里的后藤，因为喝了点酒，說着說着便揮动起手来：

“我贊成剛才劍持的意見。但是主席，要是罢工了，我这只大手一定負責把倉庫一把抓过来……”

大家都笑起来，坐在他背后的第一車間的吉田触了他一下。

“你触我干嗎？真的，主席，到那时候，我有信心負責把全部倉庫都动起来。”

“好！你的話我懂了。”西国說。

“我也这样想，可是……”

“我总觉得不簡單。……”

“喂！主席！”

这时，阿君喜欢的包装車間的山本高声地叫起来。

“好，山本你說！”

大家觉得很稀罕，便停下吵嚷来瞅着她看。

“这里到会的人，我想都是各車間的代表，都是最有战斗性的人。……”

“說的对！”

“沒錯！”

“不錯！”

“因此，这些人就可以成立剛才主席所說的那个委员会。不但如此，也非由我們这些人排除一切困难把它組織起来不可。这样，以后無論进行什么样的斗争，这些人就随时都站在各个車間



的最前列，把自己所屬的車間緊緊地團結起來……這才正是‘由下而上’的最正確的方法。因此，我說阿芳，我贊成現在就成立剛才說的什麼委員會。成立以後，再在車間里充分鼓動起來。怎麼樣？”

“了不起！这家伙，比我都了不起啦！”

后藤醉熏熏地舉起兩手，像要高呼萬歲。

“這話倒是真的。”

“喂！山本，你這些話從哪里學來的！”

山本害臊地半開玩笑答道：

“主席，請大伙不要取笑！”

“多會撒嬌呀，哈……”

“還有別的意見嗎？”

“沒有，贊成山本的意見。”

“沒有意見。”

“那末，我們就同意山本的意見，沒有問題吧！……我也認為她的意見是正確的！”西國說罷，大家都舉起了手。

一個鐘頭後，一個人或兩個人前前後後地走下後門的樓梯，回去了。最後只剩下阿芳和西國。

兩人又得商量就要召開的“分會”的事，還有對上級報告的事也要談談。阿芳決定明天晚上去會見阿君。

“那就拜托你啦！”西國說了，抓起帽子出了房門。

他出了門，又回過頭來說：

“阿芳，來一下。”

阿芳“噯”地答應了一聲，剛一伸出頭，紙門縫里一張男人的嘴就在她的面頰上吻了一下。

“呸！脏死了！”

阿芳叫了一声，不住用手拚命地擦面頰。

“哈……对不起！再会吧！”

西国急匆匆地下了楼梯。

## 十

当天深夜，已經过了午夜一点鐘。

工厂地带没有一个行人。黑漆漆的倉庫，平屋的材料棧房，一个、二个、三个、四个像帽子似的排列着的通風口，波浪式起伏着的厂房……每一間都好像低了五六寸，靜靜地躺在黑暗中。

从这兒通往海关的柏油馬路上，嚓、嚓、嚓响着一陣皮鞋声。脚步声似乎貼着鉄筋混凝土砌成的高圍牆下走，看不見人影子。

接着——

一个戴便帽的高个子拐过弯，向着电灯通明的大路走出来了。他在拐角处停下来，往大路远处眺望一下，然后向背后的人招招手。这个带便帽的男子就又放开脚步走着。跟在他后面的另一个影子同他保持一定距离也走出来，在牆上抹了一下。然后，这个影子也和前面的那个戴便帽的男子一样向大路走去。

第三个影子出来了。他在剛才第二个影子抹过的牆壁上，以飞快的动作貼上了一張傳单。然后若無其事地走过去，注意着第二个影子在前面牆上抹过的位置……

这些动作——用麻布包着的刷帚往牆上抹浆糊的动作，貼傳单的动作，都做得非常迅速。乍一看，好像是三个完全没有关系的人偶然在同一条路向同一个方向走。

三个人尽可能沿着电灯光照不到的墙脚，用同样的間隔朝着“金菱制罐工厂”走。

他們走过去以后，瞧！就在晚上也看得清到处貼滿了傳单。

組織自下而上的“反对解雇反对降低工資斗争委员会”！

向敌人反击！

魔手已經伸到我們脖子跟前！

各車間工人团结起来，建立“小组”！

从小組里选出代表建立“反对解雇反对降低工資斗争委员会”！

不要上只想当議員的“工会头子”的当！

站在你們后面的只有革命的工会——“全协”日本五金工会 Y 支部！

现在是反击的时候了！

团结在“全协”的旗帜下！

## 十一

身上穿着大島綢<sup>①</sup>的条子和服，腰間束着硬腰帶，脚上一双白袜。——看起来怎么也認不出这是石川。

“这个地方还没有被人發現，真是怪啦！”

石川这样打扮着比平时早一些回到家里。

“瞧你这身装束！”

“你瞧我打扮得怎么样？”

石川脫下外褂，露出了按照規矩打的腰帶結头。他把背脊

---

① 大島綢是日本大島地方产的高貴絲綢，为一般有钱人所喜穿。此处和下文的硬腰帶，白袜子都說明石川打扮成一紳士的样子。

对着阿君，好让她看。

“学会打这结头，真费了老大的劲哩！不过总比扮成大学生容易些。这个身份倒和我相称。”

石川一谈起这类笑话来时，脸上充满了孩子般的魅力。

“今天才听说的，浅××公园的伙食店、饭馆、电影院等到处都贴着我的相片了，拍得真像个美男子！”

啊！——可是，今天总算平安无事地回来了。

——阿君这才松了一口气。她每天都是这样。

最近，他们俩可以说几乎没有在一起吃过晚饭。

因此，两人对坐在食桌边时，都感到了一种很不常有的宽松。

阿君一边盛饭，一边忽然想起一件事，说：

“听说森本离开工厂了……说是头痛……”

这是她今天从阿芳那里听来的。

“噢！那么，你不觉得难过吗？”

石川说后，忍不住饭从嘴里喷出来，哈哈大笑。

“你这家伙！这么说太没阶级性啦。”

“我跟你说着玩的。你大概还不知道为了日本无产阶级的解放，现在你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要是那时候你被森本拉着走，那么，你不过只是一个小小的虫蚁罢了。”

石川把喷在席子上和桌上的饭粒，一粒一粒拾起来重新放到嘴里。“好像也喷到你的碗里去了，对不起，对不起！”

“不要紧的！”阿君说后，才注意这句话的意思，脸涨得通红。

“那我们可真够亲密了。”

石川大声地笑起来。

“可是，对于我们这些在搞革命工作的人，最必须留意的正

是这些男女关系的問題。这不是个人的私事，阿君的就是一个例子。”

两人从来沒談起过这些事。此刻，阿君的心里异样地激动着，等待着他下一句話。

可是石川却就此打住了。

——这个人簡直像个“木头”——阿君想。

阿君不知怎的突然感到十分丧气。可是另一方面，她又覺得做一个無产阶级的战士必須非是这样“木头”不可。

吃完饭，石川坐在桌边写稿子；阿君一边收拾飯桌，一边从背后不止一次地瞅着这个毫不关心的男子的寬闊肩膀。

“今晚上要刻腊紙嗎？”

“不，不要。”

石川化了一个鐘头，写了三封信。

“今天的工作做完了。”

嗚——他捏着拳头向上一伸，打了一个呵欠。

石川从很早以前就注意到阿君对他的感情。

可是，石川想只要自己能够忍耐，还是忍耐下去的好。——老实說，也許到了明天他就会跟阿君分开，說不定由于其他关系，又会和另外一个女同志过同样的生活。不但如此，一旦被捕，他就得关上十年。

石川知道有两三个优秀的同志就因为女人的关系失敗了。可是，他一点也不并不認為搞革命的人就不准談恋爱，他只是覺得在恋爱的时候，若不是把握得穩，就会弄出脫也脫不了的事来。

为了女人，以致优秀的同志間發生了糾紛，因而妨碍了工作；为了女人，自己也跟着跑到在联络地方被捕的女同志那里



去，剛好自投羅網也被抓住，因而使得重要組織的一環就垮掉了；又為了性的放縱，一個負着重要任務的同志竟沒臊沒羞地被人逮捕了；還有因為受了女同志的拒絕，便在工作上對優秀的女同志種種為難，抵制她，排斥她，甚至於把她出賣給憲兵等等，像這些事都是有過的。

然而即便是石川也罷，每當疲勞不堪地回到家里，躺在床上興奮得睡不着的時候，也曾想到狂暴地闖進阿君的屋子里去。

可是，每次到了最後，他還是在緊要關頭抑制了自己。有時因為這，第二天頭腦昏昏沈沈的。不過在他這抑制自己的努力里，決沒有一點是出自禁欲主義的道德感的。

石川也喜欢阿君，从森本的事看来，也知道她是一个可靠的女人。可是，如果关系再深一步，就不可避免要把自己重大的工作任务和这复杂的关系牵扯在一起。——而且在现实的情况里，那是不能简简单单地当作“私事”来处理的。因此，能够忍耐一下就可以避免这种情形，还是避免的好，同时也不得不这样做。現在他們正干着拚死亡命的工作，要說不“勉強”控制一下自己的感情，那哪能做得到呢？

他想跟阿君好好地把這件事談一談。

## 十二

正在放哨的西國，向二樓探了探頭說：“老头子來了！”

橫躺在屋角落里的“東洋賽璐珞工廠”的今川，坐起來看了一下表說：“唔，正好七點。”

前一次他在聯系時候，遲到了五分鐘，曾經被老头子訓了一

頓：“像这样不守时刻，耽誤大事，就說你是特务也不算錯的。”

“果然，他真遵守时刻。”

正在閑談的“金山紡織工厂”的須田和“帝国制麻工厂”的筑土，立刻停止了談話，臉也显得緊張起来。

楼梯咯碌咯碌的响，穿着白袜子的石川上来了。

“呀！”

“辛苦了！”

他站着把袜子脫掉，随手放进怀里，然后背着門口坐下来。

石川向大家瞟了一眼，發現阿芳不在。

“阿芳呢？”

“下楼端茶去了。”

“哦，那末，就这几个人談談吧。”

西国又要下楼去。

“会开始后，就讓阿芳代你放哨吧！”石川在背后說。

接着，阿芳端着粗茶上来了。一看见石川就說：“您辛苦了！”

石川接过茶碗一气喝完，又把空茶碗遞过去。

“对不起，再来一杯热的，——我累了……”

“好，你喝吧！”

阿芳又走下楼去。

“大家都好嗎？”

老头子笑嘻嘻地很温和地看看众人。

石川这个名字，除了阿芳，其他各工厂的組織者都不知道。大家管他叫“老头子”。因为他对人和善，又很沉着老成，所以給他取了这个名字。——可是，这不仅是石川一个人如此，最近在整個运动中都流行这种叫法：如“和尚”、“大眼睛”、“賬房先生”等等。

西国进来了。

“好吧……”石川說着閉了一下眼睛，这是他要說話前的習慣。

四个人的眼珠就盯住石川的嘴巴。

“今日我們在这里举行Y地方協議会的紧急會議。首先得討論迫在眼前的‘五一节’斗争……”

“同意。”金山紡織工厂的須田小声地插了一句。

“今年的‘五一节’，据說被視為全协系統的工会团体都禁止参加……。”

“哼，不出所料。”

“因此，只有形式的官許队伍，按照他們規定的尽是銀行、商店和咖啡店的街道上通过。面对着这种情况，我們如何进行‘五一节’斗争，这就是目前要討論的問題……”

石川变换一下坐的姿势。

“首先，我們必須明确地認識‘五一节’，本身的意义……。”

阿芳端着热茶进来。

“呀，好得很！”石川說。这个車床工人匆忙地吹着茶，嘟嘟地喝起来。

“所謂‘五一节’也有各种各样的。除去俄国以外，德国、法国、英国、共产党都公开参加‘五一节’的。因此，在这些国家的‘五一节’里，共产党和它領導下的工会越是参加得多，这个游行队伍越能变成革命的示威。可是在日本，老头子（指共产党）不用說，就是連加入‘全协’的工会都被禁止参加了。

“这样的游行簡直是大出丧。像山宣<sup>①</sup>那次的無产階級葬式，本身就是一个革命的示威，可是今年‘五一节’却真是不折不

<sup>①</sup> 山宣是革命家山本宣治的爱称，他于1929年被日本反动团体暗杀。

扣的大出喪。

“因此，在這樣情況下，我們就只是參加了遊行，也不能算是‘五一節’的鬥爭。——第一，我們必須記住日本統治階級在利用‘五一節’為自己圖方便。從最近任何一次罷工來看都可以明白，不管統治階級如何鎮壓，工人階級的革命力量都在日益高漲。統治階級們為了蒙蔽工人，故意把‘五一節’為工具，來作反面的利用。

“比如說：要是工人們滿足于官許參加的‘五一節’，因而他們的革命力量就此瓦解，那麼，這正是統治階級求之不得的，他們該多高興呀。——他們害怕的不是自己一手包辦、沒有危險分子的遊行隊伍里面有工人參加，他們害怕的是工人罷工！假如他們拿得穩，這樣辦就可以防止罷工的話，那末一年就來二三次‘五一節’他們也在所不惜的。這不是什麼笑話！

“可是，從右到左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已經跟着他們屁股後面跑了。他們想的只是拼湊一些人數，老老實實地去參加這個‘五一節’的大出喪。——因此，他們嘴上不管說得多漂亮，而他們的行動明明就是統治階級的走狗。

“說到遊行的路綫，其中也包藏着統治階級深刻的意圖。假如認為走哪兒都是一樣，那就大錯特錯了。需要‘五一’示威的不是銀行，也不是咖啡店。要使得這次示威真正成為‘工人的示威’就得在工人密集的‘工廠地帶’進行。——但是，這是統治階級最害怕的呀！”

老头子說到這裡，頓了一下。

四個人張大了眼睛，咬着嘴唇，一個字也不漏地聽他說。

“因此，為了得到真正的無產階級‘五一節’，在這個國家里應該如何鬥爭，從我剛才所說的話里也很清楚了。”

他从怀里掏出一张小纸片。

“我们‘五一节’斗争的方针是这样：第一，五月一日那天，所有工厂的机器全部停止，要以罢工和工厂内举行示威来进行斗争，进行总罢工！”

“同意！”

“‘五一’斗争只有这样搞，除此而外别无他途。”

“说的对！”

“这一点必须明确！”

“第二，以工厂地带为中心，组成‘五一’的革命别动队，××××××和×××××工人汇合在一起，再扩大到其他工厂去！”

大家都激动起来。

“第三，在争取××××从业人员后扩大起来的革命的别动队，在M·S十字路口和‘五一’游行总队会师。也就是‘五一’游行总队在各个地方跟×××和别动队会师的时候，利用这一机会把官方的‘五一’大出丧××××。”

“好得很呀！”须田叫起来。

“只是我们在进行这个革命的游行示威的时候，必须组织能充分抵抗敌人的赤色自卫团。”

“对！对！”

“以上是我們的一般方针。在Y地方应该如何具体进行，我想接着就来讨论……现在，对我刚才说的方针有什么问题 and 意见，请大家先提提。”

石川对大家骨碌地扫了一眼，然后改成盘膝而坐。

大家都一致赞同。

“主席……。”



一直沈默着的“帝国制麻工厂”的筑土举起手来。

“刚才说的，我全部赞成。只是我们好不容易刚把组织在工厂里扎下了根，假如这个方针贯彻得不好，就将会使组织遭到破坏。把厂里的工人赶到街头，是否会变成左倾冒险主义？这一点……”

“对，就是这个问题。因此，在‘五一’斗争中组织别动队只是一种战术的意义。比如为了将来在发生动荡的工厂中进行鼓动，对被动员参加大出丧的工人组织统一战线等等。那末，我们马上讨论下一个问题吧……”

“同意。”

石川为了讨论方便，带来了一个“草案”，他拿出来和大家商量。

一 他也和筑土一样，感到由于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怕会产生“左”倾的危险，因此打算别动队主要以××自由工会的成员组成。

二 为了削弱警宪当局的进攻力量，在本地区分开两处采取“分散游行”的形式。

三 游行队伍的主力，首先面向正在动荡不定的“金菱制罐工厂”。

四 在各工厂建立“五一斗争筹备委员会”，当天在工厂内×××××，使工人参加五一游行队伍。

特别是“金菱制罐工厂”现在已有“反对解雇反对降低工资斗争委员会”，就把这一斗争和五一斗争结合起来，有必要组织类似三人小组这样的领导机构。

这个草案被通过了。并决定各产业的负责人须田、筑土、今川、西国把它拿回去在自己的产业内开会讨论，再加以具体化。

石川从怀中掏出白袜子穿上，笑嘻嘻地又从袖口里掏出眼

鏡。

“所有的家伙我都齐备啦！”

說着，他下楼梯走了。

### 十三

寒冷的晨風吹在还没有行人的电車道的干土上，卷起一片紙屑。

橫穿过这条馬路的运河，混浊的水面上掀起了微波，在晨光下發出迟鈍的亮光。駁船上的妇女正在洗臉。船戶的老婆們把嬰兒貼身背在背上，蹲在用汽油桶做成的灶跟前煽火，一股股青烟穿过桥下，流到早晨寒冷的空气中……。

一个穿着黑色工作服、約莫四十来岁的公司里的“清扫妇”膈肢下挟着一只包着飯盒的包裹，两只手縮在袖筒中，走过桥去。另一个穿着襤褸短褂的男子，打剛才起就靠着桥，呆呆地凝視着桥下正在做飯的船戶老婆。

紙屑給風吹着像活的东西一样不时滾到桥头上來。大街仍然沒有行人。

可是过了不到三十分鐘，电車过了一輛又一輛，把滿身都是油垢的工人卸到滿是木屐声响的街道上。

不到一会兒工夫，从电車道，从桥上，一直到通向工厂地区的路上，一个接一个尽都是灰色油污的工人了。好不容易才漏出臉来的太陽，用它那不高興的寒冷灰白的光向工人的肩膀与肩膀之間射來。

嘩！——

突然前面傳來一陣响声。人流停住了，随即乱成一团。

“什么事？什么事？”

后面的人把臉伸到前面的人的肩头上來。

啊！傳单！

小片小片的傳单在前面人头上飞起，向着这边飞来。这时，从工人的人流中跳出了一个便衣警察。

“是共产党呀，抓住他！”

“共产党！？”

一个打着裹腿的男子一边撒着傳单，拚命地跑过来，跑到“便衣”跟前站住了。臉上頓時变了神色！

“嘿，你想搗乱嗎？”

男子的手边突然閃了一道白光。

剛才气势凶凶从人丛里跳出来的“便衣”，此刻踉蹌地往后退了一步。

那个大胆的男子又在惊愕失色的工人們头上撒了一把傳单，然后一轉身向着“金山紡織工厂”和“东×賽璐珞工厂”之間的空地跑去。四五个便衣警察跟在他后面追。

同时，十五六个工人也跟着“便衣”跑，打算帮忙。那个男子回过身来，好像对这几个工人的臉上摔去一样，又抛出了一把傳单。每次快被追上的时候，男子就掉轉身来，“便衣”連忙止住脚步，远远站着叫嚷。

“看这样子，这批家伙也是怕死的！”

工人們站在老远的后面盯住他們，看一个究竟。他們一个跑，几个追，一直跑到“金山紡織工厂”的厂房那面才看不見了。

拿到傳单的工人們，彼此讀起来。一边讀，一边走进工厂。

阿芳和西国一把拿到十張，很快就分給了大伙。

我們工人示威的日子

五一节快来到了!

准备好了嗎? 在一切都很紧张的今年, 我們決不能落在其他国家工人兄弟之后, 我們要用“游行示威”、“罢工”来进行“五一”斗争!

把五一节作为公休日, 要求照發全部工資!

每一个工人都来参加五一节!

通过五一节組織赤色自衛团!

坚决反对准备帝国主义战争的产业合理化!

打倒資本家和地主的政府!

保衛苏俄!

工农政府万岁!

保衛日本共产党!

团结在日本工会全国協議会的旗帜下!

## 十四

五月一日早晨。

从S公园到H街十字路口沿路一带拥挤着的人丛里, 森本也挤在里面。街路两側, 每隔十步, 站着一个人, 都把帽带扣在下頰上, 腿上打着綁腿, 随时制止群众, 不讓他們挤到街的两側以外。“骑巡队”的警察双手扣住馬韁繩, 抑住被群众队伍惊愕得倒跳起来的馬, 疾馳而过。街上响起一陣馬蹄声。每过一次, 人丛中飞起一陣露骨的侮蔑和嘲笑声。

到处跑来跑去的警察, 腰間佩着短劍閃閃發光, 射着群众的眼睛。

一会儿后，S 公园一带响起一阵欢呼声和鼓掌声，接着就唱起歌来了。

人们都往前看。

“不准走出去，不准走出去！”

警察和群众推挤着。

“站住！”

“喔唷！喔唷！你妈的！”

有人哇哇地叫起来。

“跟你说不准走出去！”

胡子上沾满灰尘的警察的脸在无数的肩膀、面孔、帽子中晃动着，嘴里不住叫嚷。

来了！来了！

听吧！全世界的工人！

后面的队伍也跟着用不同的声调唱起这一段：

听吧！全世界的工人！

沿路热狂的群众的鼓掌声轟在一起。

“哇——”群众叫起来了。

队伍也跟着响应。

“万岁！”

印着口号的白旗在空中迎风招展。骑马的警察从行进着的队伍的两侧疾驰而过。装着摄影机的汽车向前行驶。骑马的警察又折回来……。



掉队的队伍臂膀挽着臂膀，大声地喊着“吭唷！吭唷！”向着大队跑去。

队伍两侧，女工们和身体很壮实的男工挽着胳膊对着群众高叫：“万岁！”

“万岁！”群众也跟着叫。

“加油啊！”

来了一辆响着刺耳的警笛声的摩托车，上面坐着一个戴金色肩章的警官。汽油的臭味冲着群众的脸上喷来。

“呸！这畜牲！”群众愤慨地骂开了。

“放客气些！”

特高警察的汽车为了寻找夹在队伍中的左倾份子，一个一个地盯住人们看，车子慢慢地往前行驶。群众咳清喉管的声音和歌声响了起来。

轟轟烈烈的五一节

.....

轟轟烈烈的五一节

.....

示威者的脚步声

.....

示威者的脚步声

红旗，黑旗，到处都是旗！旗！旗！

每次出现不同的旗子，就听见新的歌，队伍一个接着一个走来了。

由工贼领导的××纺织工厂的女工们，脸上擦着粉，颈上围着围巾，从街道的另一端在沿路群众掌声中走了来。在男人的声音中夹杂着尖而高的女人声音。

“把工賊攆出去!”

“不要受他們的騙啦!”

“万岁!”

森本忽然豎起耳朵。

他聽見了口笛聲。這個口笛聲最初是從沿路的群眾中傳過來的，只有一個人吹。接着同樣的口笛聲立刻在隊伍中傳開來——這是紅旗歌。

隊伍使勁地踏着节拍，口笛的合唱聲越來越高。

接着，群眾也和着唱起來。

警察聽見這支沒有“歌詞”的紅旗歌着起慌來了。

“不准唱五一節歌以外的歌!”

騎馬警察從街道的另一端奔馳過來。

口笛聲停止了。

警察走過去，騎馬警察跑過去後——口笛聲又響起來。

警察一走過來，口笛聲又停止了。

警察黑着臉，把腰間的短劍弄得鏘鏘直響。

出了S公園，隊伍穿過電車道。電車停止了。汽車停止了。自行車也停止了。人也站住了。再往後，卡車也停止了。——所有的人都伸着脖子，拉長身子，交叉着胳膊大聲喧嚷着，看着正在行進的五一遊行隊伍。

伸着腿坐在車身漆得發亮的汽車里的紳士，向車窗外看了一下，立刻把窗簾拉上。交通警察吹起口哨。

嘩哩……嘩哩……嘩哩嘩哩

隊伍被切斷了。汽車開動了，人往前走，自行車的輪子急沖沖地往前滾去。電車也開動了，卡車響起了喇叭。大車的輪子也轉動了。

“这个叛徒！叫他下来！下来！”

队伍向着电车的操纵台，叫声像一块块石头一样丢过去。

电车的操纵台上站着这一天特别出勤的穿西服的职员。

放下了窗帘的小汽车正打算乘空溜走，却被群众看见了。

“工人的威力你怕不怕？”

“资产阶级！”

“等着瞧吧！我们的力量！”

嗶哩……嗶哩嗶……

被堵住的队伍一下子放开了。为了赶紧跟上，队伍像雪崩一样穿过电车道向前跑去。

森本像做了一场恶梦，呆呆地站在街上。他被激动着的人群挤来挤去，可是自己仿佛一点也没注意到。——突然，耳根边“嗵！”地响了一声。

过来了一队公共汽车的女售票员。

她们穿着一色的蓝衣服，戴着一色的蓝帽子，利索地束着皮带，黑色袜子和黑色鞋子……。

她们和其他队伍不一样，一阵急匆匆的女子的轻快脚步声从街上通过。

她们手里拿着手帕，从右肩斜向左膈肢下来回挥动着，——真像一道人流！

森本不知怎的，觉得这支队伍中好像有已经不是属于他的阿君。他老是感到那张有酒窝的圆圆的笑脸马上就会举着手出现在他的眼前。——他跟在这支队伍侧边，拼命在人丛中推挤，给人推来踩去也不管，只愿随着队伍向前走去……

队伍进入了一家工厂也没有的繁华大街；大楼里的、商店里的和公司里的职员们都站在大门口的阶梯上、屋顶上、门窗上，

密密層層地擠着看熱鬧；他們就像看庙会似的，臉上毫無一點表情。

進入大街後，“消費合作社”在路口給隊伍准備了飲水。隊伍到了這兒，三三兩兩地都散開了，跑去要水喝。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的水！”

“加油干吧！”

消費合作社的社員一邊送出水碗一邊對着遊行隊伍說。

“要大大地干哩！”

喝水的一口气把水喝干，又喊了一聲：

“消費合作社萬歲！”

正當隊伍混亂的時候，有一個小伙子看准時機，鑽進了隊伍。

警察跟着就跑過來了。

“誰插進來了？是這個傢伙，是這個傢伙！”

警察想把這個小伙子拉走。

“不要讓他拉走！”

“不要讓他拉走！”

隊伍里七嘴八舌地嚷。

大家“唉喲，唉喲！”地叫着，臂膀挽着臂膀，把這個人圍成一道人牆。

警備車從那邊開過來了！

擠在群眾中的森本，慌慌張張地用手指按住太陽穴。不知打什麼時候起，他的眼睛歪斜起來，像要哭的一樣。

在S町的電車終點站，通往Y地區的運河口上，一個正在捆扎貨物的商店小學徒，突然“嘩”一聲都跑進屋裡。

同样是五月一日早晨的事。

沿路一带的住戶都喀噠喀噠地打开門，掌柜的、老板娘和小学徒們都蹦了出来。原来在大路入口不远的地方，从一幢正在建筑中的木板圍牆里突然冲出来一支七八十人組成的队伍，手挽着手，雪崩似的向着电車道冲来。

他們有的打着綁腿，有的穿着地下足袋<sup>①</sup>、有的身上穿工作服、有的穿短褂，也有戴鴨舌帽的，也有像学生的……。每張臉上都非常激动，青一塊，白一塊。

“这是五一游行队伍嗎？”

“五一队伍應該在S公园呀！”

“那末是什么呢？”

来往的行人慌張地讓到一边。汽車、自行車都停止了。

頃刻之間，在电車道上筑起一道人墙。

这一帮人开初唱“五一歌”，走不到十多步路就唱起“紅旗歌”来。

保衛日本工会全国協議会！

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

紅旗像一条长长的火舌，在这支队伍的头上迎風招展。

看的人有的目瞪口呆，有的怕怯怯地从人們肩膀中探出臉来看，有的露出稀罕詫异的神色。就在这些人的头上突然撒开了傳单。

“什么东西？”

“傳单！”

人墙不由自主地都伸出手去搶。

---

<sup>①</sup> 地下足袋是从事体力劳动的日本人穿的胶底分趾袜，不需要再穿木屐。



“哎呀！”

“是共产党！”

“真的嗎？”

“真的！是共产党！”

一过了桥，就是工厂地区。

那支团结得比钢铁坦克还要坚固的五一“别动队”，刚刚走上桥头，就听“嘩”的一声，“人墙”倒塌了。人们正在走头无路的时候，蓦地从桥那边，好几辆卡车拉着警笛飞驰过来了。

一辆，二辆，三辆，装满了帽带扣在下颏上的警察。

第一辆卡车开过了“别动队”，在前面停下来把他们挡住。警察啪啦啪啦从卡车上跳下来，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另一辆卡车停在旁边，一辆停在后面。

但是，歌声并没有停止。他们在乌鸦一般黑层层叠叠的警察重围中，仍然像坦克似的向前挺进。

“解散！解散！”

带金肩章的警官大声地喊叫。

“哎呀！”

站在前列的警察一声怪叫。

他把两只手臂向前一伸，身体往后一仰，接着就仰天倒下了。其他的警察一步一步向后倒退，也顾不得什么敌人让出一条路来。

“唉嗨！唉嗨！”别动队一边叫，一边走，手里都是包着石头的手帕，棍棒……

别动队都有武器的。

“拔刀！”带金色肩章的警官叫。

嘩……警察发出喊声。

队伍开始乱了。

正在这时，离这儿约有半里路的“金山纺织工厂”后面，又出来一支游行队伍。

到工厂去！

到金菱制罐工厂去！

\*

金菱制罐工厂一直到五月一日以前，始终都没有动起来。

五一的别动队还没拥到金菱制罐工厂之前，就给拔出佩刀的警察截住，终于垮了。

——另一方面，由于西国和阿芳他们不断的努力，已经巧妙地把“反对解雇反对降低工资斗争委员会”和筹备五一的斗争联系起来，并且发展了三个新的分会会员。但是一般职工不管心里怎样动荡，却认为讲到罢工，那除非公司方面先有什么具体的表现，他们是不肯动的。

再说，“金菱制罐工厂”长期以来又拥有所谓“Y市的福特”的传统。现在事实上虽然已经不是什么“Y市的福特”，可是到了危急的时候依然还是有它的作用。过去的总经理曾说过：这里是模范工厂，大家都非常满意地工作着，用不着参加什么“五一节”，职工们都无条件地相信了这个话是对的……

五月二日，“金菱制罐工厂”公布了解雇五十名工人——这里面含有公司方面的巧妙策略。

可是第二天早晨，被解雇的工人家属在“委员”的动员下，领着孩子，背着婴儿，一齐拥到工厂。这一来，全体职工一下都动起来了。

“反对解雇反对降低工资斗争委员会”立即改组成为“罢工委员会”！

## 十五

危險！

石川心里突然浮上这个預感。他进入Y地区时，比干其他工作或者进行联络时更感到紧张。

他跟平时一样穿着大島紬的条纹和服、束着板腰带，再穿上白袜子。他是决不穿西服的。

要把面对面走过来的特务骗弄过去，倒不是件怎么困难的事。——譬如眼镜、假胡子、帽子等等都可以帮忙。最怕的是特务从后面来。背影是怎样假装也假装不了的，而且每个人都各有其特点。因此，穿西服就比穿和服更其危险了。

话虽如此，他从阿芳家里出来，约莫过了二十分钟后，就不知怎的心里老是觉得有人在钉自己的“梢”。每逢起这种感觉的时候，总是果然不出所料的。

紧接在五一节流血斗争之后，石川为了把第二阶段的斗争集中在“金菱制罐厂”罢工上，到阿芳家里来和西国会面，把重要的事情也商量好了……。

他并不回头去看。因为眼睛跟眼睛一对面，不管化装得如何巧妙，总是危险的事情。

好在口袋里有充裕的交通费。他出了电车道，来到路径熟悉的小胡同口才回过头去。果然，一个认识他的Y警察署的特高警察装呆卖傻的跟着来了。因为石川的模样变了，所以他似乎还没有认出来。

给这家伙抓了去还成么，他心里想，便一翻身拐进小胡同，

开腿就跑。

郊区电车站附近似乎也有人“守候”。“五一”斗争以后也许正在逮捕人，必须多加注意。

此外，另一个唯一知道他和阿君住所的同志最近似乎也被捕，所以，他们预约的街头联络也切断了。

五月二日，他冒着危险曾到约定地方等候了一小时，但是那人没有来。照例遇到这种情况，应该在第二天就到他的住址来报告的，但这也沒有。——那么，他毫无疑问地是被捕了。这一来，今天或明天必须搬家。

他回到住所来，把必须要处理的各种文件拿出来，坐在火鉢旁边。在火鉢里烧文件时，残片会在屋子里飞的，因此烧时必须要有有一套本领。信件也不能和信封一起烧，那只有把信封烧黑，燃不起来。凡是有“共产党”、“日本共产党”字样的地方，他都把它摊开来烧掉了。然后，他到厕所旁的横出口处放上一双木屐。——这里从外面看不见，但它却可以通到隔壁人家的后院，再走过四五家人家的围墙，就到大路。

他把这件重要的事办完以后，才发现桌子上放着一张阿君匆匆写的字条。

去的地方很远，今天不回来了。明晨七时正归。这以前如你不去，请等着一起吃饭。

給“亲爱的”同志

君

“亲爱的”这几个字，阿君特地打上引号，还加上傍点。阿君那压也压不住的心情已在这张小纸条里流露出来了。

——不要紧，谁也没有看见。石川想，把这小纸条放在嘴上吻了一下，脸顿时涨得飞红。

“不是那个材料！”他羞怯地自言自語地說。

这一夜他沒脫衣服就睡了。

“劳駕！劳駕！”

——石川好像做了什么梦，一骨碌跳了起来。

一瞬間，他就奔到厕所旁的便門那里站立着。

果然来啦，他心里想。

“喂！开門啊！”

門外变了声响，有人用身子撞門。咚！咚！似乎后門也有人守住了。

“給抓了去还成么！”

石川从厕所的便門跑了出去。

他沒有脫衣服，走到外面后也沒有有人注意他。

他尽可能沿着店鋪的屋檐下慢吞吞地走。因为天色还早，街上还没有出租汽車。他没办法只得搭上电車，心里想乘过二三站后再下来雇出租汽車。他竭力不东張西望，泰然自若地坐下来。然后从后面的駕駛台有意無意地向外面注意着，看看有没有人追了来。

这时，他突然楞了一下，臉上頓時失色，差一点喊出声音来。

——阿君！

怎么搞的，他竟把阿君整个兒忘了。

馬上就到七点，再不想法，眼看阿君就要給捉了去！

他匆匆忙忙出来，連把包袱皮挂到窗戶上的功夫也沒有。

但是，他知道阿君回家来的必經之路。

現在还来得及。这样一想，一刻也安坐不下去了。他馬上站起身来，在下一个車站下了电車。



在这一瞬間，他才最強烈地感到自己是很愛阿君的。

他回頭向車站的方向走去。

可是！

從車站通出去的那條馬路已經有人“把守”了！他想到這裡，突然停下腳步。

他想起在同樣情況下曾經失敗的一個同志來。

然而，然而……“那個”阿君怎麼辦呢？……

他十分為難地暫時在街上佇立着。這樣站着是極其危險的。突然間，他清醒過來了。

——一定要保住組織！

為了保護組織，他必須珍重“自己”。現在應該保衛的到是和阿君有直接聯繫的阿芳。

不能讓“金菱制罐廠”的組織搞垮。

他恍恍惚惚地舉起了一隻手。

出租汽車駛到他的跟前，嗤一聲煞住了車。

“到Y市去！”

他好像咽口水似地，喉嚨里咕嚕響了一聲。

1931.4.6。

後記：這一篇是作為“工廠細胞”的第二部而寫的。



# 轉形期的人們

本篇原名“轉形期の人々”，一至五章發表于1931年“那普”杂志十、十一月号，六至十一章連載于1932年“無产階級文学”杂志一至四月号。作者原打算写成一部长篇小說，把这十一章作为它的序篇。但是，自1932年4月之后，作者轉入了極端困难的地下斗争，1933年2月被日本反动政府杀害，因此未能完成这部长篇小說的創作。

譯文根据1956年青木文庫本譯出。

—

港水深得發綠，底是岩石質。因此連山重疊，都是火山質的，緊逼在港的後面。小樽市的街道沿着山腰起伏，橫躺在海岸上長長地伸展着，一直伸展到環抱港灣的兩個山角的盡頭。到了那里，便開山截崖，向山谷里發展。街道上的房屋，一層高似一層，向上成為梯形。在街道上意想不到的地方，處處還有紅色斷崖像可憐的肉片一樣赤露着。但不到一個月的工夫，又被墊得平平整整，木头還在發香的新房子建築起來了。那里變成了登高望遠，空氣清新的高台，變成了樹木茂密的瓦房的住宅區。

站在開進海港的汽船上一望，綠蔥蔥的樹林和到處裸露着紅色斷崖的梯形海港街，好看極了。最下面有海關、貨倉、運河和雄偉的輪船公司，是一條海岸大街；往上有銀行、公司、大商店，是一條大廈街；再往上有咖啡館、吃茶店和夜市，是一條五光十色的游覽街；往上有公園、有體育場，一片郁郁蔥蔥，一直連接到山上的住宅區。這一層一層的街道，各自有濃淡不同的燈光，一眼看去，辨別的非常清楚。燈火又照原樣閃閃爍爍地倒映在黑黝黝的港水中，動搖着。

船員們在甲板上側耳靜聽，便可以聽見街道上奔馳的汽車聲，鑽過家家戶戶的下面、從山崖下走過的火車聲，從海面上傳



过来。有时在夏天的夜晚，甚至明亮的柏油路上人流的脚步声都可以听见。

住在山顶上的人，只消坐在走廊上，便可以从那些在漫长冬季里被风雪侵黑的各种屋顶望过去，一眼望见港口。进港轮船的下锚和起锚声就像在耳边一样听得真真切切。一到傍晚，像旧卫生筷子<sup>①</sup>似地摆在那儿的防波堤左右缺口——海港入口两侧的紅綠两灯塔，就每隔一定时间轮流地亮了起来。每次电灯一亮，紅光和綠光便在蒼茫的海面上拖起一条长长的尾巴。

北風直接从西伯利亚吹来，把海港里吹得怒濤汹涌；把人家的門窗吹得發出嘩啦嘩啦的响声，揚起大陣大陣的灰塵，一直吹到山顶。但那里有茂密的树林把風擋住了。

碼頭上有海关，有混凝土建筑的高層貨倉和罐頭制造公司，周圍是运河，把它分成“第一号填筑地”、“第二号填筑地”等。到处架有“桁构式的”桥梁，彼此連接着。河水被烟灰、垃圾、面包屑弄得渾浊浊的，散發出半腐臭的气味。汽艇在水里翻騰着泡沫，砰、砰、砰……地吐着烟圈，川流不息地在桥下鑽来鑽去。

运河岸边，带有各种标记的貨倉和保稅庫，都打开了笨重的鉄門，正从那里直接把貨物装卸到小船上。岸下面，許多带有蓬繩的漁船、汽艇、駁船、帆船和舢舨整整齐齐地排成一列，一只挨一只，一只撞一只地系在那里。遇有小輪船和机艇开过的时候，它們受到渦輪槳翻起来的浪头的冲击，便猛烈地摆动起来。

几十个碼頭工人排成单行，从顛巍巍的跳板上走过；有的背着大米，有的背着杂粮，在暗黑的倉庫門口出入。岸上把大福餅、餡面包、汽水摆在木箱上面卖的卖貨女人，被来往的工人調

---

① 日本人使用的一种木筷，两只合成一只，下有缺口，用时撕开。

戏着，她毫不示弱地和他們頂嘴。

在一个放着生了锈的铁锚和比大人胳膊还粗的铁鏈子的地方，不料还有一个穿号衣的男人張着嘴朝天睡在后面。

海关监视哨的下面，是专供旅客和船員上下的棧桥，小碼頭突出到海港里。每当輪船駛入港口，船員上岸的时候，土娼們便靠着栏杆，一面望着海洋一面慢条斯理地走。——夏天的夜晚，这些頸子后面搭拉着燕尾的女人，一个个搖着团扇来到这里。

临海鉄道的火車直通到这填筑地来。肮脏的貨車穿过烏黑的煤堆、木材場和木料場，一天到晚發出鬧人的响声，来来往往地調換着。附近一带堆积着从北海道腹地运来的青豌豆、小豆、大豆，都用麻袋装着，一袋一袋像战壕上的沙包一样。小型的老式機車噗哧、噗哧地噴着白色蒸气，牵引着大型鉄制的运煤車走上高架棧桥的斜坡，看去渺小得很。原来这高架棧桥下，無論什么輪船都直接靠在那里。从漏筒向輪船煤艙傾泻着煤的声音，越过海面連棧桥这兒都听得見。

一过五点钟，有高楼大厦和銀行的街道上，挤滿了从各式各样的楼房里涌現出来的人群。他們从那里穿过几道一条比一条高的梯形街道，向山上头走去；碼頭工人和工場里的工人就在港街大路上向两头走。——整天汽艇来往，發出来的急促的砰、砰声；輪船上敲着的銅鑼声；絞鉄鏈声；工人們的呐喊声；煤車挂鈎时的撞碰声；堆卸木材、鉄板和鉄軌时，震得大地都在咕咚咕咚响着的声音；船吱咯吱咯的响声……这一切，就好像被潮湿盐腥的晚風吸了去似的，逐渐低沉淡薄起来了。接着，电灯开始眨起眼兒，黑夜来了。

街道的中心，明晃晃的电灯照耀得如同白昼。但是两头一到夜晚，好像深山幽谷一般的黑暗。稀疏零散的电灯都是淡黄

色，模模糊糊的。原来这已经是市区的尽头处了。这里住的全是工人。住在这街道上的工人一听有人问他“你干什么行道”的时候，向来都不说出自己的职业，只用“我住在手宫街”这句话来回答。因此，街上的人们很怕被人看见走过界限——**鑿通山崖**的路，到手宫街去。

手宫街也是小樽市的市街，可是居民们到市街中心去时，都说“到小樽去”或是“到街上去”。

手宫街的中央有一条河，两旁高起，两岸的房子是面对面的。无论那一幢房子都是被烟熏黑了的一模一样的连檐房，顺着台阶排得很齐整。但越往下走，房子的排列就越错乱起来，污秽的小屋子混成一团，互相拥挤着。

河下游有电影院的一条比较宽敞的街道上，有“公共市场”，附近道旁都是卖东西的。两边路上尽是空啤酒箱上架着一块门板，上面摆着鱼、青菜、咸菜、豆腐、以及糖煮豆、酱小鱼等。在这些小摊子中间，连走江湖的商人都在那里做生意。这一带经常都是湿漉漉的。到了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各家的妇女们提着篮子都来了。她们有的用带子把婴儿绑在背上；有的手拉着孩子；有的敞着怀把沉甸甸的大奶子露在外面……大家一个压一个地拥挤在小摊面前，你一言她一语地说着，叫着。

摆摊子的商人懊丧地敲打着木板，自个儿在那里吆喊：

“喂，减价啦！喂，大减价罗。买吧买吧！这么便宜还不买呀！”

卖香蕉的小贩一面用缠在头上的手巾擦着汗，一面也不甘示弱，用更高的声音喊。背在背上的孩子在挣扎着哭。还有招呼伙伴的声音；脚被踏痛时的叫喊声……这一切都混在一起，乱糟糟地闹成一片。人们身上的汗气味，水果腐烂的酸味，咸菜

味，腥臭味……同时混成一团。人们回到家来，那气味还附在潮湿的衣服上，很久也掉不了。

从这里再往下穿过两条街，便是一长列用石头或混凝土建成的货仓了。装卸杂粮时，附近撒有一些豆子，很多妇女就背起口袋，拿着小竹筐和短柄小笤帚来拾。货仓和货仓之间非常冷清，满长着荒草。深夜里，警察带着手电筒到这小道上巡逻，因为作完夜工的男女工人们经常走进那乌漆墨黑的地方去。

货仓过去是工场，它们建立在填筑地的运河两岸。从工场的大烟筒里冒出来的浓烟，弄浊了运河的水，熏黑了手宫街低矮房屋的屋顶，把街道弄得乌黑，还从每个窗子里鑽进人家里去。连在道旁和潮湿小巷里跑来跑去玩的孩子們，鼻孔都是黑的；种在桥头和街角的树，只要伸手一摸树叶，指头便被沾得漆黑。住这条街上的人家大都没有钟表，他们就以工场的汽笛来辨别时间。在街上游玩的孩子們经常竖起耳朵一听，就说：“哎！爸爸要回来啦。”

从市场不往下走，渡过河去，向右走上一二十丈路，就有几百家“土窑子”，一家挨一家紧紧地挤在各种各样的小巷里。门口挂着“随意小吃”的門帘，里面土間上站着女人，向过路的行人招呼。在“土窑子”之间还夹着一两间下等“酒吧”，門面倒是油漆一新的，里面传出来留声机的喧嚣声。船員乘着舢舨上岸以后都到这里。这里的女人們一听汽笛响声，从响声的高低或嗚叫的方法，就知道甚么船进港，甚么船出港了。这些女人全是北海道内部地区农民的姑娘，和沿海一带的小渔戶的女兒。她們的胳膊又粗又紅，說話也粗魯。在这条街上的进口处，开设一些药房、洋貨鋪和杂货店等。每个鋪子都大摆特摆着“出售保險



套”的广告牌。

虽然同住在手宮街，但大家并不完全一样。在現代化大工厂做工的工人，住的房子就比较整齐干净，还有栽上两三棵树的小院子。有职位的员工还单独住一幢房子，盖在可以四下眺望的地方。甚至在地方工厂和較大的铁匠铺里做工的工人，也住着舒服的連檐房。可是，碼頭工人、搬运工人以及短工們就不同了。他們像被塞进去一样，密集在潮湿曲折的小巷里。这一带房子的墙板和墙板中間，只有一綫天空，比衣带还要窄狭。就在白天脚下都得留神，非一步步挑着路走不可。一到夏天，家家燃起蚊香，把凉椅搬到大街上的路旁来，妇女們身穿着飽經洗晒的汗衫和汗褲；男人們就只穿一条褲叉或是系着一条丁字带，手里拿着团扇乘凉。屋子里实在太热了。

大街上有专为工人开设的小商店、屋里摆着五六把快要破烂了的木椅的面館，小酒館，挂着白布門帘的冷食店，老板娘露着两个大奶子，抱着嬰兒坐在鋪子前面的杂货鋪……。这街上的人們，很多都喜吃餛面包，喝“碗酒”。

整个街道是在一个慢坡上。往上大約走十多丈，向右拐进去，便专门是朝鮮人的住宅区。那里住的朝鮮人都是做短工、土工和脚行的。房屋混杂在一起，整个街道臭气冲天。小孩子就坐在道旁的土地上玩。一看有陌生人走过，就停止玩耍，一群群跟在后面走。家門口的土台上常常有淺紅鬍髭的高个男人躺着張开嘴睡在那里。这一带时常發生打架。双方各組成一帮，就开始混战起来。他們在碼头上装卸貨物或者做土工，工錢都比日本人賤，而且干多长时间都成，所以資本家願意雇用他們。因此，和日本工人的关系就搞坏了。

此外，这条街上到处还有一些破旧的三層楼房，从表面看去



倒是龐然大物，可是几十扇歪歪扭扭的簡陋的窗子，看样子都快要脫掉了。無論怎样貧窮，無論在怎样偏僻的小巷里，要是还能住上一間房子，那还算是不错的。但是，像住在这样龐然大物的几十个家族和几十个单身汉，就連那些人也比不上。在这些建筑物里，所有走廊上的地板都是坑坑洼洼的，像干癩魷魚一样，走起路来咯吱咯吱的响声，大得叫人吃惊。楼梯也歪了，上面粘着黑亮黑亮的油泥。若有人在二楼或三楼的走廊上一跑，整个房子都在搖撼。从不同的房間里，傳出孩子哭、老婆叫的声音。什么地方一發生鬧架，不管男的、女的、小孩子就一拥而出。

这些破旧龐大的建筑物，大概都起上一个富貴人家的名字，叫甚么“山田大楼”“岩城大楼”“大山大楼”等等。既不是大楼又为甚么起名叫“××大楼”呢？沒有人知道。

其中的“岩城大楼”，在开山成道的附近。

龙吉一家人，就住在这个大楼的底層。

## 二

龙吉跟父母从秋田乡下走出来，大約是在他七、八岁的时候。那时正是冬天，津輕海峽的海面上波浪滔天，一片昏暗。他（詳細不太清楚）还記得，在那黑浪滔天的大海里，自己不知吐过多少次黄色的苦水。——他看見什么叫火車，什么叫輪船（那时叫汽船）……也是从这次出門开始的。

他是个大脑袋扁鼻子的孩子。又暈火車，又暈輪船，一直是愁眉苦臉地抓着媽媽的袖筒，好像挂在上面似的。可是，一路上

看到的，听见的又都是些稀罕新奇的事情，所以直到后来他都还留着一个愉快的记忆。为甚么要坐火车和轮船，他一点也不明白。只是感到这样做很高兴，同时也想大概要到一个快乐的地方去吧……。

现在，龙吉对于在秋田乡下儿时的事情已经不那么记得清了。只是在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突然不假思索，想起当年的事来。他觉得好像曾经在甚么地方见过似的。不错，小时候是有过那么一桩事，他记起来了。就是这种情形，也不过是由于偶然的机会，一下子想了起来。要是特意去回忆小时候的事，那是很不容易想起来的。

然而，一想起在村子里时的事，最常浮现出来的，便是他自己当日看着翻斗车的样子。在火辣辣的阳光下，翻斗车装着一车土，在陡坡上一面拉起车闸一面奔驰而来。翻斗车上站着两个一组的男人和女人。男的一只脚踏在挡土的木板上，身体拼命地向后仰着拉起车闸。车轨是顺着悬崖崖头的边缘铺的，弯来弯去铺得极不完善，车走在上面直动摇。翻斗车运来的土，一车一车的从崖头倒在下面的山谷里。他们的工作是填平这个山谷，以便铺设铁路。为了这个目的，村子里成立了土工组。来这里作工的都是一些光靠种水田和旱田不能维持生活的农民。

和从前不同，农民们在屋子里搞副业，做各式各样穿戴的东西以及家庭用具等，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了。这一类东西，反而以低廉的价钱大量从城市向乡村倒流进来。以前靠搞副业勉强糊口的农民，都抱着胳膊闲起来了。他们也管不了重重的盘剥，只好先借点钱到北海道的鲑鱼渔场去。这样离开村子的人越来越多。龙吉的村子里，管这叫做“卖雇工”。农民们在二月末离

开村子，一直到五月节前后才能回来。不到渔场去的人就上山将伐倒的木材运出来。尽管在七、八月的农忙季节，他们也得支撑着身体出去做日工。

龙吉的父母也是种庄稼的，但他却不大记得起他们在田间劳动的样子。他记得起的倒是自己那个平头顶大脑袋在炎热的日头下晒着，站在岩石给凿断后露出红色断层的热气腾腾的山崖旁边，看着爸爸和妈妈拉起翻斗车的闸，从他身旁带着风奔驰而过。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一个奇怪的记忆。

父亲脸上粘满泥土，油汗一道一道往下流，在太阳光下黑红得发亮。父亲一面用衬衫袖擦脸，一面面孔十分紧张地拼命拉起车闸。竟管这样，当他看见龙吉的时候，还是笑着向他说了一句什么话。每逢这个时候，龙吉不由地一愣，他深怕在那一瞬间，说不定那架翻斗车突然翻一个筋斗从崖头上摔下去。他虽然还是一个孩子，但那时心里也在怦怦跳着，心想爸爸和妈妈不对自己笑也没关系呀。

一天，龙吉把奶奶用泥烧成的饭盒拿包袱包起来，向翻斗车开走的路上爬去。这件事每天都是由他作的。因为天热，他把衣襟撩起掖在腰带里，露着葫芦形的小鸡儿，高兴地一面吹着那时刚刚开始学会还不够熟练的口哨，一面从那悬崖的崖头绕过去。突然间龙吉好像肩膀被人一把抓住一样，尖着嘴唇停了下来。原来他忽然感到拐弯过来的翻斗车倾斜了。刹那间，离开轨道的车轮，在半空中发出响声打了几转，就见翻斗车翻了一个筋斗，翻到铁轨那边不见了。这仅仅是一刹那工夫，龙吉连“啊”的一声也没来得及喊出来，只是尖着嘴站在那里。等到翻斗车翻过去不见的时候，他才啊，啊、啊、啊……喊叫着拔腿跑去。他觉得那是爸爸和妈妈的翻斗车。可是他的父母却在两三辆车后

面駕着翻斗車來了。他們看見哭喪着臉跑來的龍吉，便向他揮一揮手。頓時他感到四肢無力，倒也似地坐在地上。他從來沒有像這樣安心過。

在翻斗車和泥土下面死去的人，男的是一个土工，跟他搭伙伴的女人是鄰村農民的老婆。從撕破了的印花布襯裙下面，現出彎扭的腿，變成紫青色，一半埋在土里。那只腿從大腿根向着不應該彎的方向彎了過去。一看那樣子，就好像是自己的腿給跌彎了一樣，神經質地感到疼痛。

“喂，走開走開！”

杠夫頭不斷地把四周圍集攏來的人們攆走。那時正是換班的時候，給孩子吃奶的女人們用圍裙底邊堵着自己的嘴，從人們的肩膀中間往里偷看；也有些人不住地吐着唾沫。一個拿鐵鍬的土工走來了，他來挖掘屍體。

“叫你們走開呀！”

杠夫頭真的發起脾氣來了。

龍吉悄悄地夾在人群中間。每次鐵鍬挖進土里時，屍體就像活了似地，紫青色的腿還一動一動的。他的眼睛不由地天旋地轉起來。

“阿作家里可怎麼辦呀。就連阿芳干活，也還是混不上吃喝呢！”

“這回除草也好，收割也好，都沒辦法啦。”

“唉！”

“真倒霉！越窮越見鬼，這話一點不錯。我們窮人真是——”

從村子來做工的人們一面給驅逐着，一面嘴里嘟囔。

吃午飯的時候，龍吉心里還挂念着那只扭彎了的紫青色的腿，雖然是一個孩子，也感到十分沉痛。可是，不知道為甚么，爸爸



和媽媽比往常高兴。吃过飯，媽媽把龙吉摟在怀里，用盘坐着的腿叉夹着，不住把一股汗气的面頰在他的臉蛋上摩擦着。龙吉很不願意，縮紧脖子。但是媽媽还是不住地摩擦，一面說：

“真乖呀寶貝兒！真乖呀寶貝兒！”

吃过飯，龙吉已經忘記那扭弯了的紫青色的腿，在摆弄着泥土玩了。

他的父母一直到黄昏时候才住工。太陽把暮云染成一片赤霞，向西沉去。从高坡上望，落日显得很低。龙吉揮舞着竹竿，走在父母的前前后后，时而向半空中抽打着，时而砍倒路旁的青草，竹竿發出呼呼的声响，三个人一起走下山坡来。他們剛一繞过悬崖头，就看見咯吱咯吱响着的担架正从看守的小屋子里走出来。人們圍在一起，乱哄哄地互相談論着。

父亲一看見，便把头一扭吐了口唾沫；媽媽用圍裙堵着嘴。

“你看，今天沒落在我們头上，还好！”父亲說。

龙吉猛然想起今天父母特别高兴的事来。

“說，你想吃甚么？——糖塊兒、餡面包、肉桂糖……你想吃甚么？”

父亲对龙吉說。粘滿泥土的粗硬手掌里，握着剛領到的五毛銀洋。

也不知是在这以前，或者在这以后的事。一个秋天的傍晚。

龙吉伸直两腿，坐在鋪着席子的薄暗的土間上，大拇指鈎着稻草，模仿編草鞋玩兒。嘴里吹起不太熟練的口哨。屋里洋灯的光亮照不到那里，周圍陰暗暗的。鋪在馬棚里的稻草，从后門冲进来一股蒸悶气味。有时还傳來馬的鼻息声和馬蹄咕噠咕噠地踢牆板的声响——是一个寂靜冷清的夜晚。



一直在外面作草袋子的媽媽，这时来到土間里了。她渾身滿是稻草末，头上和眉毛上粘着一層雪白的米糠。媽媽从土間向昏暗的厨房里探进头去，用手捧着水咕嚕咕嚕地喝了几口。然后和父亲一道，从外面把很多又湿又沉的空草袋子搬到屋子里来。

搬完之后，父亲坐在地爐旁边，拿出烟袋抽起烟絲来。他在手掌上滚动着烟灰，寻思着，想了又抽，抽了又想。

这其間，母亲在靠近厨房的土間上归攏着稻草末，把它堆成一堆。

“我說，爸爸！”

她催促了一下。父亲挺了挺腰，說：

“阿龙，把洋灯拿到这儿来！”

母亲把稻草堆点上了火。父亲和母亲拿着两头，把又湿又沉的草袋子在火上烤。龙吉小心翼翼地两手拿着提灯向前照着，心里想：这是干嗎呢。每次稻火熊熊地一燃，薄暗中就紅紅地浮現出父亲和母亲的臉。

“媽，这是干嗎——”

龙吉从遮在自己面前的洋灯下窺視着問。

母亲臉上陡然現出严厉的神色。但沒有作声。

“差不多了吧！”

她向父亲說。

父亲把草袋子翻了一下，查看面上干的程度。

这时，只听见后門咕咚地响了一声。父亲和母亲一愣，一同回过头去。

“是馬！”龙吉說。

“是么？”

父亲說，还是歪着耳朵听。

“嗯，是馬。”

父亲說着，又繼續查看草袋。

“媽，这是干嗎呀？”

龙吉又問了。母亲馬上怒吼了一声：

“住声！你問它干嗎？”

草袋查看完畢后，两人开始往里面装起米来。

母亲把升放到席子上的米堆里，撮起滿滿一升米，再用手沙沙地把面上括平。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她不住地数着，往草袋里装。

堆米的席子有两張，各堆着两种質量不同的稻米。她首先往里装好的，装了一半之后，又量上比較黑一些的米装进去，最后再装上好米。

母亲装完后，父亲赶紧用草繩捆起来。大約装好五草袋的时候，松了勁的鐘慢慢地打了八下。母亲把腰一伸，腰脊骨吱咯吱咯地响。

“好，算完事了……”

席子上面，米还剩下很多。

“剩下多少？”

父亲一只脚踩在草袋子上打捆，嘴里咬着草繩，不清不楚地問。母亲从掌心往下沙沙地倒着米，反复了好几遍，她說：

“啊，有一斗哩。”

她的胸前、臉頰和包着的脑袋上都弄得雪白。

“一斗？……謝天謝地！一斗米对山代老爷來說，算不了甚么。可是咱們就……”

“……………!!”

母亲还在沙沙地弄着席子上剩下来的稻米。

第二天一清早，父亲换上衣服，把米袋装在手推车上轱辘轱辘地推走了。妈妈在门口停了一会儿，然后回到屋里来。龙吉坐在屋角落里瞧着。这件事现在还想得起来。

大概是龙吉一家来北海道前不久的事情。那时农家刚把庄稼收割完毕，还有一段时间才进入过冬的准备。因此，稍微富有的人家都组织起“结香社”来。这是老太太们四五个人结成一伙，到庙里去拜佛进香，并在那附近住上一两夜，因而各处举行这样小型的庙会。一到这时节，大家都尽情地玩乐。龙吉自然也去逛庙会的；有时很晚才回家。他半睡半醒地靠在哥哥的身上，踏着暗夜的丛林小道走回家来。有一次，走在半路上突然听见一声喊嚷，草林中希沙希沙地响着，不知是谁慌慌忙忙地跑掉了。龙吉吓了一跳睁开眼睛，抓住了哥哥的手。他在那一瞬间，看见了像女人的衣裙在黑暗中飘动了一下。这光景一直都如在他眼前。

他的父母就等待着这个季节的到来。从这季节开始到冬天来到为止，他们每天早上带着抹酱的大饭团到“野地”去，龙吉跟在后面。“野地”的意思是他在很久以后才明白的。“野地”就是荒地。原来龙吉一家，单靠租种山代老爷那一点点地是怎样也维持不了生活的。所以把山代老爷没法开垦只好闲放着的荒地也免费租了过来，由他们来开垦那全是石头的潮湿的土地。开垦成为田地之后，龙吉的父母可以白种两年，以后每年再向山代地主缴纳低租。这个工作只有在农闲期来做。

那时候，他们一清早出去时，有的人家还在睡觉，有的好像刚在准备早饭，从草房屋顶所有的空隙里，从门口和土墙上歪斜

的窗子里，都往外冒烟。炊烟升到深秋的晨空，在水一般的潮湿空气里，缓缓地往横扩展，再向空中飘去。

有些人家把空汽油桶挖成的洋炉子搬到后门来烧。蹲在前面烧火的女人一看见龙吉他们在街上走，便挺腰站起来。

“哟！您瞧……”

于是爸爸用谈谐的口吻说：

“哎，想发一笔大财嘛。”

“我家他爸还睡着呢。真的……您真行呀！”

她这样一说，爸爸把手摆了一摆。

“得啦，还是你们好。——像我，在这样的季节里还得干哩！”

清晨很早起来哄孙子的老太婆，把光身子的孙儿背在背上，摇摆着在街上走来走去。

龙吉的两颊和耳朵给早晨的冷气冻得通红，不住地吹着还没有熟练的口哨，兴高采烈地跟在后面走。

到“野地”得要二十多分钟。地在河边，凸凸凹凹的，到处都是圆石子。开始时先把石子捡起，向河里扑通扑通的扔去。龙吉也帮着干。他朝着河里尽量向很远很远的地方抛去，觉得怪好玩的。有时因为用力过猛，身子一歪，就一屁股坐在地上，惹得爸爸妈妈笑了起来。

石子差不多扔完以后，便用手和锄头开始除草；然后再进行翻土。常常咯噔一下发出响声，原来锄头刨在土里的石头上，刃儿豁了。在薄薄一层黑土的下面，看样子底下还有许多石头。

一天早上，任凭母亲怎样叫，父亲老是不起来。最后，母亲把被揭开，就走出去了。父亲一声不响坐起半个身子又把被子盖上。一会儿母亲走进来。

“你这个人，真是——”

她大声叫着說。

“你是去还是不去呀？干不干嘛？到底怎样办呀？”

父亲把臉埋在被子里，說：

“不干了。”

“……………!!”

母亲出其不意的給他这么一講，說不出話来，只是直挺挺地站在那里。

“不干……？”

她自言自語地重复着。

“哎！”

“已經花了这样多的气力啦。你这人真沒有常性！赶到明年不是就能貼补一点嗎！”

父亲的臉还是藏在被子里。

“怎么干也不成，尽是石头。——白費勁！”

母亲还想說什么，可是沒有出口，恶狠狠地走出去了。

后来怎样，龙吉已記不得了。但仍和父亲母亲到“野地”去。到了快要耕那塊地的时候，父亲从山代老爷那里借了一匹瘦弱得搭拉着脑袋的馬。那时候还没有現在这匹馬。他們早晚一去一来，父亲拉着繮繩，把龙吉馱在馬上。

那里靠近去鎮上的大道，可以看見从鎮上回来的村里人。他們在手臉被太陽晒得黑紅的身上穿戴着很不相称的新帽子、衣服和木屐，还給孩子买了各式各样的輕气球拿在手里，一路走了回来。龙吉呆呆地站在那里望，父亲突然恶狠狠地把他的衣袖往后一拉，嘴里喊出可怕的声音。

“看甚么！”



来到小樽以后，龙吉偶然想起“野地”的事情，曾向媽媽打听过。

“啊——啊……”

待了一会兒，才說：

“因为要到此地来……簡直是白白地給山代老爷开垦了一块田。”

“要是現在，那里的庄稼就足够地租錢啦……”

这是在“野地”已經开始耕种的那年冬天，还是第二年冬天，龙吉已記不太清楚了。

龙吉在木屐下面按上竹板，出去滑雪，肚子餓得不得了，把紅腫的手背像螃蟹夹子似地搭拉着回到家来，这时太陽已經下山了。一进门，龙吉突然停下脚步。不知道为甚么，他感到屋子里变了样。

父亲和母亲坐在薄暗的挂灯下面一动也不动。大地爐里，树根只剩下灰烬，火快要熄灭。龙吉走进去，父亲和母亲連理都不理。一种令人莫名其妙的冷冰冰的感觉，从他脚底下一下子凉上来，到还不只是因为火快要熄灭的緣故。

父亲两手慢吞吞地花了好半天才用烟袋抽了一口烟絲。身子一动，从土間弯过去映在土墙上的影子也跟着搖摆起来，变得歪歪扭扭的。

龙吉在陰暗的土間里叫了一声“媽”，母亲一楞，向陰暗的土間張望了一下。那种惊慌的样子，就像作了什么坏事情被人發現似的。

龙吉一个人吃飯的时候，父亲和母亲还是照老样子坐着，一句話也沒說。他一口一口地把飯往喉嚨里塞，很不舒服地把飯吃完了。吃过飯，母亲就把睡在隔壁屋里的小妹妹給他背在身

上，叫他到外面去玩一会来。母亲的口气和往常不同，非常严厉。要是往常，龙吉早就說“我不干！”和母亲耍脾气坐下来不走；但这一次，說也奇怪，他却給母亲的声音威压住了，規規矩矩背着妹妹往外就走。睡着的妹妹搭拉着手脚，比平素沉得多。他把带子在胸前扎成十字，臃脹着頸子，搖动身体又来到大家在滑雪玩的土坡上。

大約过了一个鐘头，龙吉回来了。屋里空洞洞的，挂灯下面放有两个行李。爸爸拿起麻繩正在捆着其中的一个。他一只脚踩在行李上面，用力一捆，行李就咯吱咯吱地响。母亲把头探到壁厨里，拚命从里面向外拉出一件不知什么东西。

“再去玩一会兒来！”

父亲嘴里衔着麻繩，瞪了龙吉一眼。

他把嘴一撇，快要哭了出来。带子紧紧勒着肩膀，一陣陣地發痛。他像小烏龟似地向前面伸着頸子，不时停下把妹妹往上顛一顛，好容易才回到家里来的。他再也走不动了，一进屋子，就扑通一声和妹妹一起摔倒在地上。妹妹給惊醒了，馬上哭起来。但父亲和母亲再也沒說什么。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龙吉被母亲搖撼着叫起来。看样子時間已經很晚了；他剛从睡梦中叫醒，身上冷得發抖，迷迷糊糊地东倒西歪，給穿上了斗篷和用稻草做的雪鞋。

“喂，別这么迷迷糊糊的，醒过来呀！”

龙吉想睡覺，心里不耐煩，哭丧着声音說：

“到哪兒去呀？”

因沒有睡醒，本来應該往門口去，可是却迷迷糊糊地向厨房蹣跚走去。

“糊塗啦！是这边！”

爸爸抓住他的肩膀。

細乾細乾的、砂棱棱的雪被風一吹，斜着降了下来。爸爸背着行李，上面穿起大衣，戴一頂圓頂高帽。媽媽背着小妹妹。关門的時候，父亲問道：

“关上啦——？”

“关吧！”

母亲小声地說，噓唏地抽了一下鼻子。父亲又到后門轉了一趟，馬上走回来。

“都弄好了……！”

“……”

父亲領先在前面走，龙吉在中間，母亲走在最后。一路冷得厉害，稻草鞋踩在雪道上發出响声，像玻璃破裂一样。寒風迎面吹来的时候，雪直往臉上扑打。沒多久，臉上已經火辣辣的了。

路上一个行人也沒有。無論朝哪一面看都是漆黑一片。家家戶戶都已入睡，沒一处有灯亮。只是在眼前一两寸的範圍內，看得出来一片片的雪花往下面飄落。很久很久，父亲和母亲沒說一句話。只听见三个人踏着冷冰冰的雪的声音。他們的步伐不知不覺一致起来，又不知不覺打乱了。龙吉看着父亲那两只輪流向前移动的脚步，想跟他說話，可是感到有些害怕始終不敢开口。

在黑暗中，龙吉不曉得道路已經是一个坡子了。来到这附近，身上热呼呼的，雪花扑打在兩頰上，馬上就化成水，挺舒服的。風厉害起来。这时，他忽然豎起了耳朵。

就在他的右边——当时听去好像是从地底下發出来的——傳來嗚嗚的咆哮声。隔了一会，又嗚嗚地咆哮起来。龙吉立刻

从后面把父亲抱住。

“我怕！”

父亲也吓了一跳，停下脚步。

“怎么啦？”

“有妖怪！”

他用尽力量拚命抓住父亲的大衣。

“妖怪？”

“你听……那呜呜声！”

父亲一听，松了口气，仿佛说，“这也值得大惊小怪么！”

“那个么？……真是傻瓜，是矢馆的山头，风吹树林的声音呀。”

母亲也在后边笑了，抚摸着他的头。

“龙呀！没有什么害怕的。”

三个人又继续前进。龙吉虽然知道那是风吹树林的声音，可是每当听见呜呜的叫声时，还是抓着父亲的大衣。他老是觉得故事书里说的那个血盆大口的黑老道越来越大，把天空都遮满了，快要把小龙吉一口吃掉。他好像想起来似的反复地说：

“尽骗人！那是妖怪！”

来到有火车站的街上时，那呜呜的声音还在龙吉耳朵里响着。街上到处关门闭户，人们都鸦雀无声地睡觉，只有雪花在空荡荡的黑暗街道上吹过。

父亲母亲带着他从秋田乡下“乘夜逃走”，这件事是在很久很久以后龙吉进入商业中学时才知道的。

日俄战争结束以后，市面萧条起来了。曾经到各城镇里去的人，都因遭到失败又回到乡里来。这些人们都想到地主那里去当佃户，彼此竞争得非常激烈。地主也就乘机抬高佃租。当

然，那时候还没有农会一类的组织。佃户们简直不知要怎样办才好。由于地租是按米的重量计算，他们就用水浸湿稻草，编起比普通还要厚的草袋子，或者掺杂一些坏米；有的又认为尽管怎样劳动还是交不上佃租，这还是活见干的不够数，于是管身子受了受不了，勉强去开垦“野地”，大家就这样勉强地把生活维持下去。在他们来说，最多也只有这些办法。

为什么要“乘夜逃走”，他的父母一句也没说过，所以他不太清楚；实际的原因是，那夜晚他父母用坏米掺好米，第二天拖去交租时，被地主当众给他暴露了。另一个原因是，他的父母拖欠佃租，地主就说，有的是人租地，你请走吧。村子里其他佃户们虽然知道龙吉一家乘夜逃走了，可是大家都装作不晓得的样子。

就这样，龙吉一家渡过了津轻海峡，来到小樽。

### 三

虽然来到北海道，但一家的生活并没有因此而好转。那时候，父亲由于过去的工作劳累过度，心脏受到严重的损伤，不过这是以后才知道的。农民的活计再不能做下去了。他弯着身子，在冰冷的水稻田里呆好几个钟头才上来，满脸都是泥水，面色苍白浮肿起来，好像变了另一个人似的。

他回到家来，连水淋淋的草鞋都没脱，就仰面朝天躺在一进门的方，让急促的呼吸平静下来。

“龙啊！你用手摸一摸这儿……”

说着，他用自己粗硬的手握着龙吉的手，放在左边的乳房下



面。

“懂嗎？你看，扑通，扑通地跳呢！”

龙吉好像要摸什么可怕的东西似的，胆怯怯地把手放在上面，父亲的心脏跳得吓人一跳，不禁把手撤了回来。

“这是什么呀？……爸爸的胸里有鐘嗎？”

“鐘？胡說！”

父亲把浮肿的臉一歪，笑了。

龙吉父亲的身体本来不算坏。心脏完全是由于过度的活兒累坏的。父亲死的时候，龙吉看見他皮包骨的尸体，才知道那只全是骨头的手掌比脑袋还要寬大。他父亲是村子里最能劳动的人。

“你爸爸好像是天生来干活的菩薩！”这是母亲的口头語。不仅是母亲的口头語，就連左邻右舍和亲戚們都这样說。

然而，就是这样能劳动的父亲却没有安身之地。那末，为甚么那样不辞辛苦地劳动呢。母亲說：

“尽管怎样干活，也不能全都發財。也得碰运气……”

父亲来到小樽，原是想投靠在那里开面包工厂的哥哥。由于哥哥的照顧，父亲在手宮街開設一个小鋪子，卖“餡面包”“粗点心”“洋画片”“輕气球”“飞行彈”<sup>①</sup>“肉桂糖”和“汽水”等。那里虽然也是手宮街，但已是街的尽头处，哪怕天气繼續晴朗也还是湿漉漉的。許多陰暗的小路就像蜘蛛网一样縱橫混杂，脏臉的孩子們每天拿着木棒，一面撥打着积下来的淤水，一面大声嚷着在那附近叭噠叭噠地乱跑。孩子們成群結队的，不曉得是从哪里来的会有那样多。無論那一家都是又窄狹，又陰暗，湿漉漉

① 一种小孩玩的彈子，上繪有各种飞行机。

的，孩子們誰也不在家里面。虽然下点雨，也淋着光脑袋和肩膀来回跑着玩；就是回家去，家里也没有人，因为父母都出外做活，孩子們在外面玩惯了。

孩子們跟家里要来一两分钱，就到龙吉家的铺子里买“彈子”。然后，两三个人排在一起，把彈子往板墙上一彈，看誰蹦回来的远就算誰贏。

龙吉說的是秋田土話，大伙兒都不要他玩。他的話不是被人譏笑，就是被人模仿，弄得他哭着回家。在学校也是一样。高年級的学生故意走来問：“誰講秋田話”。一發現龙吉在运动場的角落上陰沉着臉呆呆地站着，大家就圍着起哄。龙吉不管別人怎样逗，自始至終一声也不响。

倘若被欺侮得太厉害的时候，龙吉便哭起来，不知不觉地喊叫着：

“別煩啦！”

“別煩啦！說啦，說啦！到底說出来啦！”

大家乐的乱蹦乱跳。

“別煩啦！”

“別煩啦，是甚么意思呀？”

于是，一个常常欺侮龙吉的大个子，头上长着“火包”（头上的膿包）的同班学生就說：

“是这个意思——不要鬧啦！”

大家哄然大笑。

从此以后，“別煩啦”“別煩啦”這句話就在校內流行起来。

龙吉不願意去上学。最初，他装作上学的模样，爬到后山玩了一天，看土工們在那里开采石头。土工們在高高的山崖上揮动着洋鎬工作。洋鎬的长尖头不时一閃一亮的。

他看了几次爆破。先是一股导火线的臭味，突然岩角往上一冒，然后砰的一声，砂土纷纷落在地上。

最后，他和一个年青的扛夫头交了朋友。他觉得居然还有人能和自己交朋友，感到十分奇怪。他这逃学的事给父亲知道了。学校里的女教师来家进行了访问。父亲听说后，神色是那么悲痛，很叫龙吉莫名其妙。第二天，父亲领着龙吉到学校去了。那一天，他在休息时间到运动场一看，爸爸还穿着草鞋站在那里，一个劲儿向他这边望。原来父亲在那里守了他一天。爸爸第二天又跟着龙吉到学校去。

一生过着悲惨生活的父亲，将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学习很好的龙吉身上。最少，他一个人总要有点成就。可是不知道因为什么缘故，龙吉却装作上学的样子一直在逃学。当父亲知道这件事时，就好像晴天里一声霹靂。对父亲来说，这件事实在太严重了。不但如此，父亲为了送龙吉上学，不知受了多少辛苦哩。

每天早晨天还没有亮的时候，父亲就背起货匣子，穿上草鞋，到小樽市中心的面包工厂去买“馅面包”“代用面包”和“咸面包”。这些本来可以由厂给送到家的，但自己去买，可以在批发中多给两三个。买到手后，便赶着回来，好按时卖给上班的工人和上学的学生。每逢下雨的寒冷早晨，父亲在水田里做活时受的寒就发作起来，腰部发痛。

快到晌午的时候，父亲担起两个隔成两三层格子的玻璃箱子，里面摆着大福饼和面包，到土工做活儿的地方去卖。若是雨天，那里还没有建起工房的时候，就到海关旁边有栈桥的广场去。他整天在道旁饱受灰塵的扑打，弄到精疲力尽才回来。

龙吉的姐姐在火山灰公司里做活。她在灰雾腾腾的火山灰里面，把嘴和鼻子用手巾围起来工作。姐姐一回到家来，因为怕

濺上水，便脫去上身衣服，花很長時間來洗沾在头上的雪一般的火山灰。姐姐是一個皮膚白淨的漂亮女子。一天，龍吉偶爾發現姐姐的右肩上發青，腫起了一塊。在姐姐的白淨皮肉上，看來很淒慘的。

龍吉從身後問道：

“姐姐，那是甚麼？”

姐姐在洗著頭髮，起初沒有理會龍吉說的話。“什麼呀？”他說著用手摸了一摸。

姐姐一楞，回過頭來，臉色馬上變了。她趕緊把胳膊伸到袖筒里擋住。龍吉被弄得莫名其妙，呆呆站在那裡一動也不動。

後來他才知道，姐姐在火山灰公司担洋灰桶。這一來，他也記起了當時姐姐每從工廠回來，不是跨過門檻，而是用手把每一隻腿架過去好容易進到屋裡來的。

妹妹在上學。但是一回到家來，就拿著筐子到火山灰公司後面堆得像山一樣的煤渣堆裡拾煤核。她在煤渣堆裡挖出成了焦炭的東西。一到冬天，家裡把洋鐵桶周圍開成許多小孔，放進焦炭，代替洋爐子用。可是這種焦炭燃燒時放出有毒的紫色火焰，弄得屋子裡煙霧騰騰，鼻孔噓得難受。

姐姐和妹妹是這樣地勞動著。除此而外，不論有什麼事，父親都是打發姐姐和妹妹去，而不叫龍吉作。

“龍啊！你是爸爸的‘面子’呀！”

姐姐累得心裡不痛快的时候，就這樣對他說。“面子”就是寶貝的意思。父親的心願是尽可能叫龍吉學習。但是不大說話的父親，對此一句話也沒有吐露過。說雖不說，父親這心思龍吉是知道的。



龙吉升到六年級的时候，父亲像有甚么心事，几乎每天都要到开面包工厂的伯父那里去。每次一去，就要很晚才能回来。晚上，他把飯桌擦干净，在上面做功課。回家来的父亲便和母亲在一起悄悄地談了很长的时间。

一天，老师在語文課的剩余时间里，說：

“你們中能升学的人，举起手我看一看。”

大家面面相覷，又回轉头往后看。有四五个人犹疑不定的紅着臉，但臉上还有些洋洋得意的样子，紛紛地把手举起。“再举高些！”老师說着挺起腰，一、二、三、四地数起来。立刻之間，大家都很羨慕地乱哄哄談論着。每一个能升学的学生都不是学习成績很好的。龙吉心想：这样的学生能考入上級学校么？

休息时间，教員室来人叫龙吉。他心想：又有甚么事情了。教員室一来叫人，总沒有好事的。他战战兢兢地打开沉重的門走进去。

級任老师背着洋爐子吸紙烟。龙吉窺伺着老师的臉色，一声不响地站在他面前。

“你家里……穷嗎？”

老师看見他，就說。

“……！？”

这完全出乎龙吉意料之外……他說不出話来，用指头摆弄着衣服的前边。

“是嗎？……很穷嗎？”

他点点头。

“是么。看見像你这样聪明的人不能升学，——我很可惜。回去跟家談談吧，我也去見見你爸爸……”

他根本沒考虑过升学的問題。因此，剛才那些要升学的人



举手的时候，他并没有像其他学生那样感到羡慕。可是，现在给老师这样一提，他意外地觉得一时一刻也等不了。他心里想：上级学校并不是努力用功、成绩优良的人进的，而是比自己不用功两三倍，脑子也笨，成绩也坏的人进的。这是什么个道理呀？

那一天，他急急忙忙回到家里。父亲不在。他从外面扑通扑通地跑进来，马上跑到母亲面前，嘴里没头没脑地匆匆说了几句，就哇一声哭起来了。

傍晚，父亲担着卖剩下的货匣子从土工们的工地回来。他听到了龙吉这件事，就说：“我每天到你伯父那兒去就为的这个事呀。”原来父亲一心一意想要龙吉升学，几次到伯父家去请求帮助。

过了两三天，学生们在放学后吵吵嚷嚷地走出学校时，有人喊了一声：

“大村的爸爸来啦！在那兒呢。”

一看，他父亲背着馅面包和大福饼的货匣子，穿着草鞋靠在学校的大门旁边。他在大家面前，脸涨得通红。

父亲在打扮差不多相同的学生中发现了龙吉，满是皱纹的脸上立刻笑盈盈地望着他。父亲小跑着向他走来，货箱子给摇动得咯达咯达地直响。龙吉从脸到胸口都羞红了。

“成啦！成啦！”

父亲急急促促地颤动着没有牙齿的瘪嘴唇说。成了？可是龙吉此刻为了父亲，满肚子都是羞愧，哪里还管得了什么东西成了。学生们骨碌骨碌地盯着他父亲那身装束，各自走了。

“成啦！龙啊，你能够升学啦！”

父亲和伯父好容易商量好。他等不及龙吉回家来，而且还得赶到工地去做生意。要等龙吉回家，就得到夜晚才有谈的机

会。回想起来，父亲五十几年来的悲惨生涯中，像这样高兴的事恐怕一次也不曾有过吧，那末……。可是，就真这样一刻也等不得吗？父亲也想到龙吉看见自己会羞惭的，不过，即使这样也还是想要早一点告诉他……。

龙吉比父亲迟一步，走在后面这样想着，一面又想自己到底成了什么人了，他感到全身都要颤抖似地想哭出来，怎样也制止不了，他压着哭声只是肩膀一抽一抽地向前走去。

父亲不住嘴地不知在说些甚么。这样健谈的父亲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走了一会，父亲才发现自己一个人在说话，他猛然回过头来。

“你怎么啦？龙啊，——喂，怎么啦？”

龙吉给父亲这么一问，突然放声大哭起来，拉起父亲那带汗气味的短褂下摆不住地揩眼泪。

关于升学（进的是商业学校）的事，是附有条件的。龙吉搬到伯父家里去住去了。他从学校回来，要参加到职工里面帮着面包工厂做活。一面上学一面工作是很吃力的。他有时用大竹板搅混放在大锅里的“面起子”；有时捣土豆；有时两只胳膊插进面堆里和白面，深齐肩膀，浑身弄得雪白。早晨上学之前还坐着卡车出去送面包。卡车不到的地方，便用大车载着货匣子送到零售店去。——龙吉一到学校，坐在椅子上就打起瞌睡来，怎样挣扎也支撑不了。可是又因为是别人给拿钱上学的，所以必须争取优良的成绩；不但如此，在伯父家还得要时时陪小心。大家待他很冷淡。

到了考试的时候，龙吉认真地考虑过好几次，想从伯父家中逃走。

是在一个麻烦的考试的前一天。他因为看笔记，到工厂去晚了一些。那正是工厂里最忙的时候，要把陆续不断出炉的面包一盒一盒地进行装箱。恰巧父亲也来了，背着货匣子，穿起草鞋，在工厂那一头的取货台边等着领面包。龙吉和平常一样走来帮忙，他挤到一个挨一个地正在工作着的职工们中间去；那时天气很热，大家都满头大汗，满脸油光。正在用长柄竹板从炉里把放在铁板上的面包取出来的工长狠狠溜了他一眼。工长熟练地用竹板把铁板骨碌一转，滑溜溜地朝他面前推来。他旁边的职工迅速地用蘸着蜜糖的刷子稍稍涂了一下铁板上的面包，然后又用很厚的破抹布抓着铁板的边缘，把烤得热腾腾的面包扣在席子上。就在这时，龙吉只觉得眼睛、耳朵和鼻子嗡的一声响亮，跟着自己也不知道抓着甚么，也不知道什么东西抓住自己，就仰面朝天地倒在石板铺的土间上了。他哎呀一声，掩着脸想站起来。

“你这靠人吃饭的东西！”

工长的长柄竹板又一次横着打来。他一只手撑着地又往后一歪。龙吉这时昏天黑地的，疼痛还是小事，在那一瞬间，最伤心的是亲眼看着他的父亲。他是多么的难堪呀！

“你干吗！？”

他只说了这一句话。

“还问呢！靠人吃饭也得象个样子！干吗到现在才来！”

“……”

满肚子的屈辱使他全身颤抖起来。可是，他又怎能怎样回嘴呢？自己是靠人生活的呀！——没法回嘴。

龙吉的父亲直挺挺地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直到最后一句话也没有讲。面包做好之后，爸爸一声不响地装满三个货匣子

就回去了。

那天夜晚，龙吉睡觉时用被把臉蒙上。白天一直忍受着的情感一下子都涌上来了。他咯吱咯吱咬着被里子，眼泪不断地流出来。

“听见了……听见了……”他不知道过了多久，只听见脑后面的里屋里，大概是女佣人在答话。龙吉突然清醒过来。

“听见了，这就起来……”

不错是女佣人。他抬起头来。泪水沾湿了被里和枕头，两颊冷冰冰的。他听见喀达喀达的响声，大概是女佣人起来走出去。一定是有客人来了，龙吉也不在意，低下头来翻了个身。

女佣人打开外面的门……，突然，龙吉的母亲和姐姐在喊叫，女佣人扑通扑通地跑进来。他不由得在褥子上坐起来。

“你爸爸……，你爸爸！”

他没有听完，但已经明白了。

脸色惨白的姐姐提着还在点着的灯笼随后走进来。睡在后屋的伯父听见声响也起来了。

姐姐十分惊惶地说着。但是结结巴巴的像小孩子学话一样听不清楚。

“爸爸怎么啦！”

龙吉把姐姐的肩膀一把抓住。

“被火车！……爸爸被火车……”

姐姐只说到这里，便倒也似地靠在龙吉的身上，哇地一声大哭起来。

夜晚十点钟左右，父亲说出去洗澡，就在临海铁路从手宫车站分手到填筑地的路上，在有很多货仓的漆黑拐角里被压死了。那里是在铁道拦路口的附近。龙吉和伯父等人到那里的时候，

父亲的尸体已经用席子盖着躺在距离铁道不远的短草旁边。五六个警察和車站上的人站在那里。

火車一經過，機車头上的电灯照得附近亮通通的。但龙吉每次都把眼睛閉上。天并不冷，可是身上却不住地一动一动地顫抖着。

“……火車剛一拐弯。就在那附近……”機車上火夫模样的男人用手指着貨倉和貨倉之間的地方說。“像有一个人站在那兒，不过看不太清楚。我剛想，就觉得眼前什么东西一閃……那声音可难听，这样咯吱的一声！……”

有的人向一旁吐了几口唾沫。

警察說还没有驗尸，要明天才能領回。大家一面站着說話，一面等警医到来。龙吉沒有跟母亲和姐姐說一句話。

“說不定在鉄軌上还粘有一两根手指头哩，这要天亮才会曉得的。……”

說話的人大概是站崗的巡警。

像照明灯似的小光圈，照在貨倉对面的洋鉄板墙上，搖搖晃晃地照出各种形象。一个拿着煤气手提灯的車站巡警从拐角走过来了。

“怎么回事！”

煤气灯的光圈在席子上面晃了两三回；然后，一个一个地照亮了每个人的臉，又移开了。

“压死人啦。”

“嘿，又碾死人！”

巡警又把煤气灯往席子上照了一下。躺在席子下面的父亲一定和往常完全不同了，龙吉好像不关己事似地想着。……他好几次想扭轉这个想法，可老是摆脱不了。不仅如此，就連姐姐、



母亲、巡警以及圍繞着他的一切东西，都好像越隔越远一样。是誰在身旁說什么，剛想到这里，他就昏过去了。他得了脑貧血……。

父亲的尸体，用門板权当担架抬着。天还没破曉，像水一般的冷空气在沒有人的街道上和家家戶戶之間流动着。龙吉和媽媽跟着担架在后面走。担架被父亲的身体压得咯吱咯吱地响。

母亲用手巾遮住臉，两只肩膀高高地抽耸着哭，走到父亲每天早晨背着貨匣子到面包工厂去的山道时，就放声大哭起来。

“你爸呀，这兒是你每天走的道兒哇！”

她对着門板上父亲的尸体說。

龙吉想起了穿着草鞋从这条路走过的父亲，好像就在眼前。

道路从这里起便是緩慢的斜坡。抬担架的人停下来換了換肩。再往前走几步，旁边便是盖有土工住房的工地。早上很早就出門的土工們正扛着洋鎬，推着空翻斗車，向开鑿的山崖下面蜿蜒蜿蜒地爬去。大家回轉过头来望着担架，像在說什么。

“你爸呀，你記得么，这就是你每天来卖面包的工地呀！”

母亲沒有說完。語尾顫抖着变成了哭声。抬着担架前面杠子的年青亲戚偷偷揩了一把泪。

过了工地是下坡路，离家很近了。附近已經開門的人都吃了一惊，跑上前来。媽媽連头也沒抬。

家門口站着小妹妹和亲戚們。她一看見担架，便跑上来。

“你爸呀，瞧，到家啦！这是咱們的家！”

說着，母亲顧不得面前有人，放开声音在一進門攔担架的旁边慟哭起来。

龙吉从那以后，再也沒进伯父家工厂的大門。

父亲的惨死，顿时给了他很大的教育。龙吉停学了。虽然想继续上学，可是伯父既然不肯，生活马上就成问题。因此，便到第二号填筑地的中岛铁工厂去作工。

他们搬到“岩城大楼”来住，正是在那个时候。家里还剩下有一些器具，母亲就在那里开了一个小小的粗点心铺。母亲骤然间苍老了……。

#### 四

岩城大楼闹起房租问题。

“大家别忘了，明天晚上到楼下集合！”

住在三楼的古山（一到这时候，总要拉他出来），在楼梯栏杆边用喝过酒的沙哑声音叫喊着。这时正是晚上九点钟左右，房客们大都回到家里来了。

这里，凡是有什么事情，大家都像古山这样在楼梯边通知。

岩城大楼那歪歪倒倒、咯吱咯吱地响的楼梯，设在房子中间，直通到三楼；到二楼和三楼去的楼梯是交叉着的。楼梯不仅咯吱咯吱地响，而且梯板到处都裂开了，女人们都不愿意在这儿上上下下。又兼没有扶手，一个不留神摔一跤就很危险。因此，住在三楼的人跟住在底层的人有事的时候，都使用窗子。从窗子里伸出大半个身子向下大声喊叫：

“楼下糖铺的老板娘！”

这样反复叫上两三次，就听见下面哗啦一声，玻璃窗子打开了，从许多窗子中猛然钻出了糖铺老板娘的脸，扭着身子向三楼

望上去。这样就可把事办了。

若是对方住在那一面，便来到走廊上抓住栏杆，弯起身子向下面大声喊。喊的声音每一间屋都能听见。住在这里的人说话都是大嗓音。

“这跟大家都有关系的呀，请别偷懒，都来开会！”

古山从三楼的栏杆边又喊了一次，然后一面往自己屋子走，一面嘟嘟囔囔地自言自语着：“都是些个人主义者，真没办法……”

“嘿，还是你来的早！”

龙吉走进去，古山对他说话。他背靠着墙壁，两只穿西服裤子的腿伸在铺席上，故意吸上一口纸烟，一面向对面的墙呼呼地吐出，一面在看书。

古山每天外出的时候，都从龙吉的铺子里买上两盒蝙蝠牌纸烟；龙吉若是没有书看，便到古山那里去借，所以在这大楼里，彼此处的很亲热。住在龙吉他们隔壁的隔壁是管房子的平贺老头。他对龙吉家说：古山天天到铺子里来买两盒蝙蝠烟，是因为看上了龙吉的姐姐，所以要注意。“再怎么讲，这些流氓记者没有一个好东西！而且又是个酒鬼！”

比龙吉慢一步进来的是大川的“老爹”，大川在港街的三号工地当搬运工人。大川老爹穿戴得整整齐齐的；他一向都是这样，和他那被太阳晒黑了的硬梆梆的两只手、脖子和脸很不相称。他还在前边留起的头髮上抹上厚厚的一层润髮油，一进门来，香喷喷的气味直冲进两个人的鼻孔。在货仓做活时，他穿的是短褂，用钩子扛杂粮，扛豆饼，但一参加“集会”，就这样打扮起来。他会说许多别扭的词句，但却把“丁”读成“ㄩ”、“ㄨ”读成“ㄣ”、

“一”讀成“廿”，老是混淆不清。無論在什麼“集會”上，他比誰都說得多。他常常來一句港街說的粗野話——“嘛事”，緊跟着又是一句文雅的——“說的一點不錯啊！您哪。”老爹最歡喜“集會”（他管這些都叫集會），一有集會，就先定好洗澡的時間，提早收活兒回來。此外，他也喜歡在這樣的場所聽別人說話；不管什麼話他都點頭傾听着。因此，他比別人總是早來的。

“哎，古山先生，今天沒帶‘味兒’呀！”

大川老爹從衣袖里掏出敷島牌紙烟，被太陽晒得黑黑的臉兒一笑，露出了潔白的牙齒。

“不，有重大問題時，我是不喝酒的。”

“可是，聽說大石內藏之助<sup>①</sup>遇到有重大問題時，是喝得醉熏熏的哩。”

大川老爹把“重大問題”這個詞兒說得很順口，自己都感到得意。

“您真是見多識廣？”

古山說。

“老爹是不是一邊扛貨物一邊學這些東西呀？”

龍吉笑嘻嘻地奚落他。

“人家很用功嘛。”

古山用眼睛溜了一下龍吉，哈哈大笑起來。

老爹一聽見有人這樣說他，不論什麼話他都歡喜極了，所以也跟著一齊大笑起來。

“反正每天晚上都要聽到古山先生的自言自語啦！”

古山每天早上十點多鐘夾着紅色皮包出去，准是夜里過了

---

① 即大石良雄，日本元祿時代赤穗浪人的首領。

十二点才醉熏熏地回来。岩城大楼一到八九点鐘就差不多靜悄悄的了。因为大都是工人，夜里睡的早。他一回来，两只脚踉踉跄跄地登上楼梯，嘴上时常嘟嘟囔囔地自言自語，一直上到三楼。这是每个屋子的人都知道的。他的脚步声一响，大多是在睡醒一觉的时候，大家都說：“啊，古山先生又喝醉回来啦……。”

“自言自語里沒說出什么秘密的事吧？”

古山張开五个指头，咯吱咯吱地搔着头上的长头髮。

“这……說不定說了大村姐的事！”

“咦，你說甚么？”

古山把伸出去脚縮回来，盘起坐在那里。这回用和剛才不同的眼光打量着龙吉和大川老爹两个人。——这时，倒是龙吉的脸紅了。他突然跟大川老爹生起气来。

“你听誰說的，老爹，是不是跟平賀老头学舌呀？”

他像在工厂里一样很粗卤地大声說。在工厂里，傳送带、車床、汽錘，还有制罐車間的铆釘声鬧得滿天响，工人們总是大声說話。有时剛一出口，声音大得連自己都吃一惊。

“我是說笑的！……可是你姐姐长的怪叫人爱，誰也想去买盒烟卷，买塊糖的罗！”

龙吉正要开口，門开开了。

“別开玩笑，大川老爹。”

他只說了这一句，就把头扭过去。

古山什么也沒說。盘着的两只腿又伸出去，閉着眼睛，深深吸了一口紙烟向着对面的墙噴去。

这时候进来了四五个人。

其中一个是在澤田太太，她們只有母女二人，同在輸出豌豆的选豆工厂作工。她用手擋着嘴，遮住塗有黑齿鉄浆的牙齿，說：



“方才平賀老大爷在那兒对我說：老太太，今晚不要去开会的好。我就大声回他：为什么不去，再漲房租，姑娘和我就只好当窑姐啦！”

“那有什么呢？”

大川老爹笑着問，“你們当了窑姐兒，那个色鬼老头子首先就去玩的！”

“不錯，不錯！”

一齐走进来的老金点点头。他每天打着鼓，手拿很多小国旗，有时还做起滑稽样子拉洋片給人看，一路叫卖着麦芽糖。他的身材高大，臉是扁平的，很像中国人。因此，他虽然另外还有名字，但大家都叫他老金，老金。

“別看老头子那个样兒，可是搞这些事到挺有勁的！”

不久以前，老金曾看見平賀老头半夜两点鐘从二楼旣角上的屋子里偷偷走出来。那里住着一个矮个子的私娼。老金每月掙得多的时候曾到那里去过，所以知道得很清楚。大楼里的人管那个女人叫“旣角娘”。老头子一走出来，那女人便把紙榻門打开一会儿，讓过道亮一些。因为灯光从她身后射出，只看見一只手压着衣裳前边的女人影子，却看不見臉兒。老头子悄悄走过来輕輕把手一揮，那女人就悄悄把紙榻門关上了。老头子来到楼梯面前停下脚步。一看，他非常謹慎地輕輕趴伏在楼梯的梯板上。老金想这老头子要干嗎呀！再一看，原来他趴着从梯板上一动一动地滑下去……。

起初，老金只覺得那老家伙真有一手，但一看他那趴行的样子，自己也不知不觉地打了个冷战。

在楼梯中間，老头子的衣服下摆卷了上去，露出只剩下一把骨头的小腿和大腿，皮膚干癟得像梨皮一样。后来下摆又卷上

去，連那一看就知道是六十岁老头子的又小又尖的屁股都現出来了……那光景实在令人恶心。老金赶紧回到自己的房間，向紙簍里吐了几回唾沫。

“那家伙，确是个老坏蛋！”

老金从袖筒里取出一張叠成四折的漆黑手紙，把烟卷灰丢在上面。——老金常把洋片上面的堀部安兵衛<sup>①</sup>等拿到龙吉那兒請他画。又在他那里演習了一番，逗得大家都笑起来。

八点鐘一过，人們陆陆续续地集聚起来了。住在这里面的人一个个都非常肮脏，就連手宮街都把岩城大楼的岩字取下，叫这里是臭虫城。这些人集合到一处，各人特有的气味和人身上的热气攪在一塊，弄得臭味熏天。

大川老爹和龙吉站起来，把通到邻室去的紙榻門取掉。他們用来开会的是間空屋子，鋪席湿漉漉的發出一股腐臭味。紙榻門取掉后，屋子寬敞了，人們自然而然地三三两两坐在一起。新搬来还不太熟悉的人单独在一起。

“今晚上来的人特別多呀！”大川老爹望着大家的臉說，“早知道，就喝上一杯来啦！”

龙吉現出对这老头無可奈何的样子，看了看大川老爹。老爹每次打算在集会上高談闊論的时候，一定要先喝上一杯冷的碗酒。这样，通常想不起的事情就会滔滔不絕地脫口而出，說时就連自己都要吃惊。

“喂，我說，”古山把嘴靠近龙吉的耳朵說，“像这么多人来这里开会，都是因为談的是房租問題。不然的話，五个人里面一个也不会来。这些人哪怕是一文也好，如果得不到好处的話，誰也

---

<sup>①</sup> 堀部安兵衛是日本德川时代的劍术家。

不肯动一动的。……但是倒过来一想，工人和穷人在这一点上，确是步调一致的——我是这样想。”

走进来的人都向古山打招呼。大楼里一有什么“事件”（这里经常发生事件），都到古山那里去设法解决。他的外表看去虽然好像很懒散，但他总是出头替人家谈判。尽管事情很复杂，他也知道用什么理由去谈，可以使问题得到圆满解决。就连平贺也曾经说过：“那件事若不是这个流氓记者就没办法了。”从那以后，大楼的人们由于尊敬古山，就把“流氓”两个字去掉，管他叫新闻记者。原来在大楼里的人们看来，像“新闻记者”这样的人是决不会跑来和他们住在一起的。

龙吉到走廊上来想到便所去。恰好在手宫街上一家小工厂工作的斋藤和辻两个人，很神气地歪戴着便帽，毫不在乎地响着脚步声从二楼走下来了。

“喂——”龙吉从下面叫了一声。

“你去吗？”

辻说，紫色牙齿从唇边露了出来，发出只有贪玩的青年人才懂得的笑声：“好玩极了！”

“到哪兒去？”

龙吉曾经和斋藤、辻出去玩过两三次。

“嗯？这回是谁也不知道的地方！对吧，斋藤。”

斋藤穿一件白色宽横条的短上衣，大约是今天才穿上身的，他不住拉扯着短衣的下摆说：“连我也不知道的地方！”

龙吉笑着说：“别叫人着急啦！”他被这件事给吸引住了。

“一道去吧？我们厂子里有一个很漂亮的女工，过后不作工了，大家正不知她到哪里去了的时候，没想到最近却在一個酒吧間里当女招待！用动人的歌喉还唱‘枯草曲’<sup>①</sup>来着！给我们发

現啦！”

龙吉稍微寻思了一会兒，把下巴向大家集聚着的房間一劲：  
“今晚上不是有那个嗎？”

“那个么？”

矮小的辻把肩膀一捋輕蔑地說：

“那种事讓老头子們去做好了！”

“不是有一种叫做管事的人么，什么事情都爱出头照管的，  
那里面一定也有这么一个呀……”

龙吉一听，突然感到有些討厭起来。他問：

“有錢嗎？”

“多着哩！”

斋藤說，露出牙齦嘻嘻笑了一笑，把自己的左胳膊伸到龙吉  
眼前。

“呃？”

龙吉莫名其妙：

“手——，手表当了啦。”

果然手臂上只剩下皮带的痕迹。

“怎么样！”

他站在那里动也不动。

“你的一份也够了，去吧？”

龙吉望着两个人的臉：

“好吧，在門口稍等一等——”

說完，他急忙到便所去了。龙吉心里突然輕快起来。一旦  
决定之后，他覺得小便老尿不完，甚至有些急躁。但是，用什

---

① 枯草的原文是“枯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經濟不景气时期流行全  
国的歌曲。

么借口离开那集会呢？就说工厂里来人，有急事非出去不可吧。——这样说很自然的。

他从便所出来，像小孩子一样连蹦带跳地跑回屋里。刚一进門，古山就从門对面朝着他说：

“喂，我说，今天开会的记录要拜托你啦。记大意就可以，跟这儿的家伙交涉，这是必要的。拜托拜托。”

龙吉没料到这件事，不知不觉地含糊地说：

“啊，是……”

说完，他再不能把想好的借口说出来了。要说出来的话，人家听去一定是很勉强地捏造出来的假话。

他又出去把等候他的朋友打发走，再回来坐下。暂时之间，他觉得这个会就像一些面生的人突然走来坐在一起似的，一点亲热味也没有……。

住在一楼朝北的屋子的皮鞋匠在人后面靠墙坐着，不时眯起眼睛，脑袋忽然往下一低，吃惊地向四面张望了一番……马上又眯起眼睛来，这样反复了好多次。他虽然打着瞌睡，但却把一只手插到怀里，用另外一只手来托着胳膊肘推，把它推到脊背后去不住地摸着在背上爬的虱子。他反复了几次，就给坐在一旁用短烟袋吸着烟丝的拣豆子的阿兼猛地撞了他一下。

鞋匠一楞，把手从怀里拉出来，两手在前面合在一起。他发觉撞他的是拣豆子的阿兼，便说：

“这是什么暗号？——是不是叫我晚上到你屋子里去？”

“嗯，是嘛。瞧你刚才多不好看！虱子会掉落在这左近的呀！”

“虱子？你顶好当心自己的屁股底下不要掉进意外的东西！”



“胡說八道。我又不是十七八岁的大姑娘。”

“喂，你，你每天的收入很可觀吧？”

問話的人是在一家小鐵工厂——其实和鐵匠鋪没有什么两样——工作的河西。他是个中年男子，手上有两三个指爪已經殘廢了。他不熟練地抽着蝙蝠牌香烟，每次把烟往嘴里送的时候，虽然烟兒沒有熏来，但他总爱把臉皺一皺。

“哪里会有那样事情。近来連从草袋子里漏出来的豆子都不景气了，真叫人怕得慌。”

拣豆子的女人們有的三两个人，有的四五个人組成一組，每天在装卸杂粮的貨倉附近徘徊着，看見道上有掉下来的豆子，便用短柄笤帚扫集在小竹篋里，再把它倒在背上的袋子里面。过后，吹去豆上的灰塵，拿去卖给专门做这种生意的批發店。

“虽然卖不了多少錢，但又不是有錢人家的太太，老伴出去工作，自己也干一点活呀。”

不但如此，这些女人不只是半公开地拣拾豆子，而且还跑到造船厂里去，偷偷地把不許拿的鐵屑、銅片和鐵絲等拾了出来卖给廢品商。因此而被警察捉去的女人也有住在岩城大楼的。阿兼就是其中一个，她已經毫不在乎了。——只是拣豆子是不頂事的呵。

阿兼一从派出所回来，就气憤憤地大声說：

“真是欺侮人！警察也好，这个世道也好，都是穷人的死对头！”

“这一点点鐵絲屑算得什么，放在那里还不是烂掉的一点鐵屑又算得什么！不过是他們指甲垢那么一点兒罢啦。沒有人問，还不是放在那里烂掉！人家拣了来就哇啦哇啦吵起来了！他們手指甲里一点垢，可我們就能活三天呀！”

有一次，阿兼在派出所拘留了两天，回来后說是太气人了，曾經跑到古山那里去訴說过。

“近来实在太不景气了，打算叫老婆也干点什么，就想到你那一行……”

中年工人像被烟熏一样皱起面孔，深思熟虑地說。

“对！比閑着强，多少能貼补一点。”

她朝河西的手仔細一看，不仅是指甲，手上到处是燒伤的伤疤。河西深思着停頓了一下，又繼續說：

“少不了那……那也得干……”

“对呀！”

鞋匠从旁插了一句。

“你閉嘴吧！懂也不懂就胡乱回答！”

阿兼像男人似地大声吼了鞋匠一声。她們因为在碼头上轉来轉去，說話的辞句和腔調都像男人。

“干也沒什么了不起的。”

阿兼对河西說。

然后，她捏弄着烟絲，又說：

“吃不上飯，什么都得干呵……”

阿兼說完這句話后便一声也不响了。

她每逢到集会或到“搖会”，末了总是滿不在乎地盘着腿寬坐下来<sup>①</sup>。在岩城大楼里要是有人一本正經地說：“学一学阿兼吧”，这意思就是：“請盘腿寬坐吧”。不过，此刻阿兼还没有寬坐。

鞋匠給阿兼一吼，有些不太愉快，便把身子移到旁边的另一

---

① 日本人的屋子里都鋪着草席，講究跪坐，在大庭广众中盘腿而坐是失礼的。

伙人去。他在岩城大楼里那堆穷人中，生活是最穷的了，但从前曾經是“別瞧这样子，我也是闊气过的”。他在岩城大楼旁边的空地上鋪着席子，一边修理皮鞋，一边小声唱着“新内”<sup>①</sup>等風流小調。他的唱法和小工厂的斋藤、让他們坐在窗台上，哇啦哇啦滿不在乎地唱着从小咖啡館学来的小曲是完全不同的。声音是那么淡雅，調子是那么合拍，就是配上內行的三弦也一点不会走板。但是他在人面前却从来不唱。首先是一来到集会，他总是打瞌睡；不打瞌睡时便把手从胸脯伸进去捉虱子。誰也想不到这样一个补鞋匠会唱那样的歌曲。

他可能和管房子的平賀合得来，时常到老头那里談个不休。

“我曾經一天平均花一百塊錢，玩过那么一个多月。那时候的我，穿皮鞋时一次也沒用自己的指头去碰过，真是一次也沒有。”

弯着背听的平賀老头子听到这里，总要問上一句：

“你說什么，怎么回事呀？”

其实这話他不知听过多少遍了，可是一說到这里总要重复地問。鞋匠大概也說慣了，于是又把說过多少遍的話再来一次，說的和前面一模一样，連一个字都不会錯。这回老头子才把眼睛一閉，不住点着头說：

“嗯，嗯。”

他那样子，好像嘴里咬着什么，正在咀嚼一样。

“可是，一旦落魄作起买卖来，作的又是什么呢？修理皮鞋！真是菩薩下地獄，我差不多也是这样罗。想起来好像脊背給人倒起撫摩一样。”

---

① “新内”是日本謠曲淨瑠璃的一种。多以男女爱情为主题，歌詞艳丽，曲节清婉动人。

“說得对，說得对。”

平賀老头沒有牙齒，說這話時听來好像是“斯得得，斯得得”。鞋匠想湊進旁邊那一伙人里面去，但又停下來，仍然把背靠在牆上，伸開兩隻腳開始打起瞌睡來。原來旁邊那一伙全是朝鮮人。鞋匠不論遇到岩城大樓的哪一個人，都是低声下氣地行禮問好，几乎使人大吃一驚。可是，遇到朝鮮人，他就突然（似乎想讓對方知道他是故意這樣作的）把腦袋一扭，聳聳肩膀走過去。管房子的也是把二樓划出一定房間來租給朝鮮人。現在住着的有三家：一個是姓李的單身漢，身材矮小，無論從哪兒看都像日本人。一個是帶有家眷姓洪的，有四十多歲，老是半開着長有幾根鬍鬚的嘴巴。還有一個姓陽，曾在夕張煤礦當過七年礦工，臉色黃腫，老像在傷風一樣，眼睛看去有些怕人。岩城大樓里，每天都有拿着肮脏包裹，領着像袋鼠般背起小孩兒的妻子的朝鮮人來租房子。平賀老头划出來的那些房間若是住滿了，即使還有別的空房子，他也回答說“全住滿了”。可是看去冷瑟瑟的朝鮮人不管老头子說多少遍，还是在屋里到处張望着，时而气憤憤地說一些別人听不懂的話，老是不走。小樽市里共有三千多朝鮮人，都拥挤在手宮街及其附近。按照小樽市里最愛用朝鮮人、利用他們的低工資發財最多的工商業公會副會長的話：朝鮮人是“小樽的虱子”！

“今天‘勞聯’的人到工地來了……”

一堆人里面的小李小声說。老洪照例半張着薄薄的嘴唇，仔細一看鬍鬚紅扑扑的；臉上現出好像聽見又好像沒聽見的樣子，兩手交插在怀里，不時顛着盤腿而坐的膝蓋。

“說了什麼嗎？”

老陽口里銜着朝日牌香烟，烟嘴搖搖晃晃的像吊着似地問



了。他也是盘腿而坐，却把两手斜交着插在大腿里面。眼睛滴溜溜乱转。

“說‘劳联’認為朝鮮工人的問題是个贅瘤哩。”

小李用的辞句比日本人还要文雅些。一看老陽和老洪有些像听不懂的样子，他又用朝鮮話說。但还是反复說了好几遍，对方才似乎明白了。

“唔！”

老陽搖了搖頭，烟头兒一下子落在鋪席上。老陽就用大巴掌往鋪席上一按把它弄熄。老洪毫無表情地呆呆看着他这样做。

“据說，碼頭上的‘劳联’工人們到工会去說了，如果不明确地訂出一个对付朝鮮人的办法来，他們就要餓死。另一方面，工地的工头們又利用这个机会叫他們退出工会，說他們只要退出工会，就解雇朝鮮人使用他們。今天来的人也說，道理很简单，必須把朝鮮工人提高到与日本工人一样的水平。因此，朝鮮人必須和日本工人团結起来，取得和日本工人同样的工資；这样問題就解决了。不过这不是一下子就做得到的，困难就在这里，那人說了。”

小李逐渐放低声音說，不住往上撩着垂到臉上来的头髮。他看着对方，有时夹上一些朝鮮話來說明。小李的朝鮮話反而說得不流暢；为了使对方明白，他費了很長的时间。

“夕張煤矿也是一样。”

老陽对“夕張煤矿”几个字的發音說不清楚。“夕張煤矿虽沒有工会，也是一样。日本人都討厭咱們！”

他最后一句說得很起勁，可是立即打起手势用朝鮮話很快地說起来。鞋匠一楞，脊背离开了墙。

“老是說困难、困难，就到什么时候都是困难的。日本的工



人們也困難；工資那樣低，住在比馬棚還要脏的地方的朝鮮工人也困難。如果說辦法只有一個，雖然不是一下子就能辦到，但也得辦呀！”——這就是他用朝鮮話說的意思。

小李怕有人懂朝鮮話，神經質地伸著頭向四面看了看。——跟著他用朝鮮話叫老陽小點聲講。

來晚的人們都擠在一進門的地方坐著，怪不舒服的，有的豎著一隻腿，有的擠來擠去好容易把腿彎下來。這批人的工作都是要很晚才能做完，回來後一吃過飯就來的。這裡面有一個是兩三天前才搬來的青年，方方正正的下巴，粗粗的眉毛，他一個人坐在最後面吸著紙烟，一下翻翻膝蓋上的薄本雜誌，一下又把它合上了。

兩間打通了的房子里已經是烟霧騰騰。龍吉和古山站起來，把那歪歪扭扭、滿是灰塵、不容易打開的玻璃窗子打開了。

“老爹，來一下。”龍吉叫了一聲。

“穿著這樣漂亮的衣服，真是——”老爹皺著眉頭，沒有站起來。

古山一面開著窗子一面對龍吉說：

“喂，大村君，你瞧這些來開會的人，沒有幾個青年人吧？”

“是呀……”

龍吉回過頭去看了看——“不過，說到房租錢這些事，都是爸爸和媽媽的事兒，他們覺得可以不出頭的。”

“這話可不對！從小就自己勞動，自己維持生活的窮人，和老是靠著爹娘的少爺、小姐不同，這是個切身的重大問題。首先你就是這樣的，對不？”

龍吉不由得一楞，心想方才幸好沒有出去。

“要是大樓里住的都是中年人或老年人，那就沒法子了，可

是，不是也有很多年輕的光杆兒嗎？在這個問題上，如果青年人帶着头干，把因循苟安的中年人和有家室兒女的人也一塊兒拖動起來，那該有多好呀！”

“開始吧？”

在海面上工作的搬運工人，從門口大聲對古山說。

“開始好啦！”

“談起來吧！明天一清早都要去干活的。”

方才說話的搬運工人，向對誰打聽似的說：

“平賀先生今天來嗎？”

“這……？”

“他來聽一聽好……”

塗着黑牙齒的澤井太太用手擋着嘴說：“對呀！平賀先生怎麼也不了解你們為什麼要開會。他說了：要是來一次稍微強烈的地震，這個家就會把你們壓得比‘南部煎餅’還要薄，大家都要見閻王的，所以岩城先生說要給你們修理。這樣你們還不服氣麼……”

大家沒等澤井太太說完，都大笑了。

“那麼，為什麼要加房錢呢？”

大川老爹像推開大家似的大聲說。“咱們出房錢就為的是房東好好修理房子呀！應該出的房租，我們都出了，而且是相當昂貴的；可是對於這幢快要倒塌的，像垃圾箱一樣的房子却一直不管，這明明是房東的責任！”

大川老爹十分得意，他頂喜歡“昂貴”這一類字眼。這回自己說起來又是那麼流利，沒費一點力氣。而且會上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自己的身上來了，因此感到很高興。

“一點也不錯，真是欺侮人！”

阿兼把跪坐着的腿松了下来。这表示她快要“盘腿宽坐”了。

“说的对！”

大家都随着大川老爹说。

“好不好请谁去叫贺平先生来？”

知道那桩事情的老金独自笑嘻嘻地说。

鞋匠睁开眼睛，但却皱着眉头。

“没有必要……”

“什么？”

阿兼用胳膊肘猛地撞他一下：“你又来插嘴啦！你呀，干脆打瞌睡捉虱子好了。”

“叫他来听听，对……”

老阳对伸着两只腿的古山说。因为他是朝鲜人，大家都在朝他们那一伙看。

“是的，咱们在这里谈的既没有秘密，也没有圈套，与其大伙儿自己来一个决定，倒不如面对面地说得他心服口服，这是必要的。”

坐在门口的码头搬运工人，看着朝鲜人这边说。

“他在这里倒挺神气，可是到了岩城先生跟前，简直就像木槌捣米，不住地点头哈腰哩。”

老金笑了。

“那样的家伙大概都是这样！”

“那末，叫他来吧？”

坐在门口的码头搬运工人换了换蹲的姿势，从众人的脑袋上望着古山。

“好！请立石君去叫一下……”

“我去啦！”碼頭搬运工人說着，便往过道去了。这个人在伙伴中，別人都說他逞能。其实，他并不是逞能，不过在他們一伙中，是个很罕有的見多識广的人，而且意志非常頑強。他在海面上当搬运工，一直做着危險的活兒。每逢冬天快要来到，港里經常起風浪的时候，因輪船急于开走，有时装木材要装到深更半夜。在这时候，工作是最危險的。船不停地搖摆着，苦力們只靠了一盞手提灯，下到好几百尺深的船艙里，在海水浸湿了的滑溜溜的木材上走来走去。头上轟隆轟隆的起重机，把木材吊起来，他們就用长柄鈎子鈎住，装在艙里。装下时把鋼纜的鈎子一放，木材便滾落下去，震得船艙咕咚咕咚直响。立石曾經亲眼看到过：木材从鋼纜鈎上脫落下来时，只因苦力的脚稍微滑出半步，旁边干活兒的伙伴便像一塊薄薄的破布一样給压死了。

装运圓木和方木是把它們做成筏子，撐到輪船的腹部边来，再用起重机每次吊起一根或是两根。起重机咯吱咯吱地在上面积纜索，木材从水面往上升起，只听嘩啦一声，海水从木材上抖落下去了。因为是在半夜里赶活，有时虽然發現鋼纜有些歪扭，也不去調整，就讓它那样子下去。有一次(这种情况是很少的)，木料剛好吊到船艙的上面，就从鋼纜上脫落下来了。那真是一眨眼的工夫，方木料發出山崩海嘯的响声落在几百尺深的船底里。鋼纜因为反作用，卷成一个圓圈圈向空中彈去。那时幸好艙底下一个人也沒有，大家都像釘住似地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装运工人們这回算是拣了一条命了。立石也是其中的一个。当时誰也不說一句話，只是面面相覷，又看了看自己的手和脚，然后又稍微动了一下。好像是在檢查自己的手脚是否出了問題。最上層的甲板上馬上騷动起来，好像有人慌慌張張地往下面跑。

立石和五个伙伴加入小樽联合劳动工会，就是在这个时候。

在工会里，立石是一个“坚强可靠的人”。现在，他和伙伴们一同来开会。

他马上回来了。

“老头可能来。”

“好极了，有趣，有趣！”

“青年女人们怎么一个也没来呀！”

大川老爹扬着脸向大家扫视着。

“青年人哪里肯呀！不到我这样年纪……”

泽井太太用手挡住嘴，看着阿兼说。

“大家都希望那个‘箭角娘’来吧！”

老金说，自己先嘿、嘿、嘿地笑起来。大家也哄然大笑。

“老金确是很‘那个’啦！”

集会上紧张的气氛立刻消失，彼此融成一片，大家亲热起来。

“还有两位罐头工厂的女工哩？会上没有女人还是谈不起劲的。有没有热心人士去叫一下？”

古山说，有点不大好意思，抬起手来哧哧地搔着头发。

“对呀！谁去？”

“两位女工都是独立生活的，和其他的姑娘们不一样，房租问题对她们有直接关系。我们不是开玩笑，应该要她们来。”

古山补充了一句。

“对，看看谁有福气呀。”

立石说着，挨个儿把大家看了一眼：“要年青人去才好……。怎么样，中岛铁工厂的大哥？”

大家都看龙吉，他羞得耳根都红了。大川老爹用大拇指一下一下撞着他的肋骨。



“瞧你会紅臉，还是个外行哩！”

“不仅是女人，現在看来，沒来的还有不少。今后的社会是越来越不景气的了。像这样的問題会不断地發生的。現在起，大家就得养成同心协力的習慣。今天不来参加的人是怎样个想法我不知道，不过减房租也好，叫他少算也好，事情虽然簡單，要是由各自随意单干，那决不会有結果的。那末……”

說着，古山用温柔的，男人中很少見的长睫毛眼睛看着龙吉：“那末，請大村君去把他們圈来吧！”

“圈来……！”

大川老爹嘻嘻地笑了。这个詞兒一定是选举时使用的。他心想，要牢牢記住，等什么时候用上一用。

龙吉悶声不响地抬起高大的身体。

“用不着一个个挨家找，还是岩城方式在栏杆边大叫几声就成了。”

“哟，別瞧大村哥的身量大，还是个娃兒哪！”

阿兼盘着腿，絮絮叨叨地奚落大村。“娃兒”就是小孩的意思。

“別說这些，还是去挨家訪問吧。說不定会碰着好事兒哩。”

老金在后面又嘿、嘿、嘿地笑起来。

龙吉剛好走出去，駝着背的平賀老头走进来了。

“啊，对不起。”

一直在任意吵嚷着的人們，忽然停了下来。就好像在那兒来回爬着的“寄居虾”<sup>①</sup>遇到外敌一样，馬上把身子縮到壳里。来这兒参加集会的每一个人每月都是嚐尽了平賀老头催討房租的苦头的。

① 一种甲壳类动物，形状在蝦与蟹之間。

老头子在一进門的地方坐下来。坐在旁边的人們都往前挤，讓出一塊空地方。这倒不是因为老头子不是自己一伙的人，或者說是敌人；相反的，在这些人的心灵深处仍然存得有給这样的人讓座的心理。但是，一看老头子脱离大家一个人孤零零坐在那里的时候，大家都渐渐感觉到老头子在这个集会上确是一个“局外人”。

“喂，开始吧！”

走廊上傳来龙吉喊叫的声音。

大家动来动去重新坐好了。

## 五

“談到房租問題，可能都不以为是大問題，不过，这对我們住在岩城大楼的人來說，是从所未有的大事。”

古山說話文謔謔的和平时不同。大川老爹在一旁一心傾听着有沒有新奇的詞句和道理。

“不錯！”

卖糖的老金說着瞥了平賀老头子一眼。

“像我这样做一两分錢小买卖的，直接关系到吃飯的問題。”

这时，老头子弯着腰閉着眼睛，两臂架在腿上，手托下頰。

“今天到会的人很多，这次不比过去那两次会，單純要求修理便所和漏雨地方的局部性問題。因此，我希望大家先决定今晚的会如何进行和按照甚么程序进行。——应如何进行呢？”

古山这話沒人听懂。

“应如何进行……”

大家七嘴八舌地談論起來。

“要說應如何進行，那很簡單，對岩城先生的要求答應或者不答應就可以了。”

“對呀！”

“不，那還不成。若不答應該怎麼辦呢？這也必須決定一下。”

古山說。

“嗯，不錯。”

“等一等！”

一個搬來不久的下頰方方正正的青年，坐在最後面大聲說。

“大家這樣你一言我一語地講話，我認為很有必要確定一個辦法。”

他一句一句慢聲慢氣地說。好像每句話打上“。”和“，”一樣，說得非常準確。

“我認為可以這樣做——會上要決定一個人作主席或者議長，甚么名稱沒有關係。想發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見的人，應該一一取得主席同意再講，不要隨便說話。”

大家望着這個素不相識的，下頰方方正正硬得好像甚么都能咬動似的青年。古山也吃了一驚。

“我認為當主席的要阻止與本題無關的發言，對各種意見應當加以取舍選擇，使會議有条不紊地進行。”

海上搬運工立石盯着看這個矮胖子，因為這人在他身旁剛才還翻弄雜誌，現在竟突然（他這樣想）說出這樣話來。但立石驚訝的却不是這件事，而是忽然想起介紹他入工會的人，在一般談話中像口頭語一樣經常說“議長！”“無異議！”。他曾問過這是什麼意思，是外國話嗎？那人說：“現在流行這句話”。立石心想：

这个矮胖子是誰呀？

“这样一个个举手，那就是說現在我要說話啦……哎，真是怪事兒！”

“这可像学校里的学生！”

阿兼拿着扁平烟嘴举手模仿，惹得大家哄然大笑。

“我，我，我……这样說，对吧！”

“这样吵吵嚷嚷可不成，重要的話一句也沒說！所以說那个办法很必要。”

古山大声說。他对先决定議长再进行會議这件事，是最近从書里看到的。他想在这会上应用一下才这样說。但沒想到岩城大楼里也有人同样知道这件事。肯定地說，这一定是“左翼”（这个詞也是最近才用）的人。这时古山好像發現了和他同道的新伙伴一样，感到一种难以形容的深厚感情。他向对面尽头上那人望着。可是那个方下頰的人漫不經心的样子翻着腿上的杂志，并不理睬古山。

“还是决定議长好。”

老李把議长說成了机长。

“对，这不是一两个人的事，应当这样办！”

老实而不爱說話的河西，像在深思熟虑似的慢吞吞地說。他有个毛病，不衔着香烟也要皺着眉头。阿兼曾說：河西从生活困难以来，由于操心过度脑筋准是坏了。

大家都贊成决定議长。

“那末叫誰当議长呢？”

古山說。

“那就是你吧！”

大川老爹用大拇指触着古山的肋骨說。

“只有古山先生！”

因为立石粗声粗气地说，才决定了古山。

古山缩回伸出的两腿重新坐好。把指头弯成笏形咯吱咯吱搔着脑袋。

“我实在是头一次……”

“谁都一样。”

立石又大声说。——無論在哪里他都用这样大嗓门。因此，大家说他傲慢。

“議長！”

尽那一头有人輕輕举了一下手。

“唔。”

他心里一慌，張开了嘴巴。

“我認为問題很简单……”

一看，还是方下頰。

“我們既然給房租，房东就有义务馬上修理这样臭垃圾箱似的房子。修理房子就要漲房租，太不合理了；相反的，在这时候我們还要求岩城（沒有先生二字）落房租呢。——落两成房租，立刻修理岩城大楼，我想可以在这两个問題上展开討論，不知大家有甚么意見。”

一句一句說的清清楚楚，不論談話方法或措詞，岩城大楼里的人还是头一次听到。因此，他講完时大家呆呆地沉默了半晌。——大川老爹不住地点头佩服那种談話方法。“問題是……”这样堂皇的說法，他非常喜欢。方下頰說完，若無其事地又翻弄起腿上的杂志。

古山知道他在說話方法上，和最近一个朋友叫他讀的那本費解的書（仅选了几处讀）完全相同。不过，这种談話方法，对



住在岩城大樓里的人很不合適。一看，不僅阿兼和澤井的管家婆，就連每個男人也都面面相覷。

“後面那位是這樣的意見，現在房錢很貴，所以大家在這裏應該要岩城落兩成，同時要求給修理房子。——因為現在很多人交不出房租呀！大家覺得怎麼樣？”

古山沒費氣力這樣重新說了一遍，大家馬上感到輕鬆，高聲談論起來。

“若能辦到可再好沒有了！”

“討得太多吧！”

澤井的管家婆隔着兩三個人望着阿兼。

“當平賀先生您說，房租我實在感到頭痛！若是落兩成，十塊錢改八塊，就能省出些米錢來！能這樣就好了！”

朝鮮人單獨在一起談論起來。

“我們干活，工錢比日本人低，任何時候都低。房錢和日本人一樣，這不成。房錢也得便宜些呀！”

老陽着急地說，兩手拿到嘴巴前面捏弄着指頭。

“老陽說的很對。我們是站在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廣大立場。然而朝鮮人在我們中間生活實在悲慘。問題是……”

說到這裏，大川老爹着急了。“問題是……”這句話使用過早，現在自己不知道要說甚么和怎樣說才好。

“不過，要房東落兩成房租還修理房子，那太有點可憐了。能不漲房錢就算好的了，只請求修理房子，不知大家覺得怎樣。我想……這樣比較妥當。”

說這話的是鞋匠。

這時，平賀老头微睜兩眼捋了一下身子。

“請大家等一等！不要隨便說話。”

古山制止了大家的談話。

“現在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房租不動，要求修理房子，怎麼樣……關於這兩個問題哪個好，請大家發表意見。”

“鞋匠說的倒合乎些情理……”

河西这回将手掌放在自己头上，想了又想慢吞吞地說。

“哦——，那也有道理！”

这回大家紛紛倒向这个意見。

这时两个青年女子，为了不引起大家注意悄悄走到門口，坐在方下頰的紧背后。

“議長！在这种情况下，提出落两成房租，房东岩城是否太可怜的問題，我認為是錯誤的。問題并不如此，我想，應該从我們的实际生活上考虑落两成房租是否合理。如果……”

方下頰用杂志搔着脑袋，稍稍捏了一下左肩：

“若說房东太可怜，那末和我們天天愁吃愁穿的人比，他过的是什么样生活呢？首先說，他住的什么房子，他是住有臭虫、下雨就漏得湿漉漉的房子嗎？他干过那渾身上下弄得烏黑的背煤的活兒嗎？他干过那脊梁都要压断的背豆餅和青豌豆袋的活兒嗎？他在雾气騰騰的灰塵里选过豆子嗎？他在貨倉之間被人白眼相看来回拣过豆子嗎？——沒干过！哪一样也沒干过！那末岩城的生活能比我們还慘嗎？恰恰相反！他的房子很講究，在市中心。他不知道什么叫漏雨；他吃的飯菜我們都沒見過。因此，他那金迷紙醉的生活，我們連懂都不懂。这一切都是靠收我們房租剝削来的生活。我們要求馬上落两成房租和修理房子的理由就在这里……”

“同意。”

大川老爹大声說，臉上显出高兴的样子。他是否同意那青年

人說的道理，自己也不知道。不过，那一字一句使他越听越入迷。

“有道理，这样一說也很对的……”

河西这样說，显出同意的神情。方才袒护房东提出反对意見的鞋匠，靠着那边的牆，溜了河西一眼，便把手插到怀里。

“剛才那一位——”

阿兼說着向方下頰那边瞧了瞧，“那位哥哥說的都是实情呀。我們这样沒有学問的人虽然不太懂……。不过方法呢，恐怕岩城先生不会輕易答应的。”

“阿兼，你等一等。看样子現在大家一般都同意后边那一位的意見，可以这样决定。不过我們事先要交代清楚，决定以后即使箭射槍打我們也要团結一起朝这方向前进。所以必須慎重考虑再作决定。……那末，这个問題决定之后，就进行方法上的討論。”

“就那样决定罢！”大家說，“若是落两成，就可省不少錢！”

立石本来非常同意，可是被身旁那位素不相識極其粗野的矮胖子直截了当地一說，很奇怪自己心里起了一种反感。因此，他一声沒响。

“好，就这样决定吧。用甚么方法呢？”

古山說着看了看大家，立石突然举起手来：

“議——”說着，有些羞怯。“这么办好不好？在这兒决定四五个坚强的代表，要他們一方面和大楼里的人保持联系，一方面跟房东交涉，决不許出現落后的人和叛徒……”

“有道理！”

“就这样，就这样！”

“立石什么都懂得！”

鞋匠說着从怀里抽出手来，做出一付和自己說話的声調完

全不同的冷酷的面孔。

“岩城先生若不答应，我們大家都搬出去嗎？”

阿兼顛着盘坐的腿笑了。

“那不对！”

立石伸着頸子。

“阿兼，那不对！那样办就輸了。岩城先生若不答应，要一直坚持住在这里，一文房錢也不付。若离开这里一步可就輸了。所以……”立石思索了一会，無所謂的样子很快地說：“事情若鬧大了，我們就求工会帮忙！”

平賀老头像脚爐上臥着的猫一样，一直弯着腰，閉着眼睛。这时，猛地挺起身来。

“我是給人家看管这幢房子的，听你們这样一說，假若鬧到工会去，我就要报告警察了。房租問題希望大家在这个楼里面平平稳稳地办。”

警察！大家像被压服了似的一言不發。澤井的管家婆看看立石又看看古山，看看古山又看看平賀——一个个都显出为难的样子。

“平賀先生，这就得看岩城先生怎样对待我們了，我們并沒想再进一步去做呀！”

立石馬上这样說，大家的心才像落了地。接着就决定代表。可是大家和方才不同，話像被堵住一般很不踊躍。彼此扯着衣袖相互推讓。看样子还有人战战兢兢深怕自己当上代表。

古山知道这种情况是从哪里突然引起的。他也十分了解来这里开会的人各种各样的話語和想法，在那瞬間像被浮云的陰影遮住一般。眼看着“警察”两字使岩城大楼里的人心情暗淡起来。

“不論怎么說，代表首先是古山先生。還有大川老爹……還有立石……還有”

老金瞧着每個人的臉繼續說，“最好還應該有一位婦女，對吧？”

大川老爹聽到有自己名字，不高興的樣子低頭握著腳指甲。

“我很希望後邊那位新搬來的人，也參加進來……”

古山是指方下顏說的。

“那好哇！”

大家知道不會輪到自己頭上，說話立刻踊躍起來。

古山瞧了瞧鐘，已經九點半了。

“時間不早了，今天的會就開到這裡。各項事情，在這裡決定的代表們研究以後馬上執行。這樣可以吧？”

後面有人說：

“無異議。”

大家有的向上伸胳膊，有的打哈欠，突然吵嚷起來。立石一看，說“無異議”的人還是方下顏。

“您是最近搬來的么，貴姓？”

立石推開站在旁邊的鞋匠，跟這人攀談起來。

“島田。”

方下顏毫不理睬，冷冷地說。

後進來的兩個青年女子，夾在站起來的人堆里向阿兼說：

“叫我們來我們就來了……”

“甚么呀，你們像個木头人兒似的，還說呢！”

阿兼說了她們一句。

一個身材短小、眼窩深陷、窄窄臉兒而氣色甚好的可愛的女子，隔着人們肩膀不住地盯著龍吉。



高个兒的女子說：

“藤子，回去睡吧。明兒還有夜班呢！”

說着拉起她的手。

大家從屋里走出來。

“哎，頭痛得很！都是紙烟熏的！”

大川老爹一邊敲一邊搖晃腦袋，在老金的身後說：

“明天來喝一杯好么？”

沒人跟平賀老头說話，他擡着彎彎的脊背，一個人嘟嘟囔囔的在門口尋找拖鞋。

“喂，大爺”。

鞋匠拿來那只被踐踏的拖鞋。

“阿，是鞋匠！多謝多謝！”

老头很少說這樣親熱的話。

“今天若是‘箭角娘’來够多么開心。這一點意思都沒有……”

說着，老金撞了一下澤井的管家婆。

“老金，你的本性又露出來了！”

“近來媽媽不寂寞么？你若是喜歡的話……”

“呸！”

老金猛然被澤井的管家婆在背上打了一下。

老金嘻嘻嘻地笑起來。

古山從屋里最後走出來，用不太愉快的聲調問龍吉說：

“怎麼你連句話都不說呢？”

龍吉低頭咬着嘴唇，沒有回答，只說：

“明天從工廠回來到您那兒去玩……”

“什麼？”

古山望着龙吉：“是么，我等着你。最近有一本书，是一个名叫福本<sup>①</sup>的人写的，大家都在争论……好，我等着你。”

这时古山追着将上二楼的硬下颏岛田。

龙吉在阴暗的过道上往回走的时候，背后响起叭哒叭哒急走的声音。

“龙哥！”

他停下脚步回过头去。

追来的却是藤子。

## 六

第二天早晨龙吉比往常来晚了一点。

这样的集会看来没有甚么，但龙吉他们回到屋子都感到非常疲惫。这和工厂勉强作夜工回来时不同，而是由于内心焦急所生的倦怠。

龙吉走到办公室的玻璃门前，捩了一下记时器。厂里的人聚在那里吵吵嚷嚷。

“哦。”

龙吉把手放到油亮的便帽上，说：

“出什么事了？”

“嗯。”

最近才由学徒工转为正式工人的千叶，笑嘻嘻地说：

---

<sup>①</sup> 指福本和夫，1926年以前，日本共产党内的关门主义倾向的代表人物。后面出现的“福本主义”就是指日共的“左”倾机会主义。

“翻天——复地的——大事呀！”

一看，聚在那里的，全是上年紀的老师傅。

“失火啦……”

“失火？昨晚上嗎？”

龙吉听說失火，就像有一种豫感似的。

“是呀，是社长家的那边隔一家的邻居失火了。你昨晚上到失火地方去了嗎……？”

千叶这样說似有言外之意，两手插进褲兜往上提褲子。

龙吉轉过臉来含糊地說：

“啊。”

千叶溜了龙吉一眼，說：

“这就成为大問題了。听說社长大發雷霆，咱們工厂的人只去两三个，其他工厂的人倒跑去帮忙。”

龙吉开完会回来躺下不久火才起来。他跑上三楼空屋向窗外看，覺得好像山上面社长的家。究竟是跑去看看或是睡覺呢？……他在那里呆呆站了許久。望着望着火势下去了；紅通通火光照射的天空，漸漸暗淡下来。而且早晨还得早起，因此他不想去了。虽然这样决定，可是下楼的时候还有些放心不下。

“……”

千叶像藐視人似的笑嘻嘻地說：“头兒們都慌了，正研究处理办法呢。說很有必要处理，这可真叫人駭怕！”

千叶比誰都懦弱，可是瘋狂起来就像要咬人一般，說話时总爱搖晃身体往上提褲子。

龙吉把漏菜湯的破飯盒放在更衣室的架子上，換上油污还湿着的、領子冰冷的工作服。他打了个寒战到厂房去了。往常这正是靠近机器工作的时候，現在工长不在到办公室去了，大家

到处一帮一伙谈论失火的事。只有脸上冻起鸡皮的学徒工拖着木底草鞋，手拿长嘴油壶和机器油壶向每个机器上浇油。

中岛铁工厂，宽十二丈，长约三十六丈，是一座钢骨结构、铅板铺顶的工厂。房脊上蘑菇一样的通风筒五个一排，在半空中时时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钳工部和车工部几乎占了半个工厂，冶炼车间和翻沙车间各占其余二分之一。钳工车间和车工部门口突出一块，是有三面玻璃窗的监工室兼办公室。

工厂的棚顶上架着铁梁，上面悬着带滑车的起重机垂下几条铁链。棚顶的一面是个狭长的二楼，那里是木工部。一开马达电钮总轴就转动起来，架着它的铁梁巍巍颤动。各种宽窄不同、速度不同的传送带像人的动脉网一样连着下面每个机器。如果总轴发生故障或要浇油的时候，必须从木工部的二楼铁梁上走过去。

学徒工庄司用长嘴油壶咯吱咯吱地往龙吉的车床上浇油。龙吉问他：

“昨晚你到失火地方去了吗？”

庄司的薄嘴唇，冷得颤动几下，瞧着龙吉沉默了一会，说：

“若去就能涨工钱吗？大村先生。”

龙吉觉得他把自己的话曲解了。他原期望多有几个没去的人，并且跟他说：“谁肯去呀！”龙吉不知怎的，很想安安自己的心——龙吉的为人也有这样一面。

他觉得庄司很讨厌，便向放平台的地方走去。庄司无论对谁总是夸夸其谈，大家都不喜欢他。因此一直当学徒工。但在学徒工当中很有威望。有些事学徒工不能不忍气吞声，唯有庄司能为大家认真地反抗。可能因为境遇太坏或性情乖僻有些冷酷，所以在一般情况下，他在学徒工中间总是孤零零的。

曾跑到失火地方去的钳工福原在平台那里谈着当时救火的

事。周围五六个人听着。福原指手划脚、兴高采烈，大家脸上明显地露出不愉快的神情。因为只去了两三个人，福原在社长脑里的印象一定很深，大家感到羡慕。但在另一方面却想不通，总觉得既是工人何必巴结社长，这种家伙就没人瞧得起。

“我从电影院出来就失火了，看方向是社长家。心想，去他妈的吧！若是平常对我们好一点，这时候叫我们去救火，早就一声不响地赶去了。想到这些就没有去！”

在龙吉旁边的渡边，故意讽刺福原似的这样说。

“对！”

“社长那家伙太自私了，总是想尽办法剥削！”

平常没有很好考虑这问题的人，也都由于对福原的羡慕，说出这样的话来。

就要升为工长的福原，立刻显出不快的神情，点上烟卷，向一旁喷烟，支吾着说：

“可是……灾难临头是不分彼此的呀……”

“不分彼此吗？”

渡边紧接着这样说，不像平常那样沉默寡言了。后来福原说：

“是呀，这样我们就可安心工作了！”

这种说法很奇怪，逗得大家哄然大笑。

聚在办公室前的工长们，嘟嘟囔囔走进厂房。一般职工还不要紧，工长没赶去救火，很可能被免职！（工长们心里暗想）因此显得非常不高兴。

“喂，工长们今天不高兴，可要注意！”

大家望着工长们，各自走向工作台去。

这时，宏亮的汽笛叫起来，震得铅板的房顶直响。



翻沙車間和鉗工車間在一幢房子里，正好是背靠背。打開熔爐口，投進焦炭和鐵塊的時候，照得整個車間通紅。

“若到失火地方去，我們是求之不得的。”

“哼，就是因為這個才弄得全身火傷！”

山形拄着鐵鍬，弄脏了的健壯的身體站在熔爐旁邊。在鼻子下面擦了两三下，從嘴到額抹上了鬍鬚一般的煤灰。

“正是同老婆睡得熱呼呼的時候！”

山形說着，嘿、嘿、嘿地笑起來。

“不光你一個人哪！”

北川手拿鐵桶，站在熔爐小出口前面等着，臉和胳膊滿是火傷，粗鹵地說：

“不是老婆問題，若加月薪，就飛也飛去救火了！”

往熔爐里送風的通風器，在角落里發出使人欲睡的嗡嗡聲。

“真沒想到社長那樣愚蠢，沒有人去就責備人，這對么？應該怪自己沒有一點人緣！”

“一意孤行的人永遠不懂這個道理！”

山形把鞋跟弄得咯噔咯噔直響，嘻嘻地笑了。

北川沉默了一會，說：

“是呀！社長這家伙，若在翻砂車間就得每天嚷着失火了，失火了？”

山形用鐵鍬把熔爐門打開，又添進焦炭和鐵塊。每次他那柵樹一般堅硬的胳膊，鼓起一塊一塊肌肉來。

廠房里空地上，造出不差分毫和幾何圖形一樣的砂模。學徒工收拾着木模和鐵屑，並往過道上撒水。

“可以嗎？”

拿着鉄桶的北川向学徒工喊。

“可以啦！”

北川用手巾圍了臉只露出两只眼睛，将鉄桶靠在熔爐小出口的下面。

山形用鉄鍬撥开挂鈎，取下塗着粘土的擋磚。一霎时叭的一声，白光閃閃，鉄水迸出火花，發出一股焦臭气味流进鉄桶。从学徒工那边看来，北川就像站立在火花里一动不动。清楚地看到胸脯、胳膊、肩上的一塊塊肌肉动着。

“可以啦！”

“好啦！”

山形用磚堵鉄水，叭叭的迸着破片。北川拿起鉄桶倒进直径三尺的滑車砂模里。燙得砂子冒出紫烟，連同水蒸气蒙住北川的臉，噲得他轉过臉去吸进一口凉气。

等往里灌完，北川向旁边一跳，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說：

“我的肺烂得差不多啦？”

山形笑嘻嘻地說：

“好像你現在才知道似的！”

山形到中島鉄工厂只有一年，和大家还不太熟悉。虽然知道他在“内地”做了許多工作，可是做的什么誰也不知道。因为人緣好，大家都“老山”“老山”的叫他。可能因为和車工渡边住在同一方向，常常一道回家。渡边挨着龙吉的車床工作，他們的年紀也相仿，所以有时也和龙吉一起回去；当老山从后面追来，渡边就和龙吉分开和老山一同回去。

“呃，北川，你是想拿肺来換一天两塊三毛錢的工錢嗎？”

老山說着，又投进焦炭和鉄塊。

“你說的一点不錯！……我最近考虑了一下，想早一些洗手

不干，……开个小铺子！”

北川这时拿着空铁桶回来了。

老山哈哈地笑起来，说：

“那太好了！活着的时候能这样就算不错了。”

翻砂車間房頂橫梁上，吊着可以移动的起重机，鏈上挂着铁罐。把它推到爐口，铁水便从大的出口流进罐内，然后再移到大砂模的地方去。

“喂，老山，可以吗？”

吉本爬上橫梁朝下喊。

“啊，开始么？”

老山用铁锹当当敲打着熔爐。

“来吧！”

吉本跟对面橫梁上的同伴打了个招呼，开始推动起重机。起重机底下有滑車，附在铁軌上。两个人一边看着下面烟塵中往来工作的人，一边“哎嘿、哎嘿……”地推着。从这里一看，砂模像外国某公园的设计圖一样。铁罐搖搖晃晃地靠近了熔爐，老山、北川和学徒工拿着铁锹，压住铁罐使之靠近出口。

年长的北川像打夯女人一样，配合着动作唱起一两句小曲来。

哎哟！梳洗呀，打扮呀，

隔壁子姑娘哟！

哎哟！哎哟哟……

“好啦！”

当大家用铁锹把铁罐推在大的出口下面，老山便将挂鈎从下往上叮当地敲开。火花落到大家的头頂上。

“好买卖！这往脑袋上倒可正合适。”后边就配上街头流行的曲子“到那时节呀，一命归阴……”。

“定价两塊三毛錢嗎？”

“两塊三？我們的命是一塊一毛錢。”

一齐用鉄鍬压着鉄罐的学徒工，不意說了出来，大家哄然一笑。使用鍬头搖撼鉄罐，說：

“喂！真的，現在要倒啦！”

倒鉄水的山形，臉被粘糊糊的鉄水一照簡直像个怪物。

鉄水的热气，使汗水从被砂土煤烟弄脏了的臉上和胸前不住往下淌。每人都用穿着衬衫的胳膊擦汗。不仅如此，爐門一开，焦炭等燃燒出来的毒气，熏得鼻孔火辣辣地作痛。

溢出来的鉄水时常落在脚下，落到湿地时，吱啦一声轆轤轆滾成一团。这个活兒不論誰干一定得受到点火伤。北川常常說：“翻砂車間，誰都受火伤，沒听說有誰被女人爱过。有老婆的人还好，叫青年人干，真太可怜了。”

鉄罐装满，大家撤去鉄鍬。

“若是社长干这活兒，我們就得每天去探病了。”

老山漆黑的臉兒变了样子。火花迸到臂上燙得絲絲作痛，他用舌头舐着。

“是真的，失火并沒燒着……”

有人跟着低声說。

“喂，干哪！”

北川望着棚頂說。

鉄罐里装满鉄水，順序倒进成排的砂模里。起重机到了一定地方，一轉舵輪，嘩啦啦垂下鏈子来。下面摘掉鉄罐的挂鈎便自动傾斜。大家高声喊着，时时哼着小曲工作，但都在聚精会

神，不敢疏忽一点。

工作中北川老头几次跑到角落里用手捧水咕嘟咕嘟地喝。

这活兒，又热又出汗，提心吊胆的，活干完也累得精疲力尽了。翻砂車間和冶炼車間的工人，比車工和鉗工車間的工人的性情暴躁得多；身体看来挺结实，可是仔細一瞧，臉色很难看，眼睛發暗。

木匠走下鉗工車間上面陡立的鉄梯，手拿木模进来。耳朵上夹着铅笔，衣袋露出半截折尺。車間里只有这个木匠穿着半截褂子。

“听说厂长今天要召集大家訓話……”

木匠在門口說。

“喂！”

山形从后边撞了一下渡边的肩膀。渡边把鉄棒夹上車床，对准旋刀削軸。吱、吱、吱……旋刀前面渐渐卷起鉄屑，露出冷冰冰銀灰色的光滑面。不时用脚規量直徑，笔头蘸滿机器油往鉄棒上抹……。

渡边扭着短粗肥胖的頸子回过头来，卸下机器上的傳送帶，看見山形，他显出一种沉默寡言的人所特有的亲切感，說：

“臉多脏呀！”

从翻砂車間来到这里，像刚从矿井上来的矿工一样，脏得特別显眼。

“这兒不是你們翻砂車間那样漂亮人物来的地方！”

渡边說着笑起来。

“別胡扯了——”

山形說着把漆黑的手装作往对方臉上抹，然后向工长那里



瞰了一眼。工长今天不像往常那样叨叨不休的来回走了，两三个人凑在一起神色慌张。他急忙低声说：

“今晚七点。——差一点忘了。”

喃喃说完之后，手指摸了一下削着的轴面，又大声说：

“还不成。这像砂纸一样，涩得很！”

“哼，是你老山的指头涩吧！不要搞错了！”

“指头不是大家一样么！”

山形有空暇，无事也常到渡边这里来。渡边在龙吉的车床旁边工作，年龄也相仿，小学毕业以后就进了铁工厂。他不很喜欢开玩笑，可是像沉默寡言的人所常有的那样，只要说一句就异常幽默。因为一直生活在机器旁边，身体未长高倒先长宽了。腿比龙吉短，有点罗圈腿。境遇虽然都很苦，但不曾有过龙吉那样神经紧张必须看人颜色行事的生活。因此，他比起龙吉，使人感到有一种不拘小节的迟钝的地方。龙吉不很喜欢这样的人，但对渡边说来这种性格在这种“工厂”倒很适合。龙吉和他不同，中学半途辍学了。但他有进取之心，因而，在他身上还保留和这里不同的学生味道。中岛铁工厂里的人由于尊敬龙吉，开玩笑的时候称他为“学者”。他很老实，和在学校时一样理解力很强。因此，厂里的人遇到不认识的字和不懂的事，都向龙吉请教。

不知为什么，渡边近来和龙吉亲热起来。可是龙吉从旁看来，觉得渡边和山形两人之间，倒有一种共通的东西能以和睦相处。

龙吉来到工厂以后，主要跟渡边学习。渡边不好讲话，但很热心，所以教起来使人立刻明白。工作陆续堆积起来，时间紧迫，手腕僵得如同铁棍一般，实在做不下去了。龙吉脑袋发晕，蹲在那里一动不动。在这时渡边比机器还冷酷，叮当叮当收拾活计，然后又毫无表情地用准确的动作帮助龙吉。不仅如

此，龙吉工作时推刀法先后不一致，作出的东西总是粗细不匀；可是拿起渡边的任何一个来看全都一样。龙吉觉得这不单是熟练与否的问题，甚至在铁上也清楚表现出性格的不同。

“师傅来了！”

渡边小声说。

“咦，——学者怎么啦？”

对方黑黝黝的脸上只有眼睛滴溜溜地转动，手擦着鼻子下面。

“……”

渡边没作声，摇了摇头。

“？”

“还有不懂的地方……”

尤吉说。

“是么？”

这时，山形向走近的工长笑了笑，回到翻砂车间去了。

这位傲慢的伊势田工长，不知为什么非常疼爱渡边，不论出甚么事，从不申斥他。因此望着渡边的脸儿说：“你得快点儿干。再快点儿就好啦！”

“工长这家伙很讨厌，可得留神！想和你搞同性爱！”

大家觉得有趣。

“怎么会看中我这样的人？”——渡边有些羞涩。

渡边不愿再听“你得快点儿干”这句话，拔下旋刀走到磨刀石旁边。挂上皮带，圆圆的磨刀石飞一般地转动。吱、吱、吱……旋刀上火花四射。磨刀石常常迸出碎屑伤人眼睛。

厂内工人中工资最高的岸本，在磨刀石旁平台上，拿着圆规用粉笔画图样，一面和望着这里常同他玩的伙伴，谈论他在咖啡

店和銀行員爭女招待的事情。

“那娘們兒真混帳！”

岸本好像宿酒未醒似的發出喑啞的聲音。

“這也是因為我醉了才罵了她。——你討厭我是工人，商專畢業也好，大學畢業也好，幾何、高等數學若有人比我會的多，我倒想領教領教。不錯，我是工人，可是他們的工資是否比我多還是問題哩！老子每天拿四塊錢，是個闊紳士——我這麼罵了她一頓。”

“那些蠢才的月薪，怎能和我們相比！”

對方總走在岸本身後，為了要他請客，這話顯然是逢迎他。岸本從工廠回去的時候，在盥漱室的時間要比別人多一倍，每天用保險刀刮臉，香皂洗頭，規規矩矩結上領帶，掛上嶄新的硬領。——他說：“咖啡館里只有銀行員、公司職員吃香，太不公道的。”因此，自己每天晚上打扮成銀行員、公司職員模樣去逛咖啡館。

“我和你們不同，手很柔軟，一點老茧也沒有。只要說話留神，怎么也看不出我是工人！”

岸本曾在盥漱室一面仰頭結領帶，一面看着渡邊粗笨的手這麼說。他覺得人家叫他工人比被踢到陰溝還可恥。

渡邊一次也沒主動地和岸本說話。一看，他的左手帶着一個金戒指。一個人偷偷望着，不時向那亮晶晶的戒指投以羨慕的眼光，作出諂媚的笑臉。

“你昨晚救火去了嗎？”

“沒去。”

岸本一問，渡邊沉着臉回答。

“沒去？……我可去啦。這種時候什麼事都得擱下，非去不可。這是為日後着想啊！”

渡边停止磨刀，走了回来。

旁边的龙吉耸着肩膀，探身挨着车床，咬着舌头，嘴角露出舌尖，拼命地削轴。——他挂上传送带，转动舵轮，看准了安上旋刀。虽是直径一寸的轴，可是必须削五百根。每根削完，龙吉便举起右手摇晃几下，捶捶肩膀。这时看见渡边，龙吉的眼里露出笑意。渡边心想，这是吃不消了。

工长们安好他们这几天夜班装配的新型穿削机，试车去了；工人们谈着话，工作也松懈下来。但经常落人后的龙吉拼命干活，一句闲话也顾不得说。

在一旁的学徒工庄司，遇到一台齿轮不灵咯噎咯噎直响的车床，他就怒气冲冲粗暴地使用。

“这工厂太有趣了！一有火灾全厂都跟着战战兢兢的！”

上野从厕所回来，一面说着一面摇头走去。

中岛铁工厂有两三个工人是从小工厂转来的。他们经常受到伊势田的责骂，另一方面也因为他们过于拘泥，所以在工作中很自卑。上野是从斋藤、让他们那个大野田工厂来的，脸色像患肺病似的苍白，小脑袋总像冷的打颤。

上野觉得不是自己的工厂，所以谈任何事情都无顾虑。午休时，和大家说：

“这里的工厂比较大，所以还逍遥自在。小工厂最近总闹罢工。”

他的小脑袋频频摇动。看来是未老先衰。他说的每一个字，仿佛用晃脑袋来打上“重点”似的。

“我来这儿，没见过有人往工厂里贴传单；可是我们大野田工厂这是常有的事。一听说支援码头工人罢工，工人就给募一点钱去！”

中島鐵工厂的工人听了觉得这事新奇，大家很感兴趣。这些话常常对龙吉有一种魅力。事实上，他每天从早晨七点钟到晚上五点钟，一直在那里干活，到盥漱室蹲一下都觉得困难。他甚至想，自己的身体有一天会失常。在盥漱室看到脱光上身的厂里每一个人，身体都有些畸形。削五百根轴！从早到晚重复同样动作！一天一块八毛钱！扣去假日每月至多剩四十五块钱！根本养活不了全家。

“听说俄国的工人好得很！一天只干七小时工作。”

上野这句话不知从哪里听来的。提起劳动时间，因为每个人关心的事，都瞪着眼睛说“是么！”

“可是，干七个钟头活能维持生活吗？”

“是啊！太勉强吧？若是七个钟头，下午两点就能回去了，这可……”

“是这么回事——”

上野接过话头，脑袋比平常摇得更厉害了：“没有像社长、厂长这样的人站在屋里不干活就赚钱。所以那个话并不奇怪！”

一次，厂长知道了上野经常讲这些话，不久就把他送回大野田工厂去了。从那以后，他再也不谈了，他好像变成另一个人。

“上野最近连头都不摇晃啦！”

渡边说着笑了。

近午的时候，来了一个通知，说厂长要讲话，休息时间大家到饭厅集合。

“糟糕，休息时间又完蛋了！”

“一失火就得赶快爬起向南边天空看！真够受的，真够受的！”

伊势田工长朝着他最喜欢的渡边走来。



“去告訴冶煉車間一聲。”

渡邊無奈笑嘻嘻地到冶煉車間去了。

“你說甚么？甚么——？”

爐里燃起紅色火苗，照着赤露一邊肩膀在砧上指揮打鐵的岡山，他一手顛着鐵錘打拍子，眼睛不看渡邊，這麼大聲地問。汗水順着毛茸茸的胸脯往下淌，火光一照整個胸脯亮堂堂的。

兩個學徒工翹着腳挺直身體，利用反作用輪流把大錘從身後掄一圈，用一種有趣的節奏照准燒紅了的鐵打下去。

“忙着哪，等等！”

冶煉車間里每個人的性情都暴躁。他們說：“同樣跟鐵打交道，我們可不能像你們那樣斯斯文文地搞！”

旁邊焊接大煙筒。小爐里紅熱的焦炭堆插着磨菇形的鉚釘，大鐵鉗把它夾起扔過來，很熟練地接住了，鉚起來發出機關槍一般噠噠噠……的聲音，震得耳朵嘴里嗡嗡直響。

“怎麼樣，你偶爾來听听這麼好的音樂，倒也開心哪！”

拿着大鐵鉗的須田說，眼里流露出和他強悍的身體不相稱的親切的笑容。

“那麼，給你听听汽錘聲好么？搞這一手兒我們是這兒的大王！”

單是響聲倒不要緊，焦炭和煤的煙噲得嗓子發痛。雖然爐上罩着漏斗形煙筒，可是大家的鼻孔、嘴和耳朵都是漆黑，總吐黑唾沫和黑痰。冶煉車間的工長們回到家里，總吃茼蒿菜。據說可以除去腸胃的塵埃。但是，這個茼蒿菜並沒起作用。這廠里來去的工人比其他任何工廠都頻繁，從這一點就可以明白。還以為是暫時休假，沒想到，什麼時候已經辭去了工廠。有的人

臉色蒼白，头上纏着手帕，說是从医院回到工厂里看看，因为气喘，說話也是慢騰騰的，用手摸一摸他在工厂时使用的鉄砧，拿一拿錘子把兒，在工厂里四下張望了一番就回去了。后来很久沒有看見，原来是死了。冶炼車間的人說身体越健壮越容易得肺病。因而，这里大家患肺病，都是因为葯蕪菜無效和身体健壮的关系！

渡边将厂长要訓話的事告訴拿大鉄鉗的須田便回来了。

在伸进鉗工車間三面是玻璃窗的监工室兼办公室里，各种各样的人匆匆出进。一看，龙吉仍然和方才一样，咬着舌头削軸。

## 七

冗长的訓話完了，吃过飯只剩下十几分鐘的休息時間。因为冬天将到，大家都珍惜午休时那一会兒晒太陽的時間。可是，这个愉快的時間却被减少了。

“火灾这个渾蛋！竟随便跟人搗乱！”

庄司和千叶走到鉄絲圍着的草坪上，練習投棒球。渡边和山形来到停滿汽艇和装卸貨物的駁船的运河岸边，靠着工厂的混凝土墙两手抱膝坐着。温和煦的陽光，晒暖了油湿而滿是灰塵的身体。山形像平常一样，急忙擦着鼻子下面，听別人說話……渡边听见自己在打鼾，吃了一惊，惊醒过来。

工厂里的人差不多全都集聚在这里。在那印有紅色☉字塗着厚厚一層油的罩布盖着的鉄材旁边，来装卸貨物的駁船上的工人像个“大”字一样睡着。运河对岸的倉庫二楼是选豆工厂，許多头裹手巾的女工的臉孔，排在窗戶那里，面对这边像在說什

么。中島鐵工厂的工人同她們大声耍笑。

汽艇拖着載木材的駁船，嘖嘖嘖很有趣地吐着烟圈开进来，渾濁的河水打着旋渦。駁船撒开繩索，汽艇往后倒了一下便开走了。

工人的装束，在厂里分辨不出，好像和周圍溶合一起，一到亮的地方才發現脏得非常显眼。

“你这家伙总打瞌睡……。我这么想——”

山形在鼻子下面擦了两三下，换了声音說：

“尽管在运动初期，工会借口容易搞，便以运输工人为主，把大工場的組織放到后面，我反对……。北海道还是落后啊！”

渡边微睜两眼默默听着。

“工会里有个名叫旗塚的。他没有出头露面，那家伙很可靠……”

山形說到这里又换了声音。渡边将头埋在豎起的两膝中間，仍旧微睜着眼睛說：

“以后給你介紹介紹……”

不知为什么，他很少这么說“給你”两字。

“喂，渡边和大村在嗎？”

伊势田工长两手插在褲兜里走来。渡边这时才把头抬起。

“他媽的，又是‘你得快点兒干’了……”

“信用的力量真大呀。”

山形說着嘿、嘿、嘿地笑起来。

“渡边你瞧！情人找你呢！”

不知哪里来的这句话，大家听了哄然大笑。

午休完了，大村和渡边得到社长家里处理火灾的善后工作去。

“一有这种事情准是我！”

渡边被山形拍了一下肩膀，羞的不得了。

但是，龙吉心里挺高兴，因为一般得不到信任的工人是不会被派做这种工作的。

一进社长公館大門，龙吉說了一声“嗨！”

走过那有污秽漆黑的煤場、倉庫、海关和运河的海岸街；有銀行、大商店的大厦街；有咖啡館、吃茶店的游覽街；有学校、公园等郁郁葱葱的地方……一層層走上梯形街道，在那非常幽靜的山上，就是社长公館。密林下的道路，鴉雀無声地异常寂靜。大村和渡边一面爬坡，一面傾听篱笆深处屋里傳来的叮咚、叮咚清脆悅耳的鋼琴声。

“这个时候，还是吸一吸新鮮空气吧！”——渡边說着，便沉着臉解开胸前一个鈕扣，向后挺一挺腰。

虽然走进了社长公館的大門，可是因为树木多不知往哪里走好，二人躊躇了一会。穿着西装的男孩、穿着西式大衣的女孩和皮毛华美、耳朵直豎像狼一般的狗，在寬闊的院子里追逐着。

活兒極其簡單，并不是处理火灾的善后，而是从庫房里取出冬天用的門安在門房上；把火爐、烟筒安在客厅和各臥室里。

从庫房拿出火爐、烟筒和木板时，男孩和女孩不再和狗玩了，以奇异的目光望着他們两人工作。狗在渡边身旁嗅来嗅去。太太不时出来，一和龙吉說話，他便臉紅神情緊張。太太是一位年青漂亮的人，對他們两人說“劳駕……”或是“請您……”这样的话。渡边和在工厂做活时一样，一直陰沉着臉，做起活来动作熟練，比龙吉俐落得多。

安装的时候，两人脫下鞋子剛要进屋，太太說：



“哎哟，脚！”

渡边并没觉得怎样脏，看了看自己的脚掌，直挺挺站在那儿。这时女佣人拿来擰好的干净抹布，两人只好把脚擦了一下。

走过映出庭院树影的光滑走廊来到大客厅。一个角落里摆着坐下可以没半截身子的长椅和靠椅；屋子当中放着一张可坐十五六个人的桌子，周围摆着椅子。壁上挂着带框的油画和珍贵的西洋磁碟作为装饰。淡色壁纸和透过高贵窗帘的光线，使屋里显得柔和肃静。龙吉和渡边真的看到这样客厅，除在外国画或照片上之外，这还是第一次。女佣人看见他们两人站着不动，噗哧一声笑着走了。

大客厅右角的门，连着明亮的游廊。社长靠在门旁的藤椅上，喝着红茶和客人谈话。从这里可以看见狼一般的狗在宽阔的庭院跑来跑去。院里放着漂亮的桌子和藤椅，甚至只能在公园里看到的秋千和滑梯这里都有。

两个人在大客厅里安装着和渡边一般高的德国式烧无烟煤的火炉。

过了一会，孩子们跑进来说：“母亲，我要吃点心！”

龙吉一面做活，一面悄悄重复了一句女孩子的话，“母亲”。像“母亲”这样的话还是头一次听到。

“要给的，请洗手去罢。”

妈妈对自己的孩子说这样恭敬的话！这出乎他意料之外。在他看来，妈妈是要责骂孩子的。孩子们马上到客厅角落里洗手的地方，把“H”和“C”之中的“C”拧开放出水来，各自从衣袋里取出漂亮的手帕擦手。然后，孩子们规规矩矩地坐在椅上吃点心。女孩子还把手帕打开来铺在自己的膝上。

社长用剪刀剪去雪茄烟头，点上火。知道他们两人来，并没



往这边瞧。身穿大島綢內衣逍遙自在地坐着。

女佣人向游廊小步跑来，离很远就行礼說：

“您的电话……”

社长站起来沒有回答，走过客厅看看渡边和龙吉什么也沒說。

“什么？清楚些！我听不懂！”

听見了社长大声接电话。

“不管！怎能那么放肆。我遭火灾时候他装不知道！”

說到这里，只听啪地一声挂上話筒。社长馬上返回来。回来的时候，沒看他們两个人。龙吉心想，平常社长还不错，可能因为昨晚失火的事還沒消气。

大客厅安装完畢来到書房，不禁吃了一惊，这里比那看慣了的漂亮大客厅还要好。書房里有带着沉甸甸穗子的窗帘，双層窗戶，書籍摆滿了壁櫥，还有沙發，裝飾美丽的台灯，毛茸茸的地毯和带有雕刻的金座鐘……。这回沒人告訴龙吉，可是龙吉却在門口悄悄地看了看脚掌。

“怎么样！大村龙吉。”

渡边自从进了公館，这是头一次开口。却还是陰沉着臉。

“真好啊……”

龙吉好像嘆息似地說。渡边瞥了他一眼。

“在这样地方用功太好啦！”

說着，龙吉悄悄地摸弄金座鐘，回忆起自己把書放在面包工厂的台子上，一面和面一面看書的情景。

渡边又看了看龙吉。

“大村龙吉，你看了这样地方，就想起用功来了？……”

渡边还要說什么，这时太太从外面进来，便不說了。

“做完这里的活兒，請休息一下吧！茶沏好了。”

龙吉不知如何是好，臉兒一紅說了声“是”。

忽然从远处的屋子里傳来了鋼琴声。像小孩子彈的，音阶有些不对。在这不聞人語、寬闊靜寂的宅院听到琴音，他們甚至覺得身在另一世界了。

“不一样呀！大村龙吉。”

渡边看着台子上的火爐底座，說。

“啊……！”

渡边随后又換了声調，

“比岩城大楼怎样？”

說着，嘿嘿嘿地笑起来。

龙吉像陶醉一般，心里想着別的事，所以沒有回答。仿佛不时想起甚么似的，反复地說：“不一样啊！”

女佣人来叫，两人便随着去喝茶。走到尽头一間突出来的多窗而明亮的洋房，是兒童室；孩子們挨着中間的桌子看書和弄玩具。鋼琴声是由旁边的屋子里傳来的。龙吉想起手宮街密密層層的房屋，和一間屋子挤滿全家人的情景。到了大客厅，茶盘上摆着两个带盖的茶碗。两人都不曾用过这样茶碗喝茶。

“請到这边洗手吧！”

女佣人拿着新手巾带着两人到洗臉的地方去。龙吉看了看自己那滿是油泥鉄气、怎么也洗不掉的长着老茧的手。

游廊上的客人換了，正圍着桌子打麻将，太太也参加进去。社长这回不住地开玩笑，逗得大家直乐。渡边和龙吉知道麻将这个名字，但实际看見玩的这还是第一次。据报纸上登載，东京最近很流行。社长他們可能是每天过午弄这个玩艺兒。

“在厂里現在正是开始看鐘的时候呢……？”

龙吉不觉像到别人家来玩的小孩一样，这么說。工厂里車床削着鉄，汽錘咕咚咕咚震地直响，煤烟瀰漫，机器油的气味扑鼻等情景忽然掠过脑际。——“不一样啊！”

做完活兒从社长公館出来，将近四点鐘了。数来剛剛三个鐘头，但觉得像五个、十个鐘头一样长。两人从公館出来的瞬間，如同約好一样，“啊——”地深深出了一口气，捶着自己的肩，轉动脖子。然后一面下坡，一面还回头望着社长公館。两人默默地走去。

渡边走着不觉心情激动。脑子昏沉沉的好像醉酒一般。

“怎么样，大村龙吉，我觉得仿佛剛从敌人的本部参观回来！”

渡边意味深长地說，望着龙吉。

“不一样啊！”

龙吉又重复說了几遍。他如何表达自己的感受，連自己也不知道。

渡边的“敌人的本部”这句话，像子彈一样射去，原想得到龙吉的反响才說的！可是甚么也沒得到。他認為龙吉已經懂得了。因此，他一声也沒响。

走下層層的街道，每層街道和山上迥然不同，看得非常清楚。到了工厂前面，才松了一口气。觉得只有在这里，才能用那純朴潑辣的語句暢所欲言；手脚才能得到自由舒展。

“啊，大村先生！”

学徒工庄司跑到龙吉面前，猛地把手搭在他的肩上，說：

“井上被、被毀掉了！”

他的喉嚨哽塞住，用手指着今天試車的穿削机前面的空地。那里撒着四五尺見方的新砂子。渡边呆呆地站在那里，說：

“怎么啦？”

“从那兒——”

庄司这回用手指向架着主軸的铁梁。

“上去修理皮带被毀掉的！”

井上起初是腿被碾坏。突然咯吱一声，下边做活的人們吓了一跳，抬头一看，井上的身体在皮带和傳动輪中間被揉得稀烂，好像破布条一样晃动。轉眼之間，成了黑紫色肉塊的井上的上半身倒着掉下来。大家在旁边看了都目瞪口呆站在那里。井上的身体落下来的瞬間，还微微顫动了几下，好像在說甚么，但听不清楚，后来便像死鷄一样扭过头去。

大家都忘了关机器。

皮带不时往下滴血，仍旧冷酷無情叭噠叭噠……地旋轉。这时，机器立刻被关上了。然后用临时做的担架把井上送到医院去。井上将冷的身体被扶起后，空地的砂子上像黑色地圖一般聚下一堆血。触到血的人，緊張得面如白紙。他們用担架抬着井上的身体，仿佛自己也像井上一般，感到非常不快。

井上被抬走后，用铁鍬挖去血污的地方，再填上新土。皮带上仍然粘着碎肉。

工人們一句話也沒講。往常震耳欲聾的隆隆声，震得洋铁板的屋頂直响；可是現在整个工厂寂靜無声，工人們好像在深水中默默移动一般。

一切处理完畢，大家才感到發生了甚么事情似的，突然吵吵嚷嚷談論起来。

龙吉和渡边听到这件事的同时，臉色变了。社长在電話上說的每句話，像大字标题一样浮現出来。还有，紧接着一边玩麻将，一边开玩笑的社长的旁臉，活生生地出現在眼前。工作熟練

的井上之所以丧命，是因为到失火的社长家帮忙直到天亮才回来的缘故！

渡边的表情比平时更严厉了。

“怎么样！大村龙吉。”

他和平常一样，连名带姓地叫。

龙吉感到自己眼前的现实渐渐崩溃。

山形慢吞吞地走来。

工人在资本家面前，处在甚么地位呢，——处在井上的地位，渡边说。

所以工人应该觉悟到自己是工人！

实在说，龙吉今天才懂得渡边这句话。

龙吉的身体还在颤抖。

他认为自己的经历和父亲的死使他懂得了许多事情。然而，再向深处一想，不过是一种不肯服输的心情罢了。他想虽然辍学了，但自己还有些聪明，不会输给那些上学的富家子弟。而且没有比父亲母亲和自己这一家人所过的日子再悲惨了。他深知这些苦楚，无时不想：我要摆脱这个环境，给你们瞧瞧我决不输给你们！

所以，岩城大楼的古山一看见龙吉，就像世上只有工人，而又是极其宝贵的人一样谈起“工人！”“工人！”。可是龙吉并不懂这是甚么意思；而且对他那想尽早摆脱这个环境的思想来说，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

不仅古山，渡边也说现在当了工人比甚么都值得夸耀。

龙吉的求知欲非常强烈。所以很喜欢到知识丰富的古山那里去玩，古山一提“工人”他就默不作声。在房租问题上，他也是强打精神出席的；他认为这么一点房钱自己应当平心静气地拿



出来。

但事情并不这样简单，龙吉现在懂了这个道理。

“有两个世界，一个是浑身沾满机器油、弯着腰劳动的世界；一个是站在剥削地位，有大客厅和书房的世界！……”

渡边有个习惯，为了某件事感情越激动，说话就越一句一句拉慢。由于这句话，龙吉想起刚才看到的大客厅和书房。

井上血肉模糊地掉下来，像死鸡一样扭着脖子的时候，社长却拿自己的“火灾”和工人的“性命”来比；一边玩麻将，一边若无其事地开玩笑。这不能作为道德问题处理。资本家和工人之间没有丝毫共同之处，本质上是敌我关系，所以必须从这里看问题。——渡边这么一说，龙吉才恍然大悟。

“真可怕呀！”

龙吉霍地胆怯的样子，往自己的身旁看了看。

“真可怕呀！”

山形急忙擦着鼻子下面，意味深长地看着龙吉。然后又看着渡边，说：“若把井上这件事看得无关痛痒，问题就严重啦！”

工人聚在一起，谈起来井上生前的各种传说。

“大家一起去陪灵好么？”

一个人这么一提，大家异口同声地说：

“这不是外人的事。走吧！真的！”

“社长因为我们没跑去救火就叫工长来教训一番，可是工人失火又该怎么办呢……”

后边一个人这么说，大概对自己这句话有些胆怯，说到后来就含糊不清了。

大家突然沉默起来。

龙吉偷看渡边一眼，觉得自己对情况很了解，在这种场合一

定要把“那件事情”說出来。可是，到了紧要关头他却失去了勇气！

这时渡边捋了一下肩膀，說：

“我和大村龙吉今天到社长家去了，所以很清楚——”

工人们亲眼看到井上的惨死，情緒都很激动，渡边的話給了他們極其深刻的印象。渡边說話时总是抑制自己的激昂的感情，可是这么一来却更有力量了。龙吉感到有一种魅力吸引着他，目不轉睛地望着渡边。

渡边說完，大家半天沒有說話。

冶炼車間的老师傅嘆息了一声。

“井上太可怜啦！死也不甘心哪！”

“他被机器挂上以前不久，还談救火的事情哩。井上說社长还大大夸奖了他一番！”

“是么，这可受不了！”

有人像遮着臉說。

“有人今早上还袒护老板呢！說灾难临头不分彼此。”

渡边瞥了一下就要升为工长的福原。

“算啦，不管怎么說这不是外人的事！”

“是呀！”

“井上有老婆嗎？”

上了年紀的車工联系着自己同情地問。

“老婆孩子都沒有，这还好！”

“沒有也一样啊！”

身后傳來粗野的气昂昂的声音。

“会有媽媽和小弟弟小妹妹的呀！”

“是呀，太可怜了！”

“究竟給他多少錢呀？”

一看，說話的人是山形。他的眼睛直轉，急忙擦着鼻子下面。

“就是這個問題呀！”

两三个人一齐說。这种說法好像等待別人發言。大家默默無声，似乎彼此窺察心意。

“非叫他們多出些錢不可！”

感情容易冲动的千叶，顫动着薄薄的嘴唇，大声說。

“为了讓老板賺錢而喪了命，按理說，應該养活遺屬一輩子！”

庄司高兴得把木底草鞋弄得咯噠咯噠直响。他总是喜欢發生甚么特殊的事。

“能出嗎？”

“不是能不能出的問題，是要叫他出。虽然是工人，虽然是劳动者，都是人命啊，人命！”

千叶一口气說完。

山形又在后面說：

“不然的話，我們怎能安心工作呢？对吧！”

“是呀！”

千叶得意的样子在一旁帮腔。

“这回若給日后造成一个先例那还了得，非坚持不可！”

冶炼車間的老师傅从自己肩膀一直看到胳膊，說：

“当真的。我干的活兒也够危險的！”

龙吉感到周圍充滿了渡边在人們中間用費解的言詞所說的“工人的覺悟”这种情緒。他并沒認為这就是覺悟，但無可懷疑的，他明白了这只是使大家認識到：这就是站在劳动者的立場。

尽管如此，渡边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

工厂里渐渐阴暗起来。把一个活人粘糊糊的像绞肉一样嚼碎了的皮带，在薄暗里紧闭眼睛。帆布盖着的车床、刨床和鑽孔床，在下面好像缩着身子屏住了气息。

“今后可不要再有这事了，到井上家去吧！”

龙吉、渡边、山形和怒气未消的庄司一起往井上家去。

龙吉忽然想起昨晚散会后，曾和罐头工厂的藤子约好到街外影院去看大河内传次郎演的电影，现在他觉得即使得罪了她也是出于无奈。不过，这和往常的龙吉确是不同了。

他想今天回到家里，一定要把种种事情先告诉给古山。

## 八

中岛铁工厂旁边的桁架式的桥梁，把第一号填筑地和第二号填筑地连接起来。从桥上走过去是一个煤厂，那里堆放的煤黑压压的像岗巒起伏的山脉一样。小樽市的背后就是夕张、美唄和儿春别等几个大矿山，几十辆大型铁制煤车用小型的旧机车拖着，在铁路上不停地往来着。大型铁制煤车像蜈蚣一样被机车一直推到逼近码头旁边的炭仓上。苦力手拿着铁锹，在冬天快要来到时的刺骨寒风中，缩起肩膀坐在煤车上面。他们被煤弄得乌漆墨黑，离远一看好像乌鸦落在上面一样。车子一到规定的地方，就把煤车旁板的挂钩打开，煤像雪崩一样飞起黑雾蒙蒙的煤灰落到煤仓里。有时坐在上面的苦力就像蚂蚁堆垮了一样常常也跟着掉下去！在这种时候，伙伴们就慌慌张张地从

煤車上跳下來。他們在煤嘩啦嘩啦往下落堆成煤山的時候，常因煤灰跑到喉嚨里噎得氣絕了。那里有好幾十個煤倉，到這些煤倉的鐵路便從臨海鐵道干綫分支出來，扇形一樣地展開着。

每逢駁船靠攏碼頭，就有幾百個“哥摩”光着半截身子，陸續不斷在顛巍巍的跳板上挑着煤簍子來來往往地走。小樽市的人管担煤的短工叫做“哥摩”，因為經常都是幾百個肮脏的苦力摩肩接踵地挑煤，所以得到這樣一個名字。他們用扁担挑，兩頭挂着簍子，里面裝着煤，只消把簍子旁邊的麻繩一拉，簍子便翻過來，嘩啦一聲把煤倒出去。監工在跳板的渡口站着，每挑一次給挑夫一個牌子。他們做完活兒后用牌子領錢。幾百個“哥摩”都想多挑一次，大家很認真地干。

哎喲，哎喲，哎喲……

他們的吆喝聲中，扁担吱咯吱咯地响。

“怎么只裝這麼一點兒！”

監工遞牌子的时候，瞪起眼往簍子里一看，大聲吼叫着。

有些還沒挑慣的人，沒等到中午肩膀就被磨破了。他們還沒有熟練，老是彎起腰板，光用腳很吃力地邁着步。掌鏵的伙伴們看見很可憐，就給少裝一點。因為是計件工資，一个个都爭先恐後的往返在煤倉和駁船之間。那光景簡直像在戰場上一般，每個人都杀气騰騰，慌慌亂亂的。其中還夾雜很多女臨時工。有孩子的婦女不能把孩子丟在家里，便在旁邊鋪上席子，讓孩子坐在那里玩玩具。孩子一哭，母親便把煤簍和扁担一齊扔下，跪着膝蓋就敞開胸懷喂奶；完了又急急忙忙地担着簍子走進挑煤的行列。

煤倉有三井的，有三菱的，有住友的。挑煤的“哥摩”有五百多人。許多小販挑着玻璃匣子跑來賣大福餅、餡面包和汽水。



活兒很剧烈，大福餅、餡面包卖的很快。

“呀……真累！”

老李离开行列来到小販这兒，买了一瓶汽水，用中指（大拇指太粗）把瓶口的玻璃球扳下去，朝上張着嘴去接往上冒的汽水，咕嘟咕嘟地一口气喝光了。这些“哥摩”里面，也有不少住在岩城大楼里的人。輪船快要出港口的时节，急于装煤，因此需要很多的临时工。

“啊！”

中島鉄工厂的职工陸續不断地穿过构桁式桥梁走过来，老李看見龙吉杂在里面，就举起长胳膊叫了一声。老李的长胳膊和大手掌在大楼里很出名。他常說，这是因为朝鮮人比日本人干的活兒多，自然就长了。

“这就回去嗎？……”

老李瞪圓了眼睛看着龙吉，再用肮脏的手背擦着喝过汽水的嘴巴。

“呀，今天还算晚了一些。出了大事啦……”龙吉說。

“方才从这里过去一个担架，是中島鉄工厂的吧——有人受伤了嗎？”

“嗯。”

“岩城大楼里的人們挑着煤簍，都向前搭腔說：“嘿，就回去么？”

“真逍遙自在！现在就回去。”

里面有人像吐唾沫一样，說出很粗魯的話。

“甚么話？”

山形說，急忙擦着鼻子下面——“糊塗蛋，罵人也不分个清楚，現在不已經是五点鐘了么！”

渡边看见山形生气，抿着嘴笑了。

街上的人都管在“中岛铁工厂”、“北海罐头公司”等大工厂工作的工人叫“职工先生”，和一般工人区别开来。谁也不把职工先生当着工人看。提起工人，那就是挑煤的“哥摩”，或者装卸木材、杂粮的码头工人和苦力。职工先生的工钱又高，工作比工人也要干净，时间也只是从早上七点到晚上五点；可是装卸工作除了剧烈之外，还要做十二三个小时。而且半数以上都是日工，不一定每天都有活干。

每次到了下班时间，中岛铁工厂的职工们沿着运河的柏油马路往回走时，“哥摩”和码头工人都要歇下手来望他们。一看见他们，就想起自己还得再干两个钟头的活儿……。罐头工厂和中岛铁工厂的职工们中间也有这样的人，他们仿佛在说：“对不起，别把我看成和你们一样！”对那些还在工地工作的人们理也不理就回去了。

连在全是工人居住的“手宫街”里，杂货铺和粮食店等对待罐头工厂和中岛铁工厂的职工们，和对待小工厂的“学徒工”、码头工人以及“哥摩”等也是有差别的，两者“赊购”的限度并不一样。

“骂人也不分个清楚……但也不单只是这一点哩。”

渡边把粗眉毛一动，对山形说。

“工地时常闹罢工，可是工厂里的工人却觉得事不关己，出现一副若无其事的面孔。”

“嗯……”

山形把细高身子一摇，像小孩子一样害起羞来。

“虽然如此，工厂里的工人是不是过着部长一样的生活呢？不是的，只不过和‘哥摩’们比较起来工作的外表体面一些罢了！”

“我說，大村……”

老李放下箕子和扁担，用流利的日本話說：“我想跟您說几句话……”

渡边他們先走开了。在席子上玩耍的小孩子們冷得聚集在一起，两只小手縮到袖筒里，眼睛盯着挑煤箕的媽媽的背影望着。媽媽一来到面前，就吧、吧、吧……地鼓起肮脏的面頰。龙吉由于方才的刺激，身体不由得感到疲倦，就在席子的边上坐下来。

“你瞧……”

老李指着三井和三菱的工地說。从这里望去，挑煤的短工們忙忙碌碌地来往走着，好像無数的螞蟻一般。

“嗯？”

“这回三井和三菱在那边正在装一个有傳送裝置的装煤机器。你看那边碼头上不是有一个像起重机一样的东西么，那就是。”

“嗯。”

他們修一个坑道，直通到煤倉下面，先把煤放在很寬的傳送带上运了出去，然后从那像起重机的地方直接倒进駁船……”

龙吉一面听老李說，一面吃惊地望着对方，他簡直不像是一个呆呆地張着嘴巴的朝鮮人。

“嗯。”

“工地办公室的旁边不是有个棚子么。那就是安装动力机的地方。三菱的机器已經从昨天到的龙田号輪船卸下来了——那末，光是这个港口，就有三百个‘哥摩’要挨餓啦！”

“哥摩”們正在嘴里不知喊着什么，認真地挑起煤小跑着走。

“三百人……！”

“机器一开动，只消在入口处有几个推煤的工人，駁船上有四五个将煤蕩平的人就解决问题了。事情弄清楚之后，連工地主任的脾气都大起来啦……。”

“……可是，这里还不会有問題吧？”

虽然对方在拚命地談論着，龙吉却以为这和自己沒多大关系。他含含糊糊地随便应酬了一两句。

“不！”老李吃惊地望着他。

“余下来的四百人，因为年关就到了，大家都要来这里的呀！这么一来，头子的架子更要大了，更要拚命往下落工錢啦！現在已經露出了苗头。”

“……………！”

龙吉听他这样一說，不覺的臉紅了。在極其苛酷的条件下干活兒的港灣工人里面，參加工会的人很多。他想莫不是老李就是會員……。

“媽，媽！”

坐在席子上的小孩子又餓又冷实在忍受不了，鼻涕像鬍鬚一样粘在額頰上，歪着脑袋哭起来。

“等一等，馬上就完！啊，宝贝乖乖！”

母亲的心里核計着掙的錢数，爭先恐后地又跑了去。每当母亲从眼前走过的时候，席子上的女孩子就“媽，媽！”地喊着。

“好宝贝，你乖乖地看着好啦！还有一回，真的再挑一回就完了。”

夹杂在粗暴的男人中間挑煤，不是一件容易事。每挑一次，母亲們就顛着肩膀，噓噓喘气。她們眼睛上火了，由于疲劳过度，整个臉看起来僵硬的。龙吉一看席子上的孩子，就回忆起自己小时候，在“土工棚子”里餓着肚子等候推翻斗車去的父母的

情景。

他身上带着一毛五分錢，从快要收攤子回去的小販那里买了三塊大福餅，把它分給孩子們吃。孩子們一下楞住了，看了看大福餅，又看了看龙吉，把身子縮了回去。

“媽媽就回来啦，吃这个等着吧！”

龙吉这样一說，孩子們才胆怯地伸出手来。

孩子們一把餅拿到手里，眼看着嘴里就塞得滿滿的，吧嗒吧嗒吃的直响。好像生怕別人来搶似的，拚命地吃了起来。不过那两只小眼还在戒备，一个勁兒地往上翻着看龙吉。

“哎唷，您太費心啦！”

母亲从那里經過时，向龙吉道了謝。

老李对这甚么也沒講，只是臉上表示着好感。又繼續說：

“所以——”

这时，他把扁担挑起。

“大家都在商量办法，……很希望能得到中島鉄工厂的援助……”

說到这里便把話打住，望着龙吉。

“我們也想跟古山先生談一談……”

这时，在那边一面站着說話，一面等龙吉的渡边等人在招呼他。

“唔……”

龙吉从来沒有被人家这样找着商量过，他搔着耳朵沉默一会儿。

“他們和我也是一起的，跟他們研究一下看吧。”

“好，拜托您。”

老李向渡边他們那里望去，把手举到搭拉下来的便帽旁边，



行了一个礼。

旁边煤倉的煤装完了，大家把牌子摆在席子上数着。工地并不直接兌換給現款，因为在他們和公司之間还有一个头子要拿扣头。大家被一天的生活实在逼得沒有办法，虽然明知道要受到損失，但还是把牌子交給头子了。

冬天快要来到，挑煤的妇女們就常常把煤塊藏在圍裙下面偷偷带回家去。在大楼里住的人們深更半夜也来偷煤。龙吉的母亲自从他爸爸死后也干过几次。龙吉一問到厨房角落的煤，母亲便像小孩子一样慌張起来。然而阿兼大嬸們却是明目張胆地搞。“不够用的人到富余的地方去拿，又有甚么不好呀！”她这样說。

阿兼大嬸原来是住在岩城大楼的寡妇。她有一次偷煤被看守發現，看守吓唬她說要送交警察，她终于把肉体出卖給那个看守。后来，風声傳得实在無法住下去，她只好从大楼里搬走。一到年关，像这类的事是很多的……。

龙吉追赶上去，把老李这一些話跟渡边說了。

“嗯……”

渡边点着头：“姓李？木字底下加上一个子字的‘李’，对吧？”

他叮問了好几次。

“他住在大楼里。……那么，改天要到大村龙吉那里去一趟啦。”渡边好像自言自語地說。

越过煤厂便是貨棧。每个貨棧的門都是打开的，里头黑魆魆的。一些肩上披着四角肩布、手拿着鉄鈎子的工人在那里进进出出。貨棧前面划着一条“倒車綫”，五六个苦力緩緩地推着一輛貨車。那时正是青豌豆、大豆和扁豆的“周轉期”，虽然天黑

了，他們还在工作。

貨棧旁边是塊空地。两三个短工正在那里和纏着印花布圍裙的女人开玩笑，追逐着。山形一看，就叫：

“哟！哟！”

“你这家伙！”女人向跑来抱住她的苦力噼噼啪啪地打了几  
个耳光。苦力一面挨打，一面还嘿嘿嘿地笑，沒有撒手；女的在  
工人的胳膊里掙扎着。这时，另一个又走过来，把手放在她的胳  
肢窩下边……。

“哎哟！”女人真的放开喉嚨喊叫起来，大家这才停住手。女  
人整理着敞开了的衣服，哑着嗓音像男子一样罵了一声：

“色鬼！”

工人们喘吁吁的，在渡边等人眼前有些难为情，勉强笑了。  
对伙伴很不自然地說：

“走，喝一杯去！”

“碼頭工人簡直像种馬一样！”年輕的庄司現出很討厭的样  
子說。

“庄司也想当种馬吧。你……年紀够大了么？”山形意味深  
长的笑嘻嘻地說。

庄司沒作声。山形又說：

“嘿，真沒想到庄司这样可爱！”

渡边忍不住噗嗤一声笑起来。

“庄司每月去几趟？两回，一回？”

山形一講起不正經的話来，和他說正經事情时候簡直是两  
个人；他是翻砂車間里談不正經話的大王。他对渡边說話时总  
是模仿伊勢田工长的口吻。伊勢田常說：“迟鈍得很，不成！”他  
对渡边說：“你不会說不正經的話，不成！”。按照山形的意見，渡

边要能講不正經的話，他就更“偉大”了。山形比起別人，有些拿不定主意。因此，要是認真起來，他比渡邊等人還要激動。

和他一比，非常單純的渡邊和龍吉，不知怎的有些像小孩子。大家都有這個感覺。現在，他們就要去井上家，龍吉沒有心情去隨和山形。

渡邊沒有理睬山形，靠著一座座的貨棧走過去。附近的地上散落著一些雜糧，飛來了許多麻雀。

在苦力們背雜糧的旁邊，站著一些骯髒的揀豆子的婦女，手拿著小竹簍和短柄筲箕。當選豆工廠的女工們成群結隊回家的时候，苦力立刻在工作中的“号子”里填進詞兒去唱：

哎，那邊走的娘子們，

欸呀哈，

大大的屁股，

呀呼嘿。

其中還有人吹口哨。大家因為工作累，懊喪地大聲喊叫。

“給你們看看好啦！”

女工們咯咯地笑著，彼此用身子互相撞碰起來。

沒有活兒干的苦力，提著大瓷飯盒的包兒，張開帶著鬍鬚的嘴巴，五六個人湊在一起站在橋旁邊。

一些賣蘋果和柿子的女攤販，縮著身子盯住滿是灰塵的地面望。有人走過時，才像想起來似地問：

“買點蘋果，柿子吧？”

她們的旁邊有個叫花子似的男人，坐在地上敞開胸膛捉虱子。

海關那里，印著“富士製紙”商標的圓筒形報紙，正一個一個在柏油路上滾著往駁船里裝。監工跟在一旁，為一點小事情嘸

嘍不休地責罵着。

“笨蛋！飯吃到哪里去啦！”

这些碼頭工人的分工分得很細，每个分工都有一个“把头制度”。工錢不过是每天工作（称为卸貨額）的几成，但实际的工資沒到手之前，就給把头巧立名目抽去許多头了。按照工作的性質，究竟自己一天搞了多少卸貨額，工人們是不知道的。头目就利用这一点，不公开发表卸貨額的真实情况。因此，工人們虽然觉得活兒比昨天干得多，但回去的时候，工錢却比在心里盘算的数要少得惊人。因为太苛刻了，有时也提心吊胆地去問把头，把头不是給你講一些無法理解的計算，就是說行市有漲落。說起行市，他就罗列許多难懂的“术语”，大家只好唯唯諾諾地退回来。結果，是哑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

“我認為小樽市首先要从这个港口鬧起来的！”

一直在跟庄司講不正經話的山形，像想起甚么似的突然擦擦鼻子，这样說。——但这实在也像山形的为人。

龙吉給山形这句突如其來的話，猛地想起方才老李說的話来。

井上的家离龙吉父亲在世时开的粗点心鋪很近。虽然同是手宮街，但龙吉从这里搬走之后一次也未曾来过，所以当路过这条街时，意外地喚起了已經忘却的心情。接連不断出現在眼前的招牌上的字形；街角上带着伤痕和泥巴的邮筒；堆积着木料的空場；一条条陰暗的小巷，等等，这一切对他都有着活生生的意义。龙吉回忆起在天刚刚破曉，只有一片白光的寒冷早晨，在这街上跟着父亲的担架走的事情。剛才井上的担架也同样是在这条街上抬过去的。他还在感到那压得吱咯吱咯响的担架声音在

空中蕩漾着。

山形他們來到离井上家不远的地方，也变了一个态度，沉默起来。

虽然还得繞三个弯子到最里面去才是井上的家，但一走进小巷，燒香的味道就扑鼻而来。因此，往常陰沟里的臭气味也聞不到了。

左邻右舍的妇女打着十字带<sup>①</sup> 赤露着胳膊，急急忙忙地在井上家出来进去，把小巷里鋪着的木板踏得直响。井上家点着比平常亮的电灯，門全敞开来，从門口就看得見供着苹果和点心的佛龕。屋子里挤滿了工厂里的人們。

井上的母亲五十几岁，小个子，头髮很稀薄，有些衰老的模样。她講起話来脑袋总是歪着，眼睛直眨巴。一看，眼睛都哭紅肿了。山形把腰一弯行了一个礼，說了几句哀悼的話。沒想到說得倒很自然。

母亲看見渡边在山形后面，手里握着被油沾污了的便帽站着，馬上放声大哭起来。

“真是难怪您伤心！真是难怪！”

山形知道她的意思，連忙安慰她。

“他是个孝順的兒子呀！”

井上的母亲講起兒子增薪很快，受到厂长表揚等等事情来。过去，渡边、山形和井上的感情并不很好。井上不管遇到甚么样不合理的事情，只要是与工厂里有关的，从来不說一句話，只是一个勁兒的干。在失火的时候，跑去救火的人們中他是最卖力气的。

---

① 日本妇女穿和服工作时，为方便起見常用带子在前后心打成十字股把袖子吊起来。



“多亏各位帮忙！方才伊势田先生送了三十块钱奠仪来了。”

在谈话中，井上母亲常常泣不成声，说得颠三倒四的。帮忙的人在厨房里，有时她跑进去，但并没有甚么事情。转回来又像在寻找甚么似的，茫然地向四外张望着。不论是誰招呼，她总是呆呆地发楞。

“你说甚么？”

一忙乱的时候，她就像受了惊駭一样站起身来。龙吉回忆起父亲被担架抬回家来的时候，自己的母亲也和她一样。

一个四岁左右的女孩子，看来了很多的人，高兴得蹦蹦跳跳。

“大哥哥呢？”渡边问她。

“那、那，”她说着用手指着佛龕。

“怎么啦？”

“觉觉。”

这时，在一旁的六岁模样的男孩子说：

“撒谎！”

但他说大哥哥死了也跟妹妹说睡觉一样好像不算一回事。这孩子是井上喜爱的小弟弟。“我无论怎样也不叫他去当工人。”井上常常说。

“死了嗎？”

“嗯，死了才睡下的。”

“是么，是死了才睡下的么，甚么时候起来呢？”

男孩子沉默了一会，说：“不知道。”这时，女孩子跟渡边很亲热地说：

“妈妈说，大哥哥脚脚没有……”

媽媽一聽，說：

“哎唷，這孩子說的是甚么話呀！”她馬上使勁拉了一下女孩子的衣袖。

龍吉一看，山形在偷偷地擦眼淚。他性情急躁，但又愛笑嘻嘻地說不正經的話，可是這麼一來，反而使人感到非常相稱。他覺得被龍吉發現了，便連忙像往常一樣擦起鼻子來。

屋子里很像井上的為人，收拾得干干淨淨的，很整齊。在地爐旁邊的鑰匙和小工具，都像他在工作的空暇時在工廠里做的，有很完整的一套。——井上母親一個個不厭其詳地講給渡邊他們聽。

渡邊他們臨走的時候，井上母親突然慌張起來。然後像下了決心似的說：

“我說——”

渡邊一面穿着肥大的鞋子，一面回過去。

“我們收到三十塊的奠儀，真是不知怎樣感謝才好……不過……”

說到这里躊躇了一會。“今後剩下的全是这样小的……他都是因為作工廠里的活兒才鬧得这个样子……我說，……不知道能給多少錢！我……擔心……”

井上母親拖泥帶水地結結巴巴說了，又趕緊補充了一句：

“三十塊錢这样一笔大款子，这个大恩大德我永远也不会忘的！”

果然！渡邊心里想。

“事情是这样——”渡邊說。

“公司畢竟是公司，尽管怎样給它效勞，一旦不頂用，連理也不會理的。可是，我們這些人也說不定甚么時候會和井上君一

样。我們有爸爸、媽媽，有兒女，想到将来，我們想無論如何得要他們多拿出几个錢来……”

井上母亲半張着嘴，突然目不轉睛地望着渡边的胖臉，說：

“那就拜托您了……！”

工厂里的人陸續不断地来了。井上母亲又把跟渡边等人說的这些話，對他們重复說了一遍。

在小巷里走路时，如果沒踏穩陰沟板，黑魃魃的陰沟里就濺出泥来。——“哎呀！”說着，山形用手背擦着額頰。

龙吉从剛才起一言未發。可是連自己也不明白为甚么，內心感到激动。他們走出小巷，寒冷而干燥的夜風馬上从脚下吹上来。

龙吉一面走，一面将自己父亲的事，和他家过去的情形都講給渡边听了。这是龙吉很少有的。正談着的时候，父亲穿着草鞋站在学校的門口的样子，父亲背着面包往回走一句話也不講的心情，又活生生地在脑海中浮現出来。在渡边那一面走着的山形，馬上轉到龙吉的身旁，不住“嗯”“嗯”地听他講。

“一点不錯！”渡边像打句点一样地說。

“我是这样想，工人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像大村龙吉的父亲那样，到最后自己毀掉自己的身体，就是像井上安三一样，为了那些家伙遭到杀身之禍……或者是……”

渡边向山形溜了一眼。

“或者是，为了根本改变和自己一样的工人們的生活，牺牲性命去干——我想只有这三条路。”

“不論哪一条……”山形又用平常那种輕佻的腔調說，但立即閉上了嘴。

“是呀，只有这三条。”

渡边一面走，一面踢着脚底下的小石子，小石子停下来再踢，踢了三次，最后小石子向侧面飞去，落在道中间的小河里了。三个人一声不响，心里都很激动。

“喂！”

迎面来了两三个学生，突然叫了一声。

“大村君！”

其中有一个人很亲热地说，那是一个商专的学生。

龙吉好像猛然给人按住肩头一样，从激昂的感情中清醒过来。原来那人是他在商业学校时候的同学。大概是今年考入商专的，制服和钮扣还新着呢。

龙吉的脸立刻红了。当他记起来的时候，才本能地把自己身体躲在山形的背后。

“我还住在从前那个地方，你一定来玩啊，还有事和你商谈哪。”

对方将夹在腋下的装满了书的帆布手提包往上提了提，看来非常和蔼可亲。

龙吉胡乱地说了几句。后来问道：

“学校怎样？”

“学校？——无聊极了！”学生很冷淡地说。

“……！”

可是他说的这句话，龙吉却感到是一句反语，所以没作声——突然对他们感到一种强烈的憎恶。

“改天我来找你好啦……”

这个同学叫佐佐木，一直到龙吉突然中途辍学时为止，两个人非常要好。但是，龙吉考虑到自己的家是在岩城大楼卖糖塊、

卖洋画、卖彈子的“粗点心鋪”，于是連忙說：

“不，我找你去吧。”

和他們分手后，渡边說：“唔，大村龙吉原来还有这样的同学……。”

龙吉逢到佐佐木，只在这一件事上也使他精神感到莫名其妙的混乱。当他辍学的时候，学校里一位商科大学毕业的青年教員，正在教福田德三的“国民經济講話”。他对其他課程几乎都討厭，但不知道为甚么对經济学很有兴趣。商专里，經济学課的鐘点特別多，同时还有写“囚禁中的經济学”的一位有名学者——大西猪之介。龙吉心想，佐佐木等人多幸福呀。佐佐木对經济学也是很得意的。

“他們算得了甚么！”

待了一会兒，龙吉想的又完全是另一回事——“还不是靠父母吃飯！”

正像渡边所說，“我們”有我們走的道路，龙吉这样想。但在这样想法的后面，又感到一种反而不如他們的沉重心情。他一直沉默了下去。

在回家的路上，渡边和山形是同一个方向。三人来到分手的地方，渡边說：

“大村龙吉，跟我們再走一段好嗎？”

那里是小樽市的工人街和非工人街的交界处，是一条从截开的山道往上斜过去的路。这时，孩子們手拿木棒还在那里跑来跑去。“工地的工人”和临时工人等，穿着带号碼的短褂，脑袋垂在胸前，两手叉在怀里弯着腰往家走。路上人来人往乱紛紛的。

走到中途，渡边停下脚步，手指着从那里拐进去的小巷，說：



“右边那个两層楼房就是工会！——开着玻璃窗的就是。”

工会？

龙吉只听人說过，如今看見它还是第一次。

“噢！”

龙吉說着，不禁四外張望。他想在这里很可能被警察發現。

“从前面走过去好嗎？”

“这？”

龙吉含糊地說着望着庄司。庄司每当要說話时，总先顫动几下他那非常滑稽的薄嘴唇。龙吉想起今天早上为了失火的事，庄司說話触到了他的痛处。于是說：

“装作不知道的样子走过去好了……”

老山默默地看着龙吉。

那是很普通的房子，龙吉心里覺得有点落空似的。下面門口暗黑，是一塊稍寬的空地，許多鞋子、胶底袜子和草鞋都丢在那里。破乱的紙榻門上横三豎四地貼着像紅色怪物的胳膊一般的画，和画着工厂里鉄錘、齿輪的画。一个臉色难看、头髮长长的男人在半开的紙榻門那里，两腿夹着半截煤油桶作的火盆取暖，一面大声說話。他一只手攏着垂到前面的头髮，一面不住地談論。因为隔着玻璃門，听不見說些甚么。

二楼上点着明亮的电灯，和楼下的一比，很不調和。好像有許多人在那里聚会，从打开的窗子里傳出来各种嘈杂的声音。

不知为甚么，龙吉常常記得那个工会的人总爱攏着垂到前面的头髮。还記得那人的臉色非常难看。他不由地想：工会的人得像岩城大楼的立石那样强悍，或像山形那样。他認為工会的人非这样厉害不可，“鬼見了也得怕三分”（他懂得这么一句話）。

他提到这事，渡边在口里嘿嘿嘿地笑起来。

## 九

古山临回屋之前，先往大村家的粗点心铺里张望了一下。

在摆着糖块和馅面包的货匣子后面，龙吉的姐姐扭着带燕尾的雪白的颊子坐着，像在看放在腿上的书似的。

“龙吉君回来了吗？”

京子因为低着头，脸扬起的时候红扑扑的。

“哟，是古山先生。不晓得为什么还没回来呢！”

长睫毛的眼睛往下一落，白净的脸皮上，长睫毛一根一根看得清清楚楚的。接着，滴溜溜的黑眼珠含着笑意又向古山望去。

“您怎么啦？”

古山不知为甚么腼腆起来，脸不由得红了。

“今天您还好！”

“呃，是那个吗？怎么你也来奚落我！今天我一点酒味儿也没有哩。”

“还是这样好！”

京子把眼睛转向别处，一本正经地说。

“因为怕你讨厌呀……”

古山开玩笑地说，瞥了她一眼。这回把手插到裤子兜里说：

“蝙蝠。”

说完后，他想起平贺老头子的话来，独自脸红了。

京子马上(和往常一样)拿出两盒蝙蝠牌的香烟放在小柜台上。

“龙吉君回来，請告訴他到我那兒去一趟。”

“他說要到您那兒去？”

“嗯。”

“是么？”

京子有些莫名其妙的样子。

“二楼罐頭工厂的藤子，打剛才起向鋪子里張望了多少次了！我以为她們約好了看电影去啦！不知为甚么，近来龙吉老是心神不定，真奇怪！”

最后一句像在自言自語。

“怕是春天来了吧！”

古山和平常一样又开起玩笑来。可是，他觉得也猜到了某一种东西：大村一定是上过学校的。他虽然是劳动者出身，可是也加上了一些知識分子的成分，“这样的看法很可能是正确的。”——他一面踏着咯吱咯吱响的楼梯往上走，一面这样想……。

古山是早稻田大学出身。

他在学的时候，曾經有一件事給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那已經是十年前的事情了。

当时，离他住的公寓大約有十多丈远的地方，有一个小小的橡胶工厂，这是他不論早晚都要路过的。因此，那一带总是放散着胶皮的臭气味。他剛搬到那里时常常感到嘔心；尤其是吃飯的时候难过極了。

在那附近往来的人老是带一股胶皮气味，从这一点就可以馬上知道他是不是在那个工厂里工作。

工厂的墙不甚高，打前面通过时可以看到工厂内部的一部

分。里面挂着机器皮带的飞輪始終都在轉动着。車間里瀰漫着“胶粉”(他想可能是这一类的东西),每个人都把手巾蒙住嘴在脑后打一个結干活。秋天一到“旺季”,便在門口东洋橡胶工厂的招牌旁边挂出“招募临时女工”的木牌来。古山有时到神田去找旧書,晚上十点多鐘才回来。就在这样晚的时候,工厂里还是电灯通明,机器隆隆地轉动。

天气晴朗的时候,工厂的平房頂上,晒着几百只胶皮靴子。結着圍裙,用手巾扎起头髮的女工們爬到屋頂上来摆靴子,每隔一定時間又来翻弄着。

“喂,看見大腿萎!”

穿着木底草鞋的男工在下面調戏着說。

但是,附近的人誰也不把这个工厂叫做“橡胶工厂”,都叫它“鬼工厂”,这样叫更容易明白些。因为这个工厂在战争时期是制造軍用品的指定工厂,有定額補助金,經營上并没什么困难,可是对待职工却苛酷極了。职工中有四分之三是学徒工,住在工厂后面的空房里,每月只有三塊錢工資,但每天工作十三个鐘头并不算一回事。至于住在家里来往上班的职工,也根本得不到規定的工資。这还不算,工厂主甚至对一些琐碎的事情都要加以干涉,大發雷霆。学徒們一出錯誤,便从三塊錢的津貼中扣除一两毛錢作为罰款。因此,每个人都是細脖子,粗皮膚,顏色暗淡,好像劣質胶皮一样。

工厂对面是一家粗点心鋪,小职工們利用十分或二十分鐘的休息時間,到那里去买两三分錢的东西。有时連粗点心鋪的主人心都軟了,都是多給添上一点兒。古山住的那个公寓里的女主人也說:“那真太狠心了!”她同情工人們,經常說:“街公所应当管管这件事呀!”

住宿的学徒工时常逃跑。如果被捉了回来，听说就会遭到像北海道内地开荒工人住的“猪仔房”一样的虐待。许多人在半夜里从工厂后面走过的时候，就常听见学徒们受责骂的声音，所以这决不只是谣言。

“鬼工厂”终于发生了罢工。大家聚集在工厂里，一步也不离开；住在家里的职工也参加进来。他们都下了决心，要是从外部无法送进食物，就不吃不喝也要坚持下去。现在来说，这就是“饥饿罢工”。但是，当时他们并不是知道这种罢工才进行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即便是干活儿，照这样子下去也得丧命，只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街上的人们都同情职工们，这在一般情况下是很少见的。因此，工厂里一撒出传单来，街上的人们就争着看。他们一听见罢工团占了优势，就像和自己的事情一样非常高兴。

那时古山很同情罢工者们，在放心不下的时候，总是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到工厂门前去看。罢工支持团的办事处就设在对面的粗点心铺里。工厂的前后门都是警察，他们把帽带扣在下颌上，打着黑裹腿<sup>①</sup>，不停地在那一带走来走去。古山被警察用怀疑的眼光瞪过许多次。

工厂里，工人们已经继续绝食两天了。他们为了贯彻目的，拒绝从外面送来的食物。古山一想起这件事，眼泪就流出来。他觉得这是“人道上”的问题。可是自己又无能为力，感到坐卧不安。

罢工开始以来，正好是在第七天头上，突然传来一阵凄惨的喊叫声。古山从二楼飞跑到大街上来，只听家家户户哗啦哗啦地开门，附近的人都从屋子里闖到街上。古山一溜烟向工厂跑

---

① 这是日本警察决意采取行动时的装束。



去。

就在工厂門前，罢工团和警察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大战。附近的商店全都把电灯关了。警察和职工剛扭在一起，就看見职工的身体在半空中划了个弧形……古山由不得一惊，把眼睛閉起来……又听扑通一声鈍响，那人的身体已經摔在地上。职工哼了一声，在地面上翻动一下身子，随即瘫軟下来，动也不动了；另一个职工被躺在地上的人一絆，仰面朝后退了几步，掉过头来，滿臉碰在鋪着石子的道路上。皮靴的铁掌就在人身上踐踏着，乱成一团。

薄薄的圍墙嘩啦一声垮了下来，同时也听见“哎呀”的叫声。古山还是第一次听见人会發出那样凄惨的叫喊。一頂不成形状的警察帽子飞落在他的脚底下。

黑暗中，偶然一張臉朝向这边，立刻警刀連鞘一起从耳朵到鼻子斜着砍下来！那人哎呀一声叫了。就在那一瞬間，古山看見的那張面孔，簡直像在实生活里万万看不到的，噩梦里的一個場面。

有人投了一塊石头，路灯嘩啦一声被砸得粉碎，立刻变成一片漆黑，喊叫声跟着大起。大家脚下踏着破玻璃片，發出咯吱咯吱的破裂声。一听到这声音，他就好像这些碎玻璃片都扎在自己的脚上，神經一直麻到脑袋。

街上的人們老远圍着，只是呆呆地站在那里。这时，一輛卡車鳴起像消防車一般的警笛，飞快地在大街上划着曲綫开过来。卡車上密密層層地滿載着警察。每个人的帽带扣在下頰上，警刀挂得短短的。沒等卡車停穩就紛紛往下跳。

真不忍心再看下去！职工有的像血人一样；有的从肩膀到屁股裸露着，一个个被抓住手脚往卡車里扔；倒在地面上的就被

橫拉直曳地拖着走；还在反抗的人就被包圍起来，挨皮靴的踢打和踐踏。这些职工們好像吃了毒藥的狗在最后掙扎，他們举着两只手，身体轉了两三下便倒下去了。卡車里眼看着装滿了。

“瞧什么！”

警察猛地把古山向前一推，牙齿碰在旁边人的肩头上。他用手擋着嘴，两只腿不由地絆在一起，向一旁倒下去……。

古山每談到橡胶工厂这桩事情之后，总要加上一句說：“我喝酒就是在这件事以后开始的。”他不明白世道为什么会成这个样子，他对社会完全沒有信心了。学校的同學們看見他这样，就說：“古山变成社会主义者啦。”他喝起酒来的同时，也閱讀各种書籍。他越看書就越喝酒。这是因为他越来越明白自己應該做点什么才对，但結果却什么也不能做。古山就这样一直混到畢業。

他走出学校以后，就在樺太一个小城鎮里当了新聞記者。那城鎮是把原始森林里采伐出来的木材往外送的“輸出港”，人口有三分之二是苦力。新聞記者的工作是很逍遙的，每天在火爐前伸开大腿聊天就成了。他在那連一根根眉毛都結成冰的寒冬里，过了两年，酒更喝得厉害了。每当雪花飞舞的时候，就穿上皮大衣到簡陋的酒館去。室內爐火通紅，連烟筒都是紅的。大家喝着强烈的外国酒。

第二年的七月，正当运输船从內地开来的时候，由于不付工資的問題，工地發生了罢工。虽然是十七八个人的小規模罢工，但从这开始，其他工地也發生两三处罢工。古山沒想到又回忆起已經忘却了的、学生时代的强烈印象。他那給酒麻醉了的情感又清醒过来。

古山縮短睡眠時間，天天往罷工團和警察那里跑，將事實記錄下來登在報紙上。鎮里還有一家報紙，和他的報館是相競爭的。那家報紙完全報道對工頭和警察有利的消息。然而，自從罷工開始以後，古山這一方面的報紙暢銷起來了。這是由於他的新聞報道的力量。罷工團也寫來了致謝的信。古山明白：只要將真實情況記錄下來，就是對罷工團的支持。他覺得這很有趣。

一天，他和平常一樣采完消息，趕着回來以便交給編輯部及時處理。火爐前面，有一個人穿着膠靴，伸開大腿正和社長談話。他回頭瞪着眼睛向古山望了一下。

“我說，出了麻煩啦！”

社長帶着不得勁兒的神色對古山說。

一瞬間，他覺得像感到一個預感似的。

“……………？”

那個男人從上衣的里兜里掏出一張名片來，他一看名片，臉色忽然變了。這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的經驗。

“您是受過教育的，希望報道新聞的時候注意一點……”

警察說話時出乎意料地很客氣。

從那天起，他寫的报道都要先由社長過目。罷工開始以來，古山像把酒忘記了，一口也沒喝過，以後，他又喝起來了。

“喂—喂，你說現在的社会講正義、講人道嗎？你說喂—喂！”

古山一吃醉酒，不管是誰就一把拉住，發泄他平素心中的悶氣。在他常去的那家酒館里，有人一說“瞧，喂—喂又來了！”那就是指他而言。

罷工團給報社來一封“抗議書”，抗議他們突然改變態度。

由于报纸的背叛，罢工团完全陷入苦境。他每次到罢工团去，就把这情况告诉他们。可是装运工人中一个学生模样的东京青年，却当面跟他说：“你是叛徒！”第二天他再去的时候，大门上已贴出一张“拒绝××记者访问”的纸条了。

过了两三天，报社也把他开除了。他对自己完全丧失了信心，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不论怎样好，都没得到好报。他怀着破碎的心偷偷离开了住惯两年的樺太的城镇，来到小樽市。

古山为了生活，在一家“人寿保险公司”里当外交员。他搬到岩城大楼来又是两年后的事了。他出入夹着皮包，是因为当外交员的都有这个东西。他一喝醉了酒就要说：“我是个堕落的人”，或者“我是无政府主义者”等等。但在他内心里，却藏着片刻也不能这样混下去的焦躁。古山就是在这个时候知道了“马克思”。有一次，刚从德国回来的才名很高的经济学者大西猪之介在公会堂作講演，古山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那位著名的青年学者叫他“卡尔尔·马尔克思”“卡尔尔·马尔克思”。

他最初还以为“马尔克思”是“马尔萨斯”的误写或者是发言中的错误。他每天跑到旧书店去搜集马克思的书籍。这工作变成他的一种乐趣。可是转了一天，在小樽市的书店里只能找到一两本马克思的书籍。每当他看到某一本书里忽然出现“马、克、思”的正楷字时<sup>①</sup>，自己都不觉一怔。他在日本人写的书里，把山川均、堺利彦的小册子读了又读。这样，他才认识到以前的自己，顶多不过是一个“多感的”人道主义者罢了。他不是站在无产阶级之中，而是在一旁高谈阔论，所以才产生“那样的事”，——“我是一个非常善意的旁观者。可是只是一个旁观者，

---

① 日本字母普通有两种写法：一为片假名（楷字），一为平假名（草书）。此处指片假名。



不管善意也好，惡意也好，終歸是無產階級鬥爭的障礙物！”

因此，他搬到全是工人居住的岩城大樓來，也就是不打算做一個無產階級的旁觀者，而要生活在他們之中去。另一方面，他接受了小樽聯合工會調查部的工作，進行各種經濟調查。他因為有別的职业，不能正式參加工會的工作。他想：將來當然要改變這種搖擺不定的態度，專心一意從事工會工作。

他的酒一直沒能戒掉，喝醉了時仍然“喂—喂”“喂—喂”的說：“有沒有一個月賺五十塊錢的女人給我作老婆？”——這倒是他的真心實話，他覺得若是能有這麼一個老婆，自己的整個身體便可獻給工會運動。

他每天四處奔走，替人壽保險公司拉攏顧客。這其間，他發現薪水階層中，意外地有不少人都在讀馬克思的書籍。他心里計劃着：好不好組織一個“資本論”或“帝國主義論”等的研究會呢。若是在這種會里找到一些優秀分子，就可把他介紹到工會去工作。因此，在開完“房租”會以後，古山就和那個方下頰的男子談了。

一問姓名，那男子和對立石說話時一樣，只是說了句：“島田”。

古山儘管向他搭話，那人總是淡淡漠漠，待理不理的，很不容易接近。古山心中生起氣來。

島田說他是札幌的北海道帝大的學生。

“几時到我那裏來談談？”

他把自己住的屋子告訴給島田，可是對方臉上連一絲笑容也沒有，說：

“沒時間。”

兩人儘管在站着說話，可是島田卻在他的眼前一頁一頁地



翻着杂志，虽然他并不是要看。古山一瞧是“馬克思主义”，又打起精神来，說：

“我有一本福本的書！”

“讀过嗎？”

对方还是很冷淡地問。

“沒有呢……”

古山这样一說，烏田就把左肩差不多看不見似地輕輕一扭，轉过臉去。

古山不知道应该怎样接近他才好。到了最后，他感到在那盛气凌人的态度前面，自己完全萎縮了。——有一个老早就干着工会調查部工作的人曾向他訴苦說：“近来在工会的集会上，青年們突然提出一些难懂的理论，真头痛。”此刻古山在这个比他年輕的学生面前，不知怎样也感到相同的压迫。

但是，从烏田的态度看来，可能是和“学联”有关系的，因此他又把怒气压下去了。

古山一面上楼，一面想在两三天內从容地拜訪一下烏田。

这时，用毛圍巾圍着脖子、一端搭在背后的藤子，慌慌張張地走下楼来。

“喂！”

古山在她还未走下来之前，停下脚步，叉开大腿站住。

“慌慌張張地到哪兒去？”

“不知道！”

她用那像外国人似地往外兜着的下巴压着圍巾，輕輕从一旁閃过去。

“哈哈！是不是等着的人兒还没来呀？”

古山想起龙吉，微微一笑。就在这一瞬间，她那滴溜溜的眼睛转了一下，好像含着疑问似地向他的脸上察看，立刻又说：

“不知道！”

她咚咚地走下楼去了。

古山的屋子稍微向外突出，一眼可以望见小樽港。停泊港中的轮船桅杆上的绿灯和船尾上的红灯不知有多少，一一映射在黑魑魑的海面上，拖着长长的尾巴。高架棧桥像蜈蚣一样从码头左侧黑压压地伸展出去。好像还在装货，起重机像忽然想起来一样，每隔一定时间就嘩啦嘩啦地响。声音就像在耳旁边一样。

他把装着“人寿保险”说明书、小册子和利息计算表的折叠皮包往桌子上一扔，——又好像现在才觉悟似地想：“我这样老混下去是不成的呀！”他对岛田有一种奇怪的好感。虽然和他谈起话来很叫人不痛快，可是一想，这人作起工作来大概是有坚定的信心，一点也不犹豫的。他觉得和自己的学生时代比较起来，很明显地有不同之处。

“在家吗？”

“呃……”

古山只顾沉思，心不在焉地答了一声。

龙吉慢吞吞地走了进来。

## 十

约定的时间是“星期五晚上九点”。佐佐木为了和札幌帝大的岛田联系，向岩城大楼走去。

因为地点的关系，他和島田联系总是在晚上，而且不从大門进去，經常繞过肮脏的小巷，从后門出入。他从鞋匠住的屋子旁边上了二楼。

佐佐木正要走进島田屋子时，有人从三楼走下来了。他抬头一看，对方吃惊地停下脚步。

“啊！”

佐佐木認出来了。

他沒想到会在这兒逢到龙吉。但是，龙吉更为吃惊。在商专讀書的人到岩城大楼来干甚么呢，真叫人猜不透！

“咦，好久沒見，方才在路上碰到了你，怎么又在这兒……，怪呀！你住在这里嗎？”

龙吉点了点头。

“是么，我常常来这兒的，可是一点都不曉得。你住在哪兒？”

“下面的粗点心鋪……”

龙吉說到粗点心鋪时，有些迟疑。

“啊，轉角上。好啦！——下次来看你。”

龙吉剛想說：“我那里很脏，”突然又停下来。他把眼睛往島田的屋子一瞥，說：

“你到那里去么？”

“嗯。”

“……”

他忽然想到：既然到島田那兒去，那么这位从前的同学一定有可能是“馬克思主义者”了。这个名詞是他方才从古山那里听到的。

但是，佐佐木在学校时，的确是一个财主的兒子。当时，一面

在面包厂工作一面上学的龙吉，羡慕佐佐木也不知有过多少次。

龙吉不知不觉地又感到方才的那种反感……。

島田把电灯拉在角落上，正在讀列宁的“做什么”。

“你遇到了什么熟人么？”

島田把“做什么”往書桌旁边一推，轉过头来。

“嗯，一个商業学校时代的同学……叫大村。”

“啊，我知道，在中島鉄工厂工作。”

佐佐木将帽子和帆布提包放下，向“做什么”看了一下，說：

“一百二十……三頁。讀了不少呀！这，真糟糕！”

“打××的地方太多了，簡直看不懂。下次把你那本德譯本带来借給我吧，——剛才說的那个大村，很想把他拉进来。这里的工会对工厂还没着手哩。……”

“可以，那家伙一定来的！”

島田笑着又說：

“昨晚上，我們这里搞了一件很有趣味的事。大伙兒为了房租問題召开大会啦。集体生活嘛，大概都会有一些趣事的。——有个叫古山的……”

“是个酒鬼吧？我多少知道一点。”

“是么……。是怎样一个家伙？”

“和工会有点关系，总之是个折衷主义者吧。”

島田把方下巴往下一低。

“是吧，他对最近的方向轉变，还没有能用馬克思主义去理解。你說和工会有关系，是什么关系？”

“也没有什么！只是和工会的旧人有些来往。”

“不过正因为是旧人才有問題哩。昨天我跟他說了一会兒

話，……像那樣的家伙，必須和他斷決關係！”

“也許有必要……”

佐佐木說着，從提包里把帶來的紙條兒取出來。

“動手嗎？”

岩城大樓里已經鴉雀無聲。三樓上剛一聽見嬰兒的哭聲，就有人打開紙隔門，叭噠叭噠在過道上跑。滿是灰塵的黃色電燈，只把它下面的周圍照出一個暗淡的光圈。樓梯的旁邊和兩側一片黑暗。

“時間不早了，小點聲！”

“嗯。會員呢？”

“我那里是……”

佐佐木把拿燈往近挪動了一下，將紙片拿到離眼睛很近的地方。

“三個人。”

“嗯。以前我就想說的，你們那里有兩個特點，必須制定特殊方針。一個是年限，學生三年就畢業了……”

佐佐木舔着在筆記本用的小鉛筆，目不轉睛地望着島田。

“你們那里的會員總共有二十人，其中三年級的十六個，二年級的……”

“三個。”

“那末，一年級就只有一個了。問題是三年級學生馬上就要畢業。三年級的學生從現在起就得擔心他們的職業，哪里還有心思搞運動。因此，雖然有二十人，但實際上你們的力量還是薄弱的！”

佐佐木一個勁兒舔着鉛筆。

“把注意力放在新生上面，要吸收他們成為會員得在二年



級的時候。不過能在二年級中吸收過來，就算不錯的了。事實上無論如何要到三年級才成。一到三年級，就業問題又來了……。”

“嗯，我明白。”

“另外一個是你們和高等學校不同，畢業後全都是薪水階層，和其他學校相比，思想意識上是有顯著差別的。這種人一方面是學生，但同時又具有薪水階層那種卑躬屈節的意識形態。高等學校還有三年大學，有延長的 가능성이；可是你們一旦變成薪水階層的人，恐怕就從此完蛋了！”

“是的，我們那里雖然有反對軍訓運動的革命傳統，可是組織的前進速度是遲緩的，向工會動員的程度也不是那樣活躍，都是從這種情況而來……”

“應該把問題從這樣一個新的角度上去看，重新樹立對策。”

“好，我們盡快的從這方面去考慮。——剛才說的三名新會員，也是三年級兩名，一年級一名。”

島田把它記入在自己的手冊里。

“還有呢？”

“還有確立研究會的內部機構問題，我們要重新調整，把各會員編在每個專門部門里。”

“嗯”。

島田慎重地點著頭。

“過去的活動不活躍，原因是僅僅以兩三個負責人為中心，漫無目的地主持研究會，這一點我們已經進行了徹底的自我批評了。結果，設立了各專門部，將全體會員都排到里面去，每一個會員都得屬於某一部門並具體參加工作。我們的目的是通過這些部門的各種活動來加強整個研究會的活動。”

“再小声一点！——嗯，那是必要的！”

佐佐木听到这句话，把颚子一缩。

“你知道，过去我们有这样一种倾向：把所有工作全部都推到优秀的会员身上。这回我们已定下原则，尽可能一人担任一个工作。”

“嗯……机构呢？”

岛田皱了皱眉头：“有哪些机构？”

“组织部，教育部……”

“组织部的内容？”

“负责人是大鬍子，认识吧？下面分三个系：三年级系，二年级系，一年级系。教育部是领导研究会的。它决定学习文件和讨论题等，负责人是秃子。”

“是那个光溜溜的圆脑袋吗？”

“嗯，其次是和工会，和你们之间的联系。这很重要，由我负责……”

“嗯。”

“另外是‘无新’<sup>①</sup>‘马克思主义’<sup>②</sup>的分发和收款，由三浦负责。——我好容易轻松了一些，今后要好好干一些工作了。”

“不过——”

岛田依旧一字一顿地用很慎重的语气说：“原则上，这样的调整是正确的，但还有人对于最近无产阶级运动方向的转变，没有明确的认识。在这种时候，像这样公式般地把工作分化了，我想是不是危险呀。最重要的是必须从具体事实出发。特别是

---

① “无新”，“无产者新闻”的简称，是日本共产党在1925年9月创刊的合法的机关报。1928年8月被迫停刊。

② “马克思主义”是日本共产党在1924年5月创刊的公开的理論杂志。

教育部讓禿子負責，不會有問題么？那家伙還有不少資產階級思想的殘余沒清洗掉哩。”

“——可是，這些問題在實際的工作過程中會得到解決的……特別是三浦。”

“你這種說法肯定是機會主義！列寧也說過的，如果認為我們與禿子之間，僅僅是言語上的小小分歧，那就會在我們整個運動里招來不可彌補的失敗主義！”

“……………”

和往常一樣，島田的理論是絲毫漏洞也沒有的。佐佐木沉默了。但在他心里好像還有想不通的地方。他想：是不是自己在什麼地方還有機會主義的殘余呢？可是，另一方面，他又認為禿子只要多看一些福本的東西，真真實實地擔當起文件學習的負責人來，那末，他的那些不夠充分的見解（佐佐木始終認為禿子的見解不是意見上的分歧，只是不夠充分。）就能得到克服的。他想要在島田面前再說一下，但不知怎樣，心里有些恐懼。

“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實踐。這就是在現階段里，理論鬥爭何以是很重要的。”

島田一點不動表情地說。

“關於你的報告，還有一點要說的。那就是和工會的關係。——我認為不單是互相有聯繫，應該你們派出人來立即加工會的書記局。工會里山川主義<sup>①</sup>和工會主義的傾向還根深蒂固地存在着。那種把經濟鬥爭和政治鬥爭並列起來，或是機械地結合起來的思想，那種把先鋒活動解消成為工會內部左翼的思想，必須根除。要做到這一步，就得掌握住書記局的領導。

---

① 山川主義是日本共產黨成立初期的“右”傾機會主義，為山川均所提倡，主張經濟主義的取消論。

札幌那方面已經进入实践了。小樽的工会因为受山川主义教育的工人多，所以困难一些，但这一点必須火速进行。”

在佐佐木的心里，很明显地感到每次到这里来都从島田那里得到新的指示。

“关于这一点，‘做什么’里也說得非常清楚哩……”

島田說着，翻开書頁。把画有紅鉛筆綫条的一段讀給佐佐木听。那是关于工人自發的經濟斗争和我們有目的有意識的指導的重要性。

“太迟了！”

佐佐木搔着头皮。

“現在和工会的哪一个联系呀？”

“旗塚。”

“是那个小‘杆状細菌’嗎？”

“是的。”

“可靠吧！”

“百分之百！他不会講演，公开的地方是不露面的。但却是小說中出現的共产党人。”

“那末……”

島田翻弄着膝上的“做什么”的書頁，稍微考虑了一下，說：

“和旗塚协商一下，把工会的書記由你們派优秀會員来担任的事确定下来！”

“嗯，明白了。就这样办。”

“还有呢？”

“最近，小樽和札幌都快成立起左翼的艺术团体。对于它們应有領導，还有就是召开包括弘前高校在內的东北、北海道的‘学联’地方代表會議。”

“嗯，我贊成！”

島田把这記入手册。

两人商量联络的細节，直談到十一点鐘才完。

佐佐木打个大哈欠，将各种印刷品和書籍收藏到帆布提包里。他每次和島田会見，总是从他身上感到一种独特性格的重压，例如：他就从来没有听到島田說过工作以外的事。开会中当然不消說，就是随便聊天的时候，他也和开会时一样；在稍为有点輕浮味的佐佐木看来，这确是一种奇怪的重压。

商专的学联一开完会，大家就任意談起經常去的吃茶店的女招待或者其他色情的話来，这已經成了一个通例了。佐佐木也經常参加进去談。按照学联管理上的內部規則，是不准飲酒，不准嫖女人的；一切私生活必須服从工作上的生活。但是开会时总有人紅着臉来，也有因为去会女朋友而迟到的；还有在集会上和朋輩之間，动作言談很像一个工人，可是在背后却过着非常奢侈的生活。佐佐木虽然很当心，但总沒法斬釘截鉄地摆脱出来，有时甚至竦然承認，自己确是陷入这种情形去了。可是，不論其中任何一件事情，在島田來說都是不能想像的。

在集会上—有反对自己的意見出現，佐佐木馬上激动，十分急躁，于是就把自己想到的都尽情傾吐出来。这一点上他也打算跟島田學習。島田不管問題多么錯綜复杂，說話的声調和速度从来不变的，而且只簡單明了地說：“那是机会主义！”或者是“决定的分离是必要的！”等等。在他处理集会上的討論时，佐佐木甚至覺得他是“超”人的。島田出席集会与否，集会的紧凑或松弛就有所不同。

曾有一次佐佐木把自己对島田心情跟北海道大学的学生談过（那学生过后就和島田对立，因此給“学联”淘汰了）。那学生



馬上笑嘻嘻地說：“島田么，大家都給他套上了啦。”又說：“开会时別的人迟到了，都笑嘻嘻地說：啊，对不起；或是，哎，有事来晚了。但是島田在这种情况下，总是一副严肃难看的面孔，一声不响地走进会场，一声不响地坐下，立刻进入討論。这一来，誰都說不出甚么来。特别是在哪兒喝酒来的时候，更是这样。不仅如此，別人逛咖啡店时总是不知謹慎，偏要約‘学联’的朋友去，可是島田就約另外的朋友。所以他的事我們一点也不知道呀”。

說这話的学生本人，就常在开会时胡乱行动，尽做一些違反管理規章的事，曾被島田警告过許多次的。因此佐佐木并不相信；尤其是在他看来，要找島田的錯，要批判島田，簡直就如同認為馬克思、列宁和福本和夫<sup>①</sup>等人在某些方面会有錯誤一样，是根本不可能的。

佐佐木夹起提包站起来。他还想再打一个哈欠，可是突然把它咽下去了。在島田面前，他就是这样小心到了可笑的程度，連这种小事也要当心。

“再見。下一次是七日吧，九点鐘。”

“啊。”

島田坐着說，和往常一样沒有站起来，也沒有面对着他。

最初，佐佐木曾对島田这种态度很生气，覺得“这家伙真傲慢！”，但过些时候，他才明白島田的态度不是从傲慢而来。——当进行一个新的組織工作时，一切不必要的东西是應該从日常生活中鏟除出去的，从工作的性質上来看，事实上也是那样。島田的这种做法，不久就成为整个“学联”的風气了，这就是一个証据。但在最初时，佐佐木他們是相当蹩扭的。他和朋友們在街

---

<sup>①</sup> 在反对山川主义的时候，福本和夫主張共产党存在的必要，打击了山川的取消主义，所以得到党内一部分小資产階級分子的拥护。

上走，到了分手的地方，又覺得有些難舍，於是又慢慢地走回來，這樣事情有過好幾次。特別是會開完了以後，很想和島田隨便閑談談。

“去喝茶吧？”

他曾向島田這樣提議過，心裡有些提心吊膽。可是島田頭也不回地說：

“我，失陪了！”

他再也沒第二句，就匆匆趕回去了。

有一種人，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往往感到難以應付，佐佐木認為島田就是這樣。可是他在忙着“學聯”的組織工作中間，自己也覺得在無意識中漸漸和島田一樣了。

他曾在那一件事上吃了一驚，想不到從“難於應付”的島田那里，感到了不可思議的親熱。

有一次，他們學習福本和夫作的“社會的構成＝轉變的過程”的時候，島田忽然對坐在旁邊的佐佐木說：

“我說，要是到東京的話，哪怕只談幾句話也好，很想見見福本！”

他吃了一驚，望着島田。這簡直不像平素的島田呀！島田說完之後，好像立刻醒悟過來，馬上又恢復了冷冰冰的面孔。

問題很重要，佐佐木從島田那里一出來，便想馬上去找工會的旗塚。但時間太晚了。他決定明天不上學。

手宮街上，來往行人很稀少，大家都已入了夢鄉。不時從專為工人開的妓院那邊，轉出來幾個喝得醉熏熏的船員。佐佐木一面走一面低聲吹着口哨，吹的是剛跟從東京回來的學生學到的“國際歌”。他的腳步聲在兩旁人家房屋上響起了回音。

商專沒有成立學聯之前，有一個“政治研究會”，僅僅是四五

个人的小集团。佐佐木是其中的一員。这里的學生也和其他學校一樣，喜歡到新從國外回來的青年教授那里去問長問短。有一次，佐佐木去到剛從德國回來的經濟學研究者高杉教授那里，教授告訴他德國學生對“社會問題”非常感到興趣，學校里蓬蓬勃勃地成立了許多研究會。佐佐木他們的“政治研究會”就是從這裡產生的。

正當這個時候，發生了世界大戰後的經濟恐慌；尤其是日本還有“關東震災”<sup>①</sup>的影響，因此，接連不斷的大罷工就發生起來了。這些事件是不能不引起學生們的關心的。他們的關心表現在對“社會學”“經濟學”的研究熱潮。像亞當·斯密、李嘉圖等的古典學派，和波耶姆·哈別爾克、卡爾·蒙哥等奧地利學派的講義，已經不能使人滿意。單靠這點知識，就連每天報紙上的社會記事也不知道如何去理解。學生們為了簡單明了，開始看起河上肇<sup>②</sup>的“社會問題研究”來。一上經濟學的課，就向先生提出許多問題。

佐佐木的一個同學（現在是“學聯”的會員）不知從哪個舊書店里找到一本“共產黨宣言”的英譯本，花了一個月的時間讀完了。佐佐木有天到他公寓去，同學就把黑壓壓寫滿了注解的幾段念給他聽。同學自己不太懂是什麼意思。佐佐木也不明白那說的是什麼。可是兩個人相互翻着，都興奮得到可笑的程度。

有一次，佐佐木和那同學一塊在街上走時，說了這樣的話：

“馬克思一方面說資本主義社會必然崩潰，進入另外一個社會——無產階級的社会；但同時又在‘宣言’的最後說：‘全世界

---

① 1923年，東京和橫濱地方發生劇烈的地震，同時引起海嘯，使當地人民和房屋受到極大損失，死亡和下落不明者在14萬人以上。

② 日本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京都帝國大學教授。

無产者，联合起来！’”

在他身旁的同学听了，馬上順口說：

“这就表示出学者的馬克思和革命家的馬克思間的矛盾哩！”

佐佐木不同意，說：

“我倒是在馬克思必須用‘全世界的’这几个字里面感到他的人情味。”

現在回想起来，自己都觉得面热汗下。那时候大家都是这样。

以高杉教授为中心成立的“政治研究会”，其直接动机还是早稻田大学因“反对軍事訓練”而發生的流血事件。这一事件的重大意义，就是使人們知道学校决不能脫离现实社会而单独存在，它是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佐佐木等人首先必須从教育自己着手。最初，高杉教授把从国外带回来的“宣言”和“国家与革命”（列宁著）作为課本，每星期五晚上在先生家中集合，一共是五个人。高杉教授对馬克思主义并不很懂。佐佐木等人不明白的地方，同样也是先生不懂的地方。所以那速度像小虫爬一样。

寒冷的夜晚，研究会开完会以后，大家从很长的山坡上下到街上来，一面吹着热气一面吃鍋燒面。一到这个时节，这地方的鍋燒面特別好吃。“德国大学休息室的黑板上，現在可是光明正大地写出来——今天几点几分在第几教室召开馬克思主义研究会，真叫人羡慕！”

每个人都像屠格涅夫小說中出現的热情的俄国青年一样，直到深夜还在談着工人运动和革命。他們感到这样無休無止地談論着，有說不出的魅力。



那以后，佐佐木在街上一走，說也奇怪，处处看見的都是“工人”。他从学校回来，时常繞到碼頭那里，到防波堤、填筑地、煤厂、海关等处看一看。从工厂門前走过的时候，就在那里停一会儿，听一听隆隆轉动着的机器声。——当他知到在商業学校时代曾和自己爭名次的大村进入鉄工厂的消息时，也曾忽然想到要去拜訪他。

一九二四年的夏天，从东京来了两名帝大的学生和他們“政治研究会”联系。那时，研究会已扩大了許多，發展到十四五名會員。

其中一个戴着粗框大黑眼鏡、面部和眼鏡很相称的瘦臉学生，見面就問：这里有“工会”嗎？

佐佐木吞吞吐吐地說了一句：

“沒有……”

就像乡下学生一样羞紅着臉。

自从帝大学生来了之后，佐佐木他們的“研究会”起了急剧的变化。过去，只是照指定的文件按次序一段一段地讀，讀后每个人發表意見，会就算完了。帝大的学生对他們說：我們所以要有各种知識，是因为作为行动的指南，知識是必要的，决不是單純的为了“博学多聞”。說时，那个学生特別強調“行动”两字。

临走时帝大学生又对佐佐木講：

“在这样的城市里，不能沒有工会。你們的研究会必須要在建立工会工作上带头！”

佐佐木回去想了又想，一晚都沒睡覺。第二天，他到高杉教授那里去了。先生的意見是学生作这个事是不可能的，而且也出乎范围以外。他馬上又向每个會員征求意见。贊成的只有两



三个人。那时，佐佐木就像鐘摆一样往来于帝大学生和研究会会员之間，搖摆不定。可是，逐漸地他那犹柔寡断的心情在两头都受折磨的时候，自己得到了鍛炼，思想認識也明确起来了。

工会問題表面化了后，过去有十五个人的研究会，人員一个个往下减少，最后变成六个人。高杉教授終于不肯出面。那时，佐佐木的心情委实有些暗然。可是帝大学生毫不在乎地說：“这是脫皮嘛！”“这不是蛇往大长的証据么！”

这几个人都請了假，挤到佐佐木家中来，臉手都弄得漆黑地写傳单。从东京来的两个学生行动非常敏捷，很快地把工作处理完畢，然后用油印机印“宣言”。可是，研究会的人一个也不会刻蜡板，甚至还有第一次才看到这个机器(?)的。

屋子乱糟糟的，几乎連插脚的地方都沒有，大家就坐在里面，嚼着面包，馬上又开始工作。

“列宁說过，作革命的活动，比写革命的活动要愉快多了！”

帝大的学生一面工作，一面这样說。

他們規定好日子，各自分头在小樽市的碼頭一带貼傳单。  
(那时候还可以公开貼傳单)

所有的講演全由帝大学生担当，会場定在奎<sup>①</sup>貨棧的二楼。从前一天起，研究会的会员就开始到各工地去动員。

那一天的講演非常希奇。从上午开始，工地一休息工人們就跑来一群，他們就講一遍給他們听。这样一遍又一遍把同一內容的講演反复进行到黄昏时候。另一方面，会员們又紛紛到外面去拉工人听。——喉嚨已經嘶哑了的帝大学生笑着說，昼夜上演了十几場呀。这个講演会繼續了三天。

---

① “奎”，是貨棧的標記。

这次講演收到了效果。碼頭工人們当講演完了之后，便来到佐佐木他們这里。

小樽的劳动工会成立的第一次筹备会，就是以这些人作为發起人，一切由“政治研究会”帮忙办理而召开的。小樽的工会，一直到很久以后都是一帆風順地發展着。

帝大学生大約住了一个月便回去了。他們一面整理旅行用的皮包，一面翻着厚厚的原稿給佐佐木看。

这是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的翻譯。

“我正在翻譯，真是好！恩格斯的确是一位文章家。”

这个学生的名字叫松山幡也，是一个很少見的名字。另外一个学生，后来才知道他不是东京帝大的学生，是札幌北大的学生，——就是現在的島田。

松山等人来到小樽，一开始就帶有組織任务来的。他們一面帮着成立工会，同时也是进一步加强正在全国的大学和高等学校中創办的“社会科学研究会”，准备把它們全国地統一联系起来。

后来，“政治研究会”改名为“社会科学研究会”。因此，研究会的性質从此便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和以前有着显著的区别。从前，會員們对于像工会这种运动只是心里怀着“想望”，現在这种心情連影子也沒有了，大家都痛痛快快地进入实际的行动。

遇到文件中不明了的地方，后来佐佐木也常常去請教高杉教授。

“最近怎样了？作了不少工作吧……”

先生每次很凄然地問。

第二年秋天，正是學校每年規定舉行射擊演習的時候。

三百多學生像潮水一般，同時沖到一塊一塊的旱田上。這時，軍事教官（陸軍少校）發出命令：“前方約一千公尺，有朝鮮匪徒出現，在市街放火，大規模進行暴行……。”大家一面往上沖，一面嘩啦嘩啦地拉槍栓裝子彈；但一聽到命令，忽然有五六個人停下了腳步。

“喂，等一等！朝鮮匪徒？！”

“對呀！對呀！”

“這是人道的問題！”

平日反對軍事訓練的人，把槍托豎立在地上。

佐佐木等人猛然大聲地喊起來。

“喂，按照這樣侮蔑的命令行動是我們學生的恥辱！不干！不干！”

大家像找錯了門似地亂跑起來，一陣喧嘩，隊伍散亂了。關東大震災時，曾經撒布過荒謬的流言，虐殺了不少朝鮮人。這事，大家都還是記憶猶新。

四五十個三年級的學生，各自提着步槍回到後面的少校那裏，帶頭的是佐佐木。那些猶猶豫豫的學生們目送着他們，又緩緩地往旱田爬去。

退役少校的臉色變了。說：

“那僅僅是一個假設，沒有別的意思。”

佐佐木等人要求他取消這個命令，並希望在全體學生面前“檢討”。少校堅持說沒有必要計較這種瑣事。

“什麼瑣事！這是胡說！”

“可能說的時候以為是瑣事，但它的意義是一個重大的社會問題！”

佐佐木确然地說。

“你們是社会主义者嗎？”

教官很厭惡的樣子，把指揮刀靠在肩膀前面，向突击中的学生后面赶去。

那天夜晚，“社会科学研究会”召开紧急會議商量对策，立刻决定出下列事項：

一、通过“学生社会科学联合会”把它作为全国性的問題；

二、請求小樽劳动工会把它作为全無产阶级的問題。

在小樽的朝鮮工人很多，也有一部分被組織到工会里来了。

工会方面由佐佐木进行联系。不过，工会是不是肯为这种問題出面来干，佐佐木还有些拿不定。但当他和組織部的旗塚一談，旗塚立刻說：“干”。

“吸收朝鮮工人入工会是这里当前急务。可是他們和日本工人老是不和。——有这个机会好極了！”

第二天，工会“告全市工人和朝鮮同志書”的傳单一齐貼出去了。

“学联”考虑到万一，便在普通不甚惹人注目的會員的公寓設下“本部”，研究对策。那一天夜里，大家打通宵油印。

在学校里撒傳单。報紙上用大标题登載出来。学校当局沒有料到問題会發展到这个地步，惊慌起来。这还不算，不到两三天的工夫，东京各大学的“学联”代表已闖到教育部去，北海道一个角落的事件竟扩大到全国了。

佐佐木等人抱着被开除的决心，高唱“反对軍訓！”“坚决反对学校法西斯化！”的口号，面对面地和学校进行斗争。学校里鑽进来許多密探。休息時間內，休息室如有四五个人聚集在一



起，密探就一定要进去看看。佐佐木等人为要达到目的，打算实行同盟罢课。可是，面临就业问题的商专学生却意外地动不起来。反而外面的工会和东京方面的运动比他们搞得热烈多了。不过，因为这次事件，学联会员显著地增加了很多。

许多学生从东京秘密到这里来支援。过去有些流于形式的全国性的统一和联系变得非常结实了。正如那一次帝大学生来到后，大大提高了佐佐木等人的研究会的质量一样，这次陆续偷着来的学生又把崭新的先进理论带了来。例如那个大脑袋、小眼睛、剃着和尚头、说话有口吃毛病的学生就告诉他们：不了解最近运动的新阶段，特别是革命的知識分子所承担的任务，那研究会的工作现在就无法展开。

工人阶级单依靠自己的力量，顶多不过具有工联主义的意識。但是社会主义的学说，是由受到资产阶级教育的代表者——知識分子，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所完成的哲学、历史、经济理论中产生出来的；是由这些人传授并带给无产阶级的。因此，社会主义意識不是从工人阶级中间自发的东西，而是从外部加给他们，这是列宁的正确意見。因此，我们学生时时刻刻应该站在工人的最前头，进行指导。——小眼睛的学生这样地说。因为他着急，忙忙叨叨地说，口吃得更厉害。

即使没有这样新的理论，像远离中央的小樽市的学生，也是最喜欢听从东京来的人的讲话的。这些内容使得佐佐木等人好像忽然睁开一直被蒙蔽着的眼睛，感到豁然明亮起来。

佐佐木等人的“研究会”，现在反而被他们帮着成立起来的工会推动着。他们知道研究会一定要为实践服务，但不明白究竟应如何去作。可是这一个令人深信不疑的新的理论，使学联的活动突然生气勃勃起来。



佐佐木等人终于取得“反对军训运动”的最后胜利。学校当局向社会作了检讨，取消“朝鲜匪徒”等字样。这次运动，和在此以前以及在此以后的所谓“学生事件”有一个不同之处，那就是：这是唯一的一次工会把学校内部的问题拿在自己手中，最积极地进行了斗争。这个事实，是在“实践的过程”中，加强了工会和学联活动的相互作用的结果。

小眼睛的口吃学生临回去的时候，佐佐木他们两三个人准备了咖啡和面包，偷偷替他举行了一个送别会。学生的脸被炉火照得红红的，这样说：

“我么，很会写小说哩，这话只能对你们说……”

他孩子般地笑了一笑，又说：

“这回到这里来发现了一个材料，真高兴极了。”

这个学生回到东京，也不知道是怎样给查出来的，在上野车站刚一下火车就被逮捕押到警察厅去了。

就这样，研究会再一次转换了方向。大家受了“理论是为行动服务”的刺激，对理论的关心高涨起来了。大家都感到研究会必须是工会的理论上的指导，必须向这个方向努力。

这正是“无产者新闻”第一次和世人见面的时候。

由于和工会的接触比过去紧密，学生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人们的生活出现了对比的情况。结果，在研究会里就产生了一种极端“清教主义”<sup>①</sup>的风气。

有些人家庭虽然富裕，但却故意穿得破破烂烂的；虽然有制服，但却买上一套浅绿色的工人服，穿起出席会议。大家都把过

---

<sup>①</sup> 清教主义起于英国，通常指刻苦朴素而言。

去各种牌子的紙烟丢开，換成了蝙蝠牌。吸蝙蝠牌是最像工人！

这些傾向，是和追求純理論的傾向連在一起的。大家在集會時當然不消說，就是在外面踴躍的時候，也不敢隨便任意講話。極平常的一些話，也要被放在顯微鏡下放大一千倍，變成重大的意義而加以駁斥。於是，大家在談話時，小心謹慎的倒不是說出有關整體的重要的話，反而是在細微末節上不要說錯話。每個人都在這些地方異常敏感。大伙都以為這是和這一句名言：“……黨內鬥爭給黨以力量與生氣。而黨底渙散及其明確界限的模糊，却是表明黨軟弱無力的最大明証；黨是靠清洗自己而巩固起來的。”<sup>①</sup>相符合的。

自從“反對軍訓運動”以後，九州大學也發生了同樣的事件。與此同時，勞動總同盟分裂為左右兩派，成立了“評議會”；“無產者新聞”也發行了。出版後大量地流入學生中間。京都發生了所謂“京大事件”<sup>②</sup>。這些事情不論從哪一件看，都是學校問題和工人問題錯綜交織在一起，沒有任何區別。這種情況加強了學生和社會的關係。

世界大戰後，全世界高漲着慢性的經濟恐慌，日本當然不可能例外。尤其加上關東大震災的影響，中等階層的惡化特別顯著。中途斷絕匯款的学生陸續出現；同時，擺在大家面前的又是就業難。

---

① 拉薩爾 1852 年 6 月 24 日致馬克思的信。（“列寧文選”兩卷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版，第 177 頁。

② 1924 年 9 月日本學生社會科學聯合會第一次大會在東京舉行，當時有四十六個學校參加，會議決定了行動的方針。從此以後，學生運動日益高漲，主要的是反對軍事訓練運動；反對治安維持法運動等。1925 年 12 月日本反動政府借口以京都帝國大學學生為中心的運動違反了治安維持法，逮捕學生，造成有名的京大事件。

这些都使学生趋向研究社会科学。学联的会员后来大量增加，超过了四十人。然而在另一方面，也有些人把这汹涌澎湃的“社会科学热潮”看为是一种时髦而参加进来的。

正是在这个时候，小樽的工会发生了何所适从的问题：究竟想属于总同盟抑或属于評議會。山元謙三从評議會来了。他在第一次共产党事件<sup>①</sup>中受到連坐，是一个工人出身的战士，在作鼓动性的講演方面很著名的。同时，那两只亲热而又銳敏的眼睛也很出名。作为一个無产阶级的战士，他很受尊敬和热爱，大伙都亲热地管他叫做“山謙”“山謙”。佐佐木把“山謙”請到学联，以他为中心召开了座談会。

那一天晚上，将近有五十名学生集合在一起。把一間八鋪席的和一間六鋪席的房間打通了，里面拥挤得水泻不通。山謙走进来的时候，仔細地向学生们望了一遍。大家都奇怪地拘謹起来，挺着腰板坐在那里。

主席致詞之后，山謙突然这样說：

“我今晚上有急事，必須馬上要走，所以不能講話，希望改在明天晚上……”

說着欠起身子，又說道：

“临走前我想說一句話：諸位都是馬上就要站在阶级运动前面斗争的人，这个运动决不是三心二意可以搞得成的，希望注意这一点！”

說完，用他那独特的两只眼睛扫視一番。于是，談起自己在第一次共产党事件被逮捕后遭到警察拷問的一些事情。警察罵他：“像你这样的国賊給你來一个‘运往俄国的行李’吧！”說着，

---

<sup>①</sup> 1923年6月日本政府第一次逮捕了日共的許多领导同志，其中有德田球一，野坂參三、市川正一，渡边政之輔。

就用麻繩把他捆得紧紧的，吊在房梁上，吊了两天。

“运往俄国的行李”是警察对付与共产党有关的人的一种酷刑。他給吊了两天之后，嘴唇發白，终于昏了过去。

“从这以后，我对他們这些統治階級的憎恨和斗争心加强了百倍。我們要搞这个运动，像这样的酷刑是一定要遭受的。所以，諸位对这一点必須有明确的認識！”

山謙只說这几句話便回去了。

第二天，集合来的會員急剧地减少到不滿三十个人。山謙一走进来，瞪起眼扫視了一遍，然后微微地笑了。他对这三十个人表现出从来沒有的热誠，講了許多話。

佐佐木非常感动，后来曾把这件事跟島田談。島田一言不發地傾听着。

“山謙是一个偉大的鼓动家，但是沒能很好地掌握現階段的理論指导的任务。所以，你說的这件事，只是暴露他对革命的知識分子作为旗手的作用，評价不够。从这个意义來說，山謙多少还有些机会主义！”

他陰沉着面孔說。

自从山謙这件事情以后，會員虽然减少，大家的心情却和以前有所不同了。

那一年年底，在东京的大学里的朋友給佐佐木寄来一个小包。打开一看，是福本和夫的“社会的构成—轉变的过程”。

你什么都可以擱置在一旁，必須爭取馬上把这本书变成为自己的东西。你必須掌握住从自發的工人运动向政治斗争發展的这一辯証法的發展轉化的意义，来和那些不了解現阶段的意义、因而終于屈服在自發成长說法下的經濟主义者、群众的尾巴主义者們作殘酷



的斗争。

现在，在东京作为一个革命的学生或者工人，不读这本书是不可想像的；这种研究会不开会研究来全面理解这本书，也是不可想像的……

朋友还附上了这封信，信里有一些字眼和措词是他从来也没听说过的。

什么“把握”“现阶段”“经过的过程”“经济主义者”“尾巴主义者”“争取”……等等，一大串词句使佐佐木大吃一惊。文章中到处滥用“——”（破折号）。他不太懂这个意思。便拿到岛田那里。

岛田看他拿来那本书，连看也没有看，就笑着说：

“我以前经常讲的话，你没有想起来吧！”

“北海道落后啦。我老早就知道了！”

岛田说，下一回起必须用福本的书作为学习文件。

后来遇到工会的人，都在读福本的东西。

“不读这东西，就要走没落过程的过程呢。”

彼此笑了起来。

“据说东京的女学生们，胳肢窝都夹着福本的书呀！”

接着，工会的人又说：作为向政治斗争的转化的表现，“政党组织”的问题将成为运动的中心，最近就可能组成无产阶级政党。

随着时间的前进，不仅是学联，就是工会中那些过去勤勤恳恳工作的人们，不知不觉被丢在一旁；那些对于新的方向转换能夸夸其谈“理论的”人露头了。只有依靠“理论斗争”（这句话是从这时开始使用的），无产阶级的阵营才能巩固，这思想压倒了一切。“政治研究会”最能适应这个潮流了。佐佐木等人将制帽换成便帽，出席工会的各种集会。集会上他们的意见总是站



在指导地位。很早就在工会工作的工人们，先是盯着这些“陌生”的学生们谈论着自己根本听不懂的意见。接着，就口出怨言。

工会的青年人们自然都向佐佐木这一面靠攏。他们参加了研究会，从这里吸取新的指导性意见。过去专靠威信来推动工会的工人出身的委员长，渐渐按照组织部、书记局里的青年人的意见行事，等明白过来的时候，已经变成了“挂名”的委员长了。

他为了挽回自己的地位，就拼命发表积极性的意见。但是越发表意见，他的意见越不被重视。委员长受了这些刺激，这回就倒过来顽固地偏要提出不同的意见。

“委员长掉在山川主义的泥坑了！简直和他谈不来！”

“而且，最近委员长有些大腹便便的。那就是蜕化干部的先兆！”

工会里逐渐起了很大的变化。各种专门部选择部员时，也完全不照过去的规定，凡是对新理论哪怕是有一点怀疑的人，就被撤换下来。“只有保持自己的纯洁才能巩固”。因此，过去一直工作着的同志，都心怀不满，受到歧视。但这是“结合以前的分离”呀。为了要坚强地结合在一起，当然要得清洗不纯分子呀！如果不残酷地（这句话也开始使用了）进行，那就是极其恶劣的机会主义，结果，就意味着使这个运动有崩溃的危险。

转向政治斗争！这是共同的口号。对这不理解的人，不论是在工会或是学联，都被赶了出去。——接着和政党问题一起又产生了培养“职业革命家”的问题。为了这，东京的急进学生们努力地工作着。日本最感到缺乏的是职业革命家。若不培养一些把整个一生无条件地献身给运动的人，新阶段的运动就不会十分巩固。

佐佐木他們認為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些人。他們帶着这种自  
豪心工作着。每次从各种联系和集会中很晚回来，坐在桌子上的  
时候，就看着貼在眼前的，手中握着便帽、身体向前傾斜在大  
声講演的列宁照片。

“我也要成为这样的人！”

工会的新的領導力量虽然已經轉移到組織部和書記局的青  
年會員身上，但还没有組織起来，正和島田所說的一样。“政党  
組織”問題是日本工人运动划时代的方向轉变，为了爭取成功，  
首先必須巩固工会的書記局。

佐佐木从岩城大楼回来的第二天晚上，便赶紧把这件事情  
帶到工会的旗塚那里。

## 十一

工会的旗塚是个短小精悍的人，身長才四尺九寸。学联的  
人都叫他为“杆状細菌”。“杆状細菌”这个綽号另外还有一个意  
思。但在工会里又称呼他为“旗塚先生”。在工会里加上个“先  
生”称呼的，只有上了年紀的委員长源先生和这位旗塚。

提起“源先生”，小樽城里沒有一个不知道。他是工人出  
身，体格魁偉，穿一件称身的灯心絨服，風采是堂堂一表的。用  
淺近易懂的語言作鼓动性的演講，除他而外沒有第二个人了。  
他每从防風堤和工地等人們集聚的地方走过时，工作中的工人  
們一定把头上纏着的手巾取下向前問好。可是旗塚在这方面，  
几乎沒有人知道。

旗塚原在函館市营電車公司工作，自从因發动罢工而被革

职，来到小樽以后，才第一次登上了讲台；登是登上去了，但讲了几句之后，便将自己要说的话忘记了。讲话时还带很多的“方言”，音也发不准。他默默地站了一会儿，但是后面怎么也讲不出来。听众乱了，马上“滚下来！”“退出去！”，起了一阵嘲骂声。可是他站在那里动也不动，没有搔脑袋，也没有红头胀脸地惊慌失措，只是像扎下根似的站立在讲台上。

起哄的听众被他这一着给楞住了，稍稍静了一下。但是旗塚依然一言不发。主席再也忍耐不住，就在纸片里写上“别讲了”几个字拿到他桌子前面去，他看也不看。

“怎么搞的，混蛋！”

听众又哄起来。大声吼叫说：真是个笨蛋。工会会员从后台走出来，在他耳朵上喳喳了几句，可是他稳如磐石一般动也不动。这一回，大家真被他闹得目瞪口呆。

他像木头人一样站了五分钟之久，后来用很沉着的声音说：

“忘记了，实在想不出来，到此结束吧。”

然后慢腾腾的从讲台上走下来。

听众顿时哄堂大笑，鼓起掌来。

“这家伙真厉害。咱们拾到了一个干才！”那时委员长源先生这样说（旗塚常常告诉人家）。

从此以后，旗塚不再出现讲台上和其他公开地方。因此，小樽市里几乎没有人知道。但是一旦闹起劳资纠纷和资本家直接谈判的时候，不晓得他是从哪里来的那股干劲，毫不放松地贯彻自己的主张。资本家有时雇打手，有时用警察威胁，其他的交涉委员都吓得面如白纸，快要溜走，只有这位四尺九寸的他决不后退一步。他講演虽然不成，但交涉却是好手，一句跟一句使对方

無話可講。

還有，例如勞資糾紛已經知道要遭到必然的慘敗，只好停止的時候，也出現過這類事情，又一次使源先生大為震驚。

——是在一個工地發生小罷工的時候。鬥爭進行了一個 month，但怎樣也不會有勝利的希望，終於決定解散罷工團。就在那一天，罷工團和工會召開了一次聯席會議。時間是早晨九點鐘。

會上先報告了以前的經過，接着就提議馬上停止罷工，“我們希望卷土重來，現在只好忍痛解散”。罷工團和工會都通過了……可是，旗塚叫了起來：

“主席，我不同意！”

源先生現出為難的樣子：

“要知道，除你一個人而外，其他十八個人是都贊成的，所以決定這樣……”

但旗塚像沒有聽見似的，他說：

“可是，十八個人的全部意見若是錯了又怎麼辦？——何況確是錯誤的！”

“怎麼辦哪！”

源先生跟大家商量。

“反正再也想不出好的辦法來，他既然有意見，就讓他提出來吧。”

有人這樣說。

旗塚強硬地說了：“大家簡直是在作失敗的打算，就是說既然要遭到失敗，只得停止。可是我們在沒有失敗之前，決不能算是失敗的，還有‘推進’的余地。”

“這理由簡直是胡扯！”

大家馬上喊叫起來。

“已經失敗了，怎么也沒有辦法了，所以現在才這樣作呀！”

但旗塚仍然堅持着：事情只是快要失敗，但並沒有完全失敗。把它認為是失敗，乃是在替我們的懦弱找理由。

會議終於進行到晌午。為了他一個人，大家吃過飯後不得不繼續進行。但爭論還是圍繞着這一點打轉轉。素來相信旗塚的委員長源先生最後也真的生起氣來。

“再談下去也只是繞來繞去打圈圈，各不相讓的。現在決定停止。進行表決！”

“同意！”“同意！”十八個人喊着。

“讓這個問題繞圈圈的是你們十八個人！”

旗塚這樣一說，其他人都吃不消。

“你這混蛋！”

“叫你說話，你就信口開河！不是你一個人橫沖進來，讓大家繞圈圈嗎！”

罷工團的人哄亂起來，說要打旗塚。

“旗塚！不要隨便胡說！”

源先生也大吼一聲。——這是他對旗塚從來沒有過的。

但是，旗塚像從前在講台上一樣，絲毫無動于衷。

“繞圈圈玩的，不論誰說甚么，是那十八個人！……”

“他媽的，還說！”

有個人猛然站將起來，給另外一個人攔住了。

“因為……”

他依然不慌不忙地慢慢說：

“因為，勝負不是彼此談論一番就能決定的。你們看，十八個人中間，不是連一個人也沒有站起來，想最後決一死戰的么！這就是一個很好的明証呀！”



大家給他这一股子勁压住了，會議馬上又恢復原樣。又一次把說沒有主觀、客觀條件的主張從其他各個角度來討論。結果還是繞圈圈。本來是一兩個鐘頭就可以結束的會議，一直拖到夜晚。大家都疲塌了，累得很，唯有旗塚一個人似乎還沒有倦色。——大伙兒沒奈何，只好每人要了一碗面，又繼續開會。大家都抱怨起來了。像這類事情是從來也未曾有過的。除了旗塚之外，在會的人一邊吃着麵條，一邊思考着對策。旗塚却毫不在乎，慢條斯理地吃他的麵條。

會議繼續進行的時候，主席源先生劈頭便提議：好不好把罷工再延續兩三天。旗塚默默听着。吃着麵條想出來的對策可能就是這個。那些一直堅持停止罷工的伙伴只好說：“既然旗塚硬要那樣，就延長吧！”

旗塚說，那好得很，不過請會議再作出兩個決定：一是罷工團決不能和資本家單獨進行交涉，一是他自己願意作工會的代。經他這樣一揭穿，其他的人馬上又議論起來。——他們是想混過這次會議，過後立刻解散罷工團。

然而，旗塚的主張是很有道理而且很正確的，他們無法挑剔。會議就加上了這兩條決議，在八點鐘結束了。會議一共開了十一個鐘頭，旗塚單槍獨馬，終於打了勝仗。這次罷工由於旗塚的堅持，繼續到第五天頭上果然取得了勝利。

自從這件事情以後，“十一個鐘頭”“十一個鐘頭”這句話就在工會里流行起來；“旗塚”變成了“旗塚先生”。學聯給旗塚加上一個“杆狀細菌”的綽號，不僅僅是因為他身長四尺九寸，同時也是從這件事情上來的。

旗塚的父親是函館的造船公司的職工。他在小學六年畢業之後，當了兩年市政府的工友，後來到市電車公司去工作。在第

四个年头上，由于“提高工資三成”和解雇津貼問題鬧起罢工。那时他才十九岁就作了那次罢工的主謀者。罢工的结果失敗得很慘，他被革职了。他从警察署回来后，爸爸流着眼泪說：“給我滾到父母看不見的地方去！”

旗塚平常在工会的时候，人像变了似地不爱講話，非常和气；对一般工会會員布置工作时，都是这样說：“請你作某某事情”，这在那些平常說話也像吵架时一样粗魯的人們中，是不可想像的。那些知道他在紧急关头是个什么样子的人更感到無比的奇怪。

外面一向都覺得源先生才是“鼓动家”是“工会的活招牌”；差不多不知道是源先生的工会，或是工会的源先生。但一走进工会，源先生的影子就非常淡薄了，推动工会的完全是旗塚。警察方面也知道源先生只是虛名，不过是一个“扩音器”，因而逐渐对旗塚注意起来。

旗塚和两三个工会會員住在二楼。

每次集会总要开到很晚。大家紛紛站起来的时候，滿屋子全是碎紙片和蝙蝠牌的烟头，乱糟糟的几乎沒有插脚的地方。鋪的席子到处都有裂痕，越扫灰塵越大。大家就睡在这样的地方，鋪的薄褥子也像木板一样硬，冰冷得像睡在石头上。

“这簡直是人在温暖褥子嘛！”

他們都縮着两只脚，膝盖頂着肚皮睡，把身子卷成小小的一团。每个人睡下时把睡衣拉到嘴巴前面，就有一股衣領上的污垢和汗气味，酸溜溜的像奶臭一样鑽到鼻孔里。虽然这样，大家在冷天里还是把整个头都蒙在里面睡。他們的褥子原是一星期一定晒一次，可是因为忙，大半都給忘記了。再加上白天在外面

四下奔跑，脚和身子弄得很脏，一回来倒头便睡，更是吃不消。

有时有人从监禁回来，还说：

“拘留所的毡子好的多了！”

大家都笑了。

住在工会里不单是睡眠沒有一定時間，而且不管怎样疲倦，要想独自成眠是做不到的；又兼很肮脏，所以天长日久不知不觉地就在身体上反应出来。大家的臉兒蒼白而且是浮肿。

他們有时一天吃一頓，有时吃两頓，有时还随便凑合了事，因此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是营养不良。

有集会的时候，每人出一分或两分錢，作为工会的晚飯基金，勉强可以买一点大葱和酱。在有集会时，这样也就解决了。要是沒有会，住在这里的伙伴们就得各自找好目标，分头到工会会员家去吃飯。

住在工会里的学生出身的会员，不到一个月便得了脚气回家乡了。

只有旗塚一个人是毫不在乎的。他一天只吃一頓飯，其他人都在大發牢騷，但旗塚仍然像一天吃三餐的人那样工作着，每天起草委员会的議案，發送消息，或出外和地区取联系。

“只有四尺九寸嘛，当然不会出問題的！”

其他常任委員之中，也有和学联的学生特別約定到那里去吃飯的。

那天，佐佐木到办事处去和旗塚联系的时候，他穿着大衣，正站在二楼的角落里吃飯。一看，并没有菜，吃的光是飯。

“菜呢？”佐佐木問。

“嗯？”旗塚掉过头来望着他，用箸子指着放在架子上的小口袋說：“那不是。”

“是甚么呀？”

“盐。”

“盐——？”

“嗯。”

旗塚把站在那里的那两只脚不住换来换去，专心一意地动着下巴嚼饭，好像拚命地在吃着山珍海味一样。住在工会里的人，不管是工人出身的也好，或是其他人也好，对饭食每个人都有“意见”。但唯有旗塚是例外的。

要是有人对他說今天“沒晚飯啦”，他就“嗯”了一声，仿佛像吃飽一样很逍遙的神气，向外面走了。

住在岩城大楼的那位易于感动的立石，听到这件事情就說：“哎呀！我們有五个月沒交工会費啦！”于是，第二天他就拚命的四处奔跑，把由自己負責的工会會員的會費都收集起来，到办事处去。

有一次，委员会开到末了时，旗塚对工会負責干部的“两重生活”（这是他用的詞句）提出意見。他很少發出暴躁的喊声。相反的，他說起話来比其他的工会工作人員都要温和。無論多啗，他每次說話，都先預計到有三个或四个反对理由，然后再說出口，他說話的方法又很温和，因此能够打动每个人的心。

旗塚把两只手插到盘腿坐着的腿叉里，不时搖摆着身子，發表自己的意見。——我們永远要在工人的团結力量中进行艰苦的工作。譬如說，我們得想到吃的三頓飯，都是工人拿出来的血汗錢。这件事情非常重要。事情虽然小，似乎是微不足道，可是在一方面，它給工人們这样一个自覺心，知道是他們叫我們站在階級利益的最前头的；另一方面，它使我們燃起了斗争心——我們和他們有坚强的連帶性，并不是从別处借来的人。



这样一說，那些附和着学生的人們立刻沉默了。

自己是依靠集攏到工会来的錢吃飯，这种心情不消說会在工作方法上表現出来。首先，就不可能想到要“偷懶”了。那些借口說連三頓飯都吃不上，輕易地到各地寻找“藏身之处”的人，就是放弃了由于收集工会費而加强团結的組織活动。这种作法不仅是在理論上，而且在全心全意按照無产階級的生活和行动的心情上發生“裂痕”。——这就是旗塚所謂的“两重生活”。自从他批判之后，工会里的風气就变了。

旗塚从佐佐木那里借了書来，就在工作空暇的时候看。別的人在房間里乱哄哄地閑談，他却滿不在乎躺在一旁看。工会里另外有一个叫加藤的人，他在斗争上很得會員們的信任，但和旗塚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性格。他經常挺起两只肩膀，說話时急急促促的，一句連一句非常尖酸刻薄，大家都叫他“瘋狗”。这个人要看書时，就悄悄走到工会會員家去专心一意地看。在工会里，沒人管旗塚叫“理論家”，但大家却那样称呼加藤。他不論說明怎样細小的事情，都是把自己閱讀过的、學習到的全部知識抬了出来。

旗塚差不多每看五六行就有人来找他談，或者商量事，所以看一篇論文要相当长的時間，很不容易把整个的內容装进脑子里。加以他只上过小学，所以懂的也很不牢靠。一看到不明白的地方，他总是一边咬着指甲一边思索着。不过，不論写的东西是多复杂，但都是他每天所作的工作，所以一篇論文从整个說来究竟講的是什麼，旗塚馬上就掌握住了。

集会上，雄辯家的加藤，說話“像列宁一样鋒利”，任何时候都是很出色的。只要談到理論，就連旗塚都常常答不上話而沉默下去。因此，根据加藤的意見来决定会上一些問題的时候比較多。可是，过了三个或四个議題，旗塚像忽然想起似的提出



說：“方才加藤的意見錯了。……”結果，根据加藤意見作出的決定常常又被推翻。

旗塚常說：

“要和加藤的理論一刀一槍去干是挺麻煩的。例如說吧，他看一双皮鞋，并不从整个的好坏上着眼，而是把鞋子翻过来倒过去，找出一点小毛病，这回就認為整双鞋子毫無用处。这就是他的理論，真費力。”

加藤对于一两句話就可以解决的小問題，也都要像理論家一样仔細推敲一番，不这样他心里过不去。工会的人們听到加藤的話以后都說：他把最小最小的事都讓我們知道是極其重要的。可旗塚就恰恰相反，不管是怎样麻煩的問題，总是用通俗易懂的两三句話很痛快地就处理了。旗塚在閑談中間和出席委员会的时候沒有两样。因此，旗塚給人这样一个印像，不管是怎样难理解的、錯綜复杂的道理，出乎意外地都能使“我們这样的人”懂得。

旗塚經常去参加与自己無關的一些工人集会。其他人偶而自己有点時間，不是去洗澡，就是去理髮；旗塚倘若沒人强拉他去，一两个月都会忘記。

他認為自己的意見常常正确，工人也可以馬上理解，这决不是因为自己偉大，或是头脑聪明，而是因为自己比誰都清楚工人的实际想法。

总同盟和評議會分裂的时候，小樽的工会究竟倒向哪边，成了問題了。

工会里每天有两三封来自双方面的各种宣言、傳单和声明書。直接和本部的人熟識的常任委員，更經常接到个人的書信，

說明自己这一面是正确的。

工会里每天把两方面的宣言、傳单和声明書摆出来大家討論。单把这些东西逐一研究下去，两方面說的都沒有多大区别。有的只是詞句上的不同，这一方面說的比那一方面說得較有力量，如此而已。

“总同盟方面好像有不少著名人物哩！”

“鈴木文治啦，松岡駒吉啦……”

在碼頭和工地工作的工人提着空飯盒走来，看着那些人的名字說：

“有著名人物，还是总同盟这一方面不錯吧！”

这个問題一發生，加藤整整有一两天不知哪里去了。他把傳单、宣言、声明書和杂志等收攏在一起拿走了。接着，他又突然出現，看見旗塚就捉住旗塚談，看見到办事处来的人就找人家談。这不仅是要把自己的看法告訴別人，而且在跟別人談的時候，有些自己覺得是懂得的，沒想到却糊塗起来，打算在談話之中發展自己的思考。

他和平常的作法一样，开始在傳单上的詞句中找尋細微的漏洞。有一个听了他長時間談論的碼頭工人問他：

“喂，加藤先生，像那样分成两个，对我们这些在碼頭上作活兒的人有什么关系呀？”

于是，加藤又回过头来再从傳单的批評开始。

旗塚在一旁听着。他知道在碼頭干活的工会會員們既不懂理論，也不明白什么叫作运动的左翼，什么叫右翼，可是却知道問題是从最重要的地方产生的。滑稽的是加藤拘泥在表面的理論文字上，牵着工人的鼻子轉圈圈；而他自己呢，也是被那接二連三来到的傳单和声明書等在牵着鼻子轉圈圈。旗塚看着这位

認真地高談闊論的加藤，他越說得多，越覺得是些空話，越來越脫離實際。另一方面又是那什麼也不懂、但一說到自己的事就觸及問題的實質的碼頭工人。旗塚把這兩種人一比，獨自高興起來。

“正是這樣！正是這樣！”他笑嘻嘻的這樣想。

工會究竟加入哪一面的問題，終於到了必須決定的最後關頭。但一到了這個階段，出乎意外地存在着許許多多的困難。在一九二四、二五年的時候，工會在很大成分上還是職業工會的性質。工會便利用這一點吸收很多工人入會。所以，工會里有相當多數的幹部抱着這樣的想法——要是工會把職業性質的工會搞糟變成“戰鬥的工會”，工人們一定會脫離開的。

“工人是世界上最講現實的人。倘若是加入工會沒有一點好處，或是生活上不能得到安定，就會出現這樣的一些人，他不明白為什麼要加入工會……”

說這個話的人叫真木。他年紀不大、善于和資本家談判。只要提到金錢，總是絮絮叨叨的在委員會上力爭，說某人怎樣怎樣說；他說：“工人是最講現實的……”這句話非常明顯地表現出他自己。但卻轉嫁在工人的身上！

在他的思想深處，認為工會若是極端的“戰鬥化”，自己和資本家的談判就不能順利進行。他所謂善于和資本家談判，與旗塚、加藤等人不同，不是自始至終堅持“非”妥協的態度，一點不讓，結果爭得更多的錢，而是壓着罷工團，善于和資本家講和；在資本家面前總是裝模做樣，然后又偷偷從中取利——他在這個辦法上很高明。所以這個問題對他自己來說是很重大的。

真木借口說在工人中間有“互助會”的想法，參加工會就能得到一定的實惠，用這來維護自己的立場。

旗塚最知道真木平素的行为，因此，关于这次事件，真木一开口，他就能马上看穿了真木的真意。

“真木看到从东京寄来的传单和声明书了吗？”旗塚问。

真木眯起眼睛看着旗塚，答应了一声：

“嗯。”

“根据目前形势，工会若是停留在职业工会或是互助工会的阶段，反而逐渐地难以安全地保障工人的生活了。你不觉得是这样吗……”

旗塚用指头擦着“评议会”发出来的传单上的这个词句，向对方推过去。

但是，在真木来说，正因为如此，必须死停在这个阶段上。真木老婆在工会的妇女部工作，并没有其他进钱的路子。可是两个人过着相当富裕的生活，对于这，工会里已经流传着一些谣言。

其他的人虽然没有明确地从这一点去加以考虑，但也觉得从最近的斗争情况来看，老是这么一个“地方的”（不和中央取得紧密联系要求领导）不痛不痒的职业工会，有什么用处呢？

“老是和资本家讨价还价，还能搞无产阶级运动么？——但是，若是立刻变成左翼，警察也就要注意的，镇压也就要临头了。因此我们也得考虑这一点，否则工会就会垮的。”

教育部的小川说。他说到“老是讨价还价”时，向真木望了一眼。大家基本上同意小川的意见。

旗塚曾经到每个工地去仔细地看了一番，工人们实际想法是非常清楚的。工人们首先不满的是月月缴纳工会费（这对拿很少一点的计日工资的人说，是一笔大款子），可是工会并没有替工人们作些什么。反而在劳资纠纷的时候，稍微多争取到一点钱，工会的人先就认为是胜利了，这到底是怎样一种想法呀？



他們与其这样，倒不如把精力用来多發展一两个工会會員，不是更好嗎？又說：“越来越不景气啦，若不趁这个时候搞一下！”然而工会的人却动也不动！工人们不曉得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都开始表示不滿。

旗塚立即想到这是由于工会落后于工人而来的。他馬上跟加藤談。可是加藤若無其事地說：这是下面群众只顧自己的一种“随便”說話，并不注意旗塚的意見，虽然后来他也說：“考虑了一下，是我錯了。”

根据东京寄来的傳单和声明書等，旗塚对那一面的情况还是不甚了解，他这样想：分成右翼和左翼的最根本原因，是一方面蜕化了的干部們（如真木之流）落后于觉悟高漲的工人，为了把自己合理化，便指望着思想意識非常落后的工人替自己撑腰，于是成了右翼；另一方面，是一些和工人一起行动，并朝向工人行动的方向勇往直前地領導下去的人，因而成了左翼。

于是，他对地区（小樽的街道是横长的，两头是工人街。地区分为西部、中央、南部三个区域）中有威信的會員开始作起准备工作来。他用最淺近的事例，譬如說在反对降低工資的运动中已經出現了这两种傾向，向他們說明，請他們支持小樽工会加入到“評議會”方面去。

正在这时，工会接到总同盟本部的通知，說松田馬吉要来了。因此，他决定把情况弄清楚之后再說。

“松田馬吉来了！”

这位著名的工人运动家是北海道某大“兵工厂”出身的工人。他虽是大家公認的一个大蜕化干部，但却拥有很大势力。他来到工会就这样說：这次的分裂完全是由評議會方面策动的，



在日本这样組織能力低的情况下，簡直是階級的叛徒。他們的領導根本不是“工人运动家”，而是把工人逮捕起来送交衙門的“共产主义者”，千万不能馬馬虎虎的上他們的圈套。

旗塚把当时各种情况，和“評議會”方面寄来的傳单、声明書一一对照着向松田提出詢問。——面对着这么一个久經大敌的松田馬吉，就連这位“十一个鐘点”也漸漸感到有些拿不定主意了。但是他始終認定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必須使今后的工会方針更具有战斗性，所以觉得研究对策是当前刻不容緩的急务。

加藤一开始就以丧失斗志的口吻說：“再怎么說，对手是松田馬吉呀！”

“真木簡直成了松田馬吉的留声机，到处喧嚷着！”

旗塚咬着指甲，不时地翻起眼皮望加藤。

“我想給評議會去信，告訴他們松田馬吉来了。这里只听他一面之詞，真相一点也不明白，請他們赶快来人。”

“嗯……但是，評議會是否有松田馬吉的对手呀？”

“你这个玩笑开的太过火啦！”

旗塚对加藤这种說話的口气是从来没有过的。

“东京一提起‘南葛<sup>①</sup>工人’或是‘南葛精神’，那就是最有斗争性的工人的代名詞；那种光輝的傳統也是孕育后代优秀工人的标记。我們現在仅仅一步之差，或者靠左，或者靠右，就会在今后五年或十年間，給小樽工人运动带来齷齪的傳統，或者是带来不亚于‘南葛精神’的光輝傳統的；我們現在的地位正是两面都有可能分界綫。”

---

① 南葛，指东京南葛飾区，这里是工厂地带，是革命的工人运动的一个中心地。

誰也沒想到两天之后，評議會的山元謙三突然来了。加藤以为是旗塚后来給評議會打了电报。其实，連旗塚也感到出乎意料。当知道山元謙三来到的时候，松田馬吉根据加藤的表现，“立刻改变了臉色。”

山謙的到来并非是偶然的，評議会在分裂后立即开始全国性的組織运动。委员会知道松田馬吉到了北海道，便决定下紧急对策。作为一个組織者，必須有一个政治手腕能和松田馬吉打对台的人。委员会决定派遣“渡政”<sup>①</sup>。可是，正当这个时候，京濱地方以前渡政曾經接触过的工場發生罢工，他無法抽身。委员会只好另选，很費周折。

“既然如此，那就非我不成啦！”这时，山元謙三挺身而出。

后来，这件事成为一个“佳話”流行开来。每逢旗塚提起“既然如此，那就非我不成啦！”这句时，就說这实在像“山謙”的为人。

旗塚立刻将过去的事情告訴山謙。他仔細听着，两只滴溜溜轉动不停的眼睛不时閃出光芒。

“我早就料到他会这样說的。你的看法絕對正确！”山謙听完後說。

“在这个时候，大家很容易看作这是松田馬吉和山謙两个人誰胜誰敗的問題，这一点你得注意。首先，必須把爭論發展下去——究竟誰能真正回答出碼头上和工地里的工人所关心的問題；問題搞清楚了，我們的組織也就扩大了。——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記这个原則！”

---

① 渡边政之輔的爱称，日本共产党的优秀領袖之一，金屬工人，德田球一的亲密战友。在日本的工会运动史上，有卓越的功績。1928年于台灣被日本官宪暗杀。

旗塚不知道松田馬吉有多么偉大，但他却感到山謙确是和自己很接近。他想：这两个人相差很大哩！

那时，工会在街上的小电影院正举办一个“松田馬吉”的講演会。山謙立即要求讓他也参加进去演說。工会答应了后，他又动員旗塚和加藤一定要讓自己在松田馬吉之后出場。——在松田馬吉那方面，似乎对講演的順序并没有十分留心。

“我胜了！”

順序决定的时候，山謙笑着对旗塚說。

講演会是“松田馬吉”和“山元謙三”講演，这两个名字使听众拥挤得水泻不通。山謙把松田的講演丝毫不漏地記了下来，紧接着他便踏上了講台。可是，他上台时却没有得到松田上台时那样多的掌声。他心里想：“咱們等着瞧吧！”——果然，講了不大工夫，就掀起了一陣陣“暴風雨般”的掌声。他把松田馬吉的演說中的每一句話都推翻掉，把它們倒轉过来，把它們踢过来，摔过去。他徹底批判了总同盟的蜕化作風和他們的背叛階級的行動。

講演会一完，松田馬吉立即回东京去了。山元謙三装着和他一起回去的样子，可是留了下来。

“真正的組織工作还要从現在开始哩。不把講演会所給的效果組織化起来是無济于事的。”

山謙逗留有一个月的光景，和旗塚等人一道在小樽的街上四处奔走。

旗塚所說的“光輝傳統”，就这样在小樽的工人中間扎下根来。

現在，旗塚等人又面临着一个新的問題了，“政党組織”問題……。

## 作者附記

“序篇”到此完結。这是全篇的極小部分，只不过作中人物都齐全了。

这部小說，原打算分为“前篇”描写福本主义的抬头，“中篇”描写小樽的总罢工，“后篇”描写从福本主义的没落到“三·一五”三个部分写下去。因此，还得要連續登載一年以上，为了尽可能及早成为一册出版，先到此告一段落。

# 地区的人们

——火的繼承者——



本篇原名“地区の人々”，發表于1933年“改造”杂志三月号，譯文根据1953年青木文庫本譯出。

## 地区的人们

——火的繼承者——

—

我从四岁就生长在“地区”，有二十年之久。——因此，“地区”的每一条胡同，甚至某一条胡同里的陰沟上鋪有几塊木板我都知道。

不知是在甚么时候，市内的人们把这里叫作“地区”。我們小的时候，認為“地区”是相当“某某街”的“某某”二字的称呼，糊里糊塗地跟着叫“地区”、“地区”。“地区”的讀音写成汉字就是“地区”两个字，这是很久以后才曉得的。在全市来看，这一带确乎是形成一个特殊的地区，这件事更是很久以后才曉得的。

Y市唯一的河流——鶴田川，是Y和“地区”的分界綫。是一条即使从桥上仔細往下觀看，也分不出水流兒的、蒼綠而渾濁的河流，上面总是漂着閃閃發光的一層油。有时像蓄膿症一样，腐臭難聞的气味直扑鼻子。——在鶴田川上有几只同样形状的舢板，一天两次定时来往。这是一些把船艙当作槽子，里面裝滿Y市的糞便向外运的舢板。在沿河地区的中途，有一处用方塊石头斜着修到水边上的倒糞便的場所，几十个从市内各家集攏来的便桶排列在那里。一到早晨十点鐘，舢板就到来。用扁担

一次挑两桶，通过跳板运到船上。槽子里盛满粪便的舢板，大约在晌午时候，便往河的下流划去。掌船的把长柄杓子放在水里，嘩啦嘩啦地洗着粘在上面的粘呼呼的粪便。一到这时候，林立在这鹤田川的“地区”这一面岸上的工厂里的职工们，已经吃过午饭，坐在石墙上两只脚晃来晃去，在边上排成一溜，晒着太阳，大家很生气地捏住鼻子。这时，掌船的故意挥动杓子给他们看。

鹤田川两岸的人家是截然不同的。“地区”这一边又矮又黑，乱糟糟地混杂在一起。同时，石墙也很矮，到处残破不堪，无人过问。每逢大雨或连雨天，河水涨满漫过石墙，流进地势较低的屋子的地板底下。一遇到这种情形，天气虽然晴了，屋子里还要很多天湿漉漉的，在床席上面一走，脚底板粘得直响。Y地方没有梅雨期（纵有也不过三四天），所以东西几乎很少发霉，但唯有“地区”到这个时节，床席的犄角上不知什么时候像撒上一层白粉似的。食物也很快发了霉。然而“地区”的人们，谁也没有因为发霉而把食物丢掉。——因此，不论什么流行病，总是先从“地区”发生。

从小饭馆、冷食店和嘈杂的切面铺等挤满了的大街上往里一走，就会知道路是潮湿的。胡同总是到处湿漉漉的，往外冒水，胡同里大都铺着木板。偶一失脚，泥水就溅起很高。热天在大街上走虽然晒得火辣辣的，可是一进胡同便觉得凉爽。这一带平房不多，几乎全是两三户连在一起的两层楼房，楼上所有的空房，都由卖零工的、搬运木材的苦力、挑煤的（叫作赶场子）、码头工人、光棍汉、两夫妇，或是乱糟糟的带有许多孩子的人租下了。他们在楼上的栏杆里和房后的空地上，放个小炭炉或是用煤油桶做的炉子，生起火来用扇子呼呼地扇着——全都是这一类的楼房。同时胡同里还很不容易见到阳光。这些房客从楼上

任意往胡同里吐痰、吐唾沫。

大工厂在“地区”的邊緣上，沿着碼頭上运河的岸边排列在填筑工地上；到处都是比鉄匠爐稍大的各种各样的小工厂。这附近总是因为風的关系，高烟囱冒出来的烟，不时朝下冲来，低低地籠罩着整个“地区”的人家。因此，房子的板墙被煤烟染污了；晒的白东西和街上游玩的孩子們的鼻涕，不知甚么时候变成了黑色。下起蒙蒙細雨的时候，連雨里都含着煤烟而变成了黑色。所以这里是下黑雨。就是在天气晴朗的时候，人們想看一下太陽，也得要停下来仰起臉向天空寻找。

还有，各个工厂里大机器的轟隆声，不住地震撼着整个“地区”的房屋（离工厂远的房屋也是一样）。咕咚咕咚响的汽錘声夹杂在里面像地响一般，修得不太牢固的房屋每次都被震得晃晃搖搖。鉄錘敲着鉄板，發出一种令人心焦意乱的叮当声；噠、噠、噠……像放机槍一样的鉚釘声；装载原料或成品在运河上出入的砰、砰、砰的汽艇声；过了填筑工地就是碼頭，所以輪船上發出装卸貨物时嘩啦嘩啦响的鉄鏈声；起錨时的蒸气机声；甚至起重机的压軋声都可以直接听到。——这些声音在“地区”的半空中迴旋着、混杂着，形成一片隆隆的响声。因此，在“地区”大家不論說甚么話，总是大嗓門。和“地区”的人們談不得秘密話，这是Y市人們口里講的一句俗語。在非要談秘密話不可的时候，若有人大声說話，人家就要問：“你是在‘地区’里长大的吧！”我到东京去作地下工作的时候，在秘密的集会上講話不自覺的总是大嗓門，同志們每次都警告我。当提醒我注意的时候，声音是小了一些，但不一会兒声音又大了起来。这件事使我相当苦恼。現在还是依然如故，沒改过来。——这个習慣可能就是因为长期生活在“地区”中而养成的。

这个地方还不仅声音与众不同。“地区”的人们和只一水之隔的鹤田川对岸的市内的人，在性格上、装束上、走路的姿势上都迥乎不同。这种差异是由他们的职业而来的。——这里住的全是劳动者。人们称呼“地区”“地区”的真正理由好像就在这里。然而，理由并不仅仅这一点，在乱糟糟地混杂在一起的工人街有一片私娼窟，好像镶上去的牙齿一样。这里排列着几百所构造相同的房子，而这些房子的样式和别处都不一样。颈子上擦得雪白的女人站在灯光昏暗的门口里，不住地招呼外面过路的男人。——在市内若说：“到地区去”，不是指别的事情，而是意味着到这兒来。

当初，土窑子和私娼在市内到处蔓延。市当局和市内一些人虽然心中暗自欢喜为他们开了方便之门，可是因为有伤市的体面和公共的善良风俗，所以一概迁移到“地区”来。——因为若是迁到“地区”来，就不会破坏市的体面和违反善良的风俗。原因是：工人们本来就不会有善良的风俗；同时，有伤市的体面的，污秽不堪的地方原来就在那里存在。

因此，“地区”一到夜里十二点、一点、两点的时候，（早晨起来很早的这一带的人家，正是在安睡的时候）和“地区”不相称的一辆辆汽车，摆动着触角似的车子前面的灯光，从漆黑的鹤田川桥上飞驰过来。在屈屈折折的道路上来往的汽车，不住地响着喇叭。车里的醉汉，把帽子拉到脸上，沈醉如泥。——这样汽车的喇叭声和马达的响声要一直继续到清晨。“地区”在二十四小时内得不到宁静……。

工厂的汽笛在早上五点五十分和六点五十分响。汽笛声有的宏亮而起伏；有的像吼叫一般拖着尾音；有的细尖高亢，都混在一起。“地区”的人们虽然有的不在工厂作工，但根据汽笛的响声，可以晓得是哪个工厂的汽笛。“这街上很多人家没有钟表。



因此，都是用工厂的汽笛来辨别时间和办事情。”

运河岸上，排列着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工厂——有直线条的新建厂房，玻璃窗很多，屋顶起伏像锯齿一般，长达一百多公尺；有雄伟而复杂的钢骨结构、从岸上伸向运河上方的柴油管、高炉和煤气的通风管、起重机、喷吐着滚滚浓烟的高大的水泥烟囱……运河上架有三座桥梁，把工厂和“地区”连接起来。每逢发生罢工的时候，那里被警察把守得很严密。这里的桥因时常发生混战而出名。早晨晚上，这三座桥被满身油污的工人挤得水泄不通。除这三座桥外，别无通路。然而，这人群是随着不同的时间而变化。天亮不久，早晨的白色冷气像水一般在路上缓缓移动，码头工人和临时工，身穿带标志的半截褂子，脚穿胶鞋，手提两层饭盒的大包袱，他们的装束形形色色，都在睡眼蒙眬地拖着两脚走过去。他们大约走过一个钟头之后，脚穿皮鞋，身穿整齐的草绿色工作服（一般说来）的工人才过桥到工厂去。——由于时间和人群不同，可以把他们分得清清楚楚。下午回来的时候，就恰恰相反。要等工厂工人回来许久之后，临时工和码头上的苦力才能回来。和市中心不同的昏暗的黄色电灯，开始在“地区”眨起眼来，映射在静止的运河水里时，他们才走过桥来。

虽然同在“地区”，大的现代化工厂的工人——小工厂和铁匠炉的工人，码头和海上（坐驳船到轮船上装卸货物的海上搬运工）的港湾工人，每天没有固定的工作而要到职业介绍所去的临时工，他们的住处是不相同的。不知在甚么时候才变成这样。杂货铺、米店等只对工厂作工的顾客肯发折子，在“地区”里这是上等主顾。

“地区”的大街上，做小买卖的一家挨一家。（不过那里到处

像脫落了的牙齒一樣，有出租的房子和空房子。）從這裡走進去一條街，有很多公寓，臨時工和港灣工人像臭蟲一樣攢簇在那裡。再往裡走，比較幽靜(?)的地方，是工廠工人的住宅。

——這裡之所以被稱為“地區”，就因為它是工人、小商人、窮人和賣淫婦居住的街道之故……。

那是我在小學讀書的時候。那時Y市每年集合全市小學，在市中心H公園的體育場舉行一次聯合運動會。這是Y市每年例行的活動之一。“地區”的潮田小學也參加。各校學生對這一年一度的運動會感到極大的興趣。為了迎接運動會，每校都在運動會之前反復地練習一個月的樣子。我現在還記得，當運動會一天天快來到的時候，是非常難過的。那種心情實在令人難以忍耐。——在這個運動會上，每校都作了新的運動服。全市十幾個學校進行比賽當中，只有“地區”的潮田小學的學生沒有運動服，照舊穿着日常服裝，或帶鈕扣和花紋的絨襯衫出場，形形色色，無奇不有。在穿得又漂亮又整齊的其他學校的學生中間，顯得實在難看。這樣打扮的學生隨着號聲走到體育場中央時，其他學校的學生一齊哄然大笑。還唱着從前就有的一支歌——“潮田小學校，是個窮學校。沒有運動服，咧着大嘴哭……”來嘲笑他們；當穿着運動服、打扮得整整齐齊的市中央學校學生出場時，非常美觀，博得其他學校，甚至幾萬觀眾的熱烈鼓掌。——在人們的掌聲中，我不像一個八、九歲的小孩，竟低下頭來，緊緊咬着嘴唇！這個運動會，如同柱子上劃的指甲印一樣，永遠留在我的心裡不能忘懷。

我考入商業學校的時候，有一次，新老師用舉手的方法來了解我們是從哪個小學考進來的。老師首先就說：“從南小學校來的？”五十個人中間，將近三十名把手舉起。南小學是市中心有

錢人最多的、名声最好的一个学校。老师依次地問。我虽然是从潮田小学来的，可是心里却很得意，因为只有我一个人是从那个学校考进来的。我的心砰砰直跳，等待老师發問。只要問到，一定把手举起来，老师必然会大吃一惊。剩下的学校还有四个、三个、两个……这时候，我的心不禁跳了起来。可是，老师把潮田小学忘記了。覺得下一个就該問到自己而用力拿到胸前来的那只手，就立刻悄悄放到桌子底下，弄得我面紅耳赤，狼狽不堪。我四下張望了一番，沒有人注意到我。因为像我这样从“地区”来的，根本沒人把我当一回事。“好啦，請把書翻开”老师說着就开始上課了。我把書本打开，一个个鉛字出現在眼前，重叠起来，不能再看下去。我的泪珠吧嗒吧嗒地落到書上。

在市內，人們都把自己住在“地区”这件事隱瞞起来。倘說在“地区”住，那就如同明白地告訴人家說，自己是工人或貧民（比穷人还要穷的人）。“地区”的人，对市內的人总是低三下四、阿諛奉承、弯腰折背，看人家的顏色行事。

然而，近五、六年来，“地区”驟然变了。——曾發生港灣工人总罢工，断絕了食粮运输，整个市民的生命連三天也不保了。人們对过去那些“低三下四”、“阿諛奉承”、“弯腰折背”的“地区”的人們一直認為要看自己这些人的“顏色行事”，可是現在不能不大吃一惊而改变了看法。他們認識到，这个“地区”的人們对自己是具有生杀予夺的力量，所以吓得他們發抖。但是，以前这种力量究竟隱藏在他們的什么地方呢，这一点，無論如何也是不能理解的。

后来，在“三·一五”、“四·一六”的时候，許多工人从“地区”被逮捕。尤其和距离Y市有六十多里的S市比較，被称为共产党员的“地区”里的工人比該市的学生还要多。

自从發生这件事情以后，在Y市的工人中間，就称呼起“地区精神”来。这和当时东京的“南葛精神”这一称呼，可以媲美了。——地方和中央不同，一旦遭到镇压，一年半載之內，組織是要处在被破坏的状态。然而，在Y市的“地区”，“地区精神”好像有一个無形的傳統一般，很快的一定会有人（肯定的，有人）馬上接受工作，繼續下去。“地区精神”这一句話，反过来像在督促“地区”的劳动者似的。因而，現在所說的“地区”，已經和过去的意义有所不同了。

但是，自从“三·一五”、“四·一六”的逮捕事件以来，不到三天就来镇压一次。为了重新建立組織，一个人起来活动的时候，“特高”警察就有十倍多的人数，在后面跟随着——近一两年，就連“地区”的革命的火焰也都要熄灭了。还不仅这样，原先“地区”大概每个人都有活兒干。大規模的罢工，仍是資本家所駭怕的事情，所以在“地区”是不能任意解雇工人的。然而，最近每个人都看得出来，“地区”里的失业者多起来了。——現在如果举出我認識的人来看，十人之中就有六个沒有活兒干。他們失去原来的勁头，臉上鬍子也不刮，都到职业介紹所去（那样精明强干的老兼就是）。有組織的时候，若有一个人被解雇，这在“地区”里（事情大小姑且不論）一定要提出抗議。然而，現在他們像金魚一样，虽被解雇也無处申訴。于是，他們突然意志消沉起来。这种情况，在另一方面更进一步地使“地区”的火焰熄灭。

自从去年九月十八日以来，“地区”的面貌开始改变了。——“九月十八日”就是“侵略中国东北战争”开火的日子。

“地区”好像市內的石蕊試紙。一升米若漲上两三分錢，这在市中心，例如南小学一带，和平常一样沒有任何动静。但是，



这在“地区”就不同了。每天，甚至一天三次要到米店去的“地区”的妇女们，这时候都要在每家米店门前大声吵嚷起来。不能說漲三分錢就能立刻拿出三分錢来。为了这个，左邻右舍都得跑遍了。引起同样骚动的事情，不仅是物价問題，例如早晨起来下了一个鐘头的雨，这也同样会打乱“地区”里人們一天的生活。——可是，現在“战争”和“落雨”是不能相比的……！

这發生在我家(原来住过的)房后。我家房后是塊空地，那里有一眼井。十五、六家的房子，每家后門都是朝着井开的，正好是圍繞着井建筑的。从“地区”的大街上走进两条胡同就到那里，四周被房子擋住，見不到陽光，井沿上老是湿漉漉的长着青苔，有很多蚯蚓。——在“地区”若提到“房后”，就是指这个角落而言。

因为井水不太好，最初哪家也不很用。都吃公共自来水管的水，自从生活發生困难，水費交不上，鑰匙被挨家收回去，無可奈何，只好到这个井来打水吃。

十五、六家之中，現在甚至有七家失業。因此，最近井沿上熱鬧起来。这样一来，圍着井住的人家，全体好像一家人似的，只要有一家發生事情，都把它看成是自家的，比过去团結得紧密了。

——在“房后”彼此不叫姓，而是叫家的名，如納增或丸山；更奇怪的是，不知甚么时候有这样一个習慣，称呼某一家不用那家大人的名字，而是子女的名字。譬如：山田家(卖日工的人家)有一个七岁的女孩子，名叫濱子。在“房后”大家都是以濱子为中心，称山田家的人为“阿濱家的”某某，即“阿濱家的”媽媽或爸爸这样叫。那有时是五、六岁的小孩子，也有时是可以参加兵役檢查的小伙子。这里面沒有甚么道理。

“阿濱家的”楼上住着一个名叫美都的女人，因为職業的关



系，要在各种街道上走，所以从战争开始以来，就把一些非常詳細的消息带到“房后”来。訂閱报纸的人家很少，所以美都就是“房后”的“报纸”。“房后”都把她叫“阿光”<sup>①</sup>。美都晚上六点钟（到冬天六点钟，早就天黑了）从家里走出去，到一、两点钟，晚的时候要到三点钟才领着客人到家来。她走遍这个城的所有街道（主要是热闹街）。到了冬天，她披上棉披肩，一面选择街道，一面慢慢步行。只要发现有点吃醉了酒的男人或水手，便迎面擦过去，轻轻用肩膀一撞。当男人回过头来，她就向他一个劲兒眨眼。——这个城市是一个港街，所以太陽一落，像美都这样的女人或她们手下的“婆子”（其中也有男的）大约有二、三百人出动。冬天，这些“婆子”都穿着叫人一看就知道的棉披肩走出来，因此，都管她们叫“披肩婆子”。——已经是两年以前的事情，党的組織人員曾由东京来到本市。他将各种文件寄放在火車站，到事先用信件联系好的場所去了。这个城市对他來說，当然是一个生疏的地方。場所要尽量使它不惹人注目，結果却决定在热闹市。但是，組織人員一到那里，不覺臉色变了。一看，热闹市的街头巷尾，綢緞店明亮的櫥窗前，卖小吃的摊子旁边，一些行迹可疑的男人和女人在那里徘徊，也有的站在那里，并且他們还在暗中密切注視路上过往行人哩！一直把身体靠在櫥窗的铁栏杆上，一个面貌可憎，身穿棉披肩的四十多岁的女人，看他走过来便悄悄地朝着他这边走。那个女人賊目鼠眼地斜着眼睛瞧他，漫不經心的样子从他身旁擦过，走到站在对面有咖啡館的小胡同的陰暗地方，向站在那里的一個滿臉鬍鬚的男人耳語。組織人員心想，糟糕！他立刻跑进小胡同里，在那附近兜两三个圈子便向

---

<sup>①</sup> 阿光，指美都。“美都”和“光”的日語讀音相同。这里是双关語，是說美都是“房后”的光明。

其他的大街跑去了。后来才明白这件事，曾和本市党的负责人M(现正在监狱里)哈哈大笑过……。

美都虽是在街上“干这一行”的女人，但在“房后”却是一个比附近的姑娘们还温柔、腼腆的女子。

一次深夜里，她那天没有拉到客人，自己一个人回来，走进屋子急得两颊绯红。她取下披肩，告诉还没有睡觉、正给孩子缝破衣裳的“阿滨家的”妈妈：“街上在缝千人针，<sup>①</sup>搞得乱腾腾的！”

那一天，街上有许多女人，手里拿着缝千人针的布块和针线站在那里。向身旁走过的每个女人——有高贵的太太模样的女人以及背上捆着孩子像“房后”的妈妈一样的女人，请求缝上一针。女学生缝了。像小姐一样打扮的女人，稍微有些难为情，红着脸儿也缝了一针。那一天冷得很，美都用棉披肩盖着鼻子下面，边看边在同一地点往返了两三次。有一次，她被一个太太模样的女人看见了，向她招呼。她自己莫名其妙地红起脸来，慌张地跑掉了。又有一次，一个贫寒样子的女人，背上捆着甚么也没有裹的婴儿，对她说：“大姐，请您帮忙！”看来她像是一个作临时工的，好像干完活回来就站在那里似的。腰上扎着包着饭盒的包袱，头髮乱蓬蓬的，四十多岁，面黄肌瘦。从那几乎要哭出来的通红的眼睛里，使人清楚地看出来她的诚意。

“是您当家的，还是您的儿子？”

美都问。

“是孩子的爸爸呀！”

这时又好像要哭出来。

她接过针线，却犹豫起来。

---

① 战时日本人常在一块布上先后请一千个女人用红线各缝一针，结成一千个疙瘩，赠与出征士兵，以鼓舞其作战情绪。

“我也可以嗎？……”

說着眼睛溜了一下對方。

女主人吃驚地看了看她，但立刻就像明白了似的。

“喲，這是哪兒的話！心都是一樣的。不管是誰我都要請她幫忙！”

美都把這件事和“阿濱家的”媽媽說着，臉又紅了起來。她覺得像自己這樣的女人也能为國，在回家的路上，不止一次地為此而感到興奮。

“日俄戰爭的時候，街上也是這個樣子。”媽媽這樣說，“可是，那時候有千人針和絲棉的不也都死了么……。”

媽媽把破布頭放下，抬起頭來。

第二天夜晚，美都还是在同样的熱鬧場所走着，在街上又看見昨天那個作短工的女人，背上捆着嬰兒站在那裡。看去她和其他縫千人針的女人不同，只有她一個人像街上的攤販一樣，拚命地招呼從她面前走過的婦女，不時跑到路的中間，擋住行人的去路，“像要哭似的”不住點頭施禮懇求人家。在一旁站着的女人們，身穿外出的盛裝，為了千人針而站在那裡，臉上顯出一種得意的神情，好像很高尚似的。因此，再一看作臨時工的女人，更顯得精神有些錯亂似的。

美都在街上走來走去的時候，似乎又被那作臨時工的女人看見了。那女人轉過凍得流淚而脏了的臉，對她說：

“啊！”

那女人拖着底兒已經破裂了的草鞋吧嗒吧嗒地跑過來（她赤腳穿着）。美都楞住了，呆呆站在那裡動也不動。她心想：為甚么只有這個女人像瘋了似的呢？

“請您幫一幫忙！”

那女人說話的時候，早把布塊和針送到她的胸前。美都吃了一驚，問道：

“一個人若是多縫了，就不能算作千人針吧……”

“那，那——”對方不覺口吃起來。“那可不能那樣說。”接着把流出來的鼻涕往里一抽，“家里人明、明天就要走哇！”

“喲，明天！”

她這聲音，使身旁走過的人都不由得回頭來看。然而，作臨時工的女人，好像甚么都沒聽見，只是懇求多給縫上几針。美都的下頰用力壓着棉披肩的領子縫了起來。

“還有三百多針哪……”

那女人眼睛盯着美都不住動着的手指，像要哭出似的說。

“您看，這趕不上明天早晨了，可怎麼辦呢！日子若不發愁，被槍打死也好，變成殘廢也好，反正是為國家倒也罷了，——像我們這個家，只要挨上一個槍子兒，全家都得餓死在道旁！”

美都楞住了，向附近瞧了瞧。她想：這時候說出“餓死在道旁”的話來，倘若叫人家聽見怎麼辦。

“千人針頂事兒吧……？”

那女人往上顛了顛背上的孩子。方才那雙通紅的眼睛，這時忽然變得軟弱無力。——美都突然感到嗓子有些發堵，不知說甚么好，只是呆呆地望着她的臉。在談話中知道，這個作臨時工的女人有七歲、四歲和兩歲的孩子，丈夫一上前綫，生活就成問題。不過戰爭一開始，N鐵工廠的活兒突然增加，這個女人被採用作臨時工，這樣暫時总算能夠糊口。然而這僅是到年底這一段時間。她在戰爭一開始時挺高興，覺得市面會繁榮起來，可是丈夫却要到前綫去。她下班回來垂頭喪氣地說：“都說市面繁榮了，繁榮了，可是繁榮的不是咱們這樣的人……”。就好像得到玩



具的小孩子在欢天喜地的当兒突然又被夺去了似的大失所望。

美都看見她的同行走过，便拉过来硬要她們来縫。

“明天几点鐘呀？——”

她把布塊遞过去問道。

“九点。”

“那么早……”美都說着臉色微紅起来：

“若是明天九点鐘，还不到一天哪，尽量早点回去吧，……也好陪他多呆一会兒……！”

美都的这件事，在“房后”大家談論不休。圍着井沿兒，提起这样的話来。

“千人針頂不頂事，把它貼在牆上打一槍不就明白么！”

老兼在胡同里用手擤着鼻涕，来到了井沿这样說。

“不对。說是能撥掉槍子兒。”

“阿濱家的”媽媽笑起来。

“能不能撥掉，試一試看好啦！”

“——要敌人的槍子兒才成哪。”

“嘿！”老兼笑起来：“真会講話！”

于是大家跟着笑起来。在“地区”的“房后”还没有人被征入伍；同时过去在飢餓綫上掙扎的人們，現在也像有了工作似的。所以最近井沿上显得活躍起来，这是两三年来沒有过的。

“喂，大家別笑了！”

“阿濱家的”媽媽严肃起来——“老兼要到前綫去啦，是真的！”

老兼的两只胳膊又粗又黑。誰都曉得，老兼的胳膊好像他的标志一样。三年前，整个“地区”港灣工人总罢工时，老兼是在



工会工作崗位上的战士。划分“地区”和市的界綫时發生的石山投石事件中（罢工委员会和警察队双方發生很多伤亡的事件），老兼曾带头对准爬上来的警察用石头砸，結果被控告了。“三·一五”、“四·一六”时，老兼被关在警察局里一两个月。“四·一六”以后，“地区”的火焰才熄灭的。老兼从那时起，便长期失業。以前老兼因为罢工和工会的事情也曾失業，可是工会有力量，所以沒能拖得很久。同时，即使失業也还有大家（同志），工会也有工作，老兼总是生气勃勃，从沒有灰心丧气过。但是，因为“三·一五”、“四·一六”把“地区”的組織完全破坏了（好像是这样）。因此，老兼現在孤零零一个人被丢下来。老兼四下奔走，想在監獄里的同志出来之前，重新建立外面的組織。但是长期失業漸漸使他無能为力。原来沒有把失業放在眼里，現在失去同志和組織，很奇怪地感到無依無靠，淒涼万分。若是两三个月的失業，还不大要紧，这样繼續了一年多，不覺間，老兼已不是过去的老兼了……。

从“房后”到“地区”的大街上，有一家卖碗酒的小酒館，老兼时常到那里去。原来是为了振作精神来喝一杯的，可是最近总是坐在那里胡言乱語。

“老子那时候，就是这么打那爬上来的狗东西的——就这么……”

价錢便宜的酒一喝醉，老兼就把那粗壮、黑紅的胳膊捋出来，談論石山投石事件。最初大家听起来津津有味。可是老兼一喝醉就必定反反复复地講，所以聚集在小酒館的人們說：“嘿，又講起来了。”漸漸就沒人听了。然而，老兼却滿不在乎，“那时候就是这么打那爬上来的狗东西的……”說着揮起黑紅的胳膊。到后来誰也不听了，可是老兼却一边嘟嘟囔囔地自言自語，一边

揮着胳膊，如同看不見的敵人在他身旁一樣。看起來，老兼只剩下這麼一樁事，在支撐着他那開始衰頹的身體。

入獄的每個同志，幾年後某月某日出來，這他記得很牢固，他和大家談起這事很覺高興，可是現在他好像漸漸忘了這件事，不再跟人講了。

老兼之所以變成這樣，其中有一點小酒館的羅圈腿主人是知道的（我是這樣想）。——是在去年年底。這附近一帶的連脊房的房主宮田老爺，出人意外地來到小酒館喝碗酒，有點醉熏熏的，他自言自語地說：“不喝酒是不能去的——。”這是在夜晚六點鐘。那天夜里很晚，小酒館主人在關門之前，到旁邊陰暗的地方叉着羅圈腿小便時，宮田老爺從“房後”那面的角落走出來。

“喂，掌櫃的你要關門嗎？——給我來一杯就可以！”宮田發出干渴的聲音。

宮田老爺站在酒館門口里，咕嘟咕嘟地喝着碗酒，像想起甚麼似的嘻嘻地笑了。

“您今天怎麼這樣高興？”酒館主人露出一副諂媚的笑臉。

“嗯？——掌櫃的，老兼的老婆，真是個可人意的娘們兒——”

只說到這里便停住了，——這時羅圈腿的酒館主人一楞！臉色變了。

老兼離開組織和同志變成孤零零的一個人，由於長期失業使他一蹶不振，雖然想在这种遭遇下挺身而起大罵一聲“該死的東西！”，但已經沒有這個本事。他把自己的身體一下子滾到泥坑去了。——後來，老兼家里有一個時期沒有人去催討房租。

從前老兼到職業介紹所去的時候，警察局怕他煽動大家，特地派警察跟着他。但是，現在已沒有這種必要了。老兼早晨從

家出去，沒有活兒干的時候，就跨在土台子上坐在那里，兩隻手懶洋洋地插在帶花的半截褂子的懷里，一天到晚迷迷糊糊地下象棋。

老兼只是經常跟隔壁的N鐵工廠的職工十九歲的芳之助來往。他一從鐵工廠回來就到老兼那里去。他有一股像小孩子愛聽戰爭故事一樣的情緒，很喜歡聽工會和罷工的事情。老兼常說：“我在培養這個小伙子”。選舉的時候，老兼帶著芳之助去貼傳單。二月的夜里很冷，踏在雪道上發出吱咯吱咯的響聲。老兼手提裝着漿糊的洋鐵桶，叫芳之助貼傳單。老兼拉着他到處走，最後說：

“喂，這一次貼這兒。”

“我們工廠的門前嗎？——這可不好辦……”

十九歲的芳之助躊躇地望着老兼說。

“糊塗蛋，什麼叫我們的工廠！”

“可是守衛那傢伙最近總是放夜哨，在工廠的四周轉圈子……”

“所以說，這就需要有一下子把他打倒的勁頭！貼傳單不出一點問題，哪怎麼可能。”

“會被解雇的呀……”

芳之助用圍脖把臉纏上使人認不出來，在工廠的洋鐵板牆上，東一張西一張地貼起來。一聽到守衛的腳步聲，就哎呀一聲跑了。老兼笑着隨後追來，弄得裝漿糊的洋鐵桶咯噠咯噠直響。——“真沒出息！”

芳之助每次來的時候，就和老兼商議——工廠蕭條，說不定甚麼時候會被解雇，若被解雇就想搞一次罷工。老兼聽到芳之助這番話之後，說：“嗯，不要忙。我們要再一次告訴他們，這‘地

区”是有“地区精神”的！可是近来芳之助每次来玩的时候，說也奇怪，老兼心神不定、坐臥不安，“地区精神”这件事也不再提起。同时，从战争开始以来，工厂忙了，一时他不至于被解雇，看样子要往后延。当老兼知道这件事，臉上显出凄凉的样子。說：

“是呀……”

“一面到工厂上班，又不使吃飯發生問題来搞运动，怎么办都可，太有趣啦！”他对芳之助說。

有一天，芳之助晚飯吃得很晚，飯后便到老兼那里去。

“在家嗎？”

他照例这样說，一走进去，这时只听嘩啦一声，安在屋里空地上的紙門向外面倒下来，老兼的老婆被老兼恶狠狠地抓住头髮，和老兼一起跌过来。——他一看見芳之助，立刻滿面通紅，撒开了手。

第二天一整天，年青的芳之助細心考虑老兼的事。老兼曾对他这样說——穷人家夫妇打架，父子兄弟爭吵，大都是因为生活的关系。所以真正打架的对象不是老婆、父子，而是財主——資本家。因为大家不曉得，把打架的对象弄錯了。我們應該把这件事告訴大家。話虽是这样說，可是老兼自己打架是怎么一个道理呢！这件事始終在芳之助脑里盘旋。别人家夫妇、父子的爭吵看見过一、二百起，可是覺得和这有所不同。那天夜里，他到老兼家去，談出他一天所想到的一些事情。老兼一言不發地傾听着。但当他临回来的时候說：

“你今后不要到我这兒来了！……”

自从这事發生之后，在老兼家曾見過一两次的一个学生模样的人，就直接到芳之助家去玩了。这人叫平賀，老兼也一定对他說过甚么。



芳之助从工厂回来，拿起洋铁桶到井沿去了。这时正听见老兼高声谈论千人针的事。在他那短短几句话里，感到他还是过去的老兼。但当自己走过去，老兼忽然闭口不说了。

“阿芳，听说你们那里，因为打仗，裁员要延迟一个时期是真的吗？”

“房后”一个角落的二房东石山妈妈问。

“啊，是吧……。”

他讨厌石山，所以含糊地回答。

“不论哪儿都是这样！”石山妈妈自鸣得意的样子说，“‘地区’通市内的公共汽车，也差一点罢工。可是因为时局关系就作罢了。”

——这时，老兼望着芳之助。但不知为什么，他的眼睛好像被阳光晃得睁不开似的。

“战争时期国内若是乱七八糟，那就要像俄国人一样了，非吃败仗不可！”

“阿滨家的”妈妈接着又说，“就连我们‘房后’的那位（指美都而言）都很积极——”

芳之助往洋铁桶里嘩嘩地倒着水，这时马上激动起来（这个毛病老兼总是劝他改的）说：

“在公共汽车上工作的辰子家的电灯，到底还是被掐断了，人在黑洞洞的屋子里住，太可怜啦！”又接着一口气说下去：

“你看，这就是因为说打起仗来不应该闹罢工的结果。我们那里虽然不会有解雇的事情，可是最近的活儿要一直干到夜里九点！真吃不消！”

“阿滨家的”妈妈手里提着洗过的东西，半张着口望着芳之助。



“啊——”她說，“公共汽車上做事的辰子家的小孩，來我那兒玩到天黑還不回家，我覺得很奇怪，原來是這麼一回事！”

“屋子里漆黑的么！”

“辰子的父親是干那個的呀——”

石山媽媽把聲音壓得很低，好像她就要說下去的樣子，“說是到市內收買廢紙，可是有人說是討飯去，是真的嗎？……”

大家一楞，沒有人作聲。——其他人的情況和這差不多，就好像說到自己的弱點似的。因此，在井沿上默默中誰都不想提起這類事情……。

“那沒甚么稀罕的，再過些時候，我們大概也都得變成那個樣子。”

這時候，一直沉默的老兼開始插了一句。——芳之助不由得看了看他。他雖然露出孩子般易于激動的情感，可是到後來也只是慨嘆几声。——這個井沿是有歷史意義的。在港灣總罷工的時候，N 鐵工廠罷工的時候，這裡變成了集會的場所——講壇。在這裡的一位“演說家”（當時用的是這個詞），總是老兼。老兼他那粗壯黑紅的胳膊很出名，不僅在投石事件中，就是在井沿上当演說家的時候，也是要把胳膊擡出來。“現在資本主義……”“衰落的过程在急遽地……”等從工會聽來的東西，老兼原封不動地把它搬上來。“房后”的人們，雖然不懂那詞句的意思，可是都被老兼的演說弄得入迷了。——芳之助心想，老兼現在可能還會像當時一樣，擡起胳膊來說：“究竟這些不安定的生活是從哪兒來的呢？”但是……。

過了兩三天，“阿濱家的”媽媽拿着晚報，走上咯吱咯吱響的樓梯到美都房間去。報紙是美都訂的，送來之後“阿濱家的”媽

媽总是先从头到尾仔細看一遍，然后才拿上来。

“你瞧！”

“阿濱家的”媽媽这样說着，用粗大的指头扳着晚报第二版的右角遞到美都眼前。美都正坐在梳妆鏡前化妆。——罢工、非常时期、在乡軍人、調停等等这一类的鉛字在眼前閃动。再往下一看，“国家总动員中的佳話”这一大字标题旁边，有“私娼的赤誠”几个字。她一楞，把晚报接过来看——“平素認為是伤風敗俗而被虐待的暗娼，也深刻地認識到国家的非常时局，而积极地縫千人針，响应捐献慰問金的号召。街头上这种景象，确使人感动得落泪……”。下面登着这样一个“美談”——一个流浪汉向市府捐了一毛錢。——“面对国家的非常时局，資本家和工人忘掉了过去的爭斗，連一个流浪汉和一名暗娼也都表现出他們的赤誠……。”

——“地区”从这以后，过了将近一年。

## 二

活兒一完，芳之助等人一溜烟地跑到工厂后面空地上。若不搶先打水，連手都洗不成。N 鉄工厂連普通的盥洗室都沒有。到那里一看，用洋鉄板圍起的空地上，到处三三五五聚在一起，唏哩嘩啦地洗着油漬漬的手。

在一边，有的女工找到要好的同伴蹲在一个洗臉盆前，肩靠肩地談論着。

芳之助捧着臉盆走过去，放下来的时候，發現他最討厭的二房东石山家的武二在那里。“房后”的伙伴一面“喂”“他媽的”喊

叫着，一面从蹲着的那些人的头上跳过来到芳之助这里。那些人吓了一跳，“呀”地一声缩了一下头。然后拂去落在头上的泥土，生起气来。

“你知道么，今天浦田到工厂来了……”

石山家的武二和蹲在一起的松田说。

“——上等兵到这兒来干甚么？……”

“帝国軍人無精打采的。一見我就問怎么样。我說还是那个老样子，便把下眼皮扒开給他看。”——武二說到这里笑起来，“他攙着头說，紅了、紅了。——那还有錯，每天淨做夜工！”

松田也笑起来了。

“他还說人可增加不少，在工厂里各处看了一遍……”

“浦田出征的时候，工厂像掉了牙的老太婆，糟透了！……”

芳之助正和大家吵吵嚷嚷地談論着女工的事情，猛然間把耳朵扭过去听他們講話。

“浦田是我厂长来啦……”

“我想也是。”

对方点了点头——“真可怜，事情不成吧？”

“嗯，对啦。”

“从这厂子里出征的，算他一共是八个人？……虽然都是活着回来，可是看样子要挨餓——”

“是呀！”武二像在尽量抑制着自己似地这样說，“一个帝国軍人牺牲自己的一切去打仗，回来反而要挨餓，我無論如何是想不通的。况且，他还是个工人。”

——又談起“帝国軍人”来了，芳之助想到这里便向武二問道：

“真是这样嗎？”

武二知道是芳之助，便立刻显出冷淡的神情，——含糊地回答了一句。可是又说：

“在出征的时候，说这是本厂的名誉啦，光荣啦，就吃喝闹哄了一阵，可是回来的时候就往外赶，公司实在太胡闹了！”

临时女工们收工晚了一些，这时才吵吵嚷嚷地跑出来。

“请问，哪一位有肥皂呀？”有个女工一边往一只手上缠着日本手巾，一边在男工中间寻找。

“我有！”“这儿有！”五六处人群中同时喊起来。附近的吵闹声像沸腾了一般。

“干甚么呀，你这家伙！”

“喂，喂，喂！”

有人哑着嗓子急促地说。

“我们女工都要被裁了！”

“撒谎！”

旁的人喊。

“五十多人要转正式工人了……”

“千万不要受骗！”

“反正是那么一回事。”

“可是有人说战争还要继续下去哪……”

“撒谎！报纸上登着停战了。”

啪咕啪咕地往外溅水，有人“嗨”了一声。

“武二听说过吗？”

芳之助觉得武二是厂长的“红人”，临时工们说的事情他一定晓得。所谓“红人”就是心爱的人。

“不知道——”

他像有些戒心似的说——“将来是要用便宜的临时工来代

替正式工。因为一用便知道很合算！”

“……………”

武二撇着嘴有些諷刺的味道。

“天下的資本家就是这样——唯利是圖。这回不采用从戰場上回来的人，是太胡鬧了。所以說倒霉的总是我們这些工人。况且他們都是舍身为国进行过战斗的呀！”

芳之助很討厭这个男人，不过觉得这番話說的确是不錯。武二这个人也許不是那样叫人討厭的家伙，因为是“房后”一带的二房东（虽然說是二房东，但武二家里和芳之助、老兼等人几乎是同样的貧穷）自然为大家所厭惡了。因此，芳之助的伙伴学生模样的平賀，要他带头組織“房后集会”这样一个青年漫談会的时候，唯有武二那里沒去邀請。

“喂，武二，今晚吃过飯到我家来好嗎？”

“……………？”

武二的臉上显出怀疑的神色。可是他却滿不在乎地說：

“我考虑了一下，觉得不能置之不理。”

“是呀……”

“来一趟吧。来集会的有五六个人。”

他向在一旁的松田使了个眼色，然后回答說：

“去看看吧。去一趟也可以。”

他的身上一直是汗淋漓的，走出工厂忽然受到外面寒气的侵襲，打了个冷战。路上冻得硬梆梆的，許多只脚踏在車轍上結的冰，發出吱咯吱咯的响声。混凝土的大烟囱像鋼鐵一般坚固，在晴朗的天空中，輪廓分明，黑烏烏的聳入云霄。

“山本街的工厂，据說現在制造飞机的零件呢。可是一个月能掙一百元到一百五十元！”



“一百元？”

“是工人嗎？”

“唔，那就不是工人了！”

那一伙人哄然大笑起来。

“可是我們这里却相反，最近我們还有可能被解雇哪。——低工資的临时工要代替我們！”

大家突然沉默了一会。

“真的嗎？”

“嗯，浦田他們虽然从前綫回来，可是听說就因为这个緣故沒被采用。——是要被解雇的呀！”

离他們不远有一群正往家走的伙伴，他們那里正在大声爭論荒木陆相是中将还是大将的問題。在这个問題上，那么大个子的工人像小学生一样認真起来。“是大将！”“不，是中将！”嘴里噴着唾沫。有人嘩啦嘩啦地搖起空飯盒来，高声喊叫：“一定是大将！我敢拿老婆打賭！”

“就是你那个大肚子老婆嗎？”

“哈，哈，哈……！”

走到岔路口时，芳之助对武二說：“我等着你！”

鶴田川的流水，永远散發着像蓄膿症一样的臭味。走过来便是“市街”。从这里順着河沿的一条肮脏而混杂的街道向上走出約半里地，就到公共市場前面。那里正是“地区”的对岸。七点鐘左右，芳之助从工厂回来的路上和武二分手后，在这条街上走。他好像在注意是否有人跟来，不住地回头張望。当他来到公共市場前面，便走进去。但沒过五分鐘，大街上又突然出現了他的身影。后来他馬上进了右边的胡同。走了約一丈多远又拐

进一条尿味扑鼻的胡同里。这附近都管这儿叫“小便胡同”。他走到这里还在回头看。走到离胡同口有三四家的房子中间，侧着身子，把草绿色工作服擦着板墙向后院走去。后院是两丈见方的一塊空地。他来到这里松了一口气，好像放了心似的，拍了一下草绿色工作服的底襟。然后拉开对面的厨房门，低声说：“晚安……”

“誰？”

——里面好像有人站起来，纸门立刻打开了。

“啊！”

一个小脸儿、黑皮肤的十七八岁的女子，一看是芳之助，就把脸向二楼一扭。她是在公共汽车公司工作的一个女同志，名叫久保田。——平贺总是开他的玩笑。“佐佐木<sup>①</sup>一看见久保田就红脸。”——芳之助现在不知为甚么感到羞涩，眼光避开对方走上楼去。

他问了一声：

“在屋里吗？——”

“嗯。”里面回答说，“进来吧！”

平贺把蝙蝠牌纸烟的薄薄的包装纸在桌上摊开，趴在上面仔细地写着字。

“有个问题！有个问题。”

他站着说。

芳之助身形矮小，一向是慌慌张张的，不论甚么时候，从来不晓得坐下来再谈自己要说的话和意见。平贺看见他就笑了。——然而，他对一种新的工作，总是尽心竭力地把它承担起

---

<sup>①</sup> 佐佐木，是芳之助的姓。

来,不論对任何問題根本不可能把它藏在心里或是压制下去,他的这种性格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平賀到“地区”去是通过老兼的关系把芳之助吸收过来的,这中間几乎花費了一年的時間。他对事物非常热心,所以爱掉眼泪;不过好和別人打架、爭吵。这个毛病現在還沒能很好地克服。但是他单纯,对于新工作的开展是非常有利的……。

“又有甚么事情啦?”

“要动起来了——”

他那朝鮮人似的两道淡淡的眉毛,一展一皱,这样,除了口說之外,整个面部都有表情。然后才坐下来想着他应该怎样說,心里急忙考虑和武二的談話順序。

平賀一边用鋼笔杆搔脑袋,一边听芳之助講話。在他看来,芳之助說話总是顛三倒四反反复复。可能注意到自己的急躁,便摆手作补充。他最初認為芳之助这个人头脑不清,一定由于易犯种种偏向的气質所造成,因而对他的談話和报告曾一一加以訂正。結果他只好瞪着眼睛看,一句話也不講了。

“这样一来,我甚么也不能講了……!”他感到非常沮丧,并且說:

“我不会講話,体会一下我的心情不好嗎?”

因此,平賀覺得這話很有道理。芳之助在这种情况下是相信他的,所以沒出問題。可是在从前,街上某个小工厂的一个工人,曾因为这一点与他断决了来往。

“說話能句句都合乎規矩嗎?——学者才能与众不同呢!”

他說完這話,再不登門了。

平賀从来也沒有像这次深刻認識到自己这种学生式工作方法的愚蠢。自从遭到这次失敗以后,他有了显著的轉变。

“嗯——嗯……！”

他是这样笑咪咪地听着反反复复語無倫次的談話。听完之后，他說：

“这是一个重要問題。不过今天山崎不在，可以和楼下的久保田一道仔細研究一下。”

“嗯，好吧。現在只剩下半个鐘头了。”

因为芳之助要带这里的決議去参加“房后集会”。

平賀走下楼梯招呼久保田。——他在上学途中經常坐的公共汽車上認識了久保田。那时他正想在市公共汽車上物色一个得力的人，所以早晚特別留心。他曾把希望寄托在司机身上，但很少有說話的机会。因此才向女售票員發展。通过換車这件小事，两人交談起来。后来知道：一次平賀手里拿着“那普”杂志<sup>①</sup>被她一眼看見，所以在換車时他向前一問話，她便立刻搭腔。現在平賀租下久保田家的二楼，作为Y市領導小組地下活动的据点。

平賀从新泻的中学畢業后，就選擇了Y市的高等学校，这是因为当时Y市是日本有数的几个大罢工的城市之一，从旧評議會时代就是左翼(沒有引号)的根据地。这对他有着無比的吸引力。但是，当他来到这里一看，他的幻想破灭了，感到一种極大的悲哀。在“三·一五”、“四·一六”、“一二·一”等事件之后，連著名的“地区”的火焰也都要熄灭了；并且学校里連一个“讀書会”也沒有了。“三·一五”、“四·一六”时特別出名的战士(曾經是)虽然从監獄里被釋放出来，但不久就被合法無产党和改良主义的工会干部收买过去。他感到最初不到东京的学校去而特

---

① “那普”杂志，是全日本無产者艺术团体協議会刊行之杂志。

意選擇了北国的这个学校，是徒劳無益的。但他很快地轉了念头，覺得事情既然到了这个地步，尽管自己还是一个非常幼稚的知識分子，但應該負起在Y市再掀起一場斗争風暴的使命。他要一直坚持到有了一個优秀的組織者，或者和中央組織正式取得連系时为止！他認為能坚持到那时就可以了。

这样考虑之后，他立刻开始工作了。他首先确定了兩項工作方針：一个是在学校內組織“讀書会”，另一个是到“地区”去建立左翼工作小組。学校的“讀書会”并不怎样困难，可是“地区”方面花費了半年時間還沒搞出一点头緒来。而最困难的是得不到中央的刊物。因此关于“讀書会”日常活动的各項問題，都是和校內与他不相上下的同志們一起来絞尽脑汁摸索处理。“地区”的領導小組也是同样的，但对問題應該怎样处理这一点，却与“讀書会”有所不同。認為老兼有經驗而去投靠他（平賀靠他就像被水淹的人抓住稻草一样），但眼看他越来越沒落了。發現芳之助和久保田是在这以后不久的事情。

这样，他一味等待中央伸出組織的手来。从黨組織的角度上看，此地和北九州一样，都是全国“重要地方”之一。他相信一定会来，在此之前，他認為應該以这个領導小組为核心，先建立起各种產業工会，为H党的地方委員會打下基础。他認為自己在守护“地区”的紅色傳統的火焰而不使它熄灭，并負有把全国的組織联系起来的任务——即所謂“火的繼承者”。至于比这更重要的工作，他覺得是不能胜任的。

为了在“地区”發展組織而到处奔走的时候，很快地便注意到一个問題——“火的繼承者”不止是他一个人。他知道：不管遭到多大鎮压，或一年半載沒有一点活动，只要有人到那里去，那里就使人感到有一种微妙的反应。譬如，芳之助自己并不知



道有这种精神，但却明显地在他身上存在。平賀更深刻地認識到，在罷工中只要进行过革命的、英雄的斗争，即使过了几年也不会白白地消失。由于罷工，在许多同志中有的牺牲，有的失業或生病了，有的被判处四、五年徒刑还没有出獄；可是不論經過多少年，他們也不会成为無益的牺牲，这是平賀从他自己的实际工作中體驗出来的。

“真奇怪！——”有时这样自言自语，其实并没有甚么值得奇怪的，所以他也笑过。

久保田随着平賀上了楼，在屋子的角落里端坐下来。在市公共汽車上，都說她是放浪不拘的小姑娘，所以人緣很好，但在小組里却很严肃。当港灣工人掀起总罢工的时候，能和站在罢工斗争最前列的工会领导者交朋友，在市公共汽車的女售票員中間認為是很时髦的，那时久保田是首先成功的一个。她的对象被判四年徒刑，現在还没滿期，当时是在久保田家附近的“小便胡同”里住。——她和那个男人“交上朋友”之后，思想方法也在逐渐改变。可是在这同时，她对于流行的新式披肩，不知是从哪里听到的，知道的很多。然而，因为家庭关系（她家是干临时工的，家庭生活的三分之二要用她的薪水来維持），当然是买不起披肩的。在收車以后，便和伙伴一同到百貨公司去，并且很喜欢一边走一边談她在这方面的知識。后来大家說說笑笑走到最上層的食堂，大家出錢要上小豆湯或咖啡，大声談論着公司的監督、同車的乘客和司机同志的一些閑話，或者說些气話才回去。

平賀有一回曾經这样說：“久保田若不改掉逛百貨公司和喝咖啡的毛病，就不能成为一个好同志！”后来她偷偷对芳之助訴苦：

“太不自由啦！学生可真叫人怕得慌！”

然而她在这个小組里很奇特，不管接受如何煩瑣的工作，心情总是愉快的。在百貨公司里高談闊論和喝咖啡期間就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由此看来，工作乃是使久保田最愉快、最轻松、最舒服的事情。但是，芳之助将小組的决定带回去直到完成为止，心里总是焦急和憂慮，弄得身心疲憊不堪。他在那个时期，常跟媽媽鬧脾气、吵嘴。

平賀将芳之助的报告告诉了久保田。然后說：

“好，我們开始吧。首先談談对这問題还有哪些疑問——”

“对。”

芳之助穿着茶色灯芯絨的褲子盘腿坐着，两手交叉插到两腿之間，不时搖动着膝盖。

“嗯，这么一来，上次我們那里罢工的失敗，在这次N鉄工厂的實踐中就可以挽回来啦，总而言之。”

久保田無意識地用手摸着半边頤頰——臉向芳之助扭了一下。她有一个毛病，在發言之后总是輕輕帶上一句“总而言之”。

“是的。在上一次市公共汽車罢工的时候，他們用了那些‘国家非常时期’、‘国民总动員之际’等資产階級欺騙性的口号，使我們生死的要求遭到破坏。由于我們力量薄弱，組織性計劃性差，所以当时失敗了。然而，这一次与以前所不同的，是退伍軍人的解雇問題，我想这个斗争有發展成为广泛的反战斗争的可能性。特别是在这种情况下，强迫推行战争是和資本家對我們的进攻一步比一步加紧——用临时工替换正式工人而进行大量裁員、降低工資密切結合在一起的。在这次事件中，仅就战争和工人的利害关系——陰謀詭計，开展一个广泛的宣傳鼓动活动是最好的机会。”

“明白了！”

——芳之助不喜欢說“沒意見”這句話，而急燥地在这样說。“学生不管对甚么事情，都要一一提到理論上来。”他心里暗自佩服。

久保田她在想事情的时候，眼睛总是滴溜溜轉。

“那个石山家的武二是怎样一个人呀？”

她問。

“那家伙真討厭。”

芳之助說这話时充分表现出他的性格。平賀不由得噗哧地笑了。

“你說他討厭，究竟是怎样一个家伙？”

“哼，是厂长的紅人。虽然是个穷人，但还是二房东的兒子哪，神气十足——”他说到这里，突然觉得有点不对勁兒，“不过仔細一想，若是厂长的紅人，那样热心就怪了……”

他說完像嗅到甚么气味似的鼻子微微顫动。

“可疑！”

“組織关系？”

“連我們那兒‘房后集会’都不来参加。可能是大众党！”

如果没有芳之助、久保田和山崎等人的証实，平賀总以为自己的想法是軟弱無力而且危險。因此，現在还是在沿着芳之助的劳动者的“嗅觉”，——噗地噴出一口蝙蝠烟，歪起脑袋說：

“等一等，武二这个人虽然在說反对資本家那种殘酷的做法，可是又說是不是慢待了帝国軍人等話，这一点还是可疑的！”

“对！”

久保田聪明地点着头，同意平賀的看法。

芳之助不住地眨眼来回望着两个人，脑子里实在想不通这个道理。

“這個問題在列宁的著作中有！”

一瞬間，平賀像個孩子似的，不覺提高了嗓門，談到列宁的著作，平賀是最有把握的！——於是左思右想，好像一粒一粒在揀豆子似的說：“武二的作法，表面上像在反對資本主義，但結果是要我們支持舉國一致的戰爭，這種所謂軍部的思想意識是具有迷惑勞動者的危險性和反動性。嗯，是的，一定不錯！”以前讀過的理論，竟這麼有用，他想到這裡感到非常興奮。

但芳之助還不能很好地分析他的話，而使自己在思想上有所認識。他皺着眉頭，一字一句地重新咀嚼平賀的話。

“所以事情要這樣辦，雖然為了發動罷工而和他們那些傢伙聯合起來，但我們必須用正確的方法掌握領導權，這是最重要的問題。”

“嗯……？”

芳之助還不十分了然，由於自己的思想在專心一意的思考，便含糊地回答。

“嗯……？那怎麼成。”

“可是，武二很能講呀！”

“阿芳的毛病又犯了！”

說着，平賀笑起來。

“我是這樣想的，可不知對不對？武二這個人一定要求廠方採用五六個從前綫回來的人。如果通過了，以後他就要阻撓罷工。總而言之，一涉及臨時工和正式工的問題，反對降低全廠工資，以及最近的反對加強勞動的鬥爭等問題時，他就像是工人的叛徒！我總是有這樣的感覺！”

久保田好像憑着“直感”似的這樣說。

在這樣的小組集會上，平賀總是把久保田和芳之助二人的

發言，用他讀过的各种書本上的知識歸納起來，并在理論上加以整理。芳之助雖然說話時常顛三倒四、雜亂無章，但是對那經常依靠書本知識來處理問題的平賀來說還是有幫助的，因為會從工廠里一般情況的談話中使問題變得更为具體。不過久保田那微妙的“直感”也曾多次走在平賀或芳之助的前面。

“對啦，正是這樣，我也想這樣說——”

他說着，深深地點了一下頭。

“那麼這就作為我們這裡的決議，在N鐵工廠里大力宣傳上述的觀點。”

“嗯——”

“還有，鑒於這次罷工的重要性，小組會我們要每天召開，以備萬一；要採取一種鬥爭的隊形。怎麼樣？”

“同意！”

久保田說。芳之助照例說：“明白了！”

“昨天早稻田的一位同志寄來的小冊子里，就這樣說：在全世界，喂，在全世界啊！在全世界，反戰鬥爭乃是日本革命的無產階級最具有現實意義的任務！”

平賀說。他又喜形于色地補充說：

“在遙遠的北國的一角，我們也要擔起一部分任務！”

芳之助擔心的樣子，有些坐臥不安。

“等一下……我用方才講的道理能不能駁倒那個能說會道的武二呢……？”

他雖然答應說：“明白了！”，但如果武二提出一個意外的問題來，就不知怎樣才好。

“這是大家來做，又不是你一個人。只管干下去吧！”

平賀望着發愁的芳之助的臉，沒有往常那副笑容。——這時



候，久保田不知为甚么，那發黑的小臉紅起来了。

从这以后，每次召开小組会时总要重复这句话——“还没和东京嗎？”。这就是說和党中央是否取得联系的意思。

“沒法子，这次我是要去。通过东京学校里的‘讀書会’，老是叫人着急，不成的。”

平賀眯縫着眼睛，想像将要到来的那一天的情景：

“可是，山崎先生說，我們若到那兒去，会被当作奸細，听說那边根本不和我們联系呀。”

“是嗎——？可能是……”

“噢，我想可以这么办！”

久保田又憑“直感”說：“先在这里搞一次大規模而又漂亮的罢工。东京中央本部会吓得目瞪口呆，像狼烟一样！对吧！等那时再去好啦！”

“哈、哈、哈……太好了！”

“一点不錯！”

两人一齐笑起来。

“这完全是用实际行动給他們看。”

“这样一来，这次N鉄工厂的罢工就有必要慎重地进行！总而言之。”

“同意，完全正确！”

匆匆回到家里的工人們，平时总是趴在席上，一手拿着茶碗，一手抓着盘子里的点心边吃边談。今天都聚在屢做手势、高談闊論的武二周圍。这和往常“房后集会”的气氛截然不同。一进去就可知道。

“今天可不是茶話啦！”

經常来到这里的車工森本，把“房后集会”当成了飯后的茶話。看見芳之助进来他笑了。

他坐在武二的斜对面。——听到武二的话，他又担心起来了。武二是善辯的，所以大家听得非常起勁。而且所談的正像方才討論过的一样，是一种危险的意見。但必須把武二的意見摆到觉悟較低的群众面前批判一番，使大家認識这个問題——可是他不知道为甚么总觉得沒有把握。这可不成！

武二說完一段話之后，芳之助說：

“用临时工来替換是真的嗎？”

大家惶惶不安起来。

芳之助注意到这一点，在N鉄工厂工作的伙伴們，每人都被临时工的問題吸引住，对回来的浦田的复职問題并不那样关心。但同时，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武二焦急得很，拼命地想把話拉到浦田問題上。

“老武你反对战争嗎？”

芳之助的伙伴伊东，瞧了武二一眼問。

“反对啊。”

“为甚么？”

“为甚么——”

他臉上有些不耐煩，“因为战争不是为我们进行的呀……。”

“那么为甚么要我們給从工厂里出去从軍的伙伴寄錢和东西，甚至对浦田的复职問題，也都說是为了帝国軍人呢？”

“笨蛋！这样說不是和阿芳的看法完全一致了么！不是嗎？”

武二說着，瞥了一下芳之助。

“是的！”

他突然緊張起來，怒氣頓時沖上了心頭。

“我們窮人平常受資本家剝削，為生活而賣命；一旦遇到戰爭又為全國人民犧牲自己站在最前頭去工作。我們窮人不論到哪兒都是這樣可憐。但是，我們窮人只好互相保護自己的身家、性命。不然，又有甚么辦法呢！”

他從來不用“無產階級”這個詞。他總覺得它的意義狹窄，所以老用“窮人”一詞來代替。

“所以說——”

芳之助從旁把伙伴伊東的話接過去。

“我們要徹底反對戰爭和資本家。首先，要停止對我們沒有一點好處的戰爭。戰爭開始之後，對那些負傷的、回國後失業的人，政府要保證他們的生活。所以——”他好像若不一口氣說完，就要把正確的意見忘掉似的，照例性急地說：

“所以，對於從工廠里去出征的人，得要政府和工廠主給他們寄錢和物品，不應由我們來搞；對留下的家屬也應該要他們來保證生活。不然，若讓我們干這些事，在背地里拍手叫好的是誰呢！”

“真是見鬼！”

武二撇着嘴，竟輕藐地說。可是芳之助却毫不介意地繼續說：

“所以對浦田的問題若是掌握不好，就會犯一個極其荒唐的錯誤。因為日本的資本家和軍方要負全部責任，所以我們這一次才要鬧罷工！並不是因為N鐵工廠的社長慢待了帝國軍人——。那樣的話，和松岡駒吉、赤松之流又有甚么不同呢——”

“真是見鬼！”武二又說，“只談那一套從別處販來的理論，日

本的运动不会扩大的。那只是理論啊！当然我們要政府和軍部那样做。可是請問大家，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就可把别的丢在一旁不管呢？我們工人、穷人，除了我們自己而外是沒有朋友的。尤其是在这种时候，大家若不互相帮助，不，若不像馬克思所說的那样团結起来，甚么时候才能团結起来呢？不仅是浦田，还可以看一看佐佐木、德子的爸爸和藤子的家庭！——我不是在講大道理。这是摆在我們眼前的事实。”

武二說着，向四面望了一下。

“嗯！”

“說的也有道理！”

大家騷动起来。只有芳之助的N鉄工厂內的一伙人，含糊地搖着头。——武二說的好像还有些道理，芳之助的伙伴们心中都这样暗自思量。其余的人还是头一次参加“房后集会”，有些惴惴不安。芳之助立刻感到怒火上升。

“你这家伙說的——”

他不自觉地用起打架的口吻，說“你这家伙”。“結果就是这样，若照你說的那样罢工。”他抑制不住心头的怒火，气得口吃起来，“会产生这样一个反作用——为了战争和国家，資本家也要放弃本性一起同心协力去干。所以严格地說，你这家伙就是軍部的走狗。像石山那样看問題，最高兴的是軍部。但是軍部是甚么样的东西呢！”

“又来这一套过左的論調！”

“說甚么？”

芳之助在那一瞬間猛地向前揪着武二。他把大家都忘掉了。

“狗东西！”

“干甚么!”

“反动的家伙!”

“混蛋,撒手,撒手!”

霎时间,大家都站起来。武二和芳之助马上被拉开。

“卑鄙的家伙!自己赢不过人家就动武!马克思主义者听见会吓得楞住!”

武二一手捂脸走了出去。他的脸从耳根到下颏红肿起来。

“你他妈的说甚么,反动!”

芳之助把拦阻自己的人分开,走近了门口。

“算了吧!阿芳,阿芳!”

“狗东西!”

他还叫嚷着。虽然这样说,但他觉得做了一件难以挽回的事情。想到自己做了这件荒唐事时,悔恨之念涌上心头,像刀绞一般的苦痛。——一看就可明白!来参加集会的人,甚至N厂的伙伴都用一种不同情的眼光,望着殴打武二的芳之助!“马克思主义者听见会吓得楞住!”武二向他这样说。他的头不由得低了下来……。

### 三

第二天,芳之助非常消沉。他想到作为一个负责部署的人,不该有那种丑态;好不容易组织起来的“房后集会”很可能被搞垮,所以连白天的活儿都没有干。——同时,自己本来在久保田面前一说话就要红脸,但这种丑态必定要受到她严厉的批评,想到这里,他觉得世上没有比这可怕的了。



芳之助比平常向平賀彙報時還要顯得雜亂無章，同時還搔着腦袋，摸着頰，不住用眼睛溜着平賀和久保田，嘴里嘟嘟囔囔地敘述自己昨天的粗暴行為。因為事出意外，最初兩人楞住了。後來，特別是平賀，屏住氣息、緊皺眉頭聽他講話——。听完兩手往腦後一抱，只說了一句話。

“你變成無政府主義者了麼！”

“……”

三個人沉默了一會。不知為甚麼，久保田不安地動了幾下膝蓋改換坐的姿勢。

“列寧說過呀——”

平賀像往常一樣，在這種場合腦子里立刻思索列寧曾經說過甚麼話——“使用個人恐怖手段的人，是不會相信群眾的革命行動和奮起的，那是企圖以個人的行動來掩飾的可憐的失敗主義者——。”

“……一點也不錯。打了那傢伙以後，再看大家的臉，清楚地看出我真的失敗了。——我錯了……今後一定改正……”

與其說芳之助含糊不清地對平賀和久保田講，還不如說他對自己在這樣講。但平賀像沒聽見似的，長吁了一口氣。

“不過，能早一天和中央取得聯繫，來一位優秀的組織者就好辦了！——根本問題就在這裡。”他好像在說另外一件事情。

“……？”

芳之助和久保田不明了那是甚麼意思，望着對方。

“對吧。你們沒有這種感覺嗎？——我們是在波浪中顛簸的小船，好像在等大輪船上救生艇的到來一樣。在沒有來到之前，四五个一點實際航海術也不懂的船員，儘管在胡亂的搞，但總還是希望能堅持到底！恰恰就是這樣。——中央如果認為可

以永远不过問地方，那末我覺得中央是孤立了、是在鬧宗派，失掉全國中央的這一實質，結果是東京地方代替了中央。若是這樣，那末地方還是地方，要永遠被孤立起來，經驗一點不能推廣到全國去，所以運動不能有質的發展。阿芳式的錯誤以及我們的愚蠢的工作方法，總是要重演的。——但是，不能因為這一點，芳之助對這一次無政府主義的行動就可以不負責任！”

芳之助感到十分丟臉，惊奇地注視着始終這樣思考問題的平賀……。對於我的打架也能加上這樣一番理論！

“太丟臉啦！”

他說。

領導小組結束了芳之助的問題之後，立刻進入新的“對策”的討論。重新作了這樣決定，不僅是阿芳，我們大家都是很薄弱的，所以更需要進一步緊密地團結起來。

完了之後，芳之助走下樓梯，久保田在他的後面說：

“斯大林是鋼鐵的意思吧。”

“嗯？”

芳之助一回头，看見久保田的臉在樓梯的暗處——頭朝下顯露出來。

“阿芳雖然够硬的，但還是脆弱啊……。我們都必須變成鋼鐵呀！”

——她這樣說。

他在回家的路上，深深地被久保田這句話的精神所感動，反復叨念着斯大林，斯大林……。

但是，事情的發展却出乎平賀和芳之助的意料之外。

“地區”就像塗上易燃漆料的房子一樣——簡直是等着點

火！

芳之助羞愧地回来以后，地区小组的S瞪着眼睛望着他。芳之助是作为地区小组的负责人出席领导小组的。——芳之助和大家最担心的是：这次打架会给出席“房后集会”的觉悟低的人和“房后”附近的人们留下不良的印象，好容易组织起来的集会也弄得乱七八糟，这里的小组很可能会脱离群众。——可是，S却因为事情出乎意外而瞪着眼睛望他。

“即使最不善于放火的人，也会在这里把火点着！”

“房后”的井沿上，自从两三年前码头发生总罢工以来，现在才开始有了生气。和“房后”有着直接利害关系的N铁工厂的罢工，唤起了长期被人遗忘了的“地区精神”。芳之助打架，好坏姑且不论，这刚好起了和那同样的作用——正如同“房后”的人们，在当时听了老兼的演说“现在我们资本主义……”，虽然莫名其妙，但是却感到非常兴奋。

“首先最重要的，我们工人不论走到哪里，终究是要受穷的——像我们这样半失业的人也是一样。”

忽然发觉在井沿上高声叫喊的是老兼！他在谈论着战争。

“嗯，那是当然的！”

“阿滨家的”妈妈一边洗衣一边说。

“甚么是当然的？——妈妈也老糊涂了么？”

芳之助歪着头一听，——说“阿滨家的”妈妈老糊涂的是老兼。

“总罢工以后，我们的势力不是大大增强了吗？若是顽强地坚持到底，不论到甚么时候，都是应该的！”

“哎，对呀。——那不是当然的么。”

于是有两三个女伙伴哄然大笑。后来大家便吵吵嚷嚷地谈

論起來。也聽到她們說“阿芳”“那件事——”等一些話。

“那種精神是必要的！”

聽到這裡，芳之助不覺臉紅了。

“他以前貼傳單時，遇到一件小事情都怕得不得了——”  
還有人說了几句別的話。

“不錯。臨時工若是不參加罷工，那是總罷工以來‘地區’的  
耻辱啊。”

“可是，那些人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工作，多可憐呀！”

“這就是所謂罷工叛徒的一種根性，簡直給工人丟臉！”

老兼說這話時的姿態，芳之助非常熟悉。不知為甚么，他幾乎要流出淚來。

“那末老兼你自己堅持吧，——這是飯碗問題，臨時工可  
不能和你們站在一起！”

失業一年多、好不容易才把自己的兒子送到N鐵工廠當雜工  
的吉本的媽媽這樣說。可是，媽媽並不知道吉本是小組里的一  
員。

這時候，老兼突然大聲說——

“真糊塗！——在以前總罷工的時侯，工廠里的頭子們每天  
都到這裡來，說一天給四塊錢的工資，錢可以就擺在我們的眼  
前，那時我們連粥都喝不上，但沒有一個人說是為了飯碗而被他  
們雇去，對不？你这个臭娘們兒！”

——好像看見老兼在那裡擡出又粗又黑的胳膊似的。

“臭娘們兒？！——”

吉本的媽媽發出尖細的聲音，——“先不要叫人家臭娘們  
兒，你知道你老婆干些甚么勾當，糊塗蛋！”

芳之助聽了一楞，不覺臉色變了。

突然大家吵吵嚷嚷地參加到里边去。接着便是短時間不愉快的沉默。

“喔，我明白了……”

老兼的話打破了沉默。聲音都有些嘶啞。

“但是，那能說是我老婆品行不正的罪過嗎？——窮人不能因為這些彼此就互相厭惡鬧對立！”

半晌沒人言語，老兼說話的聲調里，含有一種芳之助從來未曾聽到過的嚴肅。

芳之助一切全都知道了——自己曾千方百計想挽救老兼，不使他潦倒下去，不知為甚么結果是徒勞了。可是現在N鐵工廠要展開鬥爭，只這一件事情就使老兼急劇地變成當年的老兼。從這件事知道，只有現實的鬥爭才能創造奇蹟。可是自己却拚命地想用說教方法來挽救他。儘管講的口干舌燥，但光靠這是不夠的。要繼承“三·一五”、“四·一六”、“一二·一”同志們的遺志，而不使這個“地區”的火焰熄滅，很显然那只有我們在這裡進行現實的鬥爭。這樣“簡單的問題”，現在他明白了。——為了贖回吵架的罪過，我一定把這告訴平賀。

“列寧說過的！”

把這事跟平賀一談，他又提起“列寧——”來，“對一九〇五年的起義曾這樣說過，無產階級僅僅在這一天的當中，就勝過他們那抑郁的、意志消沉的日常生活幾個月或幾年的成長。因此，我們只有通過實際鬥爭，才能將老兼等人拉進我們的陣營里來。歸根到底，老兼是否要潦倒下去，事實上我們是有責任的！”

聽說我們有責任，芳之助眼睛一眨一眨地看著對方。平賀始終有這種感覺，他以為“這就是所謂考慮問題深入！”

平賀聽了芳之助的話，雖然說那是“列寧說過的”，實際上却



是在啃書本，听他談到关于老兼的事情之后，才發現這個問題。說起来，他比芳之助好像老早就知道的，但自己內心里覺察到自己所知道的不过是書本上的知識，这是最根本的缺陷。他感到慚愧。然而，对列宁毫無所知的芳之助，不論怎样，在事实当中同样能敏感地吸取到教訓。这就是劳动者本能的正确性。——他現在覺得更清楚地認識到這個問題。

自从和武二發生那件事之后，以为失敗了的“房后集会”，突然有了轉变。过去“房后集会”只是飯后茶話的一种集会；芳之助在这样想（平賀也是同样的）：不能讓它进一步發展成为宗派主义的。在后来的集会上，虽然沒有人向这方面引导，可是大家的話題都轉向罢工、战争和“房后”附近的生活处境等問題上来。大家的心情和过去完全不同。“房后集会”上N工厂和小工厂的职工有四个人，“房后”的失業者有六个人。因此，照这样下去，N工厂發生罢工的时候，估計完全可以同心协力对付罢工叛徒的招募。

“等待着吧——”芳之助心里想，“我們太輕視这些人了，总是把他們估計得那样低。”虽然平賀那家伙罗哩罗嗦講大道理，若不打了一架，还不会收到这样的效果。打架并不都是坏事。平賀是个学生，也許是因为他老实不会吵架才講那样的話。可是这位平賀先生那时候太不体谅我啦！不管怎样，非在久保田面前給他一个难堪不可！

“走着瞧吧，你这家伙！非整你一頓不可！”

## 四

N鉄工厂的罢工，后来不到一星期就爆發了。可是最初芳之助、S和吉本沒想到罢工会这样順利地开始。特别是N鉄工厂，由陆軍部特意派来一位軍官进行监督，正处在制造武器零件的高潮中。誰也不知道那是甚么样的武器零件，做好便立刻运走。在这种情况下，縱然因为出征士兵的复职而举行罢工，但一引起騷动，那方面就必然出来干涉。

罢工依然是由石山家的武二等人带头。——白天和夜里换班的时候，武二突然站在乱哄哄的人群当中，开始演說起来。大概在前两天，各个車間秘密地进行了商談，不过那仅仅是談談罢了。像这样的輕举妄动，必然要遭到失敗，那时候大家都这样想。而且，来工厂监督的軍官，还正在那里很閑散地游蕩呢。——但武二并没有将这些放在眼里，竟公然煽动罢工。軍官忽然停住了脚步。可是，若無其事地走了出去。这样罢工就在第二天开始了……。

芳之助拿手巾一面用力擦着油漬漬的脖子，一面听着，呆呆地張着嘴站在那里。

“地区”把N鉄工厂的糾紛叫作“軍人糾紛”。原因是：罢工期間，在乡軍人穿着軍服散發劳动糾紛的傳单。武二从开始就取得监督軍官和在乡軍人分会的諒解，而进行罢工准备的。因此，毋宁說武二只是一个傀儡，真正的領導是来自“軍部”的。这一糾紛并没有扩大，可是“軍部”領導工人罢工这还是破天荒的。——这是那以后的事情，当我们最初听到平賀說是“軍人糾

紛”的时候，还不曉得是怎么一回事。——“軍人糾紛？”这样問了好几次。

关于这次“軍人糾紛”問題，我打算另外去写。假若因为我国革命的無产階級力量薄弱，生产管理被忠君爱国主义者走狗們——“軍部”掌握(当然这是决对不可能的)，那末，这次“軍人糾紛”对無产階級來說具有極其重要的意义。不，即使不这样，在我国封建的絕对主义所占的比重，由于現在“軍部”的出面而显露出来。这次“軍人糾紛”从这一点看也是非常重要的。

总的說，領導小組在这次“軍人糾紛”当中，就如同小狗被獅子咬住脖子左右搖擺一般，弄得狼狽不堪。先是带着正确的方針出席了斗争委員會，可是芳之助和吉本两个人都被一一駁倒，會議以多数通过武二的意見，結果屈服了。芳之助在罢工团和領導小組之間来来往往，像个精疲力尽的斗拳选手一样。不过那还算是好的，芳之助遇到沒有确定特別对策的問題时，屡次贊成那“可耻”的決議，以至遭到这位自己覺得是学生而对他們过于客气的平賀的申斥。第二天，芳之助想要推翻那个決議，这一回又在斗争委員會上遭到猛烈攻击。

“哎，我不干了！”

有些意見在会上他确是無能为力，只好带回来，这时候他灰心丧气的样子，咕咚一声仰面朝天躺下来。甚至最后还說：

“你們也到斗争委員會去試試看好啦！”

平賀、久保田和参加“三·一五”的同志山崎，把二楼久保田的房間挤得滿滿的，在搞向外面散發的傳单，公共汽車、“地区”小工場的支援的傳单，和向內部散發的傳单。因此，大家都弄得很脏。平賀眨着困倦的眼睛，就是在不作声的时候，額上和两鬢的青筋都脹起很高。

有的問題四个人聚在一起，还是不能确定出正确的对策来。从监狱出来不到一年的山崎說：“‘三·一五’时候的罢工，不需要这么深奥的理論哪……”

芳之助疲倦了，为了一点小事也要动气，他毫無顧忌地說：

“平賀先生，列宁在这时候是怎么說的呀！”

“……？”

平賀冷淡地注視芳之助的脏而显得蒼老的臉。

“哎！”

他接着用完全另外一种声調說：“在这个时候，中央能来一个人也是好的呀！”

說話的时候，他那疲倦的面容漸漸紅了起来。

“实际上沒有把我們放在眼里！可能以为在‘三·一五’‘四·一六’‘一二·一’以后，此地的火焰就会熄灭！倘若有人这样想，那末他就不是真正的無产阶级的领导人！豈有此理，真不曉得他們究竟是把这里当作甚么地方来看，这里是三田村和山悬曾經嘔尽心血来搞工作的地方！輕易将它抹杀是不能令人容忍的！”

大家一声不响了。身体發硬，只用眼珠瞟着平賀。这件事过去曾講过多次，但不論講多少次，总是使大家感到一种不可思議的刺激，如同触电一般，渾身發麻，起鷄皮疙瘩。大家默默無言，心情激动……。

“軍人糾紛”在这种情况下，以領導小組的徹底失敗而告終。在乡軍人和武二等人夺取了胜利。罢工問題解决了。但是，这却和不断从小組里散發出去的傳单中所預料的完全相符，仅仅解决了出征职工的复职問題，根本沒有涉及临时工和正式工的大量解雇和降低工資問題（由于临时工的牵制）。所以回顧一



番，就可以認識到这次罢工自始至終是給軍国主义作了宣傳。

平賀和山崎懊喪地說：“等将来就会明白的！”

“工厂里的伙伴們，难道还不明白誰正确嗎？”

平賀突然消瘦了，像哭泣一样歪着清瘦而长滿髭鬚的臉。

“还不会的……。”

沒精打采的芳之助，反而显得安然無事的样子，有气無力地說：“等被解雇的时候就会明白了！都是一群二百五！”

——二百五是傻瓜的意思，是这地方的土語。

在这次罢工中（以后还要詳細写），老兼异常活躍，不仅帮助芳之助，还把“地区”的临时工和在小厂工作的伙伴爭取到自己这一面来，去散發傳单。老兼因为是老資格，所以在这方面出面与否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同时，在罢工的实际工作上，对芳之助还起了啓蒙作用。在乡軍人問題一發生，老兼就有这样的意見：

“上次总罢工的时候，在乡軍人去运搬食物，說甚么是为了市民，就进行背叛罢工的活动。道理我不太清楚，不过从这一个例子看，在乡軍人所支援的那一面，在工人看来一定是相反的那一面！”

在小組同志們显得狼狽不堪，丑态百出而遭到了慘敗，就像四只被拔去羽毛而惊慌失措的小鳥一样的时候老兼說：

“武二和在乡軍人那些家伙，以为是胜利了，但是他們并没有注意到，在很短的时期內‘地区’的人們性情会突然改变的！”又說：“总罢工以后也是这样，劳动者虽然还是跟着反动的領導者走，但在进行的过程中会掌握到那些領導者所意想不到的革命經驗！所以那些蜕化分子若是藐視我們，就一定要遭到回击！”

“对！”

說着，平賀目不轉睛地注視着久別了的老兼的面孔……。



平賀到東京來，正是這個時候。

召開○○會議的時候，負責同志叮囑我說：Y“地區”的人經常到這裡來聯繫，為了警惕奸細，所以希望你去見見他們，因為同是一個地方出身，熟悉情況。我這才從他那里知道以前的一切詳細情形。

那時，他最後蠕動着嘴巴，一陣陣結巴地說：

“過去我們搞的工作，你隨便嘲笑好啦。但是‘地區’的火焰我們可沒讓它熄滅，現在就想這樣傳遞給你……。”

我聽到這些話的瞬間，脑子里就像電影上移動的場面一樣，想起了闊別已久的“地區”的面貌來。除老兼而外，全是陌生人；可是，一想到是在“地區”里工作的，這時不論對某一個人都像很熟悉，了如指掌一般，甚至每個工作細節都覺得清清楚楚。

“好容易……！”

平賀說。——過去的任务總算是完成了，他那瘦得凹陷的眼睛里，閃着興奮的淚光。

我們兩人緊緊地握手。

1933. 2 發表。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 = 小林多喜二选集第二卷

作者 = 舒畅 李克异等译

页数 = 388

SS号 = 10476737

出版日期 = 1958年